武俠世界
$2.00
796

◀編　後　話▶

「冬眠先生」及「黑獄」兩個長篇，在今期已告結束了。蕭逸君和高皐先生的作品，一向保持寫作水準，素以嚴謹見稱，相信讀者們也毋庸編者累贅一番介紹了。

在下期裏，蕭逸與高皐分別再爲本刊撰寫新篇，前者是激昂俠義中篇「戰雲飛」，後者是新穎俠情連載「五龍筆」，兩大巨著，同期刊出。還有，朱羽先生的「死亡客棧」，將以「定型性」大小說姿態在本刊出現。有數得計，祇看這篇巨著，已値回書價了，多謝各位湧躍購閱。

×××　　×××　　×××

「小鬼子」王小克自從在「吞金神童」裏領取了巨額獎金後，已脫離擦鞋生涯了。今期刊出之「鬼棺材」裏，更見這個鬼靈精且儕身在一羣巨賈政要之中，到底他又要弄甚麼花樣？出甚麼詭計？要知詳情，請千万不要錯過今期刊出之「鬼棺材」。

×××　　×××　　×××

連續脫稿三期之「神眼遊龍」作者臥龍生君，身體已告無恙，在今期截稿時，已收到他從海外寄來的續稿，因而在下期裏，定將他的作品繼續連載，特此敬告。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796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小鬼子傳奇故事

鬼棺材

上官庸·文
盧　令·圖

中毒昏迷　迫上梁山

王小克推開落地玻璃窗，走出露台。

從二樓的露台望過去，附近全是高樓大廈，H埠這十幾年來的繁榮是個「奇蹟」，而人口的增加，更是以幾何級數來計算。

王小克伸了個懶腰，迎着微風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能夠搬離木屋區，住到這種幾乎是等於「高尙住宅區」的大廈中，實在是夢寐以求的事。

忽然，他背後响起了脚步聲，回頭一望，白小妹身穿一襲黃色睡袍，笑盈盈地向他走過來。

「醒了？」白小妹笑着問。

王小克向她點點頭，向遠處望去，天色晴朗，微風輕送，眞是一個好日子。

「小鬼子，你又成了新聞人物啦！」白小妹將手中的早報揚了揚。

「哦？」王小克問道：「是關於什麼新聞呢？」

「就是有關上次那萬兩黃金的事。」

「他們不是早就登過了嗎？」

「這次和上次的內容不同，」白小妹道：「上次是描寫你怎樣協助警方，得到那一萬兩走私黃金的下落，怎樣領取巨額獎金，這次是周探長發表談話，向記者透露你以前怎樣幫忙警方破過幾次大案。」

「哦？」王小克雙眉一揚，道：「周探長良心發現，肯承認我的功勞了？」

「其實周探長這人並不壞，」白小妹道：「上次你發現了黃金下落，警方從爆炸的沙礫中煉取到了將近八千両的黃金，還是周探長保薦你領取獎金的哩！」

王小克緩緩點着頭，當時，他以爲又是南柯一夢，見財化水，不料警方竟然將獎金頒贈給他。（詳情請參考拙作「吞金神童」。）

如果不是周探長，自己那有錢買下這層樓高二十五層大厦的其中一個單位？

「周探長說了些什麼？」王小克問。

白小妹舉起報紙，王小克立刻看到一張周探長的照片，大概是接受記者訪問時拍的。

白小妹神采飛揚，笑着說：「他對記者說，你的綽號叫『小鬼子』，以前是個擦鞋童，現在也許不幹了。」

「他怎知道？」

白小妹白了他一眼，道：「這樣簡單你也不知道？有誰在領取了二十幾萬的獎金後，還會去街邊擦鞋？」

王小克笑着點點頭，道：「他又說了些什麼？」

「他說，你是世界聞名的『魔術手』何三手的徒弟，因此，才有這樣棒的身手。」

「亂說！亂說！」王小克道：「我和何老先生認識而已，而且，那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詳情請參閱拙作「魔術手」。）

「小鬼子，難道你還不明白嗎？周探長一定要抬出個名頭來，才能向人家解釋你的本事，」白小妹道：「同時，也能够令人心服。」

王小克淡淡一笑，不過想到「魔術手」何三手的神技，也覺得自己實在沾了他的光。

「還有呢？」他問。

「哈哈！周探長竟然提議頒贈你一個獎章！」白小妹笑着說。

王小克道：「獎章又當不得飯吃的，我才不稀罕的。」

「話是這樣說，周探長公開表揚你，也很難得的了。」白小妹說。

王小克笑了一笑，道：「改天有機會倒要請他喝杯茶！」

這時，小辣椒忽然自外奔了過來，道：「原來你們在這兒，我還以爲出去了。」

「今天怎麼起得這樣早？」王小克道：「又不用上班。」

「就是因爲請大假不用上班，所以才起得這麼早。」小辣椒說。

王小克和白小妹呆了一呆，四隻眼睛一齊望住了她。

「你們看，這麼好的天色，如果不去外邊走走，有多可惜！」

「不錯，咱們旅行去！」

白小妹搖了搖頭，道：「我沒興趣。」

「小妹，別掃興嘛！」小辣椒嘟起了小咀說。

「咱們剛搬進來，還有許多東西沒有收拾，」白小妹道：「今天要開始收拾才行。」

「我還以爲是什麼事，原來只是去收拾東西！」小辣椒說道：「明天才收拾，還不是一樣？」

「小妹，難得的好天氣，咱們一塊出去玩玩吧！」王小克也插口說。

白小妹猶豫着，小辣椒又道：「小妹，咱們到沙灘游水去，怎麼樣？」

白小妹聞言雙眉一揚，她和王小克，小辣椒才學會游泳不久，不過那是在泳池學的，在大海裏游泳，倒還沒試過。

王小克早已大聲叫好，道：「小妹，你就和我們去吧，何必掃興？」

白小妹沉吟了一下，終於，向兩人點了點頭。

×　　×　　×

驕陽似火，海灘上的弄潮人兒很擠擁，王小克坐在帳幕前的一張沙灘椅上，望着海面呆呆出神。

「小鬼子，你在看什麼？」小辣椒換了泳衣，從帳幕中走出來。

「我在看人游水。」王小克答。

「我說你在看大腿才眞！」小辣椒向不遠處幾個穿着比基尼泳裝的女子指去。

王小克臉上微微一紅，說道：「就算我看她們，只不過令她們得其所哉而已，有什麼不對？」

「令她們得其所哉？」小辣椒楞楞地。

「可不是嗎？」她們穿得這樣性感，目的就是想讓男人看，」王小克道：「你試想想好了，如果沒有人看她們，穿得這樣性感有什麼用？」

「你就是死剩一把油咀！」小辣椒說着用手指篤住王小克的鼻子，王小克急忙從沙灘椅上跳了起身。

白小妹也換了泳裝自帳幕中出來，走到王小克面前，在他耳畔輕聲道：「小鬼子，我們隔壁的帳幕有人正在商量開片。」

「哦？」王小克呆了一呆，向隔壁帳幕望去，只見帳幕前站着兩個彪形大漢，灼灼的眼光四處張望着。

「你進來聽聽看，」白小妹拉了王小克一把，道：「他們的話聲在帳幕中聽得到。」

王小克隨着白小妹進了帳幕，側耳一聽，果然聽到隔壁的帳幕中有人聲。

那種帳幕是專門租借給泳客作更衣休憩之用的，只隔着一塊薄薄的帆布，因此，聲音聽得十分清晰。

只聽一個男子的聲音道：「總之我們聽憑佟老伯主持公道。」

一個男子冷哼了一聲，道：「佟老伯已經退休，他未必會來。」

「會的，他老人家昨天答應我的，」那聲音道：「他一定會來。」

「如果佟老伯在約定的時間內還不來，那麼——」冷冷的聲音道：「咱們的事只好自己解決了！」

這時，忽然有尖銳的聲音插口道：「即使沒有佟老伯來主持公道，我們姓沈的也未必會怕了你們！」

「既然這樣，你們姓沈的爲什麼要去請佟老伯出山？」那冷冷的聲音道：「乾脆大家私下解決算了！」

「好啊！姓文的，不要以爲我們沈家三兄弟怕了你們！」

「三弟！」先一個聲音急忙道：「不要衝動，這不是誰怕誰的問題，而是公不公道的問題，萬般抬不過一個理字，佟老伯一到，他老人家自會替我們主持公道。」

王小克眼珠一轉，聽那兩幫人的口氣，似乎在等待着一個姓佟的老者來解決一場糾紛。

小辣椒拉了王小克一把，低聲道：「那是黑社會在講數，有什麼好聽的，咱們還是游水去吧。」

王小克正要轉身離去，忽聽有人叫道：「佟老伯來啦！」

王小克，白小妹和小辣椒不由停了脚步，側耳窺聽隔壁帳幕中的動靜。

「不好意思，老朽讓各位久待了！」是一個蒼老的聲音。

「佟老伯請坐。」

只聽那「佟老伯」問道：「你們究竟是爲了什麼事過不去？」

「佟老伯，是這樣的，我沈氏兄弟在賈大哥那裏主持一個大檔的業務，可是姓文的却橫加插手，向賈大哥毛遂自薦，要以低過我們的待遇接手，佟老伯，你評評理！」

「佟老伯！」姓文的道：「做生意有競爭才有進步，賈大哥屬意我們四兄弟接任東區大檔的巡場之職，這怎關我們的事？」

那把尖銳的聲音立即道：「你們這樣做分明是搶人家的飯碗。」

「哼！如果你們沈氏兄弟眞的有本事，賈大哥怎會暗中派人和我們接洽！」

「胡說！是你們毛遂自薦割價求沽，誰說是賈大哥派人暗中和你們接洽的？」

「你不信叫賈大哥來對證對證。」

「賈大哥是什麼身份，他豈會隨隨便便地出來爲你們作證！」

眼看兩方人便要吵了起來，佟老伯忽然道：「你們靜一靜可好？」

說也奇怪，那「佟老伯」淡淡的一句話，竟然像是綸音玉旨，沈，文兩幫人馬本來七咀八舌地在大聲高嚷，一聽到這句話，竟然靜了下來。

「你們這樣爭吵，可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佟老伯道。

「對，對，」姓沈的道：「我們正要佟老伯來評評這個理。」

「——」佟老伯沉吟了一下，道：「這樣吧，我去找賈輝文談談，看看他的意思怎樣，如果他想轉聘文家兄弟，便由文家兄弟登場，如果他認爲沈家兄弟不錯，便由沈家兄弟繼續做下去。」

「佟老伯，這——」

那尖銳的聲音尚未說下去，佟老伯乾咳了一聲，他立時停口不言了。

只聽佟老伯繼續說道：「當然，最好我能說服賈輝文將你們一併收容，大家都混一口飯吃。」

「那眞是太好了！」那尖銳刺耳的聲音道：「佟老伯出面，賈大哥定要給幾分面子。」

「這也難說得緊，」佟老伯淡淡地道：「不過我會盡力的。」

王小克和白小妹對望了一眼，想不到一場利益紛爭，竟在那「佟老伯」三言兩語之間化解，心中對那「佟老伯」不由又敬又佩。

「現在，你們都可以走了。」佟老伯道。

「佟老伯，如果你不嫌棄的話，我們送你入市區怎樣？」

「不必了，難得來到這裏，我想到外面呼吸一下海風。」

「好，那麼我們先走一步了。」

「兩日內我會給回音你們。」

「是，是。」

王小克聽到帳幕中傳來脚步聲響，顯然地，姓文和姓沈的兄弟都滿意離去了。

他一個箭步奔出帳幕，向隔壁的帳幕望去，只見一個頭髮灰白，紅光滿面的老者正背負着手，優哉悠哉地踏了出來，心想他必定是那個「佟老伯」了。

佟老伯五短身材，但精神矍爍，一望而知是個學武之人。

他緩緩地向海灘走去，王小克望着他的背影，呆呆出怔。

「小鬼子，看什麼？咱們游水去吧！」小辣椒急不及待地向海中奔去。

王小克自從學會了游泳之後，一直沒有機會練習，當下也奔到海中，和白小妹，小辣椒兩女嬉水爲樂。

三人玩得十分開心，小辣椒甚至游到浮台去。

可是樂極生悲，當小辣椒自浮台游回來，竟然腿部抽筋，在水中大聲呼救。

王小克聽到叫聲，急忙向她游了過去，托住她即將下沉的身子。

然而，由於小辣椒比他輕不了多少，他懷中抱着一人，竟然游不動，只得踢着水在海中等待救援。

這時已是黃昏，海灘中的泳客已陸續離去，救生員大概離開崗位小解去了，竟然沒有人游過去救援。

白小妹發現小辣椒遇事，也是大驚失色，後來王小克游過去相救，這才放心，可是見兩人在水中載浮載沉，並不向岸邊游來，心下暗自一懍。

「小鬼子，你怎麼啦？」

「我抱着她，游不動！」王小克大聲回答道。

這時，幾個泳客已看到他們的處境，分別向兩人游過去。

在那幾個泳客的幫忙下，終於將小辣椒救了上岸，可是她已經吃了不少海水昏迷過去。

「快叫救生員替她作人工呼吸！」有人叫道。

「救生員到洗手間去啦，不見人！」

就在這個時候，有人排衆而出，蹲下地來，跟小辣椒作人工呼吸，並一面替她按揑着。

王小克定眼一看，不由大喜過望，那人正是「佟老伯」。

佟老伯手勢純熟，不一會，小辣椒「啊」地一聲，嘔吐起來，人跟着甦醒了。

佟老伯仍然不停地替她按摩着。

小辣椒將肚中的海水嘔了出來之後，人逐漸清醒了，經過佟老伯的按摩下，不一會已可坐直起身來。

「謝謝你，佟老伯！」王小克忽然道。

佟老伯料不到王小克竟然認識自己，詫異地望着他，輕輕「咦」了一聲，道：「我……我在什麼地方見過你？」

王小克向他微微一笑，說道：「我叫王小克。」

「啊！」佟老伯低呼一聲，道：「今天報紙上還有登你的消息哩，原來『小鬼子』就是你！」

王小克聽他語氣中透着讚嘆的意味，心下暗暗得意，「佟老伯」這樣有名望的人，竟然也認識自己，這樣說來，自己豈非成爲H埠的名人了？

佟老伯伸出手來，道：「小兄弟，很高興認識你！」

王小克和他握着手，佟老伯又道：「你們有沒有租帳幕？」

「有的。」

「先扶她回帳幕休息一下再說，」佟老伯慈愛地望了小辣椒一眼，道：「她休息一兩個鐘頭之後，便不礙事了。」

「是。」

三人將小辣椒扶到帳幕中，白小妹服伺她躺下來了，王小克問道：「現在覺得怎樣？」

「佟老伯好功夫，經過他按摩之後，舒服得多了。」小辣椒笑道。

王小克這才放心，道：「佟老伯，這次如果不是你，小辣椒恐怕要糟。」

「什麼話！」佟老伯道：「助人爲快樂之本，這種小事何必掛齒。」

在王小克想像中，黑社會中的人多半殘酷無道，料不到這個「佟老伯」卻這樣平易近人和藹可親，登時生了親近之意，問道：「佟老伯，你喝不喝酒？」

「酒？哈哈！老酒不吃怎麼成！」佟老伯爽朗地笑了起來，說道：「敢情你想陪我去吃一杯？」

「不錯，」王小克道：「讓我做個小東道怎樣。」

「哈哈！好，好！」

白小妹留在帳幕照顧小辣椒，王小克和佟老伯一老一少攜手而出。

兩人來到附近一間酒家，王小克問道：「佟老伯，你想喝什麼酒？」

「最好來幾斤紹興酒，」佟老伯笑道：「我這副老骨頭總是不習慣喝洋酒。」

「好，那就來幾斤紹興酒。」

當下，王小克招呼伙記過來，要了幾斤紹興酒和幾碟精美小菜。

王小克素來不孤寒，何況在領取到一筆意外的巨額獎金後？他生平最愛結交俠義之人，心想這「佟老伯」在黑社會中有崇高地位，正好向他討教一下，因此叫的都是山珍海味。

佟老伯見王小克叫了這許多小菜，連聲道：「夠了，夠了，叫這許多怎吃得下？」

「老實不瞞你老人家說，我最近發了一筆小橫財，錢是賺來花的，今天難得和你老人家在一起，若不花它一點，怎對得起自己？」

佟老伯先是一呆，隨即哈哈笑了起來，道：「痛快，痛快，你連發了橫財的事也告訴我，不怕我綁架勒索你嗎？」

王小克微微一笑，其實他早已想到這點，不過，既然報章上已登出自己領取警方的巨額獎金之事，這佟老伯又像是俠義中人，他深諳若要朋友對自己肝胆相照，必先向對方坦誠，因此才故意提了出來。

「佟老伯怎會是這種人？」王小克陪他打着哈哈。

「對啦，你怎知道我的名字？」

「如果我從實說來，佟老伯你可肯原諒我？」王小克反問。

佟老伯先是一呆，隨即道：「好，你說來聽聽。」

王小克於是將剛才在帳幕中偷聽沈、文兄弟的對話說了出來。

佟老伯聞言舉起杯，將杯中的酒一仰而盡，嘆了一口氣。

「佟老伯有什麼爲難的事嗎？」王小克詫異地問。

「不，」佟老伯搖着頭，道：「我是在嘆世風日下，人心不古？」

「哦？」

佟老伯道：「小兄弟，你對黑社會大概是不陌生吧？」

王小克向他點着頭，事實上這些日子來，他倒也和黑社會打了不少交道。

「你認爲黑社會怎樣？」

王小克猶豫着沒有回答。

「你是不是覺得黑社會人爭地盤奪利益，你要我死我要你亡，而且欺善怕惡，專門欺負善良的貧苦人家？」佟老伯問。

王小克不由自主地點着頭。

「這是已經變了質的黑社會，」佟老伯抬頭望着窗外的海面，緩緩地道：「以前，黑社會各堂各社的兄弟，都以義氣爲先，鋤扶強弱，有所不爲——」他頓了一頓，無限欷歔地道：「可是現在，他們卻無惡不作，無所不爲，唉！」

「這就是你老人家退休的原因？」

佟老伯雙眼望着遠方，黯然地搖着頭，道：「那只是原因之一，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唉！現在提它作甚，來，咱們喝酒才是正經！」

王小克見他不願提起往事，於是舉起酒杯和他相碰，乾了一杯。

酒過三巡後，佟老伯談興更濃，把黑社會中的許多內聞軼聞告訴王小克。到得後來，兩人已喝得微醺，若非白小妹扶着小辣椒找來，眞要喝得爛醉如泥。

白小妹僱了一輛白牌車出市區，先將佟老伯送回住處，回到新居時，已是晚上七時多。

白小妹急忙爲盲眼婆婆做飯。

那天晚上，王小克將佟老伯告訴自己的黑社會見聞轉述給白小妹和小辣椒聽，兩女聽得十分起勁，直到深夜十二時多才上床。

× × ×

「鈴！鈴！鈴！」

門鈴急驟地響了起來，王小克翻了一個身，摟着「抱枕」又想繼續睡，他不知道這是早上什麼時候，他以爲白小妹或者小辣椒會去應門的。

果然，門鈴不再響了，然而，他聽不到有人去應門的脚步聲。

王小克望一望腕錶，是早上九時十五分，什麼人會在這樣早來找自己？

大約一分鐘之後，王小克聽到大門傳來之開啓聲。

王小克一聽到大門開啓聲，立時彈跳起身，這一驚非同小可！

使王小克吃驚的不是來人的明目張胆，而是那把門鎖的關係。

王小克經常和犯罪份子作對，他知道自己在過往的經歷中，得罪了不少人，這些人可能會伺機報復，所以，搬到新居來的時候，不論鐵閘，大門和房門，都配備着經過特別改裝的門鎖。

可是，經過專家改裝的門鎖，竟然在一分鐘之內被人弄開，怎由得他不大吃一驚？

在王小克猜忖着來人到底是誰的那幾秒鐘間，大門開了！

一隻精靈的小眼向王小克望來，跟着，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女孩探頭進來，她一見王小克，小臉上閃過一陣喜色。

「你是小鬼子麼？」

王小克呆呆地望着那小女孩，他實在看不出小女孩有什麼本事打開經過改良，幾乎牢不可破的門鎖！

「小鬼子，這個交給你！」小女孩走上前，把一個粉紅色的信封遞給他。

王小克迷惘地接過信封，鼻端嗅到一陣幽香，他拆開信封，取出一張白色卡片，上面繪着一幅漫畫。

那幅漫畫繪着一個男子，手拿着工具，正在撬開一副棺材，除此之外什麼東西也沒有！

由那幅漫畫的造型來看，撬開棺材的男子有幾分酷肖自己。

王小克畧看了一眼，正想查問那小女孩到底是什麼意思的時候，眼前一花，小女孩已轉身向大門奔去。

王小克心下一懍，立即自後追去。

本來，以王小克的身手，是絕對不可能追不到那小女孩的，可是，當他一提脚的時候，忽然雙腿一軟，仆倒在地。

就在他仆倒下地那刹間，他隱約聽到盲眼的婆婆在房間裏問：「小克，是誰來了呀？」

然而，他已經昏厥了過去。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間，他才醒起了過來。

如果不是那陣電話鈴聲的關係，他可能還要昏迷下去。

王小克睜開眼皮，感到腦子混亂異常，他吃力地拿起電話筒。「喂」了一聲。

「小鬼子，你這一次可太也差勁了！」是一個刺耳的聲音。

王小克呆了一呆，他從來不曾聽過這個聲音，同時，自己搬來新居才不過半個多月，電話還是上星期才安裝的，這人怎麼立即查到了自己的電話號碼？

王小克猛力地搖着頭，希望早點清醒過來，可是，頭部便像千斤重一般，越搖越覺得頭暈。

「首先讓我來自我介紹，」那刺耳的聲音說道：「我是人稱『無所不能』的巫畢能巫將軍！」

王小克腦際念頭一閃，他隱約記起佟老伯曾向自己提述「無所不能」巫畢能是本市黑社會頭子之一，他早年當過將軍，因此，不論對手下或外人，都喜歡以「將軍」自稱。

可是，「無所不能」找自己幹什麼？

「巫先生，有……有什麼貴幹？」

「哈哈哈！」巫畢能笑聲甫畢，房間裏忽然傳來一陣「軋軋」的聲音。

王小克還沒來得及起身到房間去看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電話「的」地一聲掛斷了。跟着，「無所不能」巫畢能的笑聲竟自房間裏傳了過來。

王小克放下電話，衝進房去。

當他看清楚房間中的情況時，不由鬆了一口氣。

原來床中心放着一架小型錄音機，「無所不能」的笑聲，便是發自那架錄音機的。

巫畢能狂笑一輪之後，道：「小鬼子，我們在報上拜讀你的大名，那張白色卡片，是翁小姐對你的致意，你或者不知道翁小姐是誰，但『毒觀音』這三個字你大概聽說過吧？」

王小克緊蹙着眉，如果他沒聽過「毒觀音」這個名字，他也不成爲「小鬼子」了！

剎那間，王小克明白剛才爲什麼會突然昏迷過去的理由了！

王小克初出道時，便聽過「毒觀音」的名號，可是一直沒和她打過交道，想不到第一個回合，自己便不明不白地輸了。

錄音機仍然繼續轉着，巫畢能的聲音一樣那麼刺耳：「翁小姐很希望和你見一次面，明天晚上八時，你到我的地方來。」

巫畢能頓了頓，道：「對了，你可能不知道我的地方是在那裏，半山區的那幢『怡園』別墅，便是舍下了，還有，你的盲眼婆婆現在很安全地住在我這裏，明天晚上，請你順便帶她走。」

巫畢能聲音甫畢，錄音機便自動停了。

王小克一個箭步奔到婆婆的房間去，發現房中空空如也，婆婆已失所踪。

顯然地，婆婆是被「無所不能」巫畢能擄去了！

剎那間，王小克腦際升起了不少疑團：在黑道上赫赫有名的巫畢能，這樣做究竟有何用意？

像巫畢能那種人，在黑社會中是坐第一把交椅的人馬，他爲什麼要代「毒觀音」出面來邀約自己？

同時，如果「毒觀音」想見自己的話，也用不着叫巫畢能代約啊！

王小克眉心深結着，他實在猜不透這兩個鼎鼎大名的人物，爲何聯名來約見自己！而且將婆婆擄了去，要脅自己非赴約不可！

王小克接着又想到，倘若白小妹和小辣椒不是上了班的話，「無所不能」便難以施暗算了！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便決定去赴約，除了將婆婆相救出險後，他更想追查爲何那個小女孩有本事弄開那道大門，和那幅繪着自己撬開棺材的漫畫，究竟是什麼意思！

× × ×

王小克下了的士，付過車資，向宏偉壯觀的「怡園別墅」望去。

即使在黑夜中，也看得出「怡園別墅」的圍牆上雕琢着很精緻的畫像，像這樣豪華的別墅，本市絕對不會超過五幢。

別墅門口左右各立着一棵高約丈餘的松樹，就在王小克向別墅大門走過去時，松樹後矯捷無倫竄出兩個人影來。

王小克倒後退了一步，望定了那兩個身穿黑色西裝的大漢。

「王先生？」其中那高個子沉着聲問。

王小克見他臉上透着輕蔑的神色，上下打量着自己，淡淡地應了一聲。

高個子向王小克作了個請的姿態，然後道：「這邊來。」

王小克咬了咬唇，隨着兩大漢，向大門走去。

王小克一踏上鋪着地氈的石級時，便發覺大門前的幾道石級透着古怪。

雖然，他還不清楚箇中有着什麼古怪，但直覺告訴他，如果今晚的約會不愉快的話，他要踏下那三道看上去普通之極的石級，實在不是易事！

兩個大漢一前一後帶領着王小克穿過一道甬道，在一個房門前停了下來。

「門沒有鎖，進去吧。」高個子冷冷地瞥了王小克一眼。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扭轉門柄，打開了房門。

那兩個大漢相對望了一眼，退了開去。

王小克按一按腰間暗藏着的一把彈簧刀，跨進了鋪滿乳白色地氈的房間。

「歡迎王先生！」一個赤裸着上身的女子伏在地氈上，仰着首向王小克露出迷人笑靨。

王小克陡地吸了一口氣，他想不到「無所不能」巫畢能會在這種情況之下接見他。

那女郎發現王小克兩道烱烱的眼光望着自己豐滿的胸脯，雙頰上泛起一陣紅暈，却仍然支撐着爬起身來。

王小克的眼光接觸到兩個豐滿堅挺的乳房，那乳蒂是腥紅色的，和甬道上地氈的顏色一樣。

只是地氈的顏色是死的，面前那兩枚乳蒂，却透發着眩人的光輝。

王小克不由自主地踏前一步，他正盤思着怎樣和那女郎打招呼，却聽得天花板上傳來一個刺耳已極的聲音道：「小鬼子，你好大的胆子！」

王小克望定了他面前的俏女郎，笑着道：「如果沒有胆子，也不會來赴『無所不能』的約會了。」

天花板上傳來一陣令人聽了毛骨聳然的狂笑聲，那笑聲繼續了約有半分鐘之久，然後，那人說話了，他道：「今天似乎是我們第一次見面吧？」

「能夠直到今天才見到你，那是我的福氣。」王小克道：「可是，直到現在爲止，我還是見不到你的眞面目，還有那位翁小姐。」

「哈哈，那倒用不着急，咱們總有機會見面的，」那聲音道：「紫蘭，我把王先生交給你了。」

那女郎向牆上的一面鏡子鞠了一躬，道：「將軍放心，屬下懂得怎樣做的。」

在那女郎說完之後，天花板上的聲音沉寂了。

王小克笑了起來，道：「果然名不虛傳，無所不能喜歡人家叫他『將軍』。」

那女郎瞥了王小克一眼，正色道：「巫將軍以前的確做過將軍。」

「那是以前的事了，」王小克道：「我以前做過元帥哩！」

「王先生，請你尊重一點，」女郎臉色一沉，道：「將軍不喜歡人家開他的玩笑。」

王小克道：「他利用你來招呼我，這就是在開玩笑。」

「這種玩笑——」女郎憨笑着咬一咬唇：「難道你不希望多開幾次？」

「——」王小克望着女郎美妙的胴體，一顆心怦怦地跳了起來。

那女郎搖擺着纖腰，向房中心的圓形大床走了過去，她伏在床上，揚起了一雙修長均勻的美腿，側過頭來問：「你不過來？」

那女郎不但有着一副漂亮的面龐和身材，還有一個嬌美甜膩的聲音，王小克聞言蕩了一

蕩，踏上前去，俯望着女郎豐腴的盛臀。

那女郎穿着棗紅色的「熱褲」，由於她的臀部豐腴已極，整條熱褲便像要被逼爆裂開來一般。

王小克深深吸了一口氣，他第一次在這種情況下，面對着一具這麼誘人的胴體。

王小克自然明白那女郎的「任務」，他也知道，如果這時自己對她有什麼動作，也絕不會受到拒絕，可是，他微一沉吟，却退後了一步。

那女郎疑惑地望住他道：「爲什麼？」

王小克淡淡一笑，道：「我可以見一見巫先生麼？」

「你當然會見到他，」女郎把披散在胸前的長髮撥到後面：「不過將軍現在很忙。」

王小克望一望腕錶，道：「可是，我也沒有多少空閒的時間哩！」

那女郎的臉上現出一種失望的神色，惋惜地說：「看不出小鬼子還是一位柳下惠哩！」

王小克淡淡地一笑，面對着那女郎的挑逗，王小克實在有點心動，可是，他知道在「無所不能」的老巢裏，每個房間都裝着電視攝像管，他可不願表演來讓人欣賞。

當王小克想到這裏的時候，天花板上又傳來巫畢能的聲音：「王先生，現在你可以進來了。」

隨着巫畢能的話聲，左面一道牆自動向上升起，兩個赤裸着上身的妙齡女郎分站兩側，向王小克欠一欠身。

王小克望了床上的女郎一眼，向前走了過去。

那兩個妙齡女郎的裝扮和名叫「紫蘭」的女郎相同，而兩人的身材樣貌，都是千中挑一的美女。

王小克自後跟隨她們走去，欣賞着兩人婀娜的步伐，細擺的柳腰和豐盛的美臀，不由自主的嘆了一口氣，巫畢能實在是一個色魔！

如果他不是個色魔，爲什麼會僱用這些年輕貌美的少女，叫她們展示胴體？可是話得說回來，巫畢能也很懂享受！

三人經過一條很長的走廊，來到了一幅長及丈餘的國畫之前。

王小克向那幅國畫下面的署名望了一眼，陡地吸了一口氣。

他雖然識字不多，但署名還是看得懂的，那是一個國際知名的國畫大師！

那國畫大師的作品，全世界的博物館都千方百計在想辦法搜羅收藏，而巫畢能却將他的一幅山水畫掛在毫不當眼的地方！

如果說巫畢能不懂欣賞，倒不如說他是爲了顯示自己的闊綽還來得貼切。像那樣的一幅名畫，至少值一萬美金以上！

領先的那個女郎伸手向牆壁的一盞壁燈製拉了拉，那幅國畫立時緩緩地向上升了起來，露出一扇銀光閃閃的門。

王小克一瞥見那扇門眉尖不禁皺了起來。

那並不很像是一道門，像一塊鉛板多一些，在王小克看來，要令那扇門打開，只有兩種方法，因爲整幅鉛板也似的門，沒有把手，也沒有門柄，更沒有鎖匙孔！

那兩個打開這扇門的方法，其一是洞悉了「開門秘訣」的人，其二是室內的人。

王小克望着那個女郎，只見她伸手在門板上輕叩了三下。

大約五秒鐘之後，那道門向旁緩緩地移了開來。

當三人踏進去後，門又自動地關了起來，王小克向四週望了一眼，呆了一呆。

原來那只是一個佈置得異常豪華，但也普通得很的會客室。

除了四張流綫型的沙發和一個矮矮的茶几之外，並沒有任何東西。

領先的那個女郎走到茶几旁，拿起一具打火機，劃着了火道：「將軍，王先生來了。」

女郎的話聲才畢，左側一道牆壁，忽然向外移開，跟着，一個禿頂中年男子，自那道暗門後跨進來。

王小克一接觸到那中年男子銳利的眼光，便知道他是黑社會中聞名的「無所不能」巫畢能將軍了。

巫畢能上下打量着王小克，道：「你就是『小鬼子』王小克了？」

「貨眞價實，如假包換。」

「唔，比我想像中還要年輕，」巫畢能道：「你今年有十五歲吧？」

「快十六歲了。」

「英雄出自少年，自古長江後浪推前浪，我們這老一輩的，看來都要退位讓賢了。」

「巫先生，你還沒有把這次請我到此的原因說出來哩。」

「王先生，有一件事我想問清楚，」巫畢能凝眼望着王小克，道：「希望你可以從實回答我。」

「我還有選擇嗎？」王小克苦笑聳着肩，道：「你問吧。」

「好，我問你，報紙上登的那些有關你的描寫，是不是眞的？」

王小克聞言一呆，腦際間電般閃過一個念頭：巫畢能是在看過了報紙後，才來找自己。

「你以爲是不是眞的？」王小克反問。

「我要你的答案。」巫畢能沉聲道。

「那就算是眞的吧。」

「這樣說來，『魔術手』何三手眞是你的師父了？」巫畢能問話時聲音微顫，好像十分緊張。

王小克眼珠一轉，點頭道：「不錯，何師父的妙手神技，他認了第二，天下間大概沒有人敢認第一。」

「這個當然！」巫畢能道：「我十幾年前就聽過他的大名，只是一直無緣識荊，古人說『名師出高徒』，王先生若非有一個這樣的師父，大概也不能幫警方這麼多大忙了。」

王小克心中陡地一動，支吾回答着。

巫畢能忽然嘆了一口氣，道：「可惜何老先生英年早逝，否則這次若得他合作，成功的機會倒是佔了九成。」

王小克眨着眼，他所猜忖的果然沒有錯——巫畢能和毒觀音是有求於己，因此才聯名邀請自己前來。

「既然你是何老先生的高足，而且也的確幹過不少轟轟烈烈的大事，那麼，和你合作也是一樣。」巫畢能的聲音透着興奮。

「和我合作？」

「王先生，有一筆價值五十萬的生意，不知道你有沒有興趣？」

王小克微一欠身道：「你的意思是——」

「這筆生意做成後，你可以得到五十萬的報酬，」巫畢能燃上一口雪茄，緩緩地道：「那不過是一個多鐘頭的工作而已，對於『魔術手』的徒弟來說，實在太容易了。」

王小克雙眉一揚道：「要我去開夾萬？」

「不，開棺材。」

王小克楞了一楞，但那也只是數秒鐘之間的事，他立時明白那幅漫畫的意思了。

「我小鬼子幾時不擦鞋轉行當了件工啊？」王小克笑着說。

「王先生，我們不是和你開玩笑的，」巫畢能正色道：「那是一具與衆不同的棺材。」

「哦？」王小克雙眉揚了揚，道：「可以說來聽聽嗎？」

「現在的問題是你肯不肯和我們合作，」巫畢能將雪茄按熄，道：「如果肯的話，詳細情形自然有人向你解釋清楚。」

王小克沉吟了半晌，忽然問道：「你們就是因為我是『魔術手』的徒弟，所以才來找我的？」

「不錯，」巫畢能點着頭，道：「我們已經查過了，何老先生並沒有收任何徒弟，你是唯一的一個。」

「如果我答應的話，應該和誰接洽？」王小克問。

「翁玉蘭小姐。」巫畢能眯着一雙小眼，一字一頓地說道：「也就是人稱『毒觀音』的她。」

王小克陡地吸了一口氣，果然扯到毒觀音的身上來了。

「翁小姐她——」王小克問道：「她人在那裏？」

巫畢能向他作了一個深意的微笑，道：「她正在等你。」

說罷站了起來，向王小克作了一個「請」的姿態。

如果自己坦白告訴巫畢能，並未真正從「魔術手」何三手那裏學到什麼絕技，他們還會以五十萬的報酬來聘請自己去開一具棺材嗎？

王小克自從領取了那二十餘萬的獎金後，不但買了一層樓，還添置許多自己平日喜歡而買不起的東西——他真正地體會到錢的好處。

而巫畢能告訴他說，以一個多小時去開一具棺材，便能賺到五十萬。

憑巫畢能在黑社會的地位，他自然不會在尋自己開心，換句話說，如果自己可以打開那具棺材，五十萬便是屬於自己的了！

王小克心中想：打開一具棺材——雖然那是一具不比尋常棺材，總較打開一具夾萬容易。所以，他決定不將真相說出來。

同時，他更告訴自己，在他們眼中，自己是「魔術手」何三手的得意門徒，必須要有乃師的「風範」，處處扮成藝高人胆大的樣子。

他隨着巫畢能來到一個房間，巫畢能道：「翁小姐就在這裏邊等你。」說罷轉身走開。

王小克猶豫了一會，打開房門，那是一間佈置得幽雅高貴的套房，但房裏却沒有人。

王小克呆了一呆，忽聽浴室傳來潺潺水聲，跟着，一個嬌滴滴的聲音自浴室裏傳來。

「是王先生麼？請隨便坐。」

王小克在沙發上坐了下來，剛取出香烟燃上火，浴室的門便開了。

一個上身用浴巾包裹着的美女，自浴室裏走了出來。

王小克只向她望了一眼，心跳跟着加劇起來。他生平並非沒有見過美女，然而，却沒有一個有面前這一個美貌；尤其是在這種半遮半掩的情況下，肌膚勝雪，雲鬢微亂，更有一種說不出的風韻。

用不着說，王小克面前的半裸美女，便是人稱「毒觀音」的翁玉蘭了。

王小克向她笑了笑，道：「翁小姐？」

翁玉蘭笑了起來，道：「錯了！」

王小克愕了一愕，怔怔地望着她。

「應該稱呼我裘太太才對。」翁玉蘭掠一掠頭髮，在床畔坐了下來，道：「想不到名震東南亞『小鬼子』王小克長得這樣俊哩！」

王小克生平最擅拍馬，和替人戴高帽，可是聽到了翁玉蘭這句話，還不禁有點飄飄然。

「原來翁小姐你——結了婚！」

翁玉蘭緩緩地點着頭。

剎那間，王小克腦際一亮，心中一個疑團解了開來，他問：「那位小女孩是你的——」

「你指送信給你的那個？」翁玉蘭道：「她是我的女兒，名叫素素。」

「啊！」王小克再無懷疑，道：「難怪她那麼像你了。」

「十三歲了，」翁玉蘭輕嘆了一口氣，道：「時間過得眞快。」

王小克一看翁玉蘭的神情，知道她有些感觸，兩人緘默一會，王小克問道：「剛才巫先生跟我提過，有一筆價值五十萬元的交易，不知道你怎樣說？」

翁玉蘭側身躺在床上，道：「王先生有興趣？」

王小克笑了一下，道：「有利可圖的生意自然有興趣了。」

「你不會後悔？」

「那要看是什麼的生意了。」

「巫將軍已經告訴過你，是去開一具棺材。」翁玉蘭道。

「相信那不是一具普通的棺材吧？」

翁玉蘭咬着指甲，道：「的確不是一具普通的棺材。」

「它在什麼地方？」

「一艘巨輪上。」翁玉蘭眨着兩隻美眸，她的樣子，根本不像是個結了婚的婦女，更不像是一個十三歲的女孩子的母親。

「我什麼時候開始工作？」王小克問。

「你很急於得到那五十萬元？」

王小克笑了一笑說道：「那不是一個小數目。」

「可是首先我們要聲明幾件事。」

「什麼事？」

「在你做這件工作的時候，不能盤三問四，你要絕對服從我們派去和你合作的人。」

王小克雙眉揚了揚，道：「他是誰？」

「仇英。」翁玉蘭淡淡地道：「他的另外一個名字叫『無孔不入』，是本市黑社會中的開鎖大行家，他曾經有過一秒鐘打開一具幾乎牢不可破的夾萬的紀錄，你認識他嗎？」

王小克搖了搖頭，他暗忖道：翁玉蘭和巫畢能派他來和自己合作，到底是什麼用意？

王小克隱約之間，已經猜到那眞不是一件輕易的工作了，否則，巫畢能和翁玉蘭豈會出到五十萬的報酬，再派一個開鎖專家和自己合作的道理？

一想到工作的不簡單，王小克腦際又閃現一個問題：那是怎麼樣的棺材？究竟裏面裝着些什麼，以致巫畢能要用五十萬的酬金，來聘請自己。

「你是不信任我？」王小克的臉上仍然保持着笑容：「所以才派仇英來監視我？」

「王先生，你錯了，我們派仇英和你合作是一番好意，」翁玉蘭正色道：「除此之外，別無用心。」

「好意？」王小克側頭問。

翁玉蘭櫻唇微啓，正想答話，忽然好像想到什麼東西似的，沉吟一下，道：「剛才我已經聲明過，假使你接受這件差使的話，最好不要盤三問四，你別想我們會給你滿意答案。」

「既然這樣——」王小克緩緩地站起身，道：「恐怕我沒有福氣賺那五十萬了。」

翁玉蘭呆了一呆，說道：「你是在拒絕我們？」

王小克向她點了點頭，道：「不錯，我是在拒絕你們。」

翁玉蘭笑了起來，道：「王先生，五十萬啊，你再仔細想想。」

「告訴你，翁小姐，我小鬼子雖然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可是，我生平做事，有個宗旨。」

「什麼宗旨？」翁玉蘭坐直起身來，有意無意地把浴巾褪了下來，露出凝脂一般的胸肌來。

「我不喜歡聽命人家。」

翁玉蘭一聽王小克的話，忽然「格格」嬌笑起來。

王小克清一清喉嚨，道：「翁小姐，我可不是說笑的。」

「是的，我們忽視了一點，『小鬼子』是『魔術手』的高足，自然不同凡响。」

「你們知道這一點最好，」王小克道：「現在，恕我不奉陪了。」

「王先生，沒有商量的餘地了嗎？」

「除非讓我獨自一人行動。」

「這個——」翁玉蘭輕輕搭住王小克的手，柔聲道：「我可以說服你嗎？」

王小克心中一蕩，本來想說一句「你可以試試看」，但回心一想，自己是「魔術手」的徒弟！

所以，他淡淡地說：「恐怕不能！」

「唉！看來我眞是老了。」

「這和說服我有麼什麼關係？」

翁玉蘭抬起頭來，一雙晶瑩徹亮的美眸望定了王小克，道：「如果在十五年前，幾乎沒有男人能拒絕我的要求的。」

王小克凝視着她，發現她一點都沒有老態，幾乎不相信她是一個十三歲女孩的母親。

翁玉蘭輕輕嘆了一口氣，道：「我經常這樣想，女兒已經十三歲了，屬於我的時間，不會太多了。」

「你什麼時候結婚的？」王小克忽然問。

翁玉蘭遲疑了一下，說道：「你問來幹什麼？」

「我只是想知道。」王小克道：「那個裘先生一定是個了不起的人，否則——」

本來神態平靜的翁玉蘭，身子忽然震了一震，道：「我不想提他！」

「你怕他？」

「不！」翁玉蘭聲音微顫：「不！」

王小克一見她的神情，心底下好奇之心油然而生，道：「你和他分開多久了？」

翁玉蘭聞言後倏地坐直起身，道：「你……你怎麼知道？」

「我……我只是猜想而已。」王小克說着向翁玉蘭的俏臉望去，只見她臉色蒼白，雙唇微微顫動着，顯然是心情激動的原因。

「王小克，你……你怎麼會猜到我和他的事？」

王小克聳着肩，說道：「也許我有這種本事吧？」

他隔了一會，又問：「假使我知道你和裘先生的事，對你會很不利，是不是？」

翁玉蘭緩緩地點着頭。

「那你剛才為什麼要提醒我你是『裘太太』？」王小克問。

翁玉蘭苦笑了一下，道：「那是我料不到你的好奇心這樣大。」

王小克的好奇心勝人一等，他看到翁玉蘭一提到她的前夫時那樣緊張的神情，便意味着她和她的丈夫之間，可能有着些驚人大秘密！

不過，照翁玉蘭的態度，她自然不會把那個「秘密」說出來。

事實上，那也是和自己毫無關係的。王小克轉身向房門走去。

「走了？」翁玉蘭問。

「是的。」

「那麼，我們的生意怎樣？」

「我說得很清楚了，有仇英，便沒有我！」王小克說道：「除非你們能把整個任務交給我。」

「一定要如此不可？」

「沒有第二條路可以走，」王小克道：「魔術手的徒弟，不是一個可以隨便改變主意的人。」

翁玉蘭閉着眼沉吟半响，才道：「王小克，如果我們派仇英作你的助手，而且是他聽命於你的話，你怎麼說？」

「那還有商量的餘地，」王小克道：「起碼我不受制於人。」

「好，一句話，」翁玉蘭趨上前來，道：「你幹不幹？」

「反過來仇英聽我的命令？」

「這個自然，」翁玉蘭甜膩地笑着，道：「魔術手的傳人不是受慣人家命令的人啊！」

王小克自她的笑容之中，發現事情並非有想像中的輕易，然而，他還是向翁玉蘭點一點頭，道：「我們什麼時候開始？同時，我的婆婆你們幾時放她走？」

翁玉蘭正要答話，房門忽然「篤篤」地响了起來。

翁玉蘭拿起床頭櫃上面的一個鬧鐘，按下一個鈕掣，問道：「誰？」

「翁小姐，是我！」門外的人回答：「曾必威。」

翁玉蘭上前打開房門，一個彪形大漢在她耳畔輕聲說了幾句話。

王小克只見她臉上神色變幻不定，那大漢瞟了王小克一眼，走了。

王小克望着翁玉蘭，等待她說話。

「王先生——」翁玉蘭欲言還止。

「說好了，不必客氣。」

「巫將軍吩咐下來，我們的交易，他要親自和你再談談。」

「那也好。」

「曾必威在門口等你，」翁玉蘭道：「他會帶你去見巫將軍的。」

王小克一踏出房門，果然看到那個曾必威正在門口等候。

「跟我來。」曾必威瞥了王小克一眼，見他年紀輕輕，眼色之中自然透着輕蔑。

王小克心底有點不悅，却仍然跟着他來到一個書房之中。

巫畢能正坐在一張流綫型的寫字枱之後，一見了他，急忙道：「王先生請坐！」

王小克見他對自己執禮甚恭，心底下對巫畢能產生了一種敬意，畢竟是個老江湖，對人的態度和那些無名小卒大大不同。

「王先生，生意談成怎樣？」

「如果你們堅持要我和仇英合作的話，那恐怕談不成功了。」

「可是你要明白，仇英可以帮你很大的忙。」巫畢能道。

「既然如此，你們也用不着找我了，」王小克笑了一笑，道：「我想，仇英的報酬絕對不會好像我這樣高吧？」

「仇英是我的手下，他有義務替我做任何事情，而絕不計較報酬的。」

「所以，你們是不信任我，派他來監視我的。」王小克道。

「你說得不錯，」巫畢能坦白地承認：「我的確是這個意思。」

王小克料不到巫畢能坦白承認派仇英和自己「合作」的企圖，呆了一呆，笑道：「既然如此，我可以預言，即使我們的生意談得成功，將來也不會合作得愉快的。」

「可是，如果你明白了這是一椿什麼樣的生意，我敢說，你一定會原諒，甚至讚成我們的決定。」

「是嗎？」

「是的，」巫畢能點着頭，道：「這是一椿非同凡响的生意，是我和翁小姐第一次合作，王先生，在這之前，你可曾聽說過，我巫某

人和人合作過?」

王小克一個念頭升上腦際：那是一樁什麼樣的生意呢?

據翁玉蘭說，只是有一具銅鑄的棺材，要他去開啓而已，一具棺材有什麼不同凡响?莫非棺材裏裝着無數的毒品?

這個猜想立時被王小克自己推翻了，他知道巫畢能是東南亞一帶的販毒頭子，一具棺材能裝得多少毒品，可以值多少錢?

王小克繼續又想：難道棺材裏裝的是鑽石珠寶?可是，那也沒有可能。

王小克暫時可以得到決斷的便是：那具銅鑄的棺材裏面，裝着某種非法物品，而又不是屬於翁玉蘭和巫畢能的，因爲，如果棺材裏的物事屬於他們兩人的話，便用不着請他去打開它了!

王小克在幾秒鐘之間轉着念頭，巫畢能繼續說道：「所以，也許我們可以轉換一下方式衷誠合作?」

王小克雙眉揚了揚道：「怎樣換方式?」

「譬如說，我們增加你的報酬，而你答應我們和仇英衷誠合作。」

「爲什麼一定要有仇英?」

巫畢能沉吟了一下，道：「因爲有兩個專家在一起，必定可對付那具『鬼棺材』!」

王小克凝望着巫畢能，他已經猜想到這樁生意可能比自己想像中還要大，同時巫畢能和翁玉蘭也不能缺少了自己。

老實說，王小克並沒有把握開啓那具「鬼棺材」，他故意强調要單獨行動，只不過是一種幌子而已。

他問：「巫先生，首先你應該讓我知道，棺材裏藏着些什麼。」

巫畢能定眼望着王小克，沉吟了半晌，才道：「如果我告訴你那是一批剛由非洲運來，未經雕磨的火鑽的話，你滿意麼?」

「火鑽?」

「不錯，是一種很罕見的鑽石，比普通的鑽石要貴好幾倍，目前，世界上的產量不多，所以更加珍貴，」巫畢能道：「照我估計，那批鑽石是由一個國際走私集團，從非洲運出來，打算經過加工雕磨後推出市面的，在未經雕磨前，價值是一千萬美元，雕磨之後，價錢可能會變好幾倍。」

王小克深吸了一口氣，這筆「生意」的確太大了。

然而，卻也在自己猜想之中——棺材裏裝的是鑽石!

王小克隱約覺得，這雖然是一樁不小的生意，可是，其中卻有別情!究竟是什麼別情?他一時之間卻沒法知道!

雖然，一時之間，無法得悉別情，王小克卻肯定了，巫畢能不會如此坦白向他說出那樁生意的眞相，所以，他才堅持要派仇英陪同自己行動。

王小克表面上像若無其事一般，問道：「你們想從國際走私集團的手中，將那批鑽石搶來?」

「不，是偷來，」巫畢能微笑着更正他：「由你和仇英出馬。」

「你們則坐享其成?」王小克淡淡地問，他必須表現得完全沒有懷疑這宗交易，才能從中查察眞相。

「王先生，雖然是由你出馬，但我們的實際工作，卻也不簡單。」

「何以見得?」

「好像這次得到的情報，便費了我們九牛二虎之力，」巫畢能道：「而且還花了一大筆錢。」

王小克心想是時候了，他緩緩點着頭，道：「好吧，我答應你。」

巫畢能聞言大喜，道：「明天同樣時間，你到這裏來，我會介紹仇英給你認識。」

王小克站了起身，道：「那麼，我走了，請問我的婆婆呢?」

巫畢能澀然一笑，道：「王先生，不是我們信不過你，只是這樁生意實在太大，而且要保持高度的秘密，才有得手機會，所以——」

王小克不待他說下去，便道：「你的意思是要扣留着我婆婆，直到工作完畢爲止?」

「我正是這個意思，只不過我會特別爲你婆婆請兩個私家看護照顧她，你放心嗎?」

王小克心知即使自己提出異議，巫畢能也不可能改變主意，問道：「剛才你說過可以增加我的報酬，究竟增加多少?」

「如果王先生答應和仇英行動時一切聽命於他，那麼，可以增加百分之四十。」

王小克暗暗一算，五十萬的百分之四十是二十萬，換句話說，這項差使的報酬是七十萬元了!

他咬了咬唇，道：「好吧，但我希望你能讓我見見婆婆。」

「這不成問題。」巫畢能按下一個鈕掣，那個名叫「紫蘭」的女郎立時推門而進，道：「將軍有什麼吩咐?」

「帶王先生去看看他的婆婆。」

「是，將軍。」

王小克隨着她來到一個小房，果然看到婆婆躺在床上，房中坐着兩個穿護士裝女看護。

盲眼婆婆見王小克來看她，不禁又驚又喜，王小克安慰了她幾句，告訴她過幾天便可以來接她回家，這才起身離房。

紫蘭送了王小克出門，早有一輛汽車駛了過來，司機下車趨上前替王小克打開車門。

王小克上車之後，司機轉身回到駕駛座，一踩油門，車子如脫弦之箭般飛馳而去。

炭中取栗　各懷鬼胎

王小克站在門前猶豫了一下，這才伸手去按門鈴。

不久，門後面傳來一陣沙啞的聲音道：「誰?」

「佟老伯，我是小鬼子。」

門開了，佟老伯站在門後面，他驟見王小克，不由大喜，連聲道：「快進來坐!」

王小克踏進屋去。那是一個面積很小的客廳，客廳中有塊布幔遮着，大概布幔後便是臥房了。

「小鬼子，我猜你無事不登三寶殿，到底有什麼難題?」

「想跟佟老伯打聽一個人。」

「誰?」

「姓裘的，」王小克道：「即是毒觀音翁玉蘭的丈夫。」

「裘正中!」佟老伯低呼一聲，黯然的眼神忽然精光迸射：「查他幹什麼。」

「好……好奇心。」

「我眼瞓，你回去吧。」佟老伯忽然站了起身，下了逐客令。

他這一着，令王小克大出意料之外，楞楞地問：「佟老伯，你認識裘……，正中這個人嗎?」

佟老伯「唔」地一聲，並不作答，逕自走上前，打開大門，站在門邊等送客。

佟老伯對自己態度的轉變，令王小克大感詫異，他遲疑了一下，這才站起身來，向大門走去。

當他來到門口時，忽然說道：「佟老伯，你是不想提起他?」

佟老伯澀然一笑，道：「小兄弟，你還是改天再來坐吧，我現在很忙沒時間招呼你。」

王小克踏出大門時，只聽「砰」地一聲，大門關上了。

王小克站在門口呆了一會，才向前走去，他一面想着：「除了佟老伯之外，還有誰會認識翁玉蘭的丈夫?」

王小克燃上一枝香烟，緩緩下了樓梯，就在他來到樓下時，忽見樓梯口人影一閃。

王小克心中一動，一個箭步上前，只見一個人影向外奔了開去。

「站住!」王小克一面叫着，一面追上前去。

這時，那人回過頭來，王小克定眼一看，不由愕了一然，她是投函的小女孩——翁素素，翁玉蘭的女兒。

翁素素站定脚步，向他露出一個憨笑，道：「給你發現了!」

王小克走上前去，問道：「你跟着我幹什麼?」

翁素素並不回答，仰首問：「王先生，你住在這裏麼?」

王小克淡淡一笑，道：「我住的地方，你不是去過了嗎?」

「媽媽告訴我，人可以有許多住所。」翁素素掠一掠頭髮，臉上仍然泛着笑。

「我是來找人的。」

「找誰?」翁素素向他扮了一個鬼臉，道：「是不是來找女朋友?」

「不，我是來找——」王小克剛說到這裏，忽然念頭一閃莫非她是在試探自己的?休看翁素素年紀輕輕，其鬼精靈之處，也許不在小辣椒和白小妹之下哩。

「找誰?」翁素素追問。

「找一個朋友。」王小克望着翁素素，漫不在乎地說。

「很秘密的朋友?」

「爲什麼要盤三問四?」

「人家好奇心嘛，」翁素素呶一呶咀，「你不告訴人算了。」

「翁小妹，我有一件事問你，你可要誠實地回答我啊，」王小克搭住她的肩膀，問道：「昨天你是怎樣進入我的家裏?」

「我不告訴你!」翁素素賭氣說。

「如果你告訴我的話，我——」王小克說着自袋中取出一件物事來。

那是一枝袖珍電筒，王小克在一個小掣上按了一下，一道强烈的光綫立時射了出來，比普通的大電筒射得更遠，也更光亮。

翁素素大感驚奇，伸手搶了過來，道：「給我!」

「不，那是有條件的。」

翁素素道：「問我那天怎樣進入你的家裏，是不是?」

「不錯。」

「告訴你，那是仇叔叔到你的家裏去，將鎖打開，再配製鎖匙的，」翁素素一面玩弄着小電筒，一面說：「我用仇叔叔給我的鎖匙，自然很容易地進去了。」

王小克嘆了一口氣，原來是仇英!

仇英有個綽號叫「無孔不入」，是個開鎖大行家，經過自己改裝的門鎖被他打開，並不足爲怪。

翁素素按熄了袖珍電筒，說道：「這個給我?」

王小克向她點一點頭，道：「我是言出必行的，當然給你。」

翁素素喜孜孜地收起了電筒，王小克問：「你現在要到什麼地方去?」

「跟着你。」

「你媽媽這樣吩咐的?」

翁素素向他點點頭，王小克問：「那是爲了什麼?」

「我也不知道爲了什麼，」翁素素回答說：「媽叫我怎樣做，我便怎樣做，從來不問她爲什麼。」

「可是，我還有許多地方要去，」王小克柔聲說：「你跟着我是很不方便的。」

「那麼，我回家怎樣對媽媽說?」

「告訴她，你被我發覺了。」

「不行的，媽會罵我無用!」翁素素說話時，俏臉上現出焦灼的神色。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道：「好吧!」

兩人跳上一輛十四座位小巴，來到王小克的新居。

王小克取出鎖匙，打開了大門，道：「請進。」

翁素素向他笑一笑，踏進屋去，就在她的眼光向內射去的時候，忽然發現有個黑影在窗子外閃了一閃，於是叫了起來：「有賊!」

王小克聞言愣了一然，急忙搶進屋去，卻看不到半個人影。

「有賊?」王小克詫異地問。

「是的，在那個窗口。」翁素素向客廳正中的一個玻璃窗指了一指，道：「好像跳下去了。」

王小克急忙趨上前去，果然看到一個大漢正向不遠處一輛房車奔去。

王小克不及細想，自窗口跳了下去，一面叫道：「別逃!」

那人卻加快了脚步，朝大房車奔去。大房車的車門打了開來，那人縱身一跳，進了車廂，車子怒吼一聲，向前疾馳了出去。

就在這個時候，一輛的士駛過，王小克不假思索截了的士，追了上去。

王小克縱身跳出屋外的時候，已經看到大房車的車廂裏有三四個人影，他們究竟是誰?

那大房車飛快地駛上了超級公路，然後轉到一條通向半山區高尙住宅的雙程路，車速卻突然慢了起來，似乎不把王小克的跟踪看在眼中。

不一會，車子來到一幢西式洋房前停下，王小克叫司機把車子停下來，正考慮着是否上前查看究竟時只見一個大漢向自己這邊走來。

「王先生，請跟我來!」

王小克心下一懍，看來他們是有意將自己引到這個地方來的。

王小克見那大漢對自己執禮甚恭，沉吟了一下，跟着他向洋房走去。

來到客廳時，一個妙齡女子迎了上來，面上露着迷人的笑容，道：「王先生，幸會。」

「小姐，你是——」

「賈敏兒，」妙齡女郎回答：「家父正在等候你的光臨。」

王小克腦中電般閃過一個念頭：賈敏兒的父親是否便是那文氏兄弟和沈氏昆仲口中的「賈大哥」賈輝文?

「王先生，請跟我這邊來。」賈敏兒逕自向前走去。

兩人來到一道門前，賈敏兒伸手輕叩了一下門，道：「爹，我們的貴賓王先生來了。」

「進來。」

賈敏兒一扭門柄，讓身給王小克進房。那是一個陳設得十分幽雅的書房，一個五十餘歲的男子，坐在一張流綫型的寫字枱後面，他一見了王小克，立刻站起來，道：「王先生，恭候大駕多時了。」

王小克在他面前的一張高背沙發坐了下來，道：「閣下——」

「敝姓賈，名叫輝文。」

「啊！」王小克低呼了一聲。

「怎麼？王先以前聽過在下的賤名麼？」賈輝文問道。

「簡直是如雷什麼……什麼耳的。」

「過獎了，」賈輝文笑了一笑，道：「王先生喜歡喝點什麼？我這裏有一瓶一八三五年入瓶的白蘭地，你要不要試一試？」

王小克見他文質彬彬，鼻樑上架着一個金框老花眼鏡，便像是個大學教授，對自己又甚恭敬，心下詫異，口中卻答：「好極了！」

賈輝文起身到書架旁取了一瓶酒下來，拿了兩隻杯子，各自在杯中斟了一小半，道：「先試試合不合王先生的口味。」

王小克有生以來，那裏試過被人這樣殷勤地招待過，何況，招待自己的還是黑社會中赫赫有名的賈輝文！

他隱約地覺得，這件事必然和「鬼棺材」有關！

王小克接過酒杯，呷了一口，說道：「不錯！」

「我這瓶酒得來不易，也只有像王先生這樣識貨的人，才配喝它，來來，再來一杯。」

王小克心下暗暗好笑，他對於酒的優劣根本一無所知，明知賈輝文是在恭維自己，卻也十分享用。

不過，王小克跟着又想到一句老話：「禮下於人，必有所求」，賈輝文有什麼要求自己的？

「賈先生，你請我來到府上，大概不僅是想請我試一試你的醇酒吧？」

「這個當然，這個當然，」賈輝文起身到書架上取了一本書，道：「還要請王先生讀一篇東西。」

王小克聞言雙眉一皺，這不是叫自己當場出醜麼？

賈輝文翻開了那本厚達四百多頁的精裝書本，攤到王小克面前，王小克向那本書生瞥了一眼，不由將眉頭皺得更緊了！

——那不是中文，也不是英文，卻不知道到底是什麼字。

賈輝文鑒貌辨色，已經猜到王小克不會看，道：「王先生，這是意大利文。」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道：「賈先生，這可難倒我了，我不會看意大利文的。」

「那不要緊，我翻譯給你聽，」賈輝文道：「這是『黑手黨近史』。」

王小克聞言心中陡地一跳，抬起了頭來，賈輝文正用似笑非笑的神情，望定了他。

賈輝文指着一段文字，說道：「這段這樣寫：雖然黑手黨的組織在表面上看來已經瓦解，不過，他們的黨羽，卻散佈全球，當機會來臨的時候，相信他們又會造成另一個對社會的禍害！」

王小克緩緩地抬起了頭，道：「原來賈先生是黑手黨的人？」

賈輝文淡淡一笑，道：「在下只是小腳色而已。」

王小克問道：「不知道我幾時得罪了黑手黨？」

「王先生請勿誤會，我們——」說到這裏，几旁的電話忽然响了起來。

賈輝文畧一遲疑，向王小克說了聲「對不起」，拿起電話。

王小克凝望着他臉上的表情，只聽他向話筒道：「是的，我就是……你可以回來……」頓了一頓，又道：「把翁小姐也帶來，我們要向王先生作個交待。」

「你們捉了翁素素？」王小克心下一懍，料不到賈輝文的行事如此周密。

賈輝文放下電話，道：「王先生，這件事我們要隆重地向你道歉。」

「你應該向『毒觀音』和『無所不能』道歉，」王小克笑了一笑，道：「翁小姐是毒觀音的千金。」

「啊！」賈輝文聞言低呼了一聲，道：「你所提的『無所不能』，必定是巫畢能巫將軍了？」

王小克點着頭：「不錯。」

「他——」賈輝文欲言還止，道：「他和毒觀音有什麼關係？」

王小克聽了他的話，不禁呆了一呆，剛才，他對賈輝文派人去引他到這裏來的事，已經作過推想，認為自己和巫畢能接觸的事，一定被他知道。

可是如今從賈輝文的話聽來，他對巫畢能和翁玉蘭合作也不知道。

王小克自然不會將巫，翁之間的關係說出來，他淡淡一笑，道：「賈先生身為黑手黨駐遠東的要員，連他們之間的事也不知道麼？」

賈輝文臉色一變，道：「正要請教。」

「可是，賈先生還沒把你們的目的說出來哩。」王小克道。

賈輝文乾咳了兩聲，道：「王先生，實不相瞞，我們這次請你來此，是有一件事想告訴你。」

王小克腦際念頭一閃，卻若無其事地望着他，道：「什麼事？」

「王先生不知聽過裘正中這個人的名字不曾？」賈輝問。

「聽是聽說過，但卻不認識。」王小克心下一懍，剛才自佟老伯處得不到的情報，莫非如今就要不費工夫得來？

「裘正中的身份，王先生當然也不清楚了。」賈輝文又問。

王小克由衷地點着頭，道：「的確是不大清楚。」

賈輝文托了托金絲眼鏡框道：「裘正中上個月來到了本市。」

「哦？」王小克凝視着賈輝文，等待他說下去。

賈輝文忽然苦笑一下，道：「我和他是十餘年的老朋友了，他這次回來，第一個便來找我。」

王小克以手托着下頷，聽他說下去：「裘正中在我面前，提及了你。」

王小克聞言大出意料之外，翁玉蘭的前夫裘正中怎會提到了自己？

「王先生，裘正中對我說，你年輕有為，是個很值得交朋友的人。」

王小克受寵若驚的感覺，心下暗忖：莫非裘正中也是因為自己乃「魔術手」何三手的高足，因此才刮目相看？

「裘正中希望有機會和王先生見見面，大家親近親近。」

「我也很想認識裘先生。」

「那好極了，」賈輝文欣然色喜，道：「我們約一個時間見面，好不好？」

「賈先生安排好了。」

「明天中午十二時正，在舍下會面，王先生有沒有問題？」

「很好，」王小克頓了一頓，問道：「除了這件事之外，賈先生還有什麼指教？」

賈輝文呆了一呆，隨即爽朗地笑了起來，道：「沒什麼，賈某人只是想認識一下前輩高人『魔術手』的嫡傳弟子而已。」

王小克暗暗點着頭，自己的確沾了「魔術手」何三手的光，可是，如果不是周探長接受記者訪問時說出來怎有可能被這許多人知道？

「賈先生，有一句很冒昧的話，不知道你會不會見怪？」

「請說，請說！」

「剛才你讀那一段文字給我聽，是什麼意思？」王小克打着笑問。

賈輝文沉吟了一下，答道：「也沒有什麼，只是想讓王先生知道，黑手黨很願意以王先生為友。」

「恐怕並不如此簡單吧？」王小克冷眼望着賈輝文，試探着問：「是不是要我知道裘正中也是黑手黨的朋友，將來有什麼事發生時，我——」

「王先生，將來會發生什麼事，誰曉得呢。」賈輝文接口道：「請不要亂猜了。」

「那麼，告辭了。」

「王先生一走，等一下翁小姐來到這裏，那——」

「翁小姐是毒觀音的千金，也是你的老朋友裘正中的女兒，勞煩你送她到她父母的身邊吧，」王小克笑道：「不關我的事。」

× × ×

「小鬼子，有人找你。」小辣椒踏進王小克的臥房，冷冷地說。

王小克見小辣椒臉色有異問道：「誰？」

「我怎知道？你自己去看看好了！」小辣椒說罷一扭屁股，轉身走了。

王小克笑着爬了起床，望一望腕錶，是上午十一時半了。

他來到大門口，一眼便看到站在門外的是賈輝文的女兒賈敏兒。

賈敏兒身上穿着一件顏色鮮艷的迷你裙，把她一雙修長均勻的美腿露了出來，她臉上還化着粧，嫵媚無比向他露出了笑靨。

剎那間，王小克明白小辣椒為什麼不高興了，因為賈敏兒實在是一個漂亮的女孩子。

「賈小姐，令尊叫你來接我的？」王小克笑着上前和她打招呼。

「啊，我還以為你忘了今天的約會哩！」

「小辣椒，我和賈小姐的父親有約會，不回來吃中飯了。」王小克將賈敏兒請了進屋，匆忙盥洗完畢，換了衣服，和賈敏兒雙雙的出門。

「王先生，我的車子在那邊，」賈敏兒向馬路上一指，果然泊着一架黃色小房車，「坐我的車子去可好？」

「好。」

上了車後，王小克問道：「那位裘先生來了沒有？」

賈敏兒忽然秀眉一蹙，沒有回答。

隔了半响，賈敏兒才道：「我想，大概來了。」

「你的意思是，在你離家時，裘先生還沒有到？」王小克問。

「王先生，裘先生不是在我們家裏見你，所以我爹才叫我來接你，」賈敏兒踏下油門車子向前駛出：「我們現在是要去他的地方。」

王小克緘默了，暗想那個裘正中實在是個行踪無定，莫測高深的神秘人物。

賈敏兒望着倒後鏡，忽然說道：「王先生，我們被人跟踪了。」

「一輛黑色的平治房車，是不是？」王小克一點都不覺得奇怪，反而搖着頭，道：「他們的跟踪技術實在不夠高明。」

「原來你早就發覺了，」賈敏兒側頭問：「我們——我們應該怎麼辦？」

「很容易，擺脫他們。」

「怎樣擺脫他們？」

「難道你父親沒教過你方法嗎？」

「我爹從來不許我過問他的事，這次……這次因為事情重大，他老人家才准我參加，可是——」

說到這裏，後面那架平治房車忽然竄了上來，在他們之前停下。

賈敏兒見機得快，急忙一踏煞掣，車子戛然而止。

這時候，四邊車門打了出來，五個大漢自車廂跨出，緩緩走向他們。

賈敏兒側頭望一望王小克，卻見他咀角泛笑，一點都不緊張。

賈敏兒一顆心怦怦跳着，低聲問道：「我們怎麼辦？」

「別緊張，他們沒有惡意的。」

「你怎知道？」

「看他們面上的神情，」王小克低聲吩咐她：「等一下由我來應付，你坐在一旁，不要出聲。」

那幾個大漢來到車子之前，領先的那個伸手敲一敲車門，道：「出來，出來！」

王小克態度看來怠懶，身手卻快得相當，只見他忽然間打開車門，「砰」地一聲，那幾名大漢正站在車側，被突然打開的車門撞得向後連連退了幾步。

王小克乘隙竄出車來，迅速無倫地在那五名大漢之間繞了一轉，然後，在他們之前站定，口角含笑望着他們。

領先那幾名大漢向同伴打了個眼色，緩緩向王小克包圍了上來。

王小克臉上仍然保持着滋油淡定的笑容，道：「怎麼啦？想恃勢欺人？」

那大漢道：「小鬼子，識相的跟我們走一趟，免得我們動手動腳！」

「噢！原來是相識的，」王小克笑道：「老子這幾日莫非轉了運，碰到的人總是想請客，對啦，不知這次又要到什麼地方去？」

那大漢答道：「到時你自然知道，小鬼子，我勸你還是跟我們走，不要傷了和氣。」

「為什麼一定要跟你們走？」王小克童心未泯，向他們扮了一個鬼臉，道：「又憑什麼要跟你們走？」

那大漢臉色一變，顯然已有惱意，只見他伸手到腰間一拍，剎那之間，滿面都是詫異之色。

「是不是憑這個？」王小克一攤手，像變魔術一般，變手捧着五把短槍。

那大漢更是臉無人色，訥訥道：「你……你……」

「還要我跟你們走嗎？」

大漢對望了一眼，忽然轉身離去。

「喂，這些吃飯的傢伙不要了嗎？」王小克叫道。

大漢轉過身來，王小克又叫道：「接住了！」話剛出口，五把短槍如脫弦之箭，向大漢們飛了過去。

那大漢紮穩馬步，五指如爪，一一將王小克拋過來的短槍抓在手中，然後跨進車廂之中，只聽得馬達一聲巨吼，車子絕塵而去。

王小克來到了賈敏兒的車中，拍一拍手，道：「希望我們不要遲到才好。」

賈敏兒一聲不响發動了車子，良久才問：「他們是誰？」

「不知道。」

「那麼，你為什麼要將他們放走？」賈敏兒不明地問：「而且還將手槍還給他們，萬一他們老羞成怒，再用手槍來對付你時，那怎麼辦？」

「除非他們車中另外還有手槍。」王小克說着伸手到袋中，手掌攤開時，無數的子彈掉下車子的座墊中。

賈敏兒驚訝無已，訥訥道：「你是什麼時候將槍裏的子彈卸出來的？」

王小克淡淡地一笑，說道：「你沒有看到麼？」

賈敏兒搖着頭，道：「自你一出車後，我一直盯着你，可是……可是……」

「你知道我是誰的徒弟嗎？」

「魔術手？」

王小克笑了笑，向她點頭。

× × ×

王小克一跨上了遊艇的甲板，賈輝文立時迎了上來，笑道：「王先生眞乃信人，歡迎歡迎。」

王小克隨着賈輝文踏進船艙，一個穿着長衫，年約五旬的老者自沙發站起身，伸手出來，臉上都是慈祥和藹的笑容。

「王先生，久仰久仰！」老者笑道。

「幸會幸會。」王小克和他握着手，一面打量着面前這位傳奇人物裘正中。

只見他臉色紅潤，身材適中，留着三綹長鬚，望去宛有學者之風，和賈輝文一樣，都是令人望之生敬的相貌。

「請坐，請坐。」裘正中指一指沙發，笑道：「地方侷促，王先生不要見怪。」

王小克見他謙虛客氣，不禁有點受寵若驚，依言在沙發上坐了下來，打量着面積寬敞的船艙，從它的外型和設備看來，這艘遊艇是經得起風浪，駛得出大海的。

裘正中取出了烟斗，緩緩地裝着烟絲，賈輝文已取出了打火機，準備替他燃火。

王小克見他對裘正中神態恭敬，不禁暗暗奇怪，照說，賈輝文身份是「黑手黨」遠東方面的頭子，裘正中究竟有什麼本領，能使賈輝文對他如斯恭敬？

賈輝文替裘正中燃着了烟斗，取出兩口雪茄，遞了一口給王小克，道：「王先生可抽雪茄？」

王小克笑着搖搖頭，賈輝文把雪茄放在面前的茶几上，然後自己燃上了一口。

「王先生平日很忙嗎？」裘正中忽然問。

「那是無事忙，」王小克道：「裘先生平時似乎不在本市定居的，是不是？」

「前幾天才到的，」裘正中道：「我是在那邊看到本市的新聞報導，拜讀王先生的大名，因此專誠來會見你的。」

王小克「啊」地一聲，道：「不知有什麼指教？」

「指教是不敢，我有件事想跟王先生商量商量。」裘正中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向着天花板噴了出來。

王小克緘默着。他告訴自己，在這種「大人物」面前，越少開口越妙。

「也許王先生已經得悉有一批貨正在運向本市途中，那批貨的總值，是不可估計的，」裘正中道：「不過，最低估計，大約不會少過一千萬美元。」

王小克凝望着裘正中，腦中迅速地轉着念，他向自己說出這件事，究竟有什麼用意？

「由於這批貨價值太高，因此，不少人在動它的腦筋，」裘正中頓了一頓，才道：「據我們調查所得，已經有三個龐大的組織，在打它的主意。」

王小克道：「那三個組織？」

裘正中得意地向王小克一笑，道：「反正這並無關重要，我現在想向王先生商量的是——」說到這裏，忽然停了下來。

王小克揚了揚眉，道：「裘先生請說。」

「我希望王先生不要加入任何一個集團或組織，」裘正中凝視着王小克，正色道：「因爲那等於自尋死路。」

「是嗎？」王小克淡淡地一笑。

裘正中認眞地點着頭，道：「不錯，絕對是死路一條，任何人都沒有能力和我們的組織對抗的。」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忽然道：「如果我不幸參加某個組織的話，相信一定會給予你們某種程度的困擾，是不是？」

裘正中呆了一呆，緩緩地點着頭，道：「的確有這個可能。」

「我不參加任何組織和你們爲敵，有什麼代價？」王小克問。

裘正中緊緊地蹙着眉，久久不出聲。王小克站起身來，道：「也許我要走了。」

「王先生，話還沒有說完，爲什麼急着要走？」裘正中向船艙外面的一個大漢打了個眼色，道：「請多坐一會吧。」

王小克向艙口望去，兩個身材魁梧的大漢，分站兩旁，那艙口本來不大，被那兩個人擋着，如果想離去的話，只有擊退兩人，才有出路。

「還有什麼好談的？」

「相信你已見過毒觀音和無所不能了吧？」裘正中笑着問。

王小克心下一懍，昨天賈輝文還不知道自己的行動，想不到一日之間，竟被他們查了出來。

他向裘正中點一點頭。

「她和以前一樣漂亮？」裘正中問。

「你可以親自去看看。」王小克淡淡一笑說。

裘正中忽然嘆了一口氣，道：「如果我可以去看她的話，我早就去了。」

「爲什麼不可以看她？」

裘正中緩緩地抬起頭來，道：「王先生，我是一片好心，你年紀還小，還是退出這個是非圈吧。」

「謝謝你的一片好心。」

「王先生，你和巫畢能合作，絕對不會得到什麼好處的。」

「這個我知道。」

「那麼，爲什麼不聽從我的勸告？」

「裘先生，王某人行事自有分寸，」王小克道：「不用裘先生費心。」

「好，那麼你走吧。」

王小克向艙口走去，那兩個大漢竟然自動讓身給他出艙。

當王小克踏出船艙時，賈輝文和賈敏兒自後追來。

「王先生，請你聽我一句話。」賈輝文叫道。

王小克停下腳來，望着滿面惶急的賈輝文，道：「賈先生有什麼話要說？」

「王先生，你一定要聽裘正中的話。」

「憑什麼？」

賈輝文一副欲言還止的樣子，這時，裘正中的聲音自後傳來：「賈老兄，人各有志，你送王先生上岸吧。」

賈輝文向女兒打了個眼色，一齊跳下遊艇旁的一艘小型快艇。

快艇上的兩名大漢，立刻發動了引擎，快艇「叭叭叭」地向岸邊急馳了過去，艇上三人，都是默默無言，上了岸後，賈輝文問道：「王先生到舍下喝杯酒怎樣？」

「不想打擾你了。」王小克道。

「王先生，有幾句話想和你說，你一定要聽。」賈輝文道。

「什麼話？」王小克作個無可奈何的表情，道：「說吧。」

「你——你答應了巫畢能，和他們合作了？」賈輝文問道。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向他點點頭，道：「賈先生的消息倒眞靈通。」

「王先生，我勸你還是臨崖勒馬，不要相信了巫畢能花言巧語，招致殺身之禍才好。」

「哦？」王小克詫異地望着賈輝文，道：「賈先生不是說得太嚴重了一些嗎？」

「王先生，我來問你，你可知道『旭日號』這次暗中運來本市的，是什麼物事嗎？」賈輝文正色問。

「難道你知道？」

「當然知道。」

「那是什麼？」

「棺材！」賈輝文咬一咬牙，道：「一具鬼棺材。」

王小克聞言不但沒有感到半絲驚奇，他心底下的茅塞，頓時開了。

賈輝文凝視着王小克，道：「你可明白我的意思？那是一具鬼棺材！」

王小克道：「裏面裝的東西，卻價值不菲，是不是？」

「是的，」賈輝文點一點頭：「它的價值，出乎任何人意料之外，但也正因爲如此，受到衆人覬覦。」

「難道賈先生不曾動過心？」王小克試探着問。

賈輝文沉吟了一下，道：「起初，我的確像巫畢能一樣動過它的念頭，可是，裘正中此番到來，卻令我知難而退，不敢再存什麼奢望了。」

「哦？」王小克笑了一笑。

「王先生，且不要笑我，當你知道裘正中的神通廣大之處時，那時候，恐怕你笑不出來了。」

王小克心中陡地一動，究竟裘正中是那一號人馬，自己仍然一無所知，只知道他是一個傳奇人物而已。或許可以自賈輝文口中，得到一點端倪？

「裘正中自從與毒觀音分手後，一直匿居在美國，」賈輝文向不遠處一輛房車走去，一面道：「最近，我自那邊送來秘函中，得悉裘正中在美國黑社會中，竟然佔着首腦地位。」

賈輝文打開了車門，又道：「而且，他和黑手黨大有淵源，上頭指令我，千萬不可和裘正中爲敵。」

「所以你才取消了那副『鬼棺材』的念頭，是不是？」王小克說着也跨進了車廂。

「這只是原因之一。」賈輝文轉頭吩咐賈敏兒，道：「敏兒，你權充一下司機吧，我有話要和王先生談談。」

賈敏兒答應了一聲，坐到駕駛位。

當車子緩緩向前駛出去時，賈輝文又接着道：「那不是一具普通的棺材，它是費了十二名第一流的科學家設計而成的，不要說棺材本身，就算是存放它的船艙，也是機關密佈，連一隻蒼蠅也飛不進去。」

王小克深吸了一口氣，越是面臨困難的挑戰，他越是精神煥發，這是「小鬼子」王小克的本性。

「我曾在裘正中處得到一點關於那具鬼棺材的資料，」賈輝文長長地嘆了口氣，「設計這具鬼棺材的十二名科學家，簡直是天才！」

「大概情形，賈先生可以畧告一二嗎？」王小克試探着問。

「這——這是秘密，」賈輝文猶豫着，道：「未得裘正中允許，怎能隨便說出來？」

王小克淡淡一笑，道：「既然如此，那麼，我可以斷定，在賈先生眼中認爲是天才設計的『鬼棺材』，在我小鬼子眼中，却是不值一哂。」

「你錯了！」賈輝文漲紅着臉，道：「就算你是魔術手，乾坤掌，也沒有可能接近那個船艙，更不必說要自鬼棺材裏面奪取什麼東西了。」

「是麼？」王小克漫不在乎地說。

「告訴你，我已經和裘正中合作，成爲『護棺使者』，勸你還是死了這條心。」

王小克聞言忽然哈哈大笑起來。

「王先生，這並不是什麼值得笑的事。」賈輝文冷冷地說。

「剛才你說和裘正中合作，到底是他和你合作呢？抑或是他授命於你？」

賈輝文鐵青着臉，道：「敏兒，停車！」

賈敏兒一踏煞掣，車子立時停了下來。

「王先生，既然話不投機，還是各奔前程吧。」賈輝文的語氣像冰一樣。

王小克面上仍然泛着笑，打開了車門，跳下車來。

「賈先生後會有期。」王小克笑着告辭。

車子又怒吼一聲，絕塵而去，王小克望着車子消失，忽然搖頭苦笑了一下。

× × ×

王小克燃了一口烟，緩緩地噴着烟霧，外面驕陽似火，熱浪逼人，然而，在他那空氣調節得恰到好處的房間中，却冰凉得沁人心脾。

他拿起几上冰凍的啤酒，呷了一口，心中又想：有錢眞好，假使仍然住木屋區的話，那裏有這樣的享受？

忽然，王小克已發現，有人走近了他的身旁。

王小克抬起頭來，原來是白小妹。

「小鬼子，有人來找你。」

「誰？」

「你猜猜看？」白小妹咀巴泛笑，神秘地說。

王小克淡然地搖着頭，說道：「我怎猜得到？」

「他是小辣椒的救命恩人。」

「啊！」王小克低呼了一聲，起身向客廳奔去，當他踏進客廳時，便看到一個滿頭白髮的老者，兩道銳利的眼光，正向他射來。

「佟老伯！」王小克急忙趨上前去。

佟老伯望着王小克，淡淡地問道：「你沒有出去？」

「佟老伯，什麼風吹你來的？」王小克在他對面的沙發上坐下來，笑着問：「有什麼指教？」

「你見過了裘正中，是不是？」

王小克聞言，先是愕了一愕，然後，向他點點頭。

「他要你少管閒事，是不是？」

王小克換了一個坐姿，暗暗奇怪何以他的消息會這樣靈通？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又向他點點頭。

「而你卻答應了與巫畢能合作了。」

「既然佟老伯知道了，那我也毋需瞞你，」王小克道：「這並不是閒事，巫畢能答應給我七十萬的報酬。」

「不論怎樣，我來勸你一句話，」佟老伯正視着王小克，道：「不要小看了裘正中，他不是一個尋常的人。」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他實在不明白，何以裘正中在賈輝文和佟老伯他們眼中，竟是個如此棘手的人物！

佟老伯見王小克臉上有不以爲然的神色，接道：「小克，不是我倚老賣老，裘正中這個人，你絕對不是他的敵手。」

「佟老伯，你怎知道我不是他的敵手？」王小克問。

「小克，你知道我爲什麼會退出這個圈子嗎？」佟老伯正色說：「都是裘正中關係。」

「佟老伯，我實在不明白，裘正中究竟有何神通，何以你對他——」

「小克，」佟老伯伸手阻止王小克說下去，道：「你想知道裘正中究竟是何方神聖，是

不是？」

王小克道：「如果佟老伯肯說的話，那是最好不過。」

佟老伯仰首嘆了一口氣，緩緩地道：「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當時，裘正中剛出道，立刻做了幾件大事，令本市的警方束手無策，那個享有『神探』之稱的紀理之，也為了裘正中的出現而撤職。」

王小克遞上一口烟，替他燃着了火，聽他繼續說下去：「那時，我在黑社會中，已經有了點名氣，同道人一聽到我的名字，都賣着幾分薄面，可是，那個裘正中卻似初生之犢不畏虎一般，奪了一單大生意過去，我派人和他講數，卻被他奚落了一番。

「我心有不甘，便親自出馬去找他理論，豈料他對我竟客氣異常，並且向我表示，有意加入我的組織，我聽了大表驚訝，他卻列舉了幾個想參加我的組織的理由。」

佟老伯頓了一頓，又道：「原來，本市的黑市賭檔包括外圍狗馬在內，百分之七十控制在另一個組織手中，而裘正中卻想去捋虎鬚，妄想把握控制權搶過來，我猶豫着不敢答應，他卻哈哈大笑了起來，說我佟森浪得虛名，沒有胆子。

「我明知道他用的是激將計，還是答應了他，後來，經過半年的努力，終於給我們將控制權搶了過來。」

王小克聽到最後那兩句話時，雙眉不由自主地揚了一揚。

在佟森口中，說得雖然容易，不過，他卻可以想像到在那半年中，本市的黑社會是怎樣的一片混亂局面。

「你一定以為在那次爭權鬥爭中死了很多人，是不是？」佟森忽然問。

王小克由衷地向他點點頭。

「錯了，」佟森搖搖頭，苦笑着：「當初，我也以為一定要鬥個你死我活才能成事，怎料裘正中的手段，絕對不是你我可以想像得到的，他竟然能夠使原本控制着全市賭檔的首腦們，心服口服地雙手將控制權獻上！」

王小克呆了一呆，不禁問道：「他……他用的是什麼方法？」

「最初，他一直保守着秘密，不肯說給我們聽，」佟森答道：「後來，總算向我露了一點口風，原來是他的情人，一個名叫翁玉蘭的女子協助的。

「翁玉蘭當時還沒有『毒觀音』的稱號，不過她年輕，漂亮，是一個令任何男人見了都要神魂皆醉的美人。」

「他用美人計？」

佟森苦笑了一下，道：「不單止美人計那麼簡單，他還有另外的手段。」

王小克呆呆地望住佟森，只聽他接着說下去：「經過這件事，裘正中聲名大起，不過，翁玉蘭的名氣，卻逐漸蓋過了他，在以後那些日子裏，裘正中專在幕後策劃工作，很少出面，後來不知兩人鬧了什麼意見，分手了。」

「佟老伯，你還沒有告訴我怎樣為了裘正中而退出黑社會的原故哩。」

佟森仰首沉吟了半晌，額上的皺紋，忽然間好像加深了很多，他嘆了一口氣，道：「七年前，裘正中把這裏的事業交給我，隻身跑到美國去，可是在他走後，一向平安無事的組織，忽然有了變故，那是警方不斷和我們作對，每次做的生意，都在事前先漏了風，我知道是下面的人對我不服，事實上，說到組織能力和駕馭別人的手段，我比不上裘正中十一，所以避位讓賢，從此脫離了這個圈子。」

王小克咬着唇不出聲，試想想，以佟森的名氣和地位，在裘正中離去後尚且不能立足，那麼，裘正中當權時，他的手段如何高明，是可想而知的事了。

「小克，如果沒有必要的話，我希望你不要和裘正中為敵，你明白嗎？」

王小克點着頭，道：「我明白的，佟老伯，謝謝你的好意。」

佟森離去後，王小克一直陷於思維中，他忽然考慮到，是否退出巫畢能和翁玉蘭計劃？

當王小克想到了那豐厚的報酬時，他咬了咬牙齦，暗忖：在這個圈子混飯吃，那有風平浪靜，平安大吉的事？

況且，越是驚險刺激的事，對於自己來說，越是有興趣，裘正中再辣手，再厲害，也只不過道聽途說而已，焉知他如今不是已經年老力衰，腦筋退化？

王小克想到了這幾點，心中豪氣頓生，裘正中就算是三頭六臂，以巫畢能和翁玉蘭在本市的勢力，也絕對不怕他！

更何況，裘正中經年在外國，有道「猛虎不及地頭虫」，卻又怕他何來？

現在的問題是：裘正中和翁玉蘭之間，還有沒有聯系和瓜葛足以影响這次圖謀大事？

就在這個時候，電話鈴忽然响了起來。

王小克拿起電話筒，「喂」地一聲，對方傳來嬌媚的聲音道：「王小克，認得我的聲音嗎？」

王小克呆了一呆，道：「我正要找你，翁小姐！」

「見過裘正中了？」翁玉蘭問。

「見過了。」

「他勸你不要和我們合作，是不是？」翁玉蘭吃吃地笑着問。

王小克只好向她承認，道：「是的。」

「那是因為他怕你，」翁玉蘭頓了一頓，道：「你是『魔術手』的徒弟，明白嗎？」

王小克聞言一楞，翁玉蘭直至現在，仍然是最瞭解裘正中的人。

「他怎會怕我？」王小克笑着道：「我只不過是一個十五歲多一點，乳臭未乾的小子而已？」

「小鬼子不要客氣了，」翁玉蘭道：「巫將軍有事要和你商量，你可來我們這裏嗎？」

「我有權利問問要商量的是什麼事嗎？」王小克反問。

「當然，你現在是合夥人了，」翁玉蘭道：「運載那批貨的船，明天午夜十二時正，將會抵達本市，我們要商量怎樣行動。」

「是『旭日號』？」

「咦？你都知道了？」

「由此可見我是一個好合夥人，」王小克笑道：「對我們的事並不馬虎。」

「很好，」翁玉蘭問道：「你現在可以來嗎？」

「老地方？」

「自然是老地方，」翁玉蘭道：「我和巫將軍在等你。」

× × ×

王小克一跨下車廂，一個穿着白色制服的大漢，立時向他迎了上來。

「先生，這裏是不許閒人進入的。」

王小克聳一聳肩，道：「對不起，我只是想參觀一下而已。」

那大漢上下其眼地打量着王小克，臉上有戒備的神色，道：「對不起，這是私家碼頭，不准外人參觀的，請你立刻離去吧。」

「那我可以見你們公司的負責人嗎？」王小克向碼頭內一望。

「對不起，我們的寫字樓並不在這邊，」大漢向碼頭右邊的一幢建築物指去，道：「你應該到那邊去。」

王小克面上露出恍然的神色，連聲道：「啊，是的，是的，對不起。」

那是一幢西式建築物，但只有四層高，建築物的周圍，有一道圍牆，門口站着個穿制服的守門人。

王小克向他走了過去，笑着問道：「我可以見你們的負責人麼？」

那個守衞上下打量了王小克一眼，皺着眉頭。

王小克塞了一張鈔票給他，同時，取出一張卡片，陪着笑道：「勞煩你通報一聲。」

那守衞這才拿起一具電話，向話筒道：「馬主任，有個客人想見你——」

王小克並沒有把以下的對話聽進耳去，因為就在這個時候，一架豪華房車緩緩向門口駛近，他一瞥眼，坐在後廂的竟然是裘正中！

裘正中顯然也看到了他，吩咐司機將車子停了下來。

他按了一個鈕掣，車窗的玻璃，立即向下自動降落。

裘正中伸出頭來，溫和地笑着道：「王先生，又碰到你了。」

王小克赧然一笑道：「裘先生，你好。」

「想到裏面去是不是？」裘正中問話時，臉上仍然全是溫和的笑容。

王小克無可奈何地向他點一點頭。

「請進，請進，」裘正中道：「我和馬主任剛巧也有一個約會，我相信馬主任很願意認識你的。」

在這種情形之下，王小克只得跟着裘正中，向那幢建築物走去。

兩人來到了大室中，幾個西裝煌然，手中夾着文件的人員一見了裘正中，都含笑和他點頭打招呼。

「馬主任的辦公室在四樓，」裘正中跨進電梯，道：「他也是個年輕人，和你一樣，年輕有為。」

王小克一直緘默着，他腦中不斷轉着念，等一下見了那位「馬主任」後，是否把準備好了的問題向他提出來？

電梯門開了，王小克隨着裘正中踏出電梯，立時有個戴着眼鏡，相貌十分英俊，身材異常魁梧的青年迎了上來。

裘正中替他們介紹後，那位「馬主任」熱烈地握着王小克的手，不斷地說道：「素仰素仰。」

三人來到一間佈置得十分豪華的辦公室坐定後，裘正中問：「王先生，你找馬主任的原因，大概是想查問一下，『旭日號』今天晚上什麼時候抵達本市吧？」

王小克點一點頭道，道：「不錯。」

馬主任詫異地望着裘正中，裘正中卻說下去：「我也是為了這個問題來的，馬主任，旭日號確切的抵達時間有了嗎？」

馬主任一副欲言又止的樣子，裘正中道：「馬主任，王先生不是外人，說好了，沒有關係。」

馬主任清一清喉嚨，道：「本來是在今晚十一時左右可以入港的，但因為有一點意外，大約要延遲一兩個鐘頭。」

「那要到十二時或者凌晨一時才能夠入港了？」裘正中皺起了眉頭。

「是的，」馬主任恭敬地回答：「一個小時後，大概可以泊岸。」

「王先生，滿意了嗎？」裘正中側頭望了王小克一眼，笑着問。

王小克苦笑一下，裘正中的敢作敢為，的確使自己不知如何應付。

「還有其他的事嗎？」裘正中問。

王小克站起身來，道：「沒有了，我想——我應該告辭了。」

「我還有點事要和馬主任商量，不送了，」裘正中道：「不送了，今天晚上見！」

王小克聞言心下一懔，看他一副有恃無恐的模樣，今天晚上所圖謀的事，肯定是沒有那麼容易得手的了。

王小克離開了辦公室，卻不立即向電梯走去，他將耳貼到了門扉上。

「董事長——」是馬主任的聲音，可是立刻被裘正中喝止：「不要這樣稱呼我。」

「是，是。」馬主任誠惶誠恐地說：「我以為這裏沒有人，所以——」

「即使沒有人，也要提防隔牆有耳。」裘正中沉聲道。

「是。」

王小克知道不宜再偷聽下去，於是躡着足向電梯走過去。

他來到了巫畢能的大本營中，早有翁素素迎了上來，拉着他的手，道：「王大哥，我媽媽正在等你！」

王小克隨着翁素素來到一間會客室之中，翁玉蘭正陪着一個中年男子在談話，一見他出現，立時站了起身，迎上前。

「王小克，讓我來為你介紹一個好朋友，」翁玉蘭笑着說：「這位是人稱『無孔不入』的仇英仇先生。」

「素仰素仰。」王小克說。

仇英見王小克年紀輕輕，眉宇間不由露出一種輕蔑的神色。

然而，他還是上前和王小克握了握手。

當王小克握住他那柔若無骨的手掌時，不由懔了一懔，像仇英這樣的一隻手，正是開鎖大行家所具有的。

仇英臉上仍然是一種懶懶散散的樣子，道：「王先生，我聽翁小姐說，你剛才是去第一號碼頭勘察地形，是不是？」

王小克向他點一點頭，道：「不錯。」

「情形怎麼樣？」翁玉蘭問。

「碰到了裘正中。」

翁玉蘭臉上神色倏地一變，道：「他……他是不是知道了？」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翁玉蘭嘆了一口氣，道：「那麼，我們今天晚上的行動，便沒有那麼容易了。」

「翁小姐，既然裘正中已經和賈輝文合作，他的實力是不可估計的，而且——」

「而且什麼？」翁玉蘭緊張地問。

「我懷疑還有另一個組織，也看上了這筆買賣。」王小克道。

「哦？」翁玉蘭仰首望了王小克一眼，喃喃地道：「是那一個組織？」

「也許是馮二哥他們？」仇英忽然插口說道。

「馮建夫！」翁玉蘭低呼了一聲。

「我記起來了，」王小克道：「昨天我碰到五個大漢攔途襲擊，莫非是那個馮……馮建夫的手下？」

「哦？」翁玉蘭道：「莫非他們也是看上了你的一雙手？」

「翁小姐，你放心好了，我小鬼子絕對不是一個翻三覆四的人。」王小克道：「不過，也正因為如此，使我意味到那具鬼棺材並不是容易打得開的東西。」

翁玉蘭和仇英對望了一眼，道：「你知道了最好，所以，不要輕敵。」

「也許鬼棺材中有着致人死命的機關，對不對？」王小克試探着問。

翁玉蘭倏然變色，但隨即又恢復過來，淡淡地道：「機關自然會有，但相信不會難倒你的，對嗎？」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道：「但願如此。」他心底下卻實在沒有把握。

仇英燃上了一口香烟，徐徐問道：「王先生，今晚的行動，你有什麼計劃？」

王小克呆了一呆，是的，今晚的行動，有什麼預定的計劃？

以王小克的行事作風來說，他無論做什麼事，事先必定先打個腹稿，或者將自己的行動細則考慮過一遍，然而，自從他見識過裘正中後他把自己的計劃完全推翻了。

因爲他那些計劃，如果運用在裘正中的身上的話，不但沒有用，還有可能會敗事！

所以，王小克一時之間，竟然不能囘答仇英問題，正確一點來說，他是沒有任何計劃。

「我看——」王小克沉吟着說：「我們今天晚上只能見機行事。」

仇英不以爲然地望着翁玉蘭。

「小鬼子，仇先生是你的助手，你將怎樣和他合作？」翁玉蘭忽然問。

王小克擦一擦鼻子，緩緩地道：「也只有見機行事，我們這次的對手，是裘正中，相信你們都非常淸楚裘正中是怎樣的一個脚色了，尤其是你——裘太太。」

翁玉蘭垂下首去，緘默了。

一陣沉默之後，仇英忽然說：「王先生，我們第一步要走的，是怎樣混上那艘『旭日號』上面。」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仇英說的，是眞事實。

他有十二種以上的方法，可以混上「旭日號」，然而，這十二種方法，那一種才能瞞過裘正中？

當王小克每想到裘正中望着自己的那種眼色時，便不由暗自懍然——他好像要看穿自己的心事一般。

王小克忽然感覺到，要混上一艘輪船，搖開一具機密的棺材盜取物事，再要防範裘正中那樣的人，實在是一件沒有可能的事！

「小鬼子，你感到氣餒？」翁玉蘭笑問。

王小克仰首望了她一眼，吁了口氣，才道：「還不至於此。」

「如果我們混不上『旭日號』，更不用說將鬼棺材裏的東西偷來了。」仇英說。

「仇先生，我可以問你幾句話麼？」王小克凝眼望着仇英。

「當然，」仇英點着頭道：「請問。」

「賈輝文在本市有多大的勢力？」

「據我所知，賈輝文在本市是以一個殷商的身份出現，他名下有四間洋行，四座貨倉，」仇英說道：「至於他手下有多少人，則沒有確定的數目，不過，照估計，應該有五十人以上。」

「唔，你說今天晚上，賈輝文的手下會不會空羣而出迎接旭日號的到來？」王小克問。

「這個——」仇英遲疑了一下，才道：「我想一定會的。」

「我們應付得來嗎？」

仇英望了翁玉蘭一眼，道：「如果大家攤了牌，巫將軍兄弟的數目，比賈輝文的手下要多出五倍不止，當然應付得來。」

「可是，如果我們和他們攤牌的話，一定會驚動警方，」王小克道：「而這件事如果驚動了警方，於我們雙方都是有害無益的事，是不是？」

仇英點着頭，道：「當然，否則巫將軍也不會要我們兩人單獨行動了。」

王小克咬着唇沉吟片刻，才道：「這樣說來，我們的情勢是十分不利。」

仇英凝望王小克，道：「我們可以設法使賈輝文不能調動他的手下嗎？」

王小克先是呆了一呆，隨即雙眉一揚——他已經有了主意。

海中殲敵　船艙驚變

「小克，你是來告訴我，決定不和裘正中爲敵了？」佟森望着王小克，微笑道：「唔，這才是明智之擧！」

王小克淡然一笑，道：「佟老伯，你猜錯了，我這次來，是想請你和我合作，對付裘正中。」

「你說什麼？」佟森雙手緊按着沙發，身子微微顫抖了一下。

「佟老伯，裘正中也只不過是一個人而已，難道以巫畢能，翁玉蘭，你和我四個人之力，還對付不了他麼？」王小克問。

佟森忽然嘆了一口氣，道：「小克，你其實還不瞭解裘正中，他不單是一個人，他是超人。」

「就算他是超人，難道你沒有信心和勇氣向他挑戰嗎？」王小克的語氣有極濃挑逗性。

「誰說我沒有信心和勇氣？」佟森道：「當我像你這樣年輕的時候，我的勇氣和信心更勝你十倍，同時，我也試過了失敗得很慘。」

「可是佟老伯不要忘記，這一次是合四人之力對付他！」王小克仍然不死心，緊接着道：「事成之後，你將會得到一筆數目不少的酬金？」

「哦？」佟森雙眉一揚地問：「多少？」

「十萬元。」王小克補充了一句：「而且是美金。」

「十萬？」佟森張大了眼睛，牢牢望着王小克，幾疑自己聽錯了。

「不錯，」王小克道：「而且，我們不必要你正面和裘正中衝突，你要做的，只是對付賈輝文。」

「賈輝文？」佟森眼裏一亮。

王小克點着頭，道：「不錯。」

「怎樣對付他？」佟森提起了興趣，問道：「你有什麼計劃？」

「賈輝文在本市，是不是控制着一兩處毒品站？」王小克問。

「不止一兩處，」佟森向他點了點頭，道：「一共有五六個架步，都是他幕後主持。」

「那好極了，」王小克道：「佟老伯可以透點消息給綫人，叫他們在今天下午，出動去擾它一擾。」

「這——」佟森面有難色，道：「似乎不大行得通吧？」

「爲什麼？」

「賈輝文已經買通了有關方面的人，想通風報訊的話，警方的人員還未開到，他們已經作鳥獸散了。」

「所以要佟老伯出馬，」王小克道：「憑你的關係，也許可以奏功也說不定。」

「除此之外，沒有其他的了？」

「只要警方出動騷擾他一下，那麼，賈輝文以及他的手下，自然忙於應付，那麼，我們今天晚上，便可以在比較有利的情況之下動手了。」

「你剛才說的那筆數目，到時會不會兌現？」佟森問道。

「佟老伯，難道你竟信不過巫畢能和翁玉蘭麼？」王小克笑着反問。

佟森苦笑搖着頭，道：「我只信你。」

王小克向他感激一笑道：「只要今晚的行動成功，說不定我會要求他們雙倍奉上哩！」

「萬一失敗呢？」佟森忽然沉聲問。

王小克呆了一呆，萬一失敗的話，休說佟森的報酬，便是自己，也將一無所獲。

他頓了頓，道：「你想我們會有失敗的可能嗎？」

「本來由你和巫畢能，翁玉蘭合作的事，成功的指望是有九成的，可是——」

「可是我們這次的對手是裘正中，那便難說得很了，是不是？」

佟森由衷地點一點頭，道：「同時，你要知道，如果失敗的話，裘正中不會讓你全身而退的。」

王小克雙眉揚了揚，佟森說的是事實，今天晚上，他不但在和裘正中爲敵，而且是在向死神挑戰，萬一失敗的話很有可能一去不囘。

王小克想到了此點，不由自主地吁了一口氣，道：「我會加倍小心的。」

佟森沉吟了半晌，道：「好吧，我勉爲其難做一次，但那筆報酬，我卻不敢抱太高的期望。」

王小克離開佟森所住的徙置區後，正想往附近的十四座小巴車站走去，忽然一輛車子在他身畔戛然而止。轉頭去看，手搭着駕駛盤的正是賈輝文的女兒賈敏兒！

賈敏兒笑吟吟地望着王小克。

「賈小姐。」王小克只得向她笑了一笑。

「上車吧。」

王小克遲疑了一下，終於打開車門，踏上車去。

賈敏兒甜膩地向他笑了笑，道：「去喝杯下午茶，怎樣？」

王小克猶豫着，賈敏兒忽然打開了手袋，自袋中取出一個粉盒來。

她揭開蓋子，裏面竟然是一些草綠色的粉末。

「王先生，你猜這是什麼？」

「藥粉？」

「不錯，這是你今天晚上想盜取的物事了。」賈敏兒笑着說。

王小克聞言一呆，「鬼棺材」中裝的竟然是這種草綠色的藥粉，而不是火鑽？

賈敏兒閤上粉盒的蓋子，發動了車子。

「我們到那裏去？」

「咦？你不是答應和我去喝下午茶嗎？」

賈敏兒側頭望着他，說：「我有幾句話想和你說哩。」

「好吧，我想山頂餐室情調很不錯。」

賈敏兒嫣然一笑，向他點一點頭，一踩油門，車子如飛一般向前駛出。

二十分鐘後，兩人已經來到了「山頂餐室」，坐下叫了飲品後，王小克笑着問：「你一直跟着我很久了，是不是？」

賈敏兒眨着一雙美眸，撥弄着吸筒，道：「你是大財主，自然要跟着你。」

王小克呆了一呆，笑道：「我是大財主?你沒攪錯吧？」

「可不是嗎？」賈敏兒忽然把聲音壓低，道：「今天晚上的事成功之後，你將會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了。」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賈敏兒又拿出那個粉盒，揭開蓋子，指着草綠色的粉末，道：「剛才你說它是藥粉，可是，你知道它是用來醫治什麼病的藥粉嗎？」

王小克迷惑地望着她。

賈敏兒接着道：「癌症，知道嗎？」

「癌症！」王小克差點自椅子上跳了起身來。

「不錯，」賈敏兒面色凝重，道：「這是一種最新提煉出來的藥物，業經臨床實驗，證明對於食道癌，子宮癌，血癌，腦癌和胃癌有顯著的治療作用。」

王小克呆呆地望住賈敏兒，聽她繼續說下去：「如今，世界上知道有這種藥物存在的，不會超過十個人！」

「爲……爲什麼？」

「這件事說來話長，」賈敏兒啜了一口橙汁，道：「你想想，癌症一直是人類最大的敵人，而患者又不論貧富，不分老幼男女，如果你掌握到它，你不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嗎？」

在那一刹間，王小克忽然明白了！

當巫畢能告訴他那具鋼鑄棺材裏藏着的是一種「火鑽」時，他便隱約覺得有點蹊蹺。一具棺材的空間，所藏的鑽石，就算經過雕磨，價值也不會大到什麼程度，何以他要和翁玉蘭合作，要邀請自己幫手去奪取？

假使棺材中藏的是這種治癌的藥物，的確是無價之寶！

而且，當這種藥物公諸於世後，將會哄動整個世界，不但財源滾滾而來，還可成爲新聞人物。

王小克仍然不明白的是：裘正中從什麼地方取得了它，又爲什麼要運到本市來。還有，賈敏兒將這秘密告訴自己，到底有什麼用意。

「王先生，巫畢能難道沒有向你說淸楚嗎？」翁玉蘭問。

王小克長吁了一口氣，他早已猜到巫畢能不會抱着誠意和自己合作，卻料不到他會這樣欺騙自己！

看來，仇英是知道其中底蘊的，所以，巫畢能才堅持要仇英跟着自己。

「這……這種藥物是那兒來的？」

賈敏兒閤上了粉盒的蓋子，道：「這只不過是樣本而已，並非眞貨，眞貨在那具『鬼棺材』中，否則，僅是這一點點也夠發一筆橫財了！」

「哦？」

「可不是嗎？如果有一個億萬富翁得到了癌症，他一定肯拿出一半財產來交換這種救命之藥的，對不對？」賈敏兒笑着說。

「不錯。」王小克頓一頓，道：「可是你還沒有囘答我的問題。」

「王先生，在我囘答你的問題之前，我有一個請求。」

「請說。」

「我希望將來可以得到自己的一份利潤，」賈敏兒正色問：「可以嗎？」

王小克淡淡地一笑，金錢的魔力眞大，連面前這位嬌美不可方物的賈敏兒，也不放過取攫金錢的機會，他道：「當然可以。」

「好，那麼我們是合夥人了。」

「你父親算不算在內？」

「老實不瞞你說，是我父親叫我來和你接洽的。」賈敏兒笑着答。

王小克「哦」地一聲，原來賈輝文不敢正面和裘正中作對，私底下又不捨得龐大的利益溜走，所以派了女兒來和自己商洽。

這樣看來，今天晚上的行動，賈輝文這方面倒不成問題了。

「現在可以囘答我的問題了嗎？」王小克問。

「這是南非出產的一種罕有草藥，是由一個土人巫醫發現的，你知道什麼叫做『巫醫』嗎？」

王小克向她點了點頭。

「那個巫醫利用這種藥物，治癒了不少土人的癌，後來，有一個白人傳教士無意中發現了，立即叫那個巫醫大量採藥提煉，」賈敏兒道：「那傳教士心想，要是這種藥物傳到文明世界，必然大大哄動，成爲比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更聳動的新聞——」

她頓了一頓，又道：「可惜的是那巫醫突然間中風死了，他不懂文字，因此沒法將配方和提煉的方法寫下來，換言之，即是說在他死

後，世界上的治癌聖藥，只剩下他臨死前提煉好的那一點點。」

「份量有多少？」王小克忍不住問。

「據說有五磅，」賈敏兒道：「正因爲數量這樣少，更加珍貴，那傳教士小心翼翼地把它包裹好，打算帶到文明世界來，可是——」

王小克緊張地問：「可是怎樣啦？」

「傳教士中途被人殺死了，那五磅治癌聖藥從此便失了踪，」賈敏兒道：「隔了半年，忽然有人向美國某大藥廠兜售這種藥粉，不過，對方提出來的價錢嚇了某廠的董事局一跳，他們竟然要一億美金！」

王小克屏住了氣息，聽賈敏兒繼續說下去：「本來嘛，如果可以肯定那藥物治得癌症，一億美元還是十分便宜的，因爲天下間每天都有百萬富翁，千萬富翁甚至億萬富翁死於癌症，那一億元的本錢，是不愁對倍賺不回來的。

「就在雙方接洽未定時，消息外洩，那兩個兜售聖藥的人又被人殺害了，於是，聖藥輾轉落到裘正中的手中，他知道美國的環境比較複雜，而且自己又是華裔移民，決定將聖藥運到本市，然後想辦法專賣給富有癌症患者。」

王小克聽到這裏，不由自主地吸了一口氣，照賈敏兒的話聽來，這「治癌聖藥」的價值，簡直是天文數字！

它比任何鑽石和黃金都要值錢，因爲當一個人在瀕死前知道還有一樣藥物可以救活自己時，會不惜任何代價地去取得。

那時候，一劑藥粉的價值有可能是十萬，一百萬，也有可能一千萬！

他終於明白翁玉蘭和巫畢能合作的原因了，這是一輩子都碰不到的大生意！

「我父親也是這兩天無意中自裘正中的口中得悉到這個秘密的，」賈敏兒又道：「王先生，你說，爲了這種藥物，值得我們冒一下險嗎？」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

他想：既然這種藥物是如此重要，裘正中的防範功夫，自然也會加强到絕非外人可以想像的地步，這個險雖然要冒，但成功的機會，卻也是渺茫得很了。

賈敏兒啜了一口橙汁，道：「王先生，如果我參加了你們的話，對你們來說，是有說不盡的好處的。」

「譬如——」

「旭日號上的機關和碼頭的防衞，」賈敏兒笑着問：「你一定想瞭解一下，對不對？」

王小克眼睛一亮，道：「當然！」

賈敏兒笑了一笑道：「那麼，我這個合夥人，是絕對不能缺少的了，對不對？」

「當然，」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可是，翁玉蘭和巫畢能那一方面——」

賈敏兒不待他說下去，便插口道：「王先生，如果我想和你合作的話，我只和你一個人合作，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王小克楞了一楞，說道：「就只我們兩人合作？」

賈敏兒向他點一點頭，道：「當然，我還有幾個助手的。」

王小克不禁皺起了雙眉，說道：「還需要助手？」

「是的。」賈敏兒道：「在這個時候，凡是有利用價值的人，我們都要加以利用。」

王小克凝視着賈敏兒，忽然覺得嬌俏嫵媚的她，實在也不是一個簡單的人。

「換言之，我是可以利用的人了？」王小克笑着問。

「這叫互利，」賈敏兒道：「我爸爸的眼光一向不錯。」

王小克向她笑了一笑，道：「問題是事成之後，怎樣向巫畢能和翁玉蘭交待。」

「你担心這個？」

「巫畢能和翁玉蘭也不是易與之輩。」王小克苦笑着說。

賈敏兒忽然笑了起來，道：「王小克，你眞枉了『小鬼子』這個稱號，怎麼畏頭縮尾起來了？」

王小克淡淡一笑，道：「莫非賈小姐已有了應對之策？」

賈敏兒掠一掠她的秀髮，道：「如果那樣艱巨的事也可以完成，巫畢能和翁玉蘭又算得上是什麼問題呢？是不是？」

王小克咬着唇沉吟半晌，道：「好吧，你以爲我們第一步應該怎樣走？」

「我首先要帶你去見一個人。」

「誰？」

賈敏兒神秘地一笑，道：「說出來你也不會認識，問來幹什麼？」

「我們是合夥人，我有權利問一問吧？」王小克打笑着。

「好吧，我告訴你，是一個可以被我們利用的人。」賈敏兒答。

兩人埋單來到停車場，王小克又問：「我們現在要到什麼地方去見那個人？」

賈敏兒嫣然一笑，說道：「先下了山再說吧。」

王小克無可奈何地聳聳肩。

賈敏兒發動了馬達，車子一溜烟般向下山的路馳去。

× × ×

「再向前走五分鐘左右，便到了。」賈敏兒向前指一指：「猜到是什麼地方了吧？」

王小克心想附近都是荒山野嶺，並無什麼建築物，除了——想到了這裏腦中不由一亮。

不久，車子已經來到一幢古堡也似的別墅了。

那幢古堡式的別墅，名叫「聽濤別墅」，在十多年前，是本市一位大富豪的產業，在那大富豪死後，他的後人將它變賣，先後易過幾次手了。

據說目前的主人，是個撈偏門起家的股商，名叫樊毓全。

樊毓全生意做得很有起色，但他這人絕不忘本，凡是以前跟過他的手下，都分到一點利潤，有的拿了那筆錢做點小生意，有的仍然在幹那非法勾當。

樊毓全對於手下的需索，很少拒絕，因此，圈內人一提到樊毓全，都是大姆指一翹，稱讚他這人有義氣，是可以深交的一條漢子。

王小克隱約記得聽人提過樊毓全的名字，如今，賈敏兒帶了自己來到樊毓全的地方，究竟有什麼用意？難道樊毓全竟想東山復出，參加這筆買賣？

「他們都在等我們，快點，」賈敏兒望了望腕錶道：「時間無多了。」

王小克懷着疑惑的心情踏上了「聽濤別墅」的台階，早有穿白色制服的門僮在旁相迎。

「老爺在啤房中。」門僮向賈敏兒說。

王小克踏進了客廳，便爲大廳中高貴幽雅的佈置咋舌不迭。

倘若將能爲了顯示自己的闊綽，把一幅名畫掛在甬道處和這個大廳的擺設比起來，巫畢能簡直如小巫之見大巫。

大廳中的陳設可以用「古色古香」來形容，每一幅古畫，每一件古玩，都陳列在相當合適的位置上，而從古畫的裱框，古玩的外型看來，每一件都是價值連城之寶，恐怕國立博物館，也沒有如此珍貴的收藏。

王小克不是鑑賞家，但他一眼便看得出來，是這間屋的主人，他的身價簡直無可估計。

賈敏兒拉了王小克一把，向左側一間房走了過去。

她在門上輕輕的敲了一下，然後，推開了門。

門剛一打開，一股强烈的雪茄味便自房內飄了出來，王小克一嗅，差點嗆咳了起來。

王小克向內一望，一張大圓枱的四週，坐滿了人，看他們面前的籌碼和枱上的啤牌，便知道他們在賭「沙蟹」了。

房裏的人聚精滙神地賭着啤牌，沒有人抬頭向他們望上一眼。

王小克向那些人打量了一下，坐在左首的是個五旬老者，紅光滿面，精神矍爍正是樊毓全，他的身旁是個面色枯黃，瘦骨嶙峋的中年男子，其他的看樣子都是腦滿腸肥股商巨賈。

那面色枯黃的中年男子五隻手指又細又長，放在枱上敲打，望住樊毓全的牌面皺着眉。

王小克向樊毓全的牌面看去，是一張梅花8，一張黑葵5，一張紅心A，而中年男子的牌面則是一張鑽石A，一張紅心K，一張黑葵10。其他的人早已棄牌。

「怎麼樣？杜先生？」樊毓全咬了一口雪茄，問：「跟不跟？」

姓杜的中年男子猶豫了一下，拿起五個紅色籌碼，拋到枱中心，道：「跟！」竟是聲音鏗鏘，震人耳鼓。

樊毓全臉上露出笑容，道：「派牌。」

坐在正中心的一個妙齡女郎，臉上木無表情，以純熟的手勢，將兩隻牌分別派給兩人。

樊毓全略一觀看，便把牌揭了出來，原來是一隻鑽石8！

姓杜的中年男子斜眼一望，眉心彈了一下，拿起牌來觀看。

此時，衆人的眼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只見他緩緩地將牌揭開，竟然是一隻梅花10。

樊毓全雙眉揚了揚，狠狠地吸了口雪茄，道：「10一對你叫。」

姓杜的中年男子望着樊毓全的牌面，沉吟着。

王小克偶爾和樊毓全對望了一眼，樊毓全向他點頭笑一下，又把精神放在賭局中。

那姓杜的中年男子沉吟了半晌，拿了三個黃色籌碼放到枱中心，道：「一萬五。」

樊毓全緩緩地噴着烟霧，毫不猶豫地推出了面前一叠黃色的籌碼，說道：「一萬五，加三萬。」

姓杜的中年男子皺了皺眉，俯首數着面前的籌碼，一時之間不能下決定。

這時，樊毓全抬起了頭，向賈敏兒道：「賈小姐，請坐！」

「謝謝！」賈敏兒向王小克望了一眼，逕自在房中坐了下來。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也在她身畔的一張椅子坐下。

姓杜的將面前所有的籌碼推上前去，道：「再加五萬！」

樊毓全雙眉一揚，將雪茄取了下來，凝視着姓杜的中年男子面前的牌，沉吟了半晌，道：「跟！」

當底牌揭開後，房中衆人不由驚呼了起來，原來姓杜的中年男子，他的底牌竟然是一隻梅花A，而樊毓全却是三條8，三條對兩啤，自然是姓杜的中年男子輸了。

王小克向那姓杜的中年男子望去，只見他原本枯黃的臉色，此時更如黃蠟一般。

「杜啓思，輸光了？」一個禿頂男子笑着問。

杜啓思點一點頭，站起身來，不料却被樊毓全一把拉住了。

「急什麼？再賭幾手。」樊毓全說。

「不賭了。」

「你輸了多少？」禿頂男子問。

「不知道。」

「我看一二十萬倒是有的，」禿頂男子將面前一叠籌碼推上前道：「來，再賭幾手。」

「不賭了。」

樊毓全見他意志堅決，向王小克道：「王先生，你來玩幾手怎樣？」

「我——」王小克張大了口闔不攏來，心想他們輸贏一二十萬，自己怎賭得起？

「來來來！王先生年少有爲，說不定可以贏大錢，」樊毓全數了二十個黃色籌碼，推到王小克的面前，說道：「這裏十萬元，你先拿着用。」

王小克楞楞地望着那叠籌碼出不了聲，不由向賈敏兒望去。

賈敏兒緩緩向他點着頭，道：「樊老爺叫你賭，你就陪他們玩幾手吧。即使輸了，我看也是樊老爺的賬。」

「對，對！快來陪我們玩幾手。」禿頂男子道。

王小克聞言大喜，他這人最好賭，剛才一進門見他們有局時，已經心癢難搔，如今有人雙手送上本錢，那有不痛痛快快賭它一場的道理？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在杜啓思的位子坐了下來，樊毓全打着哈哈，道：「來來來，讓我替你們介紹，這位是星月企業公司的董事長姚賢，這位是七重天夜總會的東主蔡進丁，這位是劉氏置地公司的總裁劉以念，這位是陳德保先生，貿易局的副理事長。」

王小克分別向他們點頭打招呼，樊毓全接着道：「他是王小克王先生，本市很有爲的一位年輕人。」

王小克淡淡一笑，面對着那麼多有身價的富商巨賈，自己便變成一位「很有爲的年輕人」了，樊毓全倒也介紹得好。

杜啓思在王小克身畔坐了下來，低聲在他耳畔說：「小心，禿頭姚有鬼。」

王小克感激地向他望了一眼，有意無意地向那位「星月企業公司」的董事長姚賢望去，他一雙狡黠的眸子，也正向他射過來。

姚賢乾咳了聲，道：「我似乎在什麼地方見過王先生？」

「是嗎？」王小克淡淡地答。

「啊！我想起來了，王先生前陣子不是破了一樁黃金走私案，成爲新聞人物嗎？」

「姚先生的記憶倒好。」王小克向他笑一笑。

「能夠和王先生這種小英雄賭啤，眞是幸運。」姚賢笑着。

「姚先生客氣了。」

「來來來，咱們爭取時間，快點派吧。」姚賢搓着雙手說。

王小克向賈敏兒望去，她淡淡一笑，緩緩地向他點了點頭。

王小克又向杜啓思望了一眼，只見他緊閤着雙唇，雙眼直望着枱面，便像尊石像一般，王小克低聲在杜啓思耳畔問：「杜大哥，你剛才輸了多少？」

「問來幹什麼？」

「我想把它贏回來。」

杜啓思淡淡一笑，緘默不語。

「派牌吧。」樊毓全向那妙齡女郎作了個手勢。

那女郎以純熟的手勢，把啤牌在枱上一抹，立即取了起來，開始派牌……

× × ×

杜啓思自袋中取出了鷄皮紙封套，小心翼翼地自內取出一張紙來，那紙上繪着像地圖似

的條紋。

他將那紙攤放在枱上，皺起了眉頭。

樊毓全將房中的燈關掉，紙上的條紋，竟然發出暗綠色的光來。

一看便知道那是塗了磷粉的關係。

「杜老兄，請你解釋一下，怎麼樣？」樊毓全道。

杜啓思沉吟片刻，道：「王老弟，你這次是和那個『無孔不入』仇英出動的？」

王小克向他點點頭。

杜啓思道：「他可以幫你很大的忙，裘正中的防衛計劃，簡直到了無孔可入的程度，也只有你和他，才可混上那艘『旭日號』上。」

王小克以手支頷，聽着杜啓思說下去，他道：「你們首先，要配備潛水人的工具。」

「我們要由水底潛進去？」王小克插口問道。

「不，你們下水的目的，是安放一種特別的電子儀器，那種儀器可以破壞船上的電力供應。」

「相信那間放着鬼棺材的艙房，一定完全通了電。」王小克道。

「不錯，」杜啓思點着頭：「我曾經參加那艘旭日號的設計，雖然我只是負責底艙一部份，但從其他人的設計藍圖看來，這艘船是全世界設備最優良的走私船，所以，船上的機關，實在不是外人可以想像得出來的。」

「將船上的電力供應破壞後，我們下一步應該怎樣做？」王小克問。

「這個時候，船長室的獨立電池還沒有失去效力，警鐘很可能會响起來，」杜啓思凝視着王小克問：「你知道那是什麼警鐘嗎？」

王小克道：「當然和我們平時看見的警鐘不同。」

杜啓思向他點着頭，道：「對了，旭日號上的設備，完全和我們平時所看到的和所接觸到的東西不同，因此，如果稍不小心，很容易闖出禍來的。」

杜啓思頓了一頓，接着說道：「那種警鐘如果不細心聽，便像是幾隻老鼠在打架一般吱吱喳喳——」

王小克一拍大腿，道：「好聰明！」

杜啓思含笑望着他，問：「你知道這種警鐘的其中巧妙了？」

「我想是的，」王小克道：「既然它是用來走私的船，自然要有不引外人注意的報警訊號。」

杜啓思向王小克點了點頭，道：「幾乎所有的貨輪上，都不可能避免老鼠的出現，這種報警訊號，讓緝私人員聽，也是沒有關係。」

這時，賈敏兒忽然插口問道：「杜先生，船上有多少人？」

杜啓思充耳不聞，凝視着他面前的那張藍圖。

「杜老兄，賈小姐在問你。」樊毓全提醒他。

杜啓思望了她一眼，問：「令尊今天晚上也會參加行動吧？」

賈敏兒向他點了點頭。

杜啓思接道：「剛才我接到消息，他所主持的幾個架步，忽然有警方人員光顧，他正忙於應付哩！」

王小克向賈敏兒望去，見她臉上神色平靜，一點焦灼的表情都沒有。

「我相信一定有人在攪鬼。」杜啓思說話時眼光望着王小克。

王小克臉上不禁一紅，低聲答道：「大概是吧？」

「那也好，便利你們進行，也不會令裘正中懷疑，」杜啓思忽然皺起了眉，道：「不過，裘正中的防衛計劃，會不會因爲賈先生的意外而有所改變呢？」

衆人你望我一眼，我望你一眼，均是答不出話來。

「王老弟，你說呢？」杜啓思望着王小克問。

「我想會的，」王小克想了一下，答道：「他是個很謹慎的人。」

「那麼，以下的我不用說了，」杜啓思收起了那張藍圖，道：「這件任務，最要緊的是見機行事，因爲事前是難以預測到有什麼變掛的。」

他頓了一頓，又道：「據我所知，有一個實力很大的神秘組織，也在動它的腦筋。」

「那一個組織？」王小克詫異的問。

「三日前，本市突然來了三個身份很神秘的菲律賓人，到海事署去查問『旭日號』的船期，」杜啓思皺着雙眉，道：「我懷疑他們是『虎克黨』的黨羽。」

「虎克黨！」賈敏兒聞言低呼了一聲。

「不錯，他們甚至有力量和菲律賓的政府作對，如果看中了這具『鬼棺材』的話，那倒值得顧慮，」杜啓思嘆了一口氣，道：「現在只希望我的情報錯誤吧。」

杜啓思說完，便緘口不言了。

樊毓全在王小克的肩膊上拍了拍，道：「好好地幹吧！」

這時，房門响了起來，樊毓全向外叫道：「是誰？」

「我，波士。」一個男子在外應道。

「進來吧。」

門開處，一個男子出現在門前，王小克一見到他，便不由呆了一呆。他正是那天攔途截阻的五個大漢之一，當時，王小克估計他們並沒有惡意，果然所料不差。

那男子向王小克赧然一笑，附耳在樊毓全耳畔說了幾句話。

樊毓全雙眉一揚，向衆人說了一聲「對不起」，轉身離開密室。

「杜大哥，」王小克見樊毓全離開了房間，轉頭問：「樊先生既然預知我會到，爲什麼約了那許多人打啤賭錢？」

「啊！他們經常賭啤，今天的局是一個月之前預約的。」杜啓思道：「他們都是有點底子的人，事成之後，還要倚靠他們的合作，才能打開治癌聖藥的銷路。」

「爲……爲什麼要倚靠他們？」王小克詫聲問。

「王老弟，這種聖藥如果被我們搶了過來，將來即使出售時，也要保持高度秘密，否則，我們還未發財，恐怕已經被各方面的人馬暗算了。」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杜啓思說得是有道理。

「那個姓姚的，其實是本市黑社會中很有地位的一個，」杜啓思望着王小克，道：「剛才你不應該贏了他這麼多錢。」

「十餘萬對他來說，不會是個數目，」王小克道：「況且，那正是你所輸去的。」

「雖然不是大數目，但，和他賭得面紅耳赤，畢竟不是處世待人之道。」

王小克笑了一笑，道：「他分明知道在賭啤時，我是下了手脚，也一直注意着我，可是却無奈我何。」

「王老弟，這便是你的不對了，對付像姓姚的這種人，有時候不防讓他佔便宜，」杜啓思語重心長地說：「他在變方面都有點勢力，說不定我們將來有地方要借助於他哩！」

王小克咬着唇不出聲。

在這個社會裏，固然有人能夠做到面面俱

圓，然而，他畢竟年少氣盛，對於看不慣的人，自然而然要向對方顯一下顏色。

「王老弟，我知道你有你的處世待人方針，但我們這個圈子是比任何一個圈子更複雜，我痴長你幾歲，所以有些話你不能不記住。」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杜啓思是一片好心，自己有時候的確不太爲人留餘地。

這時，門打開了，樊毓全臉色凝重，踏進密室，一雙眼望着王小克。

「王先生，你可以走了，」樊毓全說道：「今天晚上，希望你好自爲之，不要令大家失望。」

王小克和杜啓思對望了一眼，道：「杜大哥，那麼我先走一步了。」

他剛拉開房門，杜啓思又叫住了他。

「王老弟，這張藍圖你拿去吧，如果有時間的話，不妨多參攷一下，對你今天晚上的計劃和行動，肯定會有用處的。」

王小克向他謝了一聲，接過來放在袋中，側頭問：「賈小姐，你呢？」

「我要等爸爸的電話，你先走吧。」賈敏兒道。

王小克忽然想到一個疑問，但話到口邊又咽回肚裏，拉開房門，踏了出去。

王小克回到家裏，白小妹和小辣椒還未下班，他取出那張藍圖研究一番。

不一會，電話鈴响了起來。王小克拿起電話，對方傳來的是翁玉蘭的聲音。

「王先生，整天到什麼地方去了？」

「對不起，碰到一個朋友，一塊去喝了頓茶。」王小克答。

翁玉蘭把一盒毒霧彈送給小鬼子。

「這是什麼時候了，還有吃茶的時間？」翁玉蘭略帶不悅地說道：「我們都在等你，你知道嗎？賈輝文的幾個架步，都被警方干擾過哩！」

「我知道。」

「一切都準備好了？」

「旭日號幾時入港？」王小克反問：「你們查到了沒有？」

「暫時所得到的消息，是凌晨一時，但據我們推測，可能要到凌晨二時多才可以入港泊岸。」

「那麼，我們十二時出發也來得及。」

「小鬼子！」翁玉蘭忽然壓低聲音，叫了他一聲。

「什麼事？」

「我……我有幾句話想和你說。」翁玉蘭仍然把聲音壓得很低。

王小克呆了一呆，問道：「什麼話？」

「你——現在可以出來嗎？」翁玉蘭神秘地：「我不想在電話裏講。」

「不方便？」

「是的，」翁玉蘭道：「十五分鐘後，我在美心餐室等你，好不好？」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好吧。」

×　×　×

「小鬼子，我有一件事瞞了你很久，」翁玉蘭啜了一口橙汁，欲言又止地：「實……實在不知道應該怎樣說。」

「關於鬼棺材裏面的東西？」

「你——知道了？」

王小克緩緩地向她點一點頭，道：「而且非常詳細清楚。」

隔了半响，翁玉蘭才訥訥地問：「你……你是怎樣探到的？是不是巫將軍告訴了你？」

「他怎會？」王小克微笑着搖頭。

翁玉蘭垂下首來，緘默着。良久，她才抬起頭來，問道：「小鬼子，你打算怎樣？」

「你以爲我有什麼打算？」王小克向她反問。

「你怪不怪我們？」

王小克淡淡一笑，道：「當你對一個人不期待太高的時候，就算對方欺騙了你，你也不會怪他。」

翁玉蘭臉上一紅，道：「小鬼子，我……我希望你不要怪我。」

「我不會怪你，」王小克望着她嬌美無儔的俏臉，胸中忽然一熱，柔聲道：「起碼你在事前告訴了我眞象。」

翁玉蘭低吁了一口氣，道：「今天晚上有……有把握嗎？」

「這是第幾次你這樣問我了？」

翁玉蘭赧然一笑，撥弄着飲管，道：「如果我們成功的話，我們在下半世都不用愁。」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是的，如果成功的話，一輩子都不用愁。

但，如果失敗了呢？

對王小克來說，他出道以來，「失敗」這兩個字幾乎沒有可能會產生在他的身上，而他也從來不想到他所做的事，有失敗的可能。

然而，如今所面臨的挑戰，却使他對自己也缺乏了信心！

他忽然想：如果自己是「魔術手」，自己還會有這種患得患失的心情嗎？

翁玉蘭又道：「小鬼子，我有一件東西送給你，說不定對你今天晚上行動會有幫助。」

「哦？」

翁玉蘭打開皮包，將一個細長的盒子取了出來。王小克詫異地望着那個盒子，道：「這是什麼？」

翁玉蘭打開盒蓋，裏面是一排藥丸也似的膠囊，她笑着說：「這是我的武器毒霧彈。」

「毒霧彈！」王小克低呼了一下，翁玉蘭的外號叫「毒觀音」，她的武器不是手槍，不是匕首，而是令人一嗅便四肢無力，撲跌下地的「毒霧彈」。

這種「毒霧」，只要在四五碼之內吸了一點進去，便要昏厥不醒，而且毒性甚大，三個小時之內不施行急救，便要喪命。

「要不要？」翁玉蘭將小盒遞到王小克面前。

「可是——」王小克向它看了一眼，盒中整整齊齊排列着十二枚。

翁玉蘭不等他說下去，便道：「當然，我會將解藥一併給你的。」

她自手袋中取出一個小瓶，倒出十幾顆殷紅小丸，又道：「行動時，每隔一個小時吃一顆，那麼，你隨時施發毒霧彈也不怕了。」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這才將它接了過來，放入袋中，道：「謝謝你。」

翁玉蘭望了望腕錶，道：「我們走吧，巫將軍可能還有話要說。」

× × ×

王小克將腕錶較正了時間，然後跳上車去，仇英拿着一把形狀極怪的木棒，隨着他跨進車廂。

王小克望了仇英手中的木棒一眼，雖然暗中猜測着那到底是什麼物事，但卻沒有出聲相問。

仇英將木棒放在一旁，打着馬達，車子怒吼一聲，向前飛馳而去。

十五分鐘後，他們來到一個碼頭，立時有兩個彪形大漢迎了上來。

仇英向他們打了一個眼色，那兩個大漢點着頭，領前走去。

碼頭旁停着很多遊艇，也有幾艘帆船，那兩名大漢逕自往其中一艘中型遊艇跳下去。

王小克和仇英對望了一眼，跟着那兩名大漢之後，跳下遊艇。

那艘遊艇的外表看來十分普通，絲毫沒有特出的地方，也正因爲如此，所以，王小克覺得巫畢能爲他們安排得很妥當。

當他們駕着這艘遊艇接近「旭日號」時，雖然一樣會引起船上的人注意，可是如果距離不太近的話，對於他們來說，還是有利的。

兩人在艙中坐定後，其中一個蓄着短髭的大漢踏上前來，道：「你們需要的東西都準備好了，要不要過來看一看？」

王小克望了仇英一眼，道：「過去看看如何？」

仇英站起身來，道：「好。」

三人踏着一道小梯來到艙底，只見一張小床上放着兩套潛水用具。

王小克將那些配備檢查了一遍，正要轉身離開，忽然發現仇英眼色有異。

王小克隨着他的眼光望去，原來在艙底一個不受人注意的角落，堆放着三四個木箱。木箱上寫着：「危險物品，小心輕放」，

仇英望了望那大漢一眼問道：「這是什麼？」

那大漢遲疑了一下，答道：「是海底推進器。」

王小克和仇英對望了一眼，王小克道：「我們用得着麼？」

那大漢向他點點頭，接着，遞給他一架無綫電對講機道：「王先生，巫將軍會親自對你說。」

王小克接過了那具對講機，按下一個鈕掣立時傳來了巫畢能的聲音：「是王先生麼？」

「巫先生，那些海底推進器是什麼意思？」王小克問道。

巫畢能乾笑了兩聲，道：「等一下你們行動時用的呀。」

王小克呆了一呆，訥訥問道：「我們除了潛水器之外，還用得着推進器麼？」

「是的，」巫畢能道：「因爲我們臨時又改變了計劃，王先生。」

王小克望了仇英一眼，見他也是滿面茫然之色，道：「怎樣更改法？」

「王先生，我們現在不等旭日號入港，我們要出海去迎接它。」

巫畢能話聲甫畢，仇英便在大腿上一拍，讚道：「好妙計！」

王小克冷冷地道：「我倒瞧不出是什麼妙計。」

巫畢能聽不清楚，急忙問：「王先生，你有什麼竟見？」

王小克道：「我說中途截阻並不是什麼妙計，巫先生。」

「何以見得？」

「試想想，鬼棺材裏面裝的東西既然是這麼珍貴，而且，又算不上是什麼大秘密，想將它搶奪過去的人必定不少，裘正中難道會笨到想不到這點而不加以提防嗎？」

巫畢能緘默着。

王小克接着說道：「況且，在海底中，我們的處境，絕對不利，而旭日號上的裝備，要消滅我們，只等於揑死一隻螞蟻那麼簡單和容易。」

「可是，我們的計劃已經決定了，」巫畢能道：「由你和仇英駕駛這艘遊艇到公海，利用那兩具海底推進器潛上旭日號去。」

「這簡直是沒有可能的事！」王小克大聲嚷道。

「你要使它成爲可能，王先生，」巫畢能道：「因你是『魔術手』的徒弟。」

「那麼，我有權退出這個行動。」

「你當然有權，可是，『小鬼子』是臨陣退縮的人嗎？」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嘆了口氣，道：「好吧，你贏了。」

十分鐘之後，那艘遊艇已經啓碇向海面駛了過去，船上除了三名水手和那兩個大漢之外，便是王小克和仇英了。

那兩個大漢在遊艇出動時，便將幾個寫着「危險物品，小心輕放」的木箱取了下來，用鐵筆將它們撬開。

當王小克的眼光接觸到木箱中的物事時，不由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那實在是一種高超技藝的結晶品，和發明品！

在兩具海底推進器的機身上，用英文鑄着幾個小字，那是「凡文製造」。

仇英一看到那幾個英文字，也是臉上動容。如果在黑社會中混飯吃而不知道：「凡文機密公司」這個名號的，根本還不能入流。

它是一間專門製造精密儀器，供應全世界犯罪份子使用的秘密公司。

這家「凡文機密公司」的總廠設在什麼地方，根本沒有人知道，只有內行人，才可以和他們接洽，而接洽的方法，是要通過幾個身份神秘的男子達成的。

至於這家公司的製成品，大自核子動力潛艇，小自一粒米般大小的竊聽器都有，而且定單一發下，可以在預定的日期交貨。

王小克望着那兩具推進器呆呆出怔，巫畢能爲了訂製這兩具海底推進器，大概托了不少人事，花了不少鈔票才如願以償的。

由此可見，他對這單生意，是如何地重視了。

王小克拿起了木箱中的一本說明書，隨意

翻閱着，說明書有五種文字刋印着，然而，王小克除了看圖解之外，他看不懂那些文字。

仇英走了過來，拿起另外一本說明書，仔細讀着。

王小克望了他一眼，道：「仇先生，這兩具東西怎樣使用？」

仇英攤開說明書，指着附圖，將推進器的使用法一一解釋給王小克聽。

最後，他指着「攻擊性武器」一欄道：「這雖然是一具不超過五十磅的推進器，可是卻有十種以上的攻擊性武器設備着，其中包括海底雛型飛彈，海底迷魂霧和一種殺人於無聲無息的『閃電針』。」

他頓了一頓，又道：「至於推進器的時速，則是十八浬，這個速度當然算不上快，可是令人大出意料之外的，竟然是——」

「是什麼？」王小克見他沒有繼續說下去，急忙問。

「它裝有閃避雷達追踪和海底探測器的設備！」仇英道。

反雷達的裝備自然不是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事，但這種儀器通常是體積龐大，像那種小如烟盒的反雷達設備，卻是一種傑作！

王小克一面聽着，一面嘖嘖稱奇。想不到一具小小推進器，卻是會有那麼多精彩的設備和發明。

他對「凡文機密公司」的創造，不由佩服得五體投地。

王小克和仇英研究那本說明書的時候，大漢已經將兩具推進器裝配妥當。

王小克向它望了一眼，道：「可以試一試嗎？」

那兩個大漢一聲不發地拿了推進器，分別替王小克和仇英戴上了。

「負在身上的重量是五十磅，」其中一個大漢向他們解釋：「可是一下水之後，便會減輕了許多。」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他自然明白道理，暗想背上負担輕，行動起來便輕便得多，也靈活得多了。

這時，仇英拿了那枝形狀奇特的木棒端詳着，其中一個大漢詫異地問：「這……這是什麼？」

仇英望了他一眼，沒有回答。

大漢討了個沒趣，轉身走了。

王小克和仇英來到了甲板上，望着前面一片漆黑的海面。

「王先生，你猜我們今天晚上有多少個對手？」仇英忽然問。

王小克側頭望了他一眼，沒有回答。

他腦中正盤念着：等一下事成之後，怎樣設法解決仇英？

就在這個時候，那個身材高大的大漢跑了出來，道：「我們發現前面有船隻。」

王小克站起身來，隨他來到艙裏，只見另一個大漢正聚精匯神地注視着一個雷達幕。

「算一算距離多遠。」王小克吩咐。

「二十浬。」

「是什麼類型的船隻？」

「體積不小，」那大漢抬頭望着王小克，道：「說不定是旭日號。」

「那麼我們應該採取什麼行動？」仇英緊揑着手中的木棒問。

「我們不採取任何行動。」王小克淡淡地說。

十分鐘之後，前面那艘船的距離，已經是只剩下十海里，可以想像到對方速度亦不慢。

當雷達幕上顯示出那艘船已經越來越近時，高個子忽然道：「你們看，這是什麼？」

衆人向雷達幕望去，只見上面忽然又出現了一個綠色小點。

那綠色小點迅速無倫地向船逼近。

「是快艇！」操縱着雷達的大漢叫道。

「不像快艇，」仇英道：「依我看，它像水翼船多一些。」

仇英話一出口，高個子立即接口道：「不錯，是水翼船！」

「憑什麼說它是水翼船？」王小克淡淡道：「因爲它的速度快，是不是？」

衆人向他點了點頭。

「既然這樣，爲什麼不可能是飛機？」王小克道：「或者水上飛機吧？」

衆人呆了一呆，又向雷達幕望去。

這時，那兩點綠光已經越來越接近，忽然，衆人聽到遠處一聲悶響。

高個子立時叫了起來，道：「炸彈！」

仇英望了王小克一眼，遲疑了一下，問道：「咱們繼續前進？」

「全速前進！」

船身突然一震，向前疾馳。

王小克和仇英立即穿上了潛水衣，檢查了一下氧氣筒，向那高個子打了個手勢，表示一切妥當。

五分鐘之後，他們接近了那兩點綠光。

原來那是一艘巨輪和一架水上飛機，那水上飛機在巨輪附近盤旋飛行，巨輪上時有炮火向上轟擊，但飛機駕駛者的技術十分高明，那些炮火一點也傷害不了它。

王小克略一猶豫，向海中心跳了下去，仇英將氧氣管含在口中，也接着跳下海中。

王小克身子一落水，先辨明了方向，然後開動海底推進器的馬達，向前緩緩地前進。

那海底推進器幾乎沒有發出任何聲響，向前邁進着，不久，已經來到了巨輪龍骨之下。

王小克向上望去，不由懍了一懍。

原來巨輪腹部，佈滿了一個個的電眼，想是水底攝像管。那麼，如果有人在下面攪鬼的話，船上的人扭開電視機，便可一目瞭然。

王小克向背後的仇英打了一個手勢，示意暫時退開去。

「怎麼了？」仇英的聲音自無綫電傳音器傳進王小克的耳中。

「船底有電視攝像管，」王小克道：「咱們一接近便會被發覺。」

仇英怔了一怔，忽然逕自向前游去，王小克正想出聲阻止，忽見他拿起放在推進器上面的那枝木棒，向前指了一指。

隨着仇英的動作，那木棒頂端發出一閃一閃的亮光，王小克不知他在攪些什麼玩意，仇英的聲音又在耳畔響了起來：「現在我們可以通行無阻了。」

「可是那些攝像管——」

王小克話未畢，仇英便道：「別担心，我這枝百寶棒有強力磁性，可以將它破壞。」

王小克遲疑一下，向前游去。

兩人來到輪底下，王小克取出杜啓思處得來的一種電子儀器，安放在龍骨上。

那具電子儀器一放上去後，海面忽然暗了下來，王小克心中有數，那是船上的電力供應被破壞了。

王小克向仇英打了個手勢，向海面浮了上去。

兩人一浮出海面，便聽到「軋軋」的機器聲，那架水上飛機仍然在空中盤旋低飛。

王小克正欲放棄海底推進器時，忽然耳畔響起仇英惶急的聲音：「小心！左側有人！」

王小克心下一懍，忽覺海水波動，一根魚槍向自己胸前射來。

王小克在水中翻了一個跟斗，避過一槍，但身子已離海底推進器，向下沉了下去，他還

沒看清楚周圍環境，又是一根魚槍射了過來。

好王小克！他運氣丹田，雙腿一蹬，向上浮去，那一槍又落空了。

這時，王小克已經看清楚，離他十餘碼處，有三個蛙人，手持魚槍，向他圍了過來，另外還有三個，則向仇英追去。

仇英開動了海底推進器，向前逃逸。

王小克瞧準三人來勢，暗叫不妙，瞥眼間，見那具海底推進器就在離他身邊五六碼處，忽然心生一計取出袖珍電筒，用力一按。

那袖珍電筒，發出了一陣强光，向三人射去。

那三個蛙人懍了一懍，遲疑着不敢上前，只是按動槍掣，三枝魚槍分三路向他射來。

王小克水性本來不好，但在這危急之下，仍然翻了個身，向那具推進器游去。

就在他雙手接觸到推進器時，忽然又是一枝魚槍向他手腕射來。

王小克急忙一縮手避過，但就因爲一着之差，那推進器向外飄了過去。

王小克眼見沒有可能拿到推進器，倏地轉過身來，揚起右手，袖珍電筒又射出一道强烈的光來。

海底下本來是一團漆黑，但由於那些蛙人頭頂上都有一盞小燈，因此可以看到五六碼之前的景物和情形。

但那種光和王小克電筒上所發出來的强烈光芒比起上來，簡直如小巫見大巫，所以，當王小克手中的袖珍電筒光一閃之後，那幾個蛙人立時爲之目眩。

雖然，那只是幾秒鐘之間的事，但對於「小鬼子」王小克來說，幾秒鐘之間可以做出來的事，卻已經很多很多了。

就在那幾個蛙人感到眩目的剎間，王小克雙足一蹬，又向那具海底推進器游了過去。

這一次，他順利地捉到它了，一按鈕掣，從推進器尖端，射出一團濃黑如墨的液體來。

那種液體在幾秒鐘之間，迅速向外散了開來，染滿了四週的海水，阻擋住了他們視綫。

然後，王小克俯下身，將身體和推進器平衡，自一個小鏡中望過去，卻可以看到蛙人們的行動。

原來那是一個特製紅外光望遠鏡，可以透視那種黑色的化學液體。

這樣一來，變成王小克在明，蛙人們在暗，强弱之勢立判了。

王小克看到前面三個蛙人不斷用手撥着水，試圖將那層黑色液體撥開，不由暗暗好笑。

這時，有個蛙人向他游來，他瞄準了對方的胸膛，按下了一個紅色小掣。

「嗤」地一聲，一枚三寸來長的鐵針激射而出，不偏不倚地射在那蛙人的胸口。

蛙人手一鬆，魚槍向下掉去，在水中掙扎了一會，也隨着沉下。

然而，其他兩個蛙人並不知道同伴已經遇難，仍然向前摸索着。

王小克瞄準了對方身上要害，「嗤嗤」兩聲，又是兩枚鐵針射出，那兩名蛙人也在莫明其妙的情況下沉屍海底了。

「王先生，你在那裏？」仇英的聲音自無綫電傳了過來。

王小克向四週望了一眼，見仇英在他不遠處游弋，於是向他游過去。

「你那三個呢？」王小克問。

「都解決了，」仇英得意地答：「想不到都是些膿包！」

王小克心中陡地一動：袞正中豈會派出一些膿包來對付截阻他的敵人？

當然，推進器的新穎武器使他們佔盡上風，可是，派來担當如此重大任務的蛙人，應該是百中挑一的好手的，豈會這般容易被解決？

王小克忽然想到：那六個蛙人會不會是袞正中的手下。

「咱們上去吧？」仇英問。

王小克和仇英會合在一起，道：「上面的情形怎樣？」

仇英側耳一聽，聽不到什麼聲音，於是按下一個綠色小掣，那是「海面觀察器」的開關，果然，綠色小掣剛按下，耳筒便傳來一陣「沙沙」聲。

可是在那陣「沙沙」聲之後，卻再也沒有任何聲響了。

甚至連剛才那陣水上飛機的「隆隆」聲，也聽不到了。

王小克仰首凝視着「旭日號」，見上面沒有什麼動靜，於是按下一個小掣，只聽「的」地一聲，一條細如頭髮，晶瑩透明的長綫激射而出。

綫端有個磁力小鈎，鈎住了船沿，王小克用力試了一試，開始向上爬去。

當他爬到離甲板不到三四呎時，回頭望了一望，見仇英不知幾時已將那枝木棒拆開成爲三段，放在船身上，那木棒牢牢地吸住船身，他便像爬樓梯一般，向上爬去。

王小克一面向上爬着，心底下一面覺得奇怪，爲何船面一點動靜也沒有？

如果剛才不是發生了一場海空大戰的話，王小克會認爲船上的人故佈疑陣引自己上勾。可是，經過剛才一役後，難道船上的人都被消滅掉了。這種想法立即被他自己推翻，這大的一艘巨輪，想將它的船員殺掉的話，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王小克心底下的疑惑越來越甚，而向上爬的速度，也越來越快。

他向上一看，自己的位置正在一般用油布包裹着的救生艇之後。

於是，王小克向上一縱，輕飄飄地落在甲板上。他凝神傾聽，四週沒有半點聲息，再向前望去，甲板上沒有人影，甚至船艙之中也沒有一絲光綫，他伏在救生艇後面不敢稍動。

足足過了一分鐘之久，王小克發現甲板上沒有埋伏，正想向前竄去時，仇英的聲音忽然自後面傳進耳朶：「怎麼樣？」

王小克轉頭一看，仇英已爬上了甲板，將那三小節木棒又連接在一起。

「你不覺得有點異樣麼？」王小克問。

仇英向前望了望，緩緩地點着頭，噤聲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咱們去查它出來！」

王小克說着向前奔了過去，來到一道小門之前，向內望去。

那是一道小梯級，下面黑樾樾地，似乎是船員住宿的地方，王小克向仇英招了招手，示意仇英上前。

仇英猶豫了一下，向王小克奔過去，豈料他剛移動脚步，「砰」地一聲，一顆子彈在他頭頂呼嘯而過。

仇英嚇了一跳，急忙閃身躲到救生艇之後，王小克一聽到那聲槍響，不由暗喜。

這樣子便證明船上其實有人，那種陰森可怖的氣氛便一掃而清了。

王小克向仇英打了一個手勢，表示各自行動，仇英向他點了點頭。

王小克伸手入懷，取了個鎳幣出來，向梯級拋了下去。

只聽得鎳幣碰着鋁質梯級，發出清脆的聲音，向艙裏滾去。

過了半晌，鎳幣似乎停止了，王小克畧一沉吟，踏下了梯級。

前面是一片黑暗，王小克躡足拾級而下，來到了艙底，然後，他伸手入袋，取出袖珍電筒。

他等雙眼習慣了黑暗，看清楚週遭的環境後，躲到一個大鐵桶後面，扭開了袖珍電筒。電筒一亮，前面艙壁上立時光若白晝。同時，他也將目前的環境看得更加清楚了。

王小克一看清楚身邊的環境，暗中和杜啓思給自己的藍圖對照一下，知道自己處身的地方，正是船員們的休息室。

艙中有幾排沙發，還有一個小型酒吧，他將電筒光移到酒吧去，看到了一個人。

王小克心中陡地一跳，急忙熄掉電筒。蹲下身去，生怕那人向自己攻擊。

怎料過了一分鐘左右，艙中仍然一點聲息也沒有，王小克這才緩緩地站了起身，又扭亮了袖珍電筒，向那人照去。

這時，王小克才看清楚原來那人伏在酒吧枱上，一點動靜也沒有。

王小克又取出一枚鎳幣，瞧準了那人的腦際，向他拋了過去。

「卜」地一聲，鎳幣正好落在那人的頭上，但，卻一點反應也沒有，王小克心底下的疑惑越來越甚，看樣子，那人似乎已經死去多時了。

王小克移動脚步，向那人走去。

他來到了酒吧之前，伸手拍一拍那人的肩膊。

可是，那人依然僵伏在酒吧枱上。

王小克托起了他的頭，用袖珍電筒一照，這一照之下差點驚叫起來。

原來那人圓瞪着雙眼，臉上毫無血色，顯然死去多時，而且死狀十分恐怖。

王小克將他放了下來，將電筒光向前射去，只見前面有道小門虛掩着。

他躡足踏上前，伸手向門推去。

「呀」地一聲，門開了。

王小克向裏望了一眼，便知道那是儲物室，然而，室裏卻橫七豎八地躺滿了死屍！

王小克將電筒往那堆屍體射過去，發現一個使他大惑不解的疑問，那是：所有的屍身都沒有傷痕，只是臉上肌肉扭曲，瞪着雙眼死去，就和酒吧中的那具屍體一模一樣。

從那些屍體身上的衣着看來分明是旭日號的水手！

剎那間，王小克告訴自己：旭日號上發生了變故！至於那些人如何死法，他的推測是——中了某種毒的原因。

一想到「毒」這個字眼，王小克急忙伸手入袋，將翁玉蘭送給自己的「解毒丸」取了一顆出來拋進口中。然後，他轉身向一條甬道走去。

出生入死　夢醒財空

王小克早已自杜啓思的藍圖中，瞭解到「旭日號」的內部形勢，所以，他知道在這條甬道的最後一間房，便是船長室。

而那具「鬼棺材」——自己此行的目的物，便被安置在船長室中。

王小克深知船長室中埋伏着很多機關，而船艙中闃無一人，更增神秘感，所以，他幾乎在踏出一步之後，便停下來窺伺動靜，然後才跟着向前跨步。

他差不多花了五分鐘的時間，才來到了門扉上貼着「船長室」的房門之前。

王小克停下來，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他舉起右手，活動着十隻指頭，不一會，才向門柄望去。

他曾自杜啓思口中得知，船長室中可能佈滿令人致死的高壓電流，因此，非特別小心不可。王小克沉吟了一下，伸手取出袖珍電筒，將它拆開，然後向房門觸去，發現門上並無通電，這才搭住門柄。

在他將門柄扭轉的時候，他側耳一聽，房裏面一點聲息都沒有，於是將門一推推開了。

王小克一推開了門，立時撲倒下地，過了半晌，見無動靜，這才抬起頭來。

然而，就在他抬起頭之際，卻不由暗叫了一聲苦。原來就在離他腦際兩呎之間，有一管槍咀，正對着自己。

「起來！」是一個男子聲音。

王小克抬頭一望，見那幾人皮膚黝黑，說的是中文，但卻不像是中國人，於是稍定下心來，既然不是中國人，那容易對付得多，他們沒有黃皮膚黑頭髮的人聰明，也許換句話說，沒有那麼狡猾和難以應付。

王小克站了起身，向他身前那人望去，原來那人身上也穿着緊身潛水衣，胸膛間印着一隻栩栩如生的老虎。

「你是什麼人？」

王小克沉吟着不回答，那人卻一拳向他面門擊來，王小克學過拳術，一套「威風八路拳」更是使得出神入化，那人這一拳若是擊在其他人身上，自是百發百中，可是，被他攻擊的卻是「小鬼子」王小克！

王小克頭一俯，閃過了他那一拳，右手突地向上一探，五隻手指如鋼箍般，扣住了那外國人的手腕。

那人料不到王小克身手如此敏捷，手腕被扣之下，吃一驚，用力一掙，竟然紋風不動，一張黑臉不由漲得通紅。

王小克微微一笑，待他使力時，突然五指一鬆，那人失了重心，騰騰騰蹌退三步，這才穩定了身子。

「好功夫！」一個聲音在房間裏响起來。

王小克這時才看清楚船長室中的另外兩個男子，其中一個蓄着短髭，另一個半禿着頭，剛才那句話，就是留着短髭的人說的。

王小克彈了彈上裝，微笑向那兩個外國人打招呼。

「未請教。」蓄着短髭的大漢伸出手來。

「王小克。」

「原來是你！」那人失聲叫了起來，道：「你有個外號叫『小鬼子』，對不對？」

王小克向他點了點頭道：「敢問大名？」

「泰倫斯，」大漢向那半禿着頭的同伴一指，道：「他叫羅克。」

仇英一聽到兩人的名頭不由皺起了眉來。

原來那兩人是活躍於東南亞「虎克黨」的幕後領袖，這「虎克黨」勢力龐大，專門從事顛覆運動，世界上許多新興國家或獨立小國的領導人聞之也要頭痛。

「素仰素仰。」王小克和他們握了握手。

「王先生，聽說你是開鎖大行家『魔術手』的徒弟對不對？」泰倫斯問。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對方竟然不問自己爲何會在這艘「旭日號」上，而查問起自己的專長，那意味着對方有輕敵之心。

當然，以「虎克黨」的勢力，甚至可以將一個政權推翻，像王小克這樣一個「乳臭未乾」的小子，如何會看在他們眼中？

然而，王小克卻暗自高興，正因爲他們有了輕敵之心，自己便有取勝之機了。

這時，甬道上忽然傳來脚步聲，那大漢趨上前去喝問：「誰？」

「還有一個！」門外有人回答。

王小克向外望去，只見仇英正被兩個身材高大，穿着黑色潛水衣的大漢反扣押了進來。

王小克和仇英交換了一個苦笑，均是默默無言。

「他是你的朋友?」泰倫斯側頭望着王小克，向仇英一指。

王小克向他點了點頭。

泰倫斯向那兩個蛙人打了個眼色，道：「這位是朋友，放開他。」

兩個蛙人放開了仇英，退出船長室。

「請坐。」泰倫斯向王小克作了個手勢。

坐定後，泰倫斯又道：「請王先生替我們介紹你的朋友如何？」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這位是『無孔不入』仇英先生。」

「無孔不入？」泰倫斯訝異地向仇英望去：「什麼意思？」

「那表示仇英先生的開鎖功夫，並不比我遜色。」王小克答。

「啊！」泰倫斯滿面喜色，道：「那太好了，太好了！」

仇英以訝異的眼光望住了王小克，但王小克卻僞裝不見，大家既然同陷囹圄，自是「有禍同當」了！

「王先生，請你細看這間房。」泰倫斯站了起身，在船長室踱着步。王小克打量了一眼，見除了一張兩呎半左右的床，一張寫字枱和一排沙發外，便只有一個文件櫃，並無什麼奇特的地方。

「那副鬼棺材呢！」泰倫斯問。

王小克心中陡地一動，對了，那副「鬼棺材」呢？它不是在船長室中麼？

以這間「船長室」的面積，休說是一具棺材，就算再放一張四方枱，也沒有地方了。

王小克抬起了頭，眼眶裏有疑惑之色。

泰倫斯笑了一笑，道：「王先生，雖然我們看不到，但是那具鬼棺材，卻可以肯定在這間房之中。」

坐在泰倫斯旁邊，一直沒有開口的禿頂男子羅克，這時忽然開腔了：「那不是一具普通的棺材，我早就說過了。」

「王先生，以你的想法，它應該是一具怎麼樣的棺材？」泰倫斯問。

王小克咬着唇沉思片刻，道：「也許它的形狀，體積和普通的棺材不同。」

泰倫斯聞言大力拍了一下大腿，道：「不錯！」接着湊近王小克，低聲問：「你認爲它會是怎麼樣的形狀和體積？」

「既然在這間房裏，想找出它並不是很困難的事，」王小克道：「我想，大概只需要十分鐘的時間而已。」

泰倫斯苦笑着道：「問題是這間房裏機關密佈，我們已經有好幾人着了道兒，不明不白地死去了。」

「那些屍體呢？」王小克忽然問。

「在——」泰倫斯呆了一呆，反問：「你問來幹什麼？」

「我只是想弄清楚，儲物室裏那些屍體，是不是你們的人。」

泰倫斯向他搖了搖頭，道：「不，他們是旭日號的船員，被我們自飛機上拋下一種特製化學氣體解決的。」他頓了頓又道：「我們在這間房裏損失了三個人，都是第一流的開鎖專家，可惜——他們的屍身現在已在海底了。」

王小克暗自懍了一懍，雖然說房間裏擺放三兩具屍體會阻礙行動，但以這種善後手段來對付自己的手下，未免近於殘酷了。

「我可以抽烟麼？」仇英忽然問。

泰倫斯笑着回答：「當然可以，但請不要耍什麼花樣，咱們現在的處境，你們中國有一句成語叫『同舟共濟』，對不對？」

仇英取出了烟盒，含了一枝在口中，見寫字枱上有個座枱打火機，俯身要去取來劃火，豈知羅克大叫一聲，道：「不可！」

仇英聞言一懍，呆呆地望着羅克。

「我們的一個手下，就是接觸到它而死的，」羅克冷冷地說：「不是觸電，是莫明其妙地大叫一聲，倒下地去翹直了腿的。」

仇英和王小克交換了一個訝異的眼色，均是不明那個座枱打火機究竟有什麼乾坤在內。

泰倫斯向那大漢眨了眨眼，他踏前一步，替仇英的香烟燃上了火。

「泰倫斯先生，不知道旭日號上的船長在什麼地方？」王小克忽然問。

「在你們剛才看過的那間儲物室中。」

「可以帶我去看一看嗎？」

泰倫斯呆了一呆道：「爲什麼？」

王小克淡淡一笑，道：「也許可以在他們身上找到那具鬼棺材的下落。」

泰倫斯向羅克望了過去，見他向自己點了點頭，這才道：「請進來。」

王小克和仇英自後跟着，不一會來到那間儲物室之前。

泰倫斯伸手推開了房門，喃喃道：「船上的電流不知怎的忽然截止，你們可有電筒？」

仇英將手中木棒拿了起來，一按之下，自木棒頂端射出一道強光，便如電燈一般，頓時將一間儲物室照得大放光明。

王小克向那些屍體望去，見其中一個穿着船長制服，於是向他走過去。

他蹲下身，將伏在地上的屍體抬了起來。

然後，他伸手到他袋中尋找，片刻之間找到了一具打火機，一串鎖匙，一個皮包和一枝原子筆。

王小克將那些雜物拿在手中向門外走去。

「這些東西除了鎖匙之外，其他的有什麼用？」泰倫斯問。

王小克臉色凝重，將那串鎖匙和皮包交給泰倫斯，小心地觀察着打火機和原子筆。

半晌，王小克忽然面露喜色，將原子筆插入袋中，向泰倫斯和仇英招招手，道：「咱們回去吧。」

三人重回「船長室」，王小克把打火機交了給泰倫斯，道：「你看這具打火機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泰倫斯接過去端詳了半晌，忽然大叫一聲，道：「在這裏了。」

羅克聞言踏上前來道：「有什麼發現？」

泰倫斯伸手在打火機左面一個小掣上按了下去，忽然傳來「嗤」地一聲。

隨着那「嗤」的一聲過後，整個艙房震了一震，衆人不明所以，只有泰倫斯和王小克對望一眼，發出會心的微笑。

「什麼事？」仇英忍不住問。

「現在可以去碰那個打火機了。」泰倫斯含着笑說道。

仇英畢竟是老江湖，他隨即明白那是怎麼一回事了，道：「我明白了，這隻打火機是用來控制房中的機關的，對不對？」

泰倫斯向他點點頭，道：「這種發明老早便有了，想不到他們卻利用打火機來做無綫電控制儀器，如果不是王先生够眼光，我們等一下在這間房進行搜索時，倒要棘手得多。」

羅克忽然走了上來，道：「王先生，那枝原子筆呢。」

王小克自口袋裏取了出來，道：「只是一枝普通的原子筆而已，你要不要？」說着將原子筆遞上前去。

羅克向那枝原子筆瞥望了一眼，並不伸手去接，轉向泰倫斯道：「咱們可以開始行動了吧？」

泰倫斯雙掌一拍，門外走進三個大漢來。

「你們小心一些，將裏面的東西來拆開看。」泰倫斯吩咐他們。

由於船長室的面積實在太小，四人退了出來，站在門口觀看。

這時，其中一個大漢搬開了那張小床的被單，衆人眼前一亮，看到了一塊金光閃閃的金屬板。

那大漢轉頭望定了羅克，等待他的指示。

羅克向他點了點頭，大漢這才伸手去觸那塊金屬板。大漢五隻手指托住了金屬板的邊沿，向上一托，整塊金屬板被他托了上來。

忽然「嗤」地一聲，一股褐黃色的濃烟自下面噴了出來。

衆人雖然早有戒備，也吸了一點進去。

王小克暗呼不妙，身子向後一彈離開了。

由於王小克服食過辟毒藥物，因此，他在彈離艙房門口後，仍然保持清醒，但泰倫斯，羅克和仇英等人的身子，已經軟了下去撲倒地上。王小克見那股濃烟逐漸消褪，這才走上前去探視，只見三個大漢全部昏倒在地上，探首向床上望去，原來裏面並沒什麼特別的東西。

王小克一沉吟，將那枝原子筆取出來端詳着。

他將原子筆一扭，把它扭開了。

然後，他自裏面取出一張白紙來，那白紙上寫着一個阿剌伯數目字「3」。

王小克望着那個阿剌伯數目字呆呆出怔，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他將白紙放回筆心中，扭實了插入袋中，向艙外走去。

他剛來到了前艙，忽然聽到一陣脚步聲，幾個大漢向他迎來。身上衣服都印着一隻猛虎，顯然是虎克黨的人。

「發生了什麼事？」

「你們自己去看好了。」王小克答。

那幾名大漢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向前奔去。王小克望着他們的背影，口角泛笑，自袋中取出那盒翁玉蘭送給他的「毒霧彈」，拿了兩枚向前拋去。

爆炸聲過後，一股濃烟立時瀰漫了整個船艙，那幾個大漢立時撲跌下地去。

王小克來到了甲板上，向他剛才脫下來的潛水衣走去，怎知那件潛水衣卻碎作片片，散佈在甲板上。

王小克皺了皺眉，是誰將自己的潛水衣弄壞的？急忙向海中望去，那裏還有「海底推進器」的影子？

王小克心下不禁懍了一懍，這樣看來，船上一定有人在攪鬼！

他在甲板上呆了一會兒，忽然聽到有重物墮海聲，急忙又向海中心望去。

只見一艘形狀奇特的快艇，自輪上滑下海去，馬達怒吼聲過後，快艇向前直馳。

王小克向那艘快艇望去，不由一呆，那快艇的形狀，既有點像潛艇，又有點像棺材——

「鬼棺材！」王小克腦中一亮，不由自主地低呼了起來。

他略一沉吟，縱身跳下海去。

王小克一跳下海去，立時後悔自己太衝動了，以那快艇的去勢，怎追得上它？

他潛下水去搜索海底推進器，忽然在水平綫下，一具海底推進器正用繩索繫着，靠在船邊，想是仇英所用的那一具。

王小克向那海底推進器游去，一試它的機件，完全正常，不由大喜。

他發動了馬達，向那艘快艇追去。

海底推進器在海面上去勢如箭，不一刻，已經追近了那艘快艇。

這時，快艇上的人已發現後面有人追來，忽然把速度減低。

王小克呆了一呆，照說，被跟踪者一發現有人自後跟踪，多數會將速度提高，將對方擺脫的，可是，快艇卻背道而馳將速度降低了下來，這意味着什麼？

如果王小克估計不差的話，快艇上的人根本不把在後追踪的人看在眼中。

他將快艇降低了速度的原因，是想轉過來對付跟踪者！

王小克留神戒備着，離快艇十餘碼時將海底推進器的馬達熄了，遙遙望着對方。

這時，快艇的蓋子揭了開來，一個人自內站起，手中拿着望遠鏡，向王小克望來。

王小克一低頭在瞄準器裏望過去，那瞄準器其實是一個效果相當好的望遠鏡，她看到了一個下頷蓄着鬍髭的精壯男子。那男子顯然看到王小克利用瞄準器在觀察着他，俯首對艙裏說了幾句話，艇身忽然慢慢地沉下水去，同時，他也縮回身子，將蓋子關上了。

王小克呆呆地望着逐漸下沉的快艇——它果然是一艘小型潛艇！

這時，快艇的艇身已沉下了一半，王小克急忙開動了馬達，向前追去。

他身上沒有潛水衣，也沒有氧氣筒，如果讓它潛下海去的話，只好望洋興嘆了。

王小克想趁快艇未潛下海底之前，趕上去將它佔領！

在那短短的幾秒鐘之間，王小克已經想好了四種截止快艇下潛的方法。

可是，每一種都有可能將快艇毀滅，而他自從看過快艇的外型很像棺材後，便決定不損傷它一分一毫，因爲自己所要的東西，可能就在裏面。王小克手持着海底推進器，向前疾馳而去。

在他離那快艇三四碼遠之處，他按動了一個鈕掣，只聽「嗤」地一聲，自一個小管裏射出了一枝後面綁着鐵綫的魚槍。

那魚槍向快艇艇身射去。

「撲」地一聲，魚槍竟然射進了艇身。

這一着不由大出王小克意料之外，原來他在無法可施之下，才發射魚槍，但旋即想到如果快艇的艇身是鋼板的話那簡直起不了作用。

可是，隨着那「撲」的一聲，王小克聽得出就算它不是木做的艇身，起碼也是一種軟性的化學纖維所造成的艇身！

他又按下了一個掣，魚槍後的鐵綫收縮，將他的身子帶了上前。

他揭開蓋子，拿出手槍，叫道：「快熄掉引擎，否則我開槍了。」

艇內兩名大漢正在操縱着機件，這一下變應奇快，被王小克的手槍指嚇住，只好將引擎熄掉，緩緩地把手舉了起來。

「出來！」王小克沉聲命令。

那蓄着鬍髭的大漢爬上了一道小鋼梯，另一個大漢自後跟上。

王小克緊握着手中的短槍笑吟吟地望定了兩個大漢。

「你們是誰？」王小克問。

兩名大漢交換了個眼色，蓄着鬍髭的大漢忽然右脚一揚，向王小克握着槍的手腕踢來。

王小克見他猝然出手，來勢兇得緊，暗叫了一聲好，左手運勁，向他右腿擊去，正是「威風八路拳」的招式「直搗黃龍」。

這一招後發先至，那大漢右腿「卡喇」一聲，竟自斷了。

只聽他「啊呀」一聲，掉下海去。

另一個大漢見同伴暗算不逞，將牙一咬，雙拳直遞而出，向王小克當胸襲來。

王小克將持着短槍的右手向前一迎，大漢右拳擊中了槍柄，左拳卻落了空，王小克左掌倏地探前，抓住了他的手腕，運勁於臂，那大漢吃痛之下，彎下腰來。

王小克見他扭曲着臉，冷笑一聲，道：「快說，你們是什麼人？」

「我——」大漢囁嚅着。

王小克將槍咀指住他的腦門，冷冷問道：

「你說我會不會扳動槍掣？」

「我……我們是裘大哥的手下。」

「這艘快艇是不是那具『鬼棺材』？」王小克又問。

大漢遲疑着不回答，王小克將槍向前一遞，沉聲道：「說不說？」

「說……說！」大漢急忙道：「是……是那具鬼棺材。」

「好，我再問你，這次你們運的貨放在那裏？」王小克向艙中望了一眼。

大漢正要答話，空中忽然傳來「軋軋」的聲音，王小克抬頭一望，不由暗叫一聲苦。

原來先前那架水上飛機，竟然去而復回，而且向這邊飛了過來。

那大漢見王小克抬頭向空中望去，乘隙用手肘向後一撞，企圖掙脫，怎知王小克順勢一遞，只聽得「撲通」一聲，那大漢掉下海中。

這時，水上飛機飛近了王小克，機上傳來「砰砰」槍聲，王小克一聽，便認得是命中率很高的自動步槍，急忙縱身向快艇跳了下去。

他一跳下艙中，立時將蓋子蓋好，這時，只聽「噹噹」之聲不絕，想是子彈射在鋼製的蓋上被反彈出去。

王小克知道艙蓋是用鋼製的，但艇身卻是一種化學纖維造成的，因此一關上了蓋子，立時向快艇的操縱盤和儀表板望去。

他對機械方面沒有什麼認識，在這種危急的情況之下，也顧不得去研究了，胡亂按下了幾個鈕掣。

艇身陡地一震，王小克向一個儀器望去，上面的一枝針正緩緩下降，想是快艇向海中潛下。快艇一潛下水，王小克便放了心，於是細心研究起它的內部設計。

那是一艘面積很小的「快艇」，艙裏只容得下兩個人，但儀器卻複雜得很，他一看便知道一定是「凡文機密公司」的傑作。

「凡文機密公司」是國際性的非法武器製造廠，只要有錢便可以請他們設計武器，所以，裘正中和巫畢能同時擁有他們的製成品並不足為怪。王小克費了差不多十分鐘的時間，才把艇的顛簸情況改良。

他手搭着操縱器，依照航行指示儀器的指示，向前潛航着。

又過了十餘分鐘，他將快艇昇上水面察着動靜，忽然「叭叭」兩聲，似是有什麼物體向艇身襲來。王小克懍了一然，暗忖：難道竟是擺脫不了「虎克黨」的跟踪？

他扭開了水面攝影機，雙眼凝視着螢光幕，發現那架水上飛機已在海面上降落，正不疾不徐地向快艇追了過來。

王小克暗叫了一聲好傢伙，知道對方的雷達跟踪儀一定是第一流的，所以還能跟了上來，於是盤念着應付之策。

這時，瞥眼間見地上有個木箱，上面寫着幾個英文字，另外還有魚雷的圖形印在箱板上。他伸手揚起箱蓋，箱中果然整齊地排列着四枚直徑三四寸形狀有點像魚雷的圓形金屬物體。王小克早已檢查到在操縱儀下面有一個彈道，是用來發射魚雷的，於是取了一枚塞進彈道之中，按下附近一個紅色小掣。

「嗤」地一聲，魚雷疾射了出去。

王小克等待着對方傳來的爆炸聲，雙眼凝望着螢幕上。只見一道白綫疾衝向那艘水上飛機，速度快得令人不敢想像。

還不到十分之一秒的時間，那枚魚雷已經接近了水上飛機。然而，魚雷射在水上，卻一點反應也沒有。

王小克不禁暗吃了一驚，莫非「虎克黨」的水上飛機，竟然有防彈設備？

他的想法立時為自己推翻，防子彈的設備並不足為怪，可是防魚雷的設備卻未聽說過。

所以，王小克畧呆之下，又伸手取過另一枚魚雷來，塞進了彈道之中。

這一次，他瞄準了目標，按下紅色小掣。魚雷「疾」地一聲射了出去，王小克還來不及向螢光幕上望，耳畔已傳來一個震耳欲聾的爆炸聲，跟着艇身左右震了一下。

王小克抓着操縱桿，向螢光幕望去，只見海上激起了一個巨大的水柱，那架水上飛機已經消失了。跟着，王小克又看到空中有些碎片飄了下來，不由暗暗伸了一下舌頭，好厲害的袖珍魚雷！

可是，王小克不禁大惑不解，為什麼第一枚魚雷會不爆炸？難道是失了靈？

照說，「凡文機密公司」的製成品，在出廠之前，都要經過嚴密的檢查和試驗，證明毫無瑕疵後才發給客人，怎會失靈？

不過，王小克立即把這個疑問拋開了，如今既然大敵已除，自己可以說無後顧之憂，於是校正了航程，扭開了自動操縱儀器，背靠着駕駛座，取出了那枝原子筆來觀看。

王小克扭開了原子筆，取出了筆芯，將那張白紙攤開來，望着上面那個「3」字呆呆出怔。當他得到這枝原子筆時，暗想可能是治癌聖藥的收藏地點，可是，形狀極似棺材的快艇出現後，他又推翻了自己的想法。

既然筆芯裏的「密碼」只有一個「3」字，單憑一個數目字，怎揣測得到它的用意？

就在這個時候，快艇突然顫動了一下。

他急忙向儀表板望去，當時快艇正在海底二十尺左右航行，而那裏又沒有礁石，為什麼突然起了一陣顫動的？

王小克正感愕然時，鼻端忽然嗅到一陣異味，那種味道似香非香，似臭非臭，他心知有異，正想拿出翁玉蘭送給自己的避毒丸服食，忽覺頭昏眼花，暈了過去……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間，王小克醒了過來，他睜開眼睛一望，接觸到一副熟悉的面龐。

王小克揉了揉眼，看清楚了站在他面前的人，不由心中一驚。

「王先生，你好！」

「裘……裘先生。」

王小克支撐着身想坐直起身，卻覺渾身無力，打量了一下四週的環境，卻是非常陌生，不禁問道：「我……我在那裏？」

裘正中燃上一口香烟，並不答話。

王小克定眼望去，發覺自己置身在一間佈置得十分豪華的套房之中。

「王小克，」裘正中沉聲問道：「是誰在海中替你作接應的？」

王小克一愕，不明白裘正中所指何事。

裘正中見他面露茫然之色，冷冷笑一下又道：「王小克，用不着惺惺作態了，快說！」

「我不明白你剛才那句話的意思。」

「我問你，到底是誰在中途接應的！」裘正中沉着問。

「接應？」王小克搔了搔頭，喃喃地道：「誰替我接應？」

「那得問你自己了，」裘正中臉色一沉，道：「鬼棺材中物事，你到底給了什麼人？」

王小克向自己身上一望，發現身上除了一件長袍之外，內衣褲全無，心想定是被裘正中的人除了下來搜查的，於是答道：「我根本沒有拿過什麼物事，除了一枝原子筆——」

「哼！我指的是治癌聖藥！」

王小克「啊」地一聲，道：「原來是治癌的藥物，怪不得你們興師動衆了！」

「王小克，人家稱你『小鬼子』，我卻說你其實可以當得上『最佳演員』獎，別做戲了，難道賈輝文那狗娘養的沒有通知你鬼棺材裏是什麼東西？」

王小克聞言暗自懍然，賈輝文和自己暗中合作的事，竟也讓他知道了！

既然裘正中得悉賈輝文背叛他，將會怎樣處置賈輝文——這個黑手黨在東南亞的爪牙？

這時候，王小克又想起了快艇中那股帶着異味的氣體，以及自己昏過去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會在裘正中的掌握中。

「裘先生，如果你以為治癌聖藥在我身上的話，你錯了。」

「當然不是在你身上，」裘正中道：「是在接應你的人身上。」

「我自上了快艇後，便中了你的迷魂霧，立即人事不知，怎有可能和人接應？」

裘正中冷哼了一聲，道：「那麼，好端端放在鬼棺材中治癌聖藥，怎會失了？」

王小克面露詫異之色，剎那間，他如墜五里霧中，不知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告訴你，這艘別號『鬼棺材』的袖珍潛艇，有着自動操縱儀器，我們在將它運到本市來之前，已經校正了航程方向，所以，無論怎樣，你也逃不出我的五指山，它會依照航程駛來，」裘正中道：「大概賈輝文連這點也告訴你，因此你得到聖藥後，便交給另外一個人——」裘正中說到這裏，王小克恍然大悟，道：「裘先生如果我得到了聖藥的話，我為什麼不跟那個接應我的人一走了之，卻要逗留在鬼棺材裏面，以致着了你的道兒呢？」

裘正中呆了呆，因為王小克說得有理。

「裘先生，請問你把那治癌聖藥藏在鬼棺材中的什麼地方？」

「在……在一箱魚雷中的一個。」裘正中回答。

王小克一拍大腿，道：「怪不得第一枚魚雷會失靈了，原來就在這裏面！」

「怎麼一回事？」

「我用魚雷殲滅了虎克黨的一架水上飛機——」說到這裏王小克忽又想起一事，問道：「那治癌聖藥是不是裝在第三枚的魚雷中？」

「——不錯。」

王小克嘆了一聲，道：「我第一枚發射的魚雷，剛巧就是箱中排第三的那一枚，唉！為什麼我那時竟想不到原子筆芯中白紙上數目字的涵義？」

王小克跟着把詳細的情形說了出來，裘正中對虎克黨展施截劫的事似乎早已得悉，聽後不覺聳動，他待王小克說完之後，問道：「你還記得在什麼地方發射那兩枚魚雷嗎？」

王小克仰首想了一會兒，道：「記是記得，只不過印象十分糊糢。」

「那不要緊，」裘正中立刻吩咐站在一旁的馬主任去取地圖。

「裘……裘先生，現在那枚魚雷大概已經沉在海底了？」

「我知道。」

「即使你可以找到它，但相信裏面的治癌聖藥必定洩瀉在大海中。」

裘正中搖着頭，道：「不會的，是我特別設計的魚雷管，可以防火防水的。」

馬主任出房片刻，取了一張地圖進來，攤開在王小克面前。

「在那裏？」裘正中緊張地問，平日那種雍容氣度，竟已不知跑到那兒去了。

王小克望着地圖凝思片刻，伸手一指，道：「在這裏。」

裘正中雙眉一揚，道：「不錯，我們的雷達測到鬼棺材在這裏停了一停。」

王小克這時早已明白裘正中的用意，他是想命人到發射魚雷的地方，潛入海底去打撈那枚失靈的魚雷。

「站着幹什麼！」裘正中向身畔的馬主任下令：「快去準備船隻！」

「董事長，」馬主任道：「剛才天文台發出風暴警告，在那個區域中有風暴產生——」

馬主任話未說完，裘正中怒喝了聲，道：「我不管風暴不風暴，我要他們立刻出發。」

馬主任遲疑了一秒鐘，終於向他的老板點一點頭道：「是！」

王小克等馬主任離去後，爬起身來，道：「裘先生，我可以走了嗎？」

「不行，你也要跟我們一塊出海。」裘正中斬釘截鐵地說。

王小克呆了一呆，道：「為什麼？」

「哼，我怎能憑你片面之辭，便肯定那枚魚雷是在那裏發射的？」裘正中道：「何況，有你一塊兒去，也可隨時糾正正確的位置。」

「好吧，」王小克嘆了一口氣，道：「可是在找到之後，希望你給一點好處給我。」

裘正中冷哼了一聲，轉身離房。

王小克正想到外面看個究竟，忽聽馬主任說道：「董事長，真的不成！」

「怎麼了？」是裘正中的聲音。

「天文台已經掛出三號風球，海事署不批准任何艇隻出海。」

「他媽的！」裘正中罵了一句粗口，道：「這便如何是好？」

「天文台報告說，這股熱帶風暴，大概明天晚上，或者後天早上才會掠過本市。」

王小克聽到裘正中不斷頓着腳。

「那麼我們只有等颶風過去才能出發了？」裘正中問道。

「恐怕是的。」

王小克一聽到他們的話，不由暗自慶幸，他受巫畢能和翁玉蘭之邀參加此次行動，如今功虧一簣，如果將這個消息暗中告訴巫畢能，倒是可以給巫畢能與裘正中一個公平競爭的機會。

這時，裘正中的腳步聲自房外傳來，王小克轉了身坐到床上望着裘正中皺眉踏進房來。

「裘先生，計劃不能立刻實行？」

「天文台掛出十號風球，」裘正中皺着眉說：「眼看要過一兩天之後才可以行動。」

「那麼，我可以自由行動了嗎？」

「王先生，在我們未打撈到那枚魚雷之前恐怕你要屈就一下了。」

王小克嘆了一口氣，他本來便不敢希望裘正中會放自己離去。

× × ×

風聲嗖嗖，豆大的雨點夾着風勢拍打在窗子上，响個不停。

王小克轉了一個身，望望腕錶，是凌晨一時三十分了，整層樓死寂一片。

他站了起身，走到窗口，在暴風雨之夜，暈黃的街燈根本發揮不到照射的作用，然而那並沒有關係，街道上別說行人，便是汽車也沒有一輛。前面街口的一塊大招牌被大風吹得左右幌動，附近一個建築地盤的大竹棚，竟然被風吹得塌了下來。

十號風球十時便掛了出來，而傾盆的大雨，也隨着它而來。王小克望着街心出怔，他想想盲眼的婆婆還在巫畢能手中，白小妹和小椒辣她們又怎麼樣了？他本來想到許多逃走的辦法，可是在這種大風雨之夜，即使逃到街上，也沒有可能截到車子，很容易被截回，因此取消了逃走的念頭。況且，在魚雷未尋回之前，裘正中是不會加害自己的。現在的問題是：在茫茫大海中去找尋一枚長約兩呎許，直徑只有三吋的魚雷，和在大海撈針一樣困難。

如果自己知道那治癌聖藥在魚雷中，無論如何也不會將它發射了。

王小克嘆了一口氣，在床畔坐了下來。當巫畢能和翁玉蘭發覺自己任務失敗時，他們會有什麼反應？

王小克和衣躺下床去，閉起了眼睛。

忽然，窗口傳來輕輕「拍」地一聲。

那聲響在暴風雨下聽來幾不可聞，若非王小克耳朵比常人靈敏，根本也沒有可能聽到。

他想，大概是大風吹起了小石，擊在窗戶上吧？

過了不久，又傳來輕輕的「拍」地一聲，這一來，王小克知道這事有蹺蹊了！

他一骨碌爬了起身，趨近窗口，向下一望，只見地下停着一輛開篷貨車，有人爬在起重機的架子上，正緩緩地向上昇來。

王小克心中一動，定眼望去，黑暗中卻看不清楚那人的樣貌。

不一會，起重機的架子已經昇到窗口前，王小克凝眼一看，依稀認得正是巫畢能的手下會必威。

會必威看到王小克，臉上露出喜色。

由於玻璃窗關着，會必威向王小克不斷地打着手勢，示意是來相救的。

王小克向房門望了一眼？房門緊緊關閉着，可是他相信裘正中一定會派人來監視自己。

正盤念間，會必威取出一條形狀十分奇特的鐵綫，開始撥弄着窗子。

王小克見他被大雨淋得渾身濕透，卻咬牙忍着，於是伸手去開窗子，不料會必威忽然抬起頭，向王小克大打手勢，示意不可用手去觸窗檽。

王小克何等精明，立時想到窗子必有古怪，因為自己處身在四層樓高的房裏，如果窗子不是安裝了特別報警系統，是很容易設法脫身的。不一會，會必威已將窗子弄開，小心翼翼地用一條手帕按在窗框上，將它慢慢打開，伸出手來。

王小克提了一口氣，握住會必威的手，爬了出去。起重機立即向下沉去，這時天空打了一個響雷，王小克向貨車駕駛座望去，見裏面坐着兩個人，依稀認得其中一人身型苗條，似是翁玉蘭。當起重機的架子降到車廂時，車門打了開來，會必威道：「王先生，進去吧。」

王小克跳進車廂，坐在裏面的果然是「毒觀音」翁玉蘭！

× ×

「小鬼子，你可知道巫將軍為了這件事而暴跳如雷？」翁玉蘭噴着烟霧，緩緩地道。

王小克用浴巾抹拭着頭，一面道：「這一次大家都沒有得手，他還有機會的。」

「可是裘正中會給他機會嗎？」

「公平競爭，五十比五十的機會，」王小克道：「那要看誰的運氣好了。」

翁玉蘭垂着首，半响才道：「小鬼子，我覺得你對巫將軍並無好感。」

「他不信任我，並且軟禁着我的婆婆，」王小克道：「我對不信任我的人，素來沒有好感。」

「可是你要知道，像他那種地位的人，經常要提心吊胆有人背叛了他。」

「我並不是他的手下。」

「雖然是事實，但如果不是他，我們這次的行動，還眞沒有這樣容易，」翁玉蘭忽然好像想起一事問道：「仇英大概已經罹難了？」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我想是的。」

「出師未捷，巫將軍已失了一員愛將，不知道他會怎樣處置你，」翁玉蘭側着頭望着王小克，道：「你準備怎樣向他交待？」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這就是你們救我出來的目的！」

「姑勿論如何，你總須有個交待，尤其是對巫將軍。」

「照實告訴他好了。」

「包括你暗中和賈輝文、樊毓全他們合作的事？」翁玉蘭問。

王小克暗中懍然，問道：「你……你怎麼連這也知道了？」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翁玉蘭笑道：「你認識姚賢嗎？」

王小克詫異道：「是他告訴你們的？」

翁玉蘭向他點點頭，道：「姚賢是個大撈家，而你知道，我認識很多這種人。」

「巫畢能知道這件事嗎？」

「你以為我會將這種事告訴他嗎？」

王小克凝視着她，道：「你不會的，是不是？」

翁玉蘭側着頭，深意地笑着，道：「憑什麼這樣有信心？」

「憑你對我的好感。」

翁玉蘭嬌俏地笑了起來，道：「你怎知道我對你有好感？」

就在這個時候，電話響了起來。

「一定是巫將軍來向我要人了。」翁玉蘭說着拿起了電話。

王小克望定了翁玉蘭，只聽她「喂」了一聲，臉色倏地一變。

翁玉蘭手握着電話筒，渾身起了一陣微顫，王小克一呆之下，立時知道電話不是巫畢能打來的了。

好一會，翁玉蘭才掛斷了電話，王小克立時問道：「裘正中的電話？」

「不錯。」

「他怎麼說？」

翁玉蘭沉吟了一下，道：「他要你回去，並且許下好處給你。」

「哦？」

翁玉蘭緩緩地點着頭，道：「是的，不但給好處你，還答應我們，如果找到了那治癌聖藥，他一樣會分點好處給我們。」

王小克聞言大惑不解，道：「為什麼？裘正中的作風一向是這樣的嗎？」

翁玉蘭搖着頭，道：「不，也許他上次到美國並沒有澈底醫好他的病。」

「裘正中有病？」

「小鬼子，你可知道我為什麼和他分手，同時他毅然放下這邊的基業，到美國去的？」

王小克呆呆地望着翁玉蘭，答不上話來。

「因為他染上了癌症！」

王小克「啊」地一聲低呼了出來，翁玉蘭道：「所以，這次他不但是為了發財，也是為了挽救自己。」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這樣說來，那枚失靈的魚雷能否找得到，對裘正中來說，是十分重要的了。

「翁小姐，你——你說我該怎樣做？」

「那是救人活命的藥物！我想，你是可以幫他的。」翁玉蘭道。

「沒有私人感情在內？」王小克笑着問。

翁玉蘭澀然一笑，道：「這許多年來，我對他已經沒有感情了。」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向她點點頭，道：「好吧，可是巫畢能呢？」

「我會向他交待的，」翁玉蘭向窗外望去，暴風雨已散，她接道：「裘正中正等着你一塊出海。」

王小克離開了翁玉蘭的住所，展臂伸了個懶腰，忽然看到不遠處有架嶄新的跑車停泊着，一隻手自車內伸出來向他招着。

王小克定眼一看，正是賈敏兒！

賈敏兒向他露出一個媚笑，道：「小鬼子，你好！」

王小克向她走了過去道：「這麼巧？」

「上車吧。」

「到那裏去？」

「帶你去接受審判。」賈敏兒吃吃地笑着說。

王小克跨上車去，賈敏兒一踏油門，車子如飛向前飛馳出去。

× ×

「小鬼子，你這一次很令人失望，知道嗎？」賈敏兒側頭望着王小克。

「是嗎？」王小克苦笑着聳聳肩，道：「相信你父親，一定很生我的氣了？」

「他還有機會生你的氣嗎？」賈敏兒忽然垂下頭來，淚水簌簌而下。

「他……他怎麼了。」

賈敏兒抬起頭，含着淚嗚咽道：「裘老頭不知從什麼地方聽到的消息，知道我父親暗中和你合作，所以……所以……」

「把他殺了？」

賈敏兒的眼淚簌簌而下，她猛力搖着頭，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那麼你剛才那句話的意思是——」

「我父親神秘失踪了。」

王小克一懍道：「什麼時候失踪的？」

「昨天，」賈敏兒聲音嗚咽，道：「他本來約好了我到樊先生那裏去的，可是，我一直等不到他。」

「這怎能確定他失了踪？」

「是裘老頭的一個手下告訴我的，」賈敏兒道：「他說，我父親下午到裘老頭的辦公室去，但卻不會見過他出來。」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像裘正中那樣的人，怎容得下一個背叛他的人？

「賈小姐，令尊是『黑手黨』的人，我想裘正中不敢貿然加害的。」

「裘正中在『黑手黨』中的地位比我爸爸高，」賈敏兒道：「而且，他們經常都用莫名其妙的『失踪』來處置違反上級意思的人。」

王小克緘默了，黑手黨的確有很嚴厲的「家規」，照她所說，賈輝文自然凶多吉少。

「我要報仇！」賈敏兒咬着牙道。

「找裘正中？」

「是的，」賈敏兒恨恨地道：「我要他死無葬身之地。」

王小克聞言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個抖索，聽賈敏兒的語氣，她眞的會不顧一切去為賈輝文報仇！當一個女人在決定了一件事後，很難使她改變念頭的，而且，在她進行的時候，那種毅力和勇氣，很多鬚眉大漢都要自嘆弗如。

王小克輕輕吁了一口氣，道：「賈小姐，你不是不知道裘正中的身份，他會給你報復的機會嗎？」

賈敏兒變眼望着遠方，喃喃地道：「機會是自己造成的。」

王小克緘默了，半晌，賈敏兒忽然問道：「王先生，你是不是還要跟他們出海去打撈那枚失靈的魚雷？」

王小克向她點點頭，道：「是的。」

「現在仍然是三號風球，看來這兩天是不能出海的了？」

「唔，」王小克站了起身，道：「賈小姐，我想我也該走了。」

「到什麼地方去？」賈敏兒訝異地道：「外面還在刮着大風。」

「剛才我們不也是在刮大風的時候來的嗎？」王小克笑着說。

「小鬼子，」賈敏兒忽然親暱地喚他一聲：「我有件事求你。」

王小克呆了一呆，隱約猜到是什麼事了，他問：「幫你的忙，替你父親報仇？」

賈敏兒向他點點頭。

王小克苦笑着，道：「怎麼幫法？」

賈敏兒向他貼過身來，王小克心中一蕩，但一想到裘正中的神通廣大，急忙把身子挪開一些道：「裘正中不是一個容易對付的人。」

「難道你怕了他？」

王小克淡淡一笑，倘若被她的「激將計」說動了，豈非如同三歲孩提？他道：「朋友總是多一個比少一個好的。」

賈敏兒臉上笑容和媚態逐漸冷凝了，凝視着王小克不做聲。

「對不起，我想我該走了。」

「不送。」

王小克離開了賈敏兒的家，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就看賈敏兒怎樣去對付裘正中好了。

× ×

王小克站在甲板上，呼吸着清凉的海風，一個浪花打上了船頭，他的褲脚被海水濺得濕了。他俯下身去察看，翁玉蘭嬌柔的聲音卻自後傳來：「小鬼子。」

王小克回過頭去看到翁玉蘭臉上的笑意。

「風大浪大，為什麼不到船艙裏？」王小克問。

「在裏面沒有機會和你談天。」

王小克向船艙那邊望去，看到馬主任一雙灼灼的眼光，瞪住了自己。

「談什麼？」王小克低聲問。

「你確切知道那枚失靈的魚雷是在什麼地方發射的？」翁玉蘭問。

王小克向她點點頭，道：「也許有一點距離，但相信不大。」

「你可知道當裘正中找到了它後，會怎樣對付你？」翁玉蘭又問。

王小克咬着唇不出聲，半晌，他反問：「翁小姐，裘正中要求你隨同出海，到底為看什麼？」

翁玉蘭淡淡一笑，倚在欄桿上，望着無邊無際的海面，道：「他對你餘情未斷。」

「我想是的。」

「你打算和他和好如初？」

「有這個可能嗎？」翁玉蘭淡淡一笑：「如果找不到那枚失靈的魚雷，他最多有半年的壽命！」

就在這個時候，馬主任走了過來，道：「王先生，裘董事長有事要見你。」

王小克和翁玉蘭對望一眼，隨着馬主任來到了船艙之中，裘正中坐在一張大圓枱之畔，圓枱上放着一張地圖。

「王先生，照你所說的方位，我們還有兩個鐘頭，便可以抵達目的地了。」

王小克向地圖上一個用紅色筆圈住的方位望去，道：「應該不會錯。」

裘正中滿意地點着頭，轉身吩咐：「你們快準備潛水用具。」幾個大漢齊聲答應，轉身離開船艙，裘正中眼光又向王小克射來，道：「你也該準備準備了。」

「我也下水？」王小克呆了一呆。

「當然，」裘正中取了雪茄含在口中，道：「你也下水。」

翁玉蘭插口道：「你不是請了許多潛水專家嗎？為什麼一定要他？」

「由他親自下水，成功的機會多一點。」

「董事長！」馬主任忽然自艙外奔了進來，滿面驚喜之色。

「什麼事？」

「海面上有一大片油漬。」

王小克和裘正中都是聰明絕頂的人，一聽

此言，都是變眉一揚。

「快去看看！」裘正中道。

衆人來到甲板上向海中望去，果然看到不遠處飄浮着一大片油漬。

「王先生，你的確將『虎克黨』的水上飛機擊沉了？」裘正中問。

「我還親眼看到它爆炸成碎片。」

「很好。」裘正中吩咐馬主任道：「叫他們嚴密注意，看着海面上有沒有飛機的碎片殘骸。」

馬主任答應了一聲，正要轉身離去，裘正中又叫住了他，道：「同時查一下記錄，三四天之前的海流和風向。」

王小克暗暗佩服裘正中的細膩，因爲海面上雖然有油污，但焉知不是其他輪船造成的？同時，就算那些油污眞是「虎克黨」的水上飛機遺留下來的，又焉知它不是飄浮數哩，甚至數十哩，數百哩之外？

裘正中只要查問一下這幾天的海流和風向，便可查出它來自何處，從而得到確切的地點了。不一刻，一個大漢奔上前報告：「右舷六十碼左右有一塊浮物。」

裘正中拿了望遠鏡望過去，看了半晌，興奮地道：「是一隻機翼！」

這時，馬主任匆匆自內奔了出來，手中拿着一疊紙張，道：「董事長，根據我們的記錄，這些浮油可能是順着風向，海流自來北方三十哩處飄浮過來的。」

「好，吩咐他們改變航向，全速前進。」

「是！」

王小克回到船艙之中，看見一套齊全的潛水用具已經擺在枱上，馬主任趨上前來，道：「王先生，這一套是你的。」

翁玉蘭自外面跟了進來，道：「馬主任，你也替我預備一套。」

「翁小姐，你——你也下水麼？」

「唔，」翁玉蘭道：「怎麼？難道還要你的批准才行嗎？」

馬主任尷尬地一笑，道：「翁小姐說笑了，只是……只是沒有董事長的吩咐，我不能擅自作主。」

「馬主任，你把我那一套裝備給她。」裘正中的聲音在艙口出現。

「是。」

半個小時後，裘正中的船隻接近了目標，他下令停航，王小克這時已穿上了潛水衣，走到甲板上一看，只見六個精壯漢子，已經排列在一起整裝待發。

「王先生，看你的了。」裘正中道。

王小克戴上了防水眼罩，將氧氣筒的管咬在口中，領先向海中跳下去。

王小克一跳到海中，忽然有股大力向他捲來，身子不由跟着那股大力旋轉不已。

好不容易穩定了身子，只見那六個大漢和翁玉蘭，也已經跳下海中，正分散在他四週。

翁玉蘭看清王小克的位置，向他游過來。

王小克扭開手中所持的强力海底照明燈，看到翁玉蘭正在向他打着手勢，兩人接近後，翁玉蘭向海面一指，搖着頭。

王小克不明她的用意，翁玉蘭向他招一招手，往下面潛下，然而，立時又被一股暗流捲了上來，她游到王小克面前，向他搖頭示意。

王小克向她點了點頭，表示明白她的意思，兩人手牽着手，浮出了海面。那六個蛙人亦因爲海底暗流的關係，分別上了船。王小克向裘正中望去，只見他滿面焦躁之色。

「王先生，眞的不能再潛下去麼？」裘正中奔上前問。

王小克向他搖了搖頭道：「沒有可能。」

裘正中提着拳頭，恨恨地道：「早知道應該將『鬼棺材』駕駛出海。」

「現在折回去也來得及。」

裘正中變眉一揚，道：「不錯！」說罷轉身向馬主任吩咐：「立刻回航！」

×　×

王小克望着海面，那艘「鬼棺材」正由起重機吊上去了船。

「小鬼子，你眞的不跟他們出海？」站在身畔的翁玉蘭忽然問。

「裘正中說他已經得到正確的方位，不必由我領航了，」王小克道：「而且，鬼棺材如果只由一人駕駛的話，消耗的氧氣比較少，可以潛得深一點。」

翁玉蘭緩緩地點着頭，緘默了。

裘正中將一切安排妥當後，向王小克和翁玉蘭這邊走來。

「你不跟我去？」

翁玉蘭搖着頭，道：「我有點頭暈。」

裘正中望了王小克一眼，道：「王小克，希望你遵守諾言，不要將我們出海的事宜揚出來。」

「放心好了，」王小克道：「我祝你馬到功成！」

裘正中滿意地拍拍王小克的肩膊，道：「我信任你！」

說罷轉身向停泊在碼頭的一艘巨輪走去。

王小克望着他的背影，忽然有一股衝動，想叫住裘正中，告訴他這次出海可能會有危險。然而，王小克並沒有叫出聲來。

他知道裘正中一定不會聽自己的，況且，出海有沒危險，也只不過是自己的猜忖而已。

「小鬼子，走了嗎？」翁玉蘭側頭望他。

王小克側頭望望翁玉蘭，見她一雙美眸望着海面，道：「你先走吧，我想在這裏呼吸一下海風。」

「好吧，」翁玉蘭向他笑一笑：「我回去後，第一件事要做的，你猜是什麼？」

王小克詫異地望着她道：「說來聽聽。」

「叫巫將軍將你的婆婆放了。」

「謝謝你！」

翁玉蘭淡淡一笑，道：「不用謝我，事實上巫將軍對你婆婆並沒有惡意。」

說罷，翁玉蘭轉身向她的車子走去。

王小克望着翁玉蘭的車子絕塵而去，他把眼光射向海面，那艘巨輪已緩緩向外駛去，當巨輪駛到目的地後，「鬼棺材」便會被吊下海中，執行打撈的任務。

當王小克目送巨輪離去，正想轉身回家時，忽然有個聲音在他身後出現：「小鬼子！」

王小克轉頭一望，站在他後面的是賈敏兒，她似笑非笑地望着自己。

「他們走了。」王小克吁了一口氣說。

「是的，而且永遠不回來了。」

王小克愕了一然，道：「你這話——」

賈敏兒點着頭，道：「鬼棺材的氧氣，已經被我換上了毒氣，裘正中這次會親自出馬，那麼，他永遠不會浮上來了！」

王小克的心跳了一跳，賈敏兒接着又道：「我說過要報仇的！我做到了！」

王小克望着賈敏兒那充滿狠毒的表情，心中怦然一跳，面前這個女人，實在比「毒觀音」更毒！

王小克暗暗警告自己，將來千萬不要在任何地方得罪了她——賈敏兒！（完）

預告

小鬼子傳奇故事：「**毒王子**」上官庸著

不日刊出·敬請留意

二期完俠情哀艷故事

江南·文　盧令·圖

血洗徐家園（上）

追踪搜秘笈　賀宴啟爭端

五月的太陽特別毒，白天，特別在午間，晴空萬里找不到片雲，遠近的樹，顯不出一絲風意，火毒的陽光高照，路上的行人又熱又渴又乏，恨不得有口水喝，能歇一下就好了！

走路的人都這麼想，但是，走路的人各有各的去處與任務，要不是有事，誰肯在火毒的日子裏出門？

這日子，在陝北某處的小路上走着一老一少兩個人，老的看來已經六十出頭了，兩鬢如霜，精神甚佳，脚程也快。他穿一雙半舊的草鞋，深藍色的外衣已經相當舊，不少地方都已磨得失去原色，變成灰白了，他的右手執着一根尺來長的旱烟桿，斗頭相當大，另一面却是尖的，斗身畧帶長形，和普通的烟斗有別；烟桿並不粗大，似爲密節竹枝所製成，每一節都加工雕刻過，十分精美，色作古銅色，也許由於老頭烟癮大，不離手的關係，顏色非常油潤，陽光照射到烟桿，便反射出刺眼的光芒，使人目眩。

這老頭的烟癮眞大，在這樣的天氣，別人喝水還來不及，他却似乎未覺，依然一口一口的吸着，既不怕口渴，也不怕炎熱！

少年大約有十七八歲了，皮膚白裏透紅，十分好看，個子比老頭矮，他跟在老頭後面，不時要突然的快走幾步，才能跟得上老人！

「老爹，我走不動了，歇一會再走吧？」當走近一株松樹時，少年拍了拍衣袖的塵埃，提出歇息的要求！

「怎麼？又要歇了，這怎麼行？連一個老頭子也走不過，還算是個少年呢！」老頭口是這麼說，脚步已經停住了。看他一臉笑容，便知他已經同意歇息了。

「老爹，我怎能和你相比，你已經六十三了，我才十八歲，差得很遠呢！」

「怎麼？這麼說，我年紀大，倒佔便宜了？」

「那還用說嗎，年紀大，當然佔便宜啦！」

「有這種事？你且說說，年紀大佔了什麼便宜？」

「老爹，你不是常說你食鹽多過我食飯？過橋多過我走路，那麼，你有幾十年經驗，我可沒有，不是你佔了便宜？」

「呵呵！你倒想出個歪道理來了！這麼說來，我確是佔了你……嗯，等一等！你怎會有這個想法的？你不會是自己想出來的吧？說，是誰這樣教你的？他是什麼人？」

「是一個乞丐這麼說的！」

「乞丐？什麼乞丐？」

「就是住在夫子廟那個乞丐！」

「你是說，那個瘋丐？」

「嗯，就是他！」少年似乎有點內慚地低聲說。

「保官，你怎能跟這些人來往的？他是個瘋子，打起人來，你怎走避？」

「老爹，他不是瘋的，他一點也不瘋，他還會吟詩作對呢！」

「你怎知道？你看到了？」

「嗯，我看到的！他其實不老，長得可俊美呢！」

「長的俊美？你這是什麼意思？」

「沒什麼意思！他眞長的很俊美！」

「我不懂！一個蓬首垢面，腰也伸不直的乞丐，那裏稱得上俊美？」

「老爹，你給他騙了，其實，他不是這個樣子的。有一晚，我睡不着，想起他白天對我說的話，我總是不懂，便去找他，恰巧看到他換了衣服，變了另外一個人，要不是我還聽得出他的聲音，我還眞不敢相信他就是那個髒乞丐呢？」

「眞的？你怎不早說？」

「我不敢！他說只有我一個人見到他的本來面目，若果我說出去，他馬上就走，他不願別人知道他不是乞丐！我怕他走了，所以沒說出來！」

「你和他很熟絡？」

「嗯！」

「以後他就不避，常常讓你見到他的眞面目？」

「嗯！」

「這麼說，他當然是一個江湖異人，他教過你武功？」

「嗯，教過！」

「他叫什麼？」

「不知道！他沒說！」

「你問過他，他不肯說？」

「是的！他不肯說。」

「你們常常見面吧？你叫他什麼？」

「我叫他六子！是他叫我這樣稱呼他的！」

「六子？這名字倒沒聽說過！」老頭沉吟自語，目光倏的射向少年：「他教你什麼功夫？你學會了？」

「簡單得很，我一學就會了！」

老頭向四邊看望一眼，道：「你練一趟給我看看怎樣，怕不怕辛苦？」

「不怕！只有十六式，你看，這就是了！」保官似乎仍保有童年的天眞，帶點微微的羞怯，馬上就拉開架式，由頭到尾練完十六式。

老頭子看了之後，沉思着。這功夫他未見過，大開闔，也不似實用的打鬥功夫。他想不出是屬於那一家那一派的，不禁大爲訝異。陡然，他想起一個念頭，急急地問：「他有叫你把我教你的功夫練給他看？」

「沒有！」

「你未練過給他看？」

「沒有！」保官再補充一句：「我問他要不要看我練得怎樣，他說不必了，他早已知道！」

「你跟他認識了這許久，他就只教了你這一點點！」

「不是一點點，是他所會的全部，他說他就只懂得這十六式招，我見他練的也只是這十六招！」

「你跟他練了多久？」

「整整三年！」

「三年都是練這十六招？」

「是呀！他說，再練三年，練一生一世也只這十六招，他過去教人只教一招兩招，超過三招的已很少，超過十招的，我之前還未曾有過！他還說，不知怎的，和我特別投契，竟然把十六式全都教了給我！怎麼會這樣，連他自己都不知道！」

「這就實在太奇了！嗯，你歇夠了？可以起行啦！」

兩個人又向前行，突然在前面山上傳出呼喝聲，隨即看到有一頭野豬由對面山狂奔而來，快極了，本來相距很遠的，因爲牠跑得快，距離很快就縮短，對面山上有人高叫：「前面兩位朋友快走避，這野豬兇得很呀！」

老頭子和保官聽是聽到了，可惜那是一條單邊路，一邊是山，另一邊是崖，山不算陡，崖也不算深，祇是老頭與保官兩個正向前走，人閃得，馬也閃不得，一時之間實在難以人馬兩安的，何況，在那樣緊迫的情形下，就是單身的人，也不容易迴避得及呀！因此，走在前頭的老頭就在馬背上一躍而起，疾撲野豬，實行以進爲退，予以迎擊，免得牠傷及保官！

老頭是想得週到的，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下撲之際，嚇得野豬一窒，不敢衝前，斜竄上山，這一來，老頭便落了空，打牠不着。老頭的馬也衝過去了，野豬雖然慣於爬山，到底更擅於跑平地，牠在山邊跑了丈許，又落到平路了。

老頭給野豬逃了過去，回頭一望，見牠正向保官衝去。保官仍然高坐在馬上，不知是驚愕過甚，還是眞個那麼鎭定，竟然不會迴避。

「保官，快把馬拉過山邊！」老頭驚極大叫。

「老爹放心！」保官一面回答，一面俯身馬背，吐出左掌，用出六子教他的十六式之一，迎着野豬擊去。

野豬走勢甚狂，老頭見保官如此輕率，如何不急？他在保官發掌之際，不忍目睹，急忙別轉了臉，還閉上了眼睛，及至聽到豬發出號叫，他本能地張開了眼皮，看到野豬躍起了近丈高，由遠處看，牠似乎已撲到保官的馬頭了。

老頭子站在野豬後面，更有此感覺，心向下沉，似墜重鉛，幾乎要流下眼淚，可是，野豬躍起之後，旋即下跌馬前，動也不動，大約是死了。老頭又是一怔，急叫：「保官，你沒受傷吧？」

「老爹，我沒事！」保官說時，坐直了身子，一臉輕笑地說：「老爹，我打死了這野豬啦！只一掌就把牠打死了！」

「太好了！太好了！我還替你担心，眞是多餘！」

「老爹，六子教的一招，眞有用啊！」他說的高興，再次用出那一招，打向山邊凸出的廝石，只聽得「轟」的一聲響，廝石被打塌了一角，凸出的那部分不見了。這威力，使老頭嚇了一大跳，急忙檢查野豬死因，原來野豬的頭骨全被擊碎，怪不得牠連掙扎的氣力也沒有了。

老頭握着烟桿，幌動着烟袋，一派悃然神氣。

不一會，對面山上那幾個人跑來了，他們稱讚了保官幾句，把野豬抬走了。

天氣一樣熱，太陽一樣毒，但保官分神於對付野豬及和來人打招呼，竟然忘記了酷熱，直至對方走了之後，才再發覺。

保官與老頭又走了一程，經過一處山坳，經驗豐富的老頭把烟斗塞得滿滿實實的烟絲，燃上了，猛吸幾口，吐出一個個烟圈，然後對保官說：「前面山坳，出現隱隱殺氣，你小心了！」

「老爹放心，我知道！」

「敵人武功人數一概未知，千萬要小心！」

「我會小心的！」

「那就好！只要你……」

「糟老頭，快把買路錢奉上，饒你不死！」

老頭話聲未斷，果然有人冒出來了，老頭瞧他一眼，對方冷然說：「怎麼？捨不得還是不服？」

「你想要買路錢，不難；只要你勝得了我手中烟桿，別說買路錢，老命也可以奉送。」

「糟老頭，你這話當眞？」

「當然眞！誰騙你不成？」

「好！我就和你賭一賭！」

驀然，傳出一陣「嘿嘿」笑聲，一個手搖扇子的青年書生型的漢子走出來，把搖着的扇子往左掌一拍。「唰」一聲，扇子摺起了，然後向老頭一指，道：「姓常的，你別把話說得太滿，須知你這根鐵桿，未必就能保得了性命呢！」

老頭姓常，變名德安，他的一根烟桿，江湖上頗有名堂。但這是過去的事，近年來他已少在江湖上走動，名聲也漸少人注意，想不到給對方一語道破，因而想起一個人，心內暗驚，口頭却不能不充好漢，笑說：「原來是鐵扇三郎，失覺，失覺！眞虧你還記得我這老頭子！」

「姓常的，別磨舌頭了！我們的目的不在殺人，你還是把紅貨交出來吧，這對你我雙方都有好處！」

常德安聽了鐵扇三郎的話，知有誤會，道：「鐵扇三郎，你是知我性子，我想，你們一定是誤會了。我並不保鏢，也沒多帶財物，百來両銀子當然有，但絕靠不上紅貨的邊兒！我已言盡於此，信也好，不信也好，都由你！」

「姓常的，你的話，我相信！但我的眼睛是不容許別人滲沙的！你該知道我這柄扇子，從來就不長眼睛的，你說你沒有紅貨，總該有讓我們相信的證據吧？」

「你是不是要搜查？」

「我看除了這辦法之外，恐怕難有更好的辦法了，你同意我這想法麼？」

「不！我不同意你這個做法！」

「你想清楚，不要後悔！」

「既是這樣，我只好得罪了！」

「老爹，我們殺不殺人？」

「這要看他們了！你瞧着辦罷！」

「好，我自己會處理的。」

「臭小子，你乳臭未乾，能處理什麼？快拿命過來吧！」兩個中年人欺他年輕，搶先向他進攻，要檢他的便宜。

「慢着，我還有話說呢！」

「好，有話快說，有屁快放！」

「鐵扇三郎，我問你，你可作得了主？我是說，你的話，他們聽不聽？作不作數？」

「臭小子，你放什麼屁？我們當然以三爺的話爲數！」

「那好吧，鐵扇三郎，我們要趕路，實在沒有工夫跟你們打架，你要是搜出紅貨，當然是你們的，要是搜不出呢？又怎樣？」

「搜不出，我向你們道歉，送你們過去！」

「你這話作數？不會反悔？」

「我鐵扇三郎說話，從來作數！」

「老爹，他的話可信？」

「這倒可以相信！只是我們怎能無端受辱，任他們搜查？」

「爲了能快過去，只好這樣了！昔日韓信受胯下之辱也忍得了，這又算得什麼？打起來，少說也得個把時辰才分勝負，何不讓他搜！」

「好吧，我是爲你着想，你既然不反對，我還反對什麼？」常德安轉臉望向鐵扇三郎道：「請搜查吧，但請快點，別阻我行程！」

「好！動手！」鐵扇三郎叫手下搜查，常德安與保官的行李十分簡單，衣服更藏不了那所謂紅貨，搜查的都說沒有，常德安要走了，鐵扇三郎道：「急什麼？還沒檢查馬呢。」

「要檢查多久？」

「不會久的，總不會等到天黑！」

「鐵扇三郎，你是不是要迫我出手？你如果對我的馬有問題，你那邊有馬，何不給我們上路，你再慢慢檢查？要不是怕阻了行程，我何必受這麼恥辱？你最好別迫人太甚！」

羅保官提出的倒是一個辦法，確可以解決當前的難題，鐵扇三郎素知鐵桿子功力甚深，打起來自己縱然能勝，也決不輕易，而這個不見經傳的小子，年紀雖輕，却有見地，全無懼色，只怕也非弱者。鐵扇三郎不放心對方的馬匹，又不便把對方久留，終於，他答允了羅保官的辦法，以自己的兩匹馬換下對方的兩匹，讓常德安他們離去了！

跑遠了之後，鐵桿子問道：「剛才，我們根本沒有紅貨，何必讓他們搜？傳了出去，多麼丟臉？」

「怎會丟臉？我們本來就沒事，何必怕人家搜？要是眞有，我倒不肯讓他搜了！丟臉的是他們，看走了眼，搜不到，還得賠了兩匹馬！」

常德安道：「你以爲他們這兩匹馬比我們的好？」

「老爹，難道你以爲這兩匹馬比不上我們那兩匹好？」

「保官，你總不會是僅僅爲了這兩匹馬吧？」

「老爹！」

「你說好了，不必顧忌什麼，我是要試試你的目光與判斷力，你說吧！」

「老爹，我不知有沒有看錯想錯，我見鐵扇三郎出頭之後，你老爹的臉色似乎變了一下，神態也沒有先前的自然，我就猜出這鐵扇三郎必是一個人物，你担心着我能否應付得那麼多人！因此，我不惜受搜查之辱，保存實力，也可以免和他們結寃！」

「保官，你有這份細心與機靈，又能屈能伸，我可說是眞個放心了！」

「你沒有看錯，也做得對！我雖然未正式與鐵扇三郎交過手，却是間接較量過的！以他早年的功力，我正在盛年，他還年輕，還能勝我，現在，我老了，他正在壯年，我很難打得贏他！所以，我一想到是他，心中就覺得不安，想不到我力持鎮定還是露了痕迹，瞞不過你，這樣看來，更瞞不過鐵扇三郎了，怪不得他剛才那麼氣燄萬丈了，原來他已看出我有怯意，還好你見機得快，你答允了他的要求，否則，那就更不堪設想了！」

他們一路上都斷斷續續的談到這個問題，入了客棧之後，還是談。羅保官在偶然觸發下，問道：「老爹，你有無想過，那到底是怎樣一宗紅貨？能令得鐵扇三郎垂涎的，總不會是小買賣吧？」

「而且，我們與那宗買賣本來是不沾邊的，他怎會誤會到我們頭上來？是別人嫁禍，還是眞出於誤會？我看，有一查的價值！」

「還有，鐵扇三郎不似是個粗心大意的人，他也對我們誤會，別人又怎樣？會不會也有此誤會？假如有又怎辦？鐵扇三郎搜查過了，當然相信不是我們，別的人呢？我們總不能給任何的人都搜查呀，他們又怎能相信我們？老爹，這樣看來，我們似乎更非查個水落石出不可，否則，前途荊棘正多，只怕不容易對付呢！」

羅保官的話說來甚有道理，鐵桿子也嘆氣。他說：「這確是一個難題，可是要追查吧，又從何查起？只怕拖延時日，不知查到何年何月，等到查出眞相，你甘世伯的孫子，怕已經會走路了！這又如何是好？」

「老爹，別要管他了，六子說得對：但求心之所安，別人的議論由他去吧！我已打定主意；管他是什麼人，如果再找我們麻煩，我就跟他一拚，橫竪我練了這麼多年還未正式跟人家動過手，打一仗也是好的！」

羅保官說完就不再出聲，房外却悄悄的離去了幾個人，他們原來也是誤會羅常兩個帶了紅貨在身的，沒料到却是誤會。他們在暗中偷聽，再想起傳說鐵扇三郎受了人家的騙，看走了眼，已經走了。初時他們還以爲是受了羅常二人的騙，所以更釘實不放，此刻才知道鐵扇三郎是受了其他人的騙，怪不得他受騙之後不追踪報復，却悄然退走了。這一點，曾使許多人迷惑不解，此刻聽到羅常二人說話，可明白了，眞相已明，他們不走何待？所以都走了。

這一夜，羅常兩個過得很是寧靜，全未受到驚擾，頗出他們意外。但是，天亮之後，怪事就發生了，有個小孩子送來一封書，是給常德安的，小孩子要面交常德安，因爲他說，叫他送信的人說過，要收信人給他一兩銀子才好給他信，掌櫃的不肯付出一兩銀子，小孩便不肯給他信了。

「喏，這是一兩銀子了，把信給我吧！」羅保官把銀子遞給小孩子，接過信遞給常德安。常德安未開拆，先把小孩叫住，問他：「這信是什麼人給你送來的？男人？女人？老的？少的？胖的？瘦的？高的？矮的？臉怎樣？有痘皮？斜眼？」他一邊問，一邊聽小孩子回答，問到最後：「他在那裏？你帶我去見他，我再給你一兩銀子。」

小孩搖頭了。他說，那個人把信給了他之後，已經騎馬走了。常德安見無法見到那個人，只好讓小孩子離去，把信細看！只見上面字跡十分清秀有勁，似出女子之手，說的是感謝與道歉的話。道歉是他們受到誤會，事緣她而起，感謝是他們替她擋了頭陣，使她得以沿途無阻，順利通行！並希望他們能義助到底，使她能完成任務。她的話說得十分委婉，十分動人，常德安更看得出，她雖然是把信寫給他，但字裏行間，却是對羅保官更爲感激，充滿感情。因此，常德安把信遞給羅保官看。羅保官看得心裏微動，默默沉思，幻想對方是怎樣一個人。

「老爹，你猜她是什麼人？」羅保官望着常德安。

常德安道：「我也不知道，但瞧起來不似壞人！」

「那我們怎辦？還幫不幫她？」

「我根本不知道她是誰，也不知道怎樣幫她！我們唯有見一步行一步，至於是不是可以幫她，就看她的運氣！」

「那也只有這樣了！天色不早，我們也該上路了！」

羅保官與常德安一起上路，走着，走着，大約走了有五七十里路程，到了一座土地堂，兩個還拿不定主意入不入去歇息喝茶，內裏已經有人叫羅公子，叫得羅保官一愣，內裏又說：「公子可是姓羅，諱保官？請進內奉茶！」

羅保官再無懷疑了。他看了老爹一眼便朝土地堂走進去。

土地堂並不寬敞，却還整潔，一位年近半百的婦人殷勤招呼羅保官，請他喝茶。羅保官急於知道她何以認識自己，知道自己叫保官。那婦人說早間有一老一少兩個人經過，告訴她，說會有這樣兩個人經過，可以請他們入去喝茶。婦人回答了羅保官一些問題，羅保官聽完後，給了她一錠銀子，便匆匆告別，與常德安急急催馬疾行。據他估料不出百里必可追上的，但百里已過，仍無踪影，兩人都大感詫異，以爲自己走錯了路，心中暗感不快！

他們都希望追上那個「她」，看看她是什麼樣，知道她帶的是紅貨，了解清楚之後才再決定該不該幫助她。在羅保官更有另一個想法，希望一見這位紅顏知己，了却這種莫名其妙的心願。既然追不到，當然就感到失望，感到不快了。

羅保官大約是受了心情的影响吧，一路上都少開腔，常德安也是。兩個人走到一道小河邊的樹下，常德安說：「保官，我們該歇歇了，人不乏，馬也疲了，該讓牠歇歇，喝口水了！」

「好的！這兒有水有草，讓牠歇歇，吃點水草也好！」羅保官同意老爹的說法，把馬放草。不料人剛坐下，便聽到馬蹄聲「得得」傳來，急遽而亂，似乎不止兩三騎。常德安凜然心驚，對羅保官說：「注意，看來的是什麼人！」

「我會注意的！」只回答得一句，已經看到五騎快馬飛快而來，在距離他們三

四十丈遠的路上跑了過去，似與他們無關。沒想到才這麼想，透一口氣，五騎快馬又轉了回頭，朝原路而回，跑得都慢了許多。及至發現羅常兩個，更把馬韁勒實，緩緩的走過去，緊緊盯着羅常，看得出，他們原是冲着他兩個而來的。

五個都是彪形大漢，長相威武，一看就知不是等閒人物，他們面對羅常兩個，都有點訝異地互相交換眼色，然後由一個道：「你們可是姓羅？到徐家台去？」

「你們的消息可眞靈通，知道得這麼詳細！」

「你倒老實，看在這份上，我也不難爲你，徐家台你不用走了，快回去吧！」

「回去？你這是什麼意思？憑什麼說這種話？我走了好幾天才到來這裏，離徐家台越來越近了，你却叫我回去，不是開我的玩笑？」

「開你玩笑？哼，誰跟你開玩笑？我不過見你爲人老實，才饒你一命，你若不知機，死纏不走，沒辦法我也只好送你返老家了！」

「我不是不走，你總得給我一個道理，我才好走呀，你不說出來，我怎麼就走呢？」

「好吧，我問你，你可知道延川趙公子的大名？」

「延川趙公子，可是人稱玉面郞君的趙玉君？」

「你知道就好！」

「這又怎樣呢？」

「你眞蠢！徐東明這次以孫兒彌月爲名，大宴親朋，實在是想天下英才集於一室，挑選東床快婿！徐小姐是出了名的美人，趙公子對她早已有心，只是未有機會，這是一個最好的機會了，你現在明白了啦！」

「不，我還是不明白！」

「你眞是蠢豬，你不走，趙公子就少一個對手，機會也就高一些，這你總該明白了吧？」

「哦，原來是這麼回事，我明白了！但我却不想走了！」

「爲什麼？你癩蝦蟆想食天鵝肉？別吃不到羊肉沾了一身羶才活該！」

「你誤會了！我雖然不敢高扳徐小姐，更不敢與趙公子相爭！……」

「那你爲什麼不走？」

「我是不能走，也不願走！這是一個結識朋友的好機會，我是不甘心放過這個機會，所以不願走，至於不能走嘛，我是代表一位老前輩而來的，我自已失禮無所謂，可不能叫那位老前輩失禮丟臉！」

「這麼說，你是決定不走了？」

「你可以這麼說！」

「那好吧，算我白費唇舌了！大家上！修理修理他，看他去還是不去！」矮個子一揮手，另四個人一起衝前，並且都下了馬。

常德安燒剩的烟向石塊一敲，「得」一聲，把剩餘的烟絲和烟灰都敲棄在石上，老氣橫秋的盯實那個矮漢，忽然道：「你們這算什麼？你們眼中還有我老頭子在嗎？大胆！」

矮漢朝他上下一瞥，哼道：「憑你這個熊樣，也想人家尊重？你怎不想想，配嗎？快滾開點，滾得越遠越好，別阻我手脚！」

「保官，你且退後一點看我收拾他們！」說話間，常德安已經熟練地又裝上一斗烟，燃着了，一連深深吸了幾口，吐出一個個烟圈，傲然瞪着對方，準備他們隨時動手。

一邊是一老一少兩個人，另一邊是五彪形大漢，清一色的鋼刀，緊握刀柄，躍躍欲動，氣氛十分緊張。

突然，一陣馬蹄聲又遠遠傳來，對陣中的兩方人士都不約而同的朝一個方向望去。看到兩騎快馬空馬疾馳，並無人騎，各人正感驚訝，兩騎已到面前了，陡然有兩個人自馬的一側一彈而起，伏騎馬背，手揚處發出幾柄飛刀，各人都心頭一凛，急作防備。可是，他們都估料錯了，那些飛刀並非擲向他們，是擲向他們的坐騎！而且，由於常羅兩個的坐騎放草在河邊，隔得遠，對方並沒有襲擊牠們，只襲擊五個大漢的坐騎。

五匹馬都中了飛刀，而且都中在後腿上，深沒全刀，直至刀柄，五匹馬猝然遇襲，痛極狂嘶亂竄，五個大漢情急之下，急忙追趕，無暇理會羅常兩個，他們見機不可失，打個暗語，雙雙搶登自己的馬，急速逃走了。

五個大漢正在分頭追起自己的坐騎，那還有時間攔截羅常兩個，眼睜睜的目送他們遠去了。

五個彪形大漢雖然追回了馬，但因馬還腿傷甚重，不但難作快跑長跑，連走路也跛脚，站的時候也縮起受傷那隻脚，不使支地，這樣，他們當然無法再去追趕羅常兩個了。

羅常兩個快馬趕了一程，不見有人追來，心便稍安了。但在快跑中，羅保官若有所覺地問：「老爹，你猜早先那兩個是什麼人？他們是存心幫忙我們，還是無意中幫了我們？」

「這很難說，說是無心，他何必出手？又只傷那五匹馬？說是有意，他們又是誰？怎會幫我們？說來實在費解，我也猜測不透！」

「老爹，我覺得環繞着我們的事情越來越神秘莫測，你可有這個感覺？」

「有呀，我正不知道對方是友是敵，大費思量！」

「我倒懷疑他們是我們！」

「什麼？你懷疑他們是我們？你這是什麼意思？」

「老爹，你忘了？鐵扇三郎不是懷疑我們私藏紅貨？我懷疑剛才那兩個人，就是鐵扇三郎要找的人！他們是兩人兩騎，我們也是兩人兩騎，他們是一老一少，我們也是，鐵扇三郎把馮京作馬凉，我們白受了一場侮辱，都是出自早先那兩個人的身上！」

「啊，對！對！可能是！」常德安說。「你剛才注意過，他們是一老一少？」

「不錯，出手的是少年！我看得十分清楚。」

「這就對了！嗯，白狗得食，黑狗當殃！保官，我們是受累了！不過，徐家台快到了，最遲明天午後便可趕到，先向徐世伯道喜，慢慢再找鐵扇三郎算賬，不怕

他飛上天去！」

羅保官「嗯」了一聲，沒有回答，他是想到早先那兩個人去了。

羅保官是帶了禮物的，那是一枚玉鐲！玉質甚佳，但很小，是小孩子佩戴之物。羅保官任憑鐵扇三郎搜查時，曾担心會被取去，若眞這樣，他便不惜一拚了，幸而鐵扇三郎沒有動粗，總算，沒有鬧出事故！

但是，走出幾十里之後，又有人攔路不許通過了。

那是一雙長相特別的中年男女，女的較爲年輕，大約是二十七八歲，圓圓的臉，眼珠烏黑，眼睛大大，身材畧爲向胖點。男的長得較高，長長的臉，像馬臉。看看有三十五六了，右腿有點瘸，走路的姿勢特別顯露出來。

他們似乎是夫婦，又似不是。神情舉止之間，頗爲古怪。常德安一馬當先，喝道：「兩位請讓開點，畜牲無性，恐有冲撞，千萬莫怪！」

「你想過去？容易得很，留下紅貨，容你過去，若想隱瞞，留下性命！」

「又是紅貨！你如果不是瞎了眼睛，就是耳聾了，也可能又聾又瞎，要不是，就不會向我要紅貨了！」

「任你舌粲蓮花，臭屁亂放，都騙不了我！我先說明在先，你若恃強蠻來，我認得你，伙記可不認得你，到時，可別見怪！」

「何必跟他說這許多，他肯就把紅貨送上，不肯我們就動手！」

「少說廢話，動手吧！」

「老頭，你眞要財不要命了？」女的已經把鳳眼刀拔了出來，用刀尖指向常德安腹部。常德安狂吸幾口烟張開咀巴，噴出一連串烟圈噴向那女子。一陣濃厚的烟味，嗆得那女的一連咳了幾聲，淚下了。

「老頭，看招！」馬臉漢子大聲說，一招「千里追風」已經遞了出去，劍鋒帶着嘯聲與寒意，疾刺常德安左脇，又快又狠又準，不容常德安有考慮的機會。常德安處此，已無考慮餘地，只好先治標救急，身形猝轉，鐵桿子已經遞了起來，點向對方的「曲池穴」。

「來得好！」馬臉漢沉手拖劍，劍鋒拖向常德安的手腕。常德安不料對方如此，倒也吃了一驚，馬上再轉身形，口啣烟斗咀，烟斗斜向對方，用力一吹，烟斗的烟灰紅到發光，給常德安用力一吹，火花蓬飛，疾撲馬臉漢面門，馬臉滿慌忙疾退，十分狼狽，幸而常德安沒有乘勝追擊，否則，他便會更爲狼狽了。

甫一交手，馬臉漢已經無法招架了。他轉望那個女人，女人只是披唇一哂，冷然說：「沒有用的東西，平日掄拳舞棒的那份威風那裏去了？」她不但不同情，反而出言相嘲，這個樣子倒是非常德安始料所及，因此愕然。

「臭婆娘，你別儘說風涼話，要不是老子跟你打了一架，怎麼會這樣？你還好說！」

「是眞金是爛鐵，總有個樣，是稀鬆就認了好啦，何必賴屎賴屁！虧你還有臉提起，死蛇爛蟮的，全無生氣，我看你呀，不出二十招，就得死在這老頭手裏，你認不認？」

這個女人十分苛刻，不留餘地，他們之間到底是什麼關係？經驗老到的常德安也無法猜測得透。

馬臉漢給氣得發抖，大罵：「臭婊子，你以爲我不知道？你看上那小白臉，我早看出來了！哼，我遲早會宰了他，叫你死了這條心！你是恨不得我死掉，才好跟那小子過日子，沒這麼便宜！」

「你也太胡塗，倒猜中了一半！不錯，我是跟姓曾的相好過，不過，不勞你費神，我早把他宰了……」

「你把他宰了？誰相信？」

「我沒有叫你相信，也不會想過告訴你，但你既然提了，我也不妨說說，讓你放心！我宰了他，還宰了另外一個人，你想知道不？」

「誰？」

「一個妖裏妖氣，邪氣十足，唇邊有顆紅痣的女人！你知道她叫什麼？」

「你，你原來都知道了？」

「當然知道！還親眼看過你們表演呢！怎樣，沒話說了？」

「所以，你這樣恨我？」

「你想想，你昨晚，不是有點跟她在一起時相似？我就是要叫她知道，叫她死了也不瞑目！」

「你好狠啊！」

「我全說了，你可以死得瞑目啦！」

「美娘，你……」

「你放心！我會把你埋葬的！」

「你，你……」他猝然轉身就跑！

「站住！你跑不了啦！」女人雙足一點，飛身追撲，手起處，一把暗器把馬臉漢留下來。他狂叫，咒罵，哀求都沒有用，結果還是痛苦地死去。

「老爹，這是怎麼回事？」羅保官茫然地問。

「他們大約是姘頭，後來女的另外愛上一個姓曾的，馬臉也跟一個唇邊有紅痣的鬼混，再後來，有紅痣的又搭上了姓曾的，這女人一恨把他們殺了，但餘恨未消，仍然找馬臉出氣，她原想借刀殺人，讓我把馬臉殺掉的，沒想到我手下留情，她忍不住，終於自己動手了！」

「這女人也眞狠啊！」

「女人就是這樣，情之一字，可以救人，也能殺人！你如碰上女人，可得小心啊！」

「怎會啊，我怎會碰上女人！」

「有時候你會意想不到的，總之，你自己小心就沒錯！」

「老爹，這女人又回來了！眞傻，我們怎不走，等她回來！」

「你們還沒跑？好極了！來，把紅貨拿來！」她向常德安伸手，却眼睛瞧向羅德安！羅德安這時正細想着老爹說的話和徐家的小姐！他未見過徐家那小姐，却已對她有印象了，因爲早先河邊圍住他的五個人，曾叫他不可去徐家，說是延川的趙公子愛上了她。又稱讚她漂亮。後來，老爹也證實，徐小姐是以美艷出名的。就憑這些，他自己替徐小姐塑造了一個美人的形象。想着這些，忽然發覺面前這個女人飄來的目光，心頭一動，不覺臉紅了。因爲老爹叫他碰上女人要小心，他答應了，

並說自己不會碰上女人，但事實上他還未碰上已經想着女人了！他因此臉紅，自責，但美娘却會錯了意，以爲他發現自己看他，他臉嫩，所以臉紅。她爲此大樂！

美娘笑了。她實在很美，也很冶，笑的時候更冶，更美，因此，羅保官也爲之心頭一蕩。但他馬上就想到這個女人心狠手辣，正是蛇蠍美人，一股鄙視的心情突然湧起，臉色也變了。美娘正爲自己的媚力能傾倒衆生而自豪自慰，不料才一轉眼，情況已變，不由的心頭一凜，激起羞恨之心，當下遷怒於常德安，見他久久不予回答，伸出去的手掌一拳一沉，隨即疾發出去，迎面就向常德安胸前攻擊。

「你好狠毒啊！」常德安上身一側，下肢未動，一柄鐵烟桿已倒轉過來，不接來掌，反敲美娘的手肘，他的烟斗是熾熱的，給他用內力一迫，熱氣更盛，還未打到，美娘已覺到熱風襲來，急忙點足迴避，重新打量常德安，猜想他是什麼人物！

雙方才一交手又分開了，對峙着如鬥鷄，各自搜索枯腸，猜測對方的底細。驀然，美娘想到了，她脫口問：「鐵桿子，你久已不在江湖上走動，怎麼又來淌這混水？幹這勞什子？」

「你說什麼勞什子？我不懂！」

「你是眞不懂還是假不懂？」

「我實在不懂！」

「那麼我就打開天窗挑明來說吧！你爲什麼替人家當保鏢？」

「我受朋友所托，難道是錯了？」

「當然錯了！你以爲憑你這根烟桿就能保得了？」

「我是盡力而爲！」

「你可知道你保這支鏢値多少銀？江湖上多少人要奪你這支鏢？」

「這個我倒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那你有什麼好處？」

「好處是談不上，但朋友瞧得起我，付以重任，我便義無反悔！」

「這麼說來，你是一點好處也沒有的了？」

「這倒不是！我至少可以趁這個機會會會老朋友！」

「唉，你死到臨頭還不自覺，我勸你還是死了這條心吧！」

「不！不管是風風雨雨，我決不會中途放棄責任！那樣做，不僅對不起朋友，也對不起自己！美娘，你的好意，我是心領了！」

「那麼，你眞不肯把紅貨交出來？」

「什麼紅貨？」

「怎麼，說了半天你還裝蒜？」

「裝什麼蒜？我不懂！」

「好吧，我問你，你不是替人家保鏢嗎？」

「是呀！」

「那麼，你保的什麼？那不是紅貨是什麼？」

「哎呀，美娘，說了半天，你原來是誤會了！」

「我誤會了？」

「是呀！」

「我怎麼誤會？」

「你問我要紅貨，我那來的什麼紅貨！我是替朋友保送這位哥兒到徐家台吃喜酒的，你却以爲我保什麼紅貨，不是誤會了？」

「什麼？你不是替人家保鏢的？你這話當眞？」

「你不信，也可以想想，我們如果有什麼紅貨，也會是這個樣子呀！我們連包袱也不大個一點，用什麼藏紅貨？再說，如果你有興趣，可以同行，就知道我們是不是到徐家台去了！那保紅貨的總不會也是到徐家台去吧？」

「你這麼說倒也有點道理，據我所知，那保鏢的確不是你，他叫什麼，我們竟採不出來，但他們都跟你們一樣，一老一少，兩騎快馬！嗯，對了，你們這馬是怎麼來的？」

「你認得牠？」

「如果我沒有記錯，這兩匹馬似是鐵扇帮的！是不是？」

「鐵扇帮？幾時出現了這樣一個帮會了？」

「已經好幾年了，你沒聽說過？」

「沒有！帮主可是鐵扇三郎？」

「不是！鐵扇三郎只是帮中的一個總頭目！」

「那麼，帮主是誰？」

「鐵扇魔君！」

「鐵扇魔君？這名字倒未聽說過！」

「他是鐵扇三郎的師叔，年紀比鐵扇三郎大不了多少，功力却高得多了！」

「這就奇了，怎麼從來未聽說有這個人？」

「他過去一直在波斯，最近幾年才回來的，鐵扇三郎那時剛剛組成鐵扇帮，不可一世，自然不認有這樣一個師叔，可是印證之下，鐵扇三郎用盡所學也佔不到便宜，打得渾身是汗了，對方仍然那麼瀟洒自如，大氣也不喘一口，他只好信服了，認對方做師叔，並把帮主之位乖乖的送給人家！」

「這就是了！」常德安似是自語地說。「鐵扇三郎一直傲視天下，目空一切，居然肯拱手讓位，這個鐵扇魔君當然是他的師叔了！」

「不！老爹，你錯了！」羅保官斷然說。

「什麼？我錯了？我怎麼錯了！」

「老爹，你聽說過海市蜃樓的故事？你見過鏡花水月的影像？佛家六祖有說風未動，幡未動，人們心動耳，世間無魔，何得有魔君？」

「你是說……」

「老爹，你已經明白，何必再說？耽擱了半天，我們也該上路了！」

「對！我們也該上路了！」

他們上路了，美娘仍然呆呆地沉思，細味羅保官的話語。久久，若有所悟地大叫：「着呀，這小子眞聰明，連我蘇美娘都給騙了，他却一語道破，這份聰明就非我可及，假如練武，成就必大。」

「蘇美娘，你說誰的成就大？想得這麼出神，又遇見新相好了？依我說呀，蘇美娘，新相好不如老搭檔，我看，還是跟我們合作吧！」他說着，已到了蘇美娘身邊，老實不客氣的伸手扳着蘇美娘的肩頭，微微用力按着，揑着，摩挲着。蘇美娘並不拒絕，反把身子放軟，微微向後靠貼

他的胸膛，半閉眼皮，似在享受。對方的另一隻手也不閉置了，再扳在她的另一個肩頭上，把她扶轉身，胸對胸貼着，兩隻手在她的背上移動，由上而下，已到腰部，左手更向下移，接近臀了，突然，他發出駭人的慘呼，蘇美娘右手一縮一按，在他的胸前一推，立即弓背曲腿向下一蹲，點足一彈，退出了二丈過外，足剛沾地，馬上倒身就地一滾，又滾開了丈許，這才站起來撫着肩頭的裂衣，撫着破衣處露出的肌肉，恨恨地盯着那張恐怖痙攣的臉，和無限怨毒的目光。

原來蘇美娘趁對方撫摸她背後的同時，也撫摸對方的背脊，並且，在摸到一處地方之後，右手把匕首向那兒大力一插，同時脫身急退，對方中了要害，本能地雙手力抓，這就抓裂了蘇美娘的衣服，再擲出火彈，又給蘇美娘躲過，他已無力再作第三種攻擊了。

蘇美娘直看到他死去之後，才覺得剛才的可怕，忍不住熱淚奔流。她半生受此人控制與虐待，此刻才能報仇，自然感到興奮，可是當她正在抹乾匕首上的血漬藏起來，便有幾騎馬飛快跑而來，馬上人縱聲談笑，肆無忌憚，他們看到死者的馬站在一邊，又看到蘇美娘蹲在死者身邊流淚不止，都覺奇怪，跳下馬喝道：「你是誰？我大哥是怎麼死的？給誰害死的？」

蘇美娘揩着熱淚，仰望對方一眼，心頭微微一顫，忍不住再多瞧一眼，裝作悲哀地說有一老一少兩個人調戲他，他大哥看不過眼，動手帮她，不料反給對方害了！她只說出羅常兩個形像，並說他們是去徐家台的，至於是什麼人，她可不清楚！他們聽說，四個人只留下一個帮蘇美娘安葬大哥，發出一支响箭，先追羅常兩個去了。

羅常兩個輕易就躲過蘇美娘一場糾纏，心中無比高興，怎也料不到她會來這一招，給他們嫁禍，因此，發覺有快馬隨後，也不以爲是追踪自己而來，後來對方追了上來，截住他們的去路，他們才知道自己猜錯了！但仍以爲是追索紅貨的，及至聽得對方罵他們殺害了他的大哥，才知道自己又猜錯了。不過，他們覺得奇怪，自己並未殺人，對方怎會如此責罵？便想到蘇美娘與被蘇美娘殺死的那個男子，因而常德安向他們反問：「你們的大哥？可是那個美娘殺死的漢子？」

「好呀，狐狸現出尾巴，不打自招啦！」對方得意地說。

「什麼不打自招？你以爲那女人是什麼人？他是人間尤物蘇美娘！」

「蘇美娘？胡說！她不是蘇美娘！」

「除非你見到的不是我所說的女人就不是！他們早先的談話與打鬥，我都瞧見和聽到了！他恨那個漢子別戀姘婦，他也和一個姓曾的勾搭上了，後來，他發現姓曾的也對她不忠，和這個漢子的姘婦搞上了，她便殺了他們，早先冤家路窄，狹路相逢，於是，她又把他殺了，這是我親眼看到，親耳聽到的，還會有錯？」

「你說什麼？我們大哥根本就沒有姘婦，你敢胡說八道，污辱我大哥！」

另一漢子喝道：「你胡說！她說你們調戲她，我大哥看不過眼，帮她出手，結果給你們殺了！」

「你別狡辯了，我們絕不會相信！」

「殺人償命，上，我們替大哥報仇！」

三個人於是一起動手，就向常德安進攻。常德安知道再說也沒有用，便不再說，全心全意應敵。一根鐵烟桿指東打西，指南打北，使得如生龍活虎，狠準穩之外，再加上一個快字，在三個人夾攻下，非但能守，而且能攻，打得靈活無比，三個敵人也佔不了他半點便宜。

羅保官站在一旁並未插手，他看了一會，對常德安說：「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殺賊爲救人，賊人如蜂至，不能再留手了！」話聲未完，人聲蹄聲盈耳傳來，可知人數不少，常德安正感爲難，急叫羅保官快走，不料甫出聲，三個敵人驀然有兩個廻避不及，碰撞在一起，給了他一個極佳機會，鐵烟桿疾點之下，對方便應聲倒地，只有一個活着，一看情形不對，急忙逃走。

「截住他，截住他，正是他們殺了你們大哥的！」蘇美娘人在馬上，已經先聲奪人，尖聲叫嚷了！

「蘇美娘，你這麼說，不怕晚上他找你算賬？」常德安並沒有走，屹然挺立，羅保官站在他身邊，也十分鎭定，全無怯畏神色。來人有七個，其中一個是蘇美娘。她是唯一認識羅常兩個的人。

蘇美娘的話極有挑撥力，果然有幾個人振臂要跟羅常兩個一拚。但是，有一個清秀瘦削的漢子喝道：「且慢！」他一伸手，那些人便都靜了下來，他於是問道：「程英，你追到這裏，才追上他們，是不是？」

程英就是先同常德安動手，死了兩個，留下的一個，他點點頭，說了一個「是」字！

「你追上他們時，他們跑得很快？還是普通跑法？」

「他們跑得並不快，還閃到路邊讓我過去！」

「他們偷襲你們？」

「沒有，他們沒有動手！」

「是你們先動手的？」

「是！」

「好了，你站到一邊！」那個瘦削的人同時一轉，望向另一個漢子道：「馬漢！你留下來帮蘇美娘埋葬大哥？」

「是！陸爺！」

「你知道大哥受了什麼傷死的？」

「大哥是後心受傷致死的！」

「你看過了？是刀傷還是劍傷？或者其他？」

「傷口並不大，似乎是飛刀一類的暗器！」

「嗯，暗器！」陸爺想了一想，日光暴亮，射向馬漢：「你看大哥死了有多久？一個時辰有沒有？」

「沒有！我看不到頓飯時光，可能只有盞茶時光吧！」

「你這麼肯定？」

「嗯！我可以肯定！」

「憑什麼？」

「我發覺大哥的身體還暖和，傷口血也未止！不可能死得許久！」

「你眞注意了這些？再想想，有沒有

記錯？」

「不會錯！我記得清清楚楚！」

「那麼，我再問大家，剛才我們跑得快不快？」

「當然快！」

「很快！」

「請大家想想，我們花了多少時光？够不够盞茶時光？或者頓飯時光？」

「我想，兩頓飯也不止呢！」

「最少也有頓飯以上了！」

「不！我留意過，差不多有半個時辰，這是說，差不多有四十里路程！你們想想，這兩個人跑得並不快，可知他們心中並無所懼，再說，以他們這種走法，可能超過半個時辰！大哥會死了半個時辰還總不止？身體仍暖？有可能嗎？」

「對！怎會這樣？」

「這麼說，難道不是他們殺……」

「臭婊子，你別跑！你跑不了啦！」

陸爺向拍馬飛馳的蘇美娘呼喝，同時對他的人說：「殺大哥的就是這淫婦，快追，別給她逃了！這兩個傢伙，我們慢慢再找他算賬！」

幾個人都追蘇美娘去了，留下兩個死者也無人理會，常羅兩個怕他們回來又有麻煩，也急急離去了。

這樣又過了一關，常德安說：「保官，人生就是這樣，有時風平浪靜，似現在這樣，有時充滿風險，像早先那樣，有時表面似乎平靜，其實週圍都伺伏着危機，隱藏暗湧！比如我們的前途就是這樣，你別輕視只有大半天工夫便可以到達徐家谷，說不定一個時辰之內，或者晚上，或者明天，都會遇上了危險，甚至是到了徐家谷，一樣是伺伏着危險，非小心提防不可呢！」

羅保官道：「老爹，這個我明白，我會小心的！」

「你明白？你怎會明白？」

「六子說的！他說做人並不容易，不但要提防敵人，更要提防朋友，敵人是明的，還易提防，朋友是暗的，更難提防！六子說，禍生肘腋，身邊出現兇手，才是最難應付的！」

「對！六子這話十分對，古往今來，這樣的例子實在太多了，宋太祖趙匡胤，陳橋兵變，黃袍加身，簒了周朝，他的弟弟，趁他有病，實行把他殺掉，奪位登基，史家稱爲『燭影搖紅』，遠的如李密作反，李世民誅兄，都是例子，六子可說是個奇人！」

「六子懂的很多，幾乎什麼都懂！我有時看書不明白，問他，他比教師講的還更清楚，更易明白呢！」

「嗯，他還能文？」

「他還能繪畫呢！」

「繪得怎樣？」

「好極了，又好，又快！」

「這麼說，他倒是個多才多藝，文武兼備的人才呢！難得！難得！」

兩個人的話題扯到六子身上，談了不少，第二天午間，他們來到徐家谷了。

徐家谷是一個地名，徐東明家在徐家谷的東首，佔地頗廣，一排過三間大屋，同樣高大，同樣形式，頗爲壯觀。門前是一片空地，對開是草坪，再外是一排排柏樹楓樹和楊樹，由遠處望來，只看到柏樹楓樹和楊樹，看不見房子的。

春夏天，楓與楊都青葱茂綠，生氣勃勃，晴天，陽光照射下，蒸發水分上升，樹頂幻出影子，不少孩子都看作神話故事中的景象，雨天，水淋在樹間，又有另一種景象，到了深秋，楓葉紅似二月花，晚霞似錦，上下一片互相輝映，倍感豪華，加上三五歸鴉繞樹飛鳴，活生生一幅美景。冬天，楓樹與楊樹都葉落留枝，難免使人有蕭索之感，但是，柏樹却是不畏霜雪的常青樹，春夏之間，三樹同綠，難顯柏樹顏色，楓葉秋風，白楊皮蛻，漸漸顯出柏樹顏色了，到了冬天，更是柏樹的天下，只有它才顯出徐家園的生氣，也只有它才稍減肅殺蕭索之氣。

常德安過去曾經到過兩次徐家園，那時，徐家園前的排樹還沒有長得這樣高大，幾年時光，樹與人同，都長大了。由於樹，他想到了羅保官。羅保官也長得比過去長大了。

不過，雖然是五月天時，柏，楓，楊都長得青葱翠綠，充滿生氣，但常德安不知怎的，却覺得這一次和過去不同，這一次總覺得徐家似乎有一種特別，或者說是不吉的預兆。這只是感覺，微弱的，看不見，摸不到的。但又的的確確是有這種感覺。

「這倒奇了，是什麼原因呢！」常德安自言自語，目光向四處游望。

「老爹，你覺得有什麼不對嗎？」羅保官詫然發問，望着常德安。

「沒有什麼！」

「老爹，你的臉色已經說了，你說吧，是什麼事？」

「沒有什麼！我只是有一種感覺，很特別的感覺！」

「很特別的感覺？不會是壞事吧？」

「我也不知道！你有什麼感覺不？」

「我覺得前面的樹太高太密了，擋住了，看不到遠處，應該把樹減少一些，也修矮一些！這樣，看起來會舒服些！」

「這是風水樹，擋煞的，你見了徐世伯千萬不能這麼說，他會不高興的！」

「但願他別問我。他不問，我不會說的！」

「不，他問你，也不能說！」

「我勸你還是別說的好，免得徐世伯不開心，何必呢！」

「到時再說吧，現在談也沒用！」

「老爹，你看，有人來了！」

「你等一下，我去投帖！」

「怎麼，還有這一套？」

「這是禮貌，也沒什麼不好呀！」

常德安投了帖，不一會，管家出來相迎，主人徐東明也親迎於內堂，可說是十分客氣。

「徐大俠，幾年不見，你更健壯了！人說老當益壯，你徐大俠可謂當之無愧！」常德安趨前爲禮，徐東明呵呵地笑說：「常兄過獎了！老了，不復當年了！你老童顏鶴髮，才眞是老當益壯呢！」

兩個互相送高帽子，皆大歡喜。稍後，常德安給羅保官引見道：「徐大俠，這位是羅福明的孩子，我特帶他來拜見你老人家！」轉口又對羅保官道：「保官，快

拜見徐世伯！」

「小侄羅保官拜見世伯！」羅保官說拜見眞是拜見，跪下去叩頭！

「世侄請起！這樣大禮我怎敢當！」

「徐大俠，我來之時，羅福明再三囑咐，希望徐大俠帮忙，今後多多的提携保官！

「常兄，羅世兄一表人才，乃人中俊傑，將來必成大器，成就在你我之上。我近年研習醫卜風鑒之術，自覺頗有成績，看來不會有大錯！」

「但願如徐大俠此言，羅福明就放心了！」

談說間，又有人客到，徐東明又迎接人客去了。

羅保官給引到一間客房，他掩上房門之後，對常德安道：「老爹，你覺得徐世伯怎樣？你過去和他見過面，覺得他和過去有什麼不同沒有？」

「你怎麼會這樣問的？發覺有什麼不妥？」

「倒沒有，我也和你說的一樣，有種莫名其妙的感覺，是什麼又說不出來。」

「你和他還是第一次見面，怎會也有這種感覺？」

「我自己也覺得奇怪，只是我確實有此感覺！我覺得他言語閃爍，過份客氣，據你說，他與我爹有極深交情，何以却如此見外，以世兄相稱？更怪的是他似乎不知道我爹有病，問候也沒一句，就是忙，也不該這樣的！」

「不錯！以你爹跟他的交情，他大可以受你拜見的，也不該稱你爲世兄，更不該不問候你爹。這點，我也猜想不通。」

「老爹，你知道他這次大派請帖，眞正的目的是什麼？看在我爹與他的交情上，他若有事，我自該帮他，要是沒什麼事，喜事一過，我便告辭了！」

「有什麼目的，我也不清楚。不過，延川趙玉君的猜測未必是全無根據，說不定他眞個要選女婿呢！你年紀輕，又未訂下婚事，倒是一個機會！」

「老爹休取笑！我暫時還不想談！」

常德安會見了許多老朋友，從老朋友口中也知道了一些關於徐東明的事情，原來他有奇逢，一年前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由一個收買破爛者手中買到一卷「修明圖譜」，裏面詳載各家各派武功，評述其優點與練法，他得了這圖譜之後，一直沒有人知道，直至半年前，有人追查這卷圖譜的下落，一直追到那個買賣破爛的人，他才說出是給徐東明買了去。於是，由那時起，徐家常常發現有神秘人物，他們都是悄然而來，悄然而去，絕不偷取任何東西，只是書房中的書常常擺錯位置，似被人翻動過。

常德安問朋友：「難道來的是什麼人，谷主一點也不知道？」

「據說是一個幪面人。有一晚，谷主跟他交上了手，結果受了傷！昏迷了許久，清醒之後，許多事都認不清，開始那幾天，連說話也是古古怪怪的，直至過了半個月左右才漸漸復原，但始終無法回復傷前的記憶，特別是他獨自一個人坐着的時候，有時自語自言，有時日瞪口呆，似乎注視什麼，但你經過他視線時，他却一無所覺，樣子甚爲嚇人！」

朋友這消息是得自徐家的管家，大約是可靠的，常德安把這一切，告訴羅保官，嘆着氣，神情顯得很憂鬱。他下結論說：「保官，這麼說來，我們似乎是錯怪他了！」

「也許是！」羅保官心不在焉地漫應着，似乎在想着另外什麼事情。常德安看着他，心中湧起一股莫名的不安預兆。

「保官，你不是不舒服吧？」常德安關心地問。

「沒有！我什麼也沒有！」羅保官微微一笑，確不似有什麼不舒服。常德安見了才算放心！

白天，徐東明忙忙碌碌，徐家的人也忙忙碌碌，各人都無暇關心別人。第二天就是徐東明的孫子彌月之喜了，人客已經到得八八八九九九，徐家園的熱鬧可以想見了。不過，在熱鬧中却有人心情緊張，患得患失，頗爲不安。這些人就如延川趙玉君所希望一樣，是另有目的，希望能成爲徐家的東床快婿的。

這些人是有目的而來，自然對於徐家小姐的動向十分注意。但是，這些人感到奇怪的是，他們有的已經來了幾天了，何以總未見到徐小姐一面？據他們所知，徐小姐是非常大方，不畏生人的，怎麼總不見面？心有所疑便暗作打聽了。打聽的結果，知道徐小姐原來長期都住在外婆家的，平時甚少返家，外婆對她疼得不得了，什麼好吃的，好穿的都留給她，她在外婆家，簡直是女公主，女王！

這一趟，她已經去了幾個月未返過家了。不過，徐家已經通知了她，她也答允返家了，只是未到而已，可能有什麼事阻碍了，才會遲到！

但是，她家中有這樣的喜事，她是應該在家帮忙招呼客人的，她却遲遲未返，這未免太過任性了。再說，這一天已經是她侄兒彌月前夕，賀客盈門了，她仍未到，難怪有的人已經加以非議了。

羅保官只是有好奇心，並未有企圖，所以對於徐小姐不在家的事並未深入追查原因，反而另一個問題引起他的興趣，使他靜不下心，夜靜之後便悄然離房外出，想到別人留宿的地方去看看，他這做法，以一個客人身份來說是不應該的，不但對主家無禮貌，也對其他人無禮貌，極易引起誤會。但初涉足江湖的人，只憑自己興趣從事，根本不會考慮其他，所以他想到就幹，絕未考慮到後果。

羅保官出了房之後，還沒決定先到那裏，耳邊已經聽到異聲，稍爲凝神，便知屬實，急忙循聲注目，看看是什麼人！他伏在一隅，很快就看到一條纖小的身形疾馳而來，在他的睡房門口站了一下，猶豫不決的過了片刻，抬手似要叩門，又停住，一連幾次，終於還是叩了門，很怪，他已不在房中，自然無人應門那人叩了兩次都無反應，似感訝異，也覺失望的又悄然而退。

這一切都看在羅保官眼中，由舉止到身形，他肯定對方是個女子，他曾追踪這個人影，可惜沒有追上，無法證實自己有無看錯和不知道她是什麼人，午夜找自己目的何在！他倒有點後悔自己不在房中。

悔恨是沒有用的，於事無補。他不願即刻回房，溜到後園去，他要好好的思索幾個問題，找尋答案。

後園這時很靜，也很涼快，他在那兒，精神大振，沒有半點睡意。坐了一會，聽到三更鼓响，長長透了口氣，伸了個懶腰，正要起步。驀然又有一個黑人影閃入眼簾，他心頭一凛，覺得這身形很熟，略一思索，全身爲之震顫了。他暗想：三更了，他出來做什麼？心有所疑，便特別留神。他此時與對方相距不過十來丈，看得很是清楚，一點不錯，對方確是自己懷疑的人！

這個人便是徐家園的主人徐東明。

徐東明爲什麼午夜到後園？他是主人，當然有權什麼時候都可以到處查看，特別是喜慶前夕，更有此必要，原不太出奇，但他爲什麼如此鬼祟，閃閃縮縮，怕人見到。這是何故？羅保官要明眞相，便留神監視，對他的一舉一動都不放過。

徐東明並非眞個在後園有什麼事，他不過是經過後園罷了，三幾個閃身，已經翻過圍牆，出了外邊。這就更叫羅保官猜不透。但年青人有一份衝勁，勇往直前，羅保官也有這份衝勁。他想也不多想，啣尾就追踪出了牆外。

深夜，一切都非常靜，微月疏星下，兩條人影相距數十丈，前後追逐。前者似乎不知後面有人，後者十分小心。前者是徐東明，後面是羅保官。徐東明的武功，早著武林，羅保官根本不曾想過假如給徐東明發現了，會發生怎樣的事情！

徐東明一直跑到一座山的山脚，但他不是向容易上山那一邊走，他是走向靠水峭壁，手足並用而上，走得依然很快。到了半山略高處，他停住了，移開一塊大石，出現一個洞，他就鑽了進去。

這是無路可逃，亦難以躲藏身體的峭壁，照道理羅保官是不該再跟踪的，但他不理，還是跟了上去，伏在洞口偷聽，他還想入洞去看個明白呢！

突然，洞內响起足音了，羅保官知是徐東明要走，急於廻避，這才着急，因爲，除了碰頭，實在難找地方廻避，而在此時此地見面，顯然甚不適宜，因此羅保官眞大急。足音已到洞口，怎辦呢？羅保官眞急啊！不過，俗語有說：人急智生，在極端急迫之下，羅保官也只好冒一次大險了！他覷準安放石門的地方，一閃身躍下去，就憑那突出不到兩尺的石塊略遮頭顱，雙手緊抓石下，足尖微踏崖石，却不敢用力，踏翻了，會傳出聲响，驚動徐東明。

徐東明久久才出石洞，使懸虛吊掛，只憑十指之力支持的羅保官非常吃力，冷汗也流了。

終於，羅保官看到徐東明下了半山，便猛一用力，一個斜飛，閃躍出了幾尺，回到原來的石路，迅速踏上那突出的石面，抹去額上的汗，深深透了幾口氣，然後移開石洞門，探身入內。

洞內很黑，他又是第一次到，很不易走，火熠子也難以帮忙，他只好靜坐片刻，等待眼睛習慣黑暗後再探索洞內情景。

這時候，徐東明已快下到山脚了，驀然想起一件事，心頭猛地一跳，自語道：「要不要再上去拿來？」他想了片刻，終於決定了，轉身再向山上石洞走去。他這個決定，石洞內的羅保官自然不會想到！

徐東明雖然是回頭上山，但却是心意不堅的，他走得很慢，不斷猶豫，對於是否眞要上去這個念頭還是懷疑的，因此，他不時停下來向上望。一次又一次，結果只走了一小半路，他停下來，不再向上走，又再向下行，一直落到山脚，回到徐家園去了。

徐東明悄然而出，悄然而回，自料無人知曉，十分秘密。他是萬萬料不到自己的秘密完全落在羅保官眼中，連他經營的密窟懸崖石洞也給羅保官看個透徹。這是意外，徐東明無法意料得到的。但是，這却又是一個事實。

羅保官以驚異的口吻自語：「奇怪，他爲什麼把這許多珍寶藏在這裏，却不藏在家中？莫非他……唔，對了，一定是因爲那卷『修明圖譜』，不斷有神秘人物到徐家去，所以，他把認爲貴重的東西搬出來，實在是有苦衷的！這麼說，倒也不太出奇了！」他自語自言，以爲自己很聰明，很了解徐東明了。

這個石洞由於高在半山以上，雖然很深，倒還算得乾爽。他流連洞內，細細欣賞，覺得這件瑪瑙很趣怪，那件珊瑚又很美！這一方玉石夠柔潤，那一顆珍珠又亮又大又圓，他都覺得確是珍品，又玩又看，不忍釋手。但是，他更重視的還是那一卷「修明圖譜」。他並非覬覦這一卷圖譜，他對自己所學已十分滿意，認爲足可傲視江湖了，但他好奇，希望看看這卷圖譜，了解它到底有什麼東西，如此使人着迷，甘於爲它冒險！人都是有這個心理的，羅保官也有這個心理。可是他搜遍了全洞，認爲可疑的地方都搜過了，還是找不到，因此，他感到失望，也不服氣，決定找機會再來！因爲他已逗留了許久，也許天快亮了，非回去不可了。

出了洞門口，走到半山，聽到四更鼓响，證明離開徐家已經整整一個更次了。他怕回去得遲會被人發覺，急忙飛步趕回去，還好，沒有遇到任何人。但他回想早間所見，如何還能入睡！聽到人聲，索性起來了。

他見過老爹，老爹也沒留意他一夜未睡，只對他說了一些關於午後會見主人與喜筵席上的一些禮儀，他一笑說：「老爹放心好了，我不會，也會跟別人學，不出錯就是！」老爹了解他的心性，也報以一笑。午間，鐵扇帮的總頭頭鐵扇三郎來了。徐家的人知他難惹，招待得特別小心，徐東明也親自出迎，客氣一番。鐵扇三郎向身邊的人道：「把禮物奉上！」

「是！」有個人立即把背包解下，遞了過去。徐東明一聲多謝，叫人收進去。

「徐兄何不當衆打開，也好叫大家欣賞欣賞！」

「主從客便，遵命！」徐東明叫人解開包裹，衆人譁然變色，原來這包裹裏面藏的竟是一具小棺木和一件壽衣，都是小孩子用的物品，很明顯，鐵扇三郎是爲生事而來的！

（下期續完）

小啓：「神眼遊龍」作者因事，續稿未到，是期暫停。



嬌語施間計 激鬥拚死傷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方芍藥喝阻了葉青和白莉對公孫化的無禮後，馳往翠雲谷與凌霄會晤，獲知凌霄來六詔目的是想尋求朱竹，遂自告奮勇，願往掘來相贈，着凌霄在竹林相候。方芍葯在馳返歡喜橋途中，與天麻書生劉伯凉遇，劉伯凉自語攜來天傷，天容二珠到來聘婚，方芍葯虛與委蛇着其在原地等候，稍後自會回來與他洽談，別過劉伯凉，剛走不遠便見李光，郭雲與四尺蝦蟆熊大量激鬥，方芍葯喝令停手，把劉伯凉攜珠爲聘之事說出，激使熊大量生妒，並說要先試驗寶珠眞僞才決定是否接受他的求婚。

熊大量問道：「那劉大麻子現在何處？」

方芍藥含笑說出劉伯凉的所在，並把自己怎樣與對方定約的情形，向熊大量說了一遍。

說完以後，故意風情萬種地，向對方嫣然一笑又道：「熊兄，你既然也有意向我求婚，但不知準備什麼聘禮，可否拿將出來，讓我和那『聚寶雙珠』，比較一下？」

這一問，不禁把位「四尺蝦蟆」熊大量問得窘然發怔！

方芍藥一聲嬌笑，熊大量忽似下了什麼決心似地，毅然說道：「我所準備的聘禮，也是方姑娘所喜愛的『天容』、『天傷』等『聚寶雙珠』！」

這種答話，也令方芍藥愕然怔住。

熊大量呵呵笑道：「方姑娘不必發怔，你且快去快來，我和劉大麻子，同在一處等你，到時候誰有眞的『聚寶雙珠』，你便答應誰的婚事如何？」

方芍藥心知這「邊荒二醜」之間，必然火併，遂在畧一尋思後，頷首嬌笑道：「好，我儘快趕來，在你們兩人之中，挑上一個！」

說完，回頭對李光，郭雲二女笑道：「四妹，六妹，你們把氣血調勻了麼？這幾天喜事重重，我們要趕回六詔府，準備一切！」

熊大量面帶歉疚之色，伸手遞過兩粒朱紅色的丹丸，陪着笑臉說道：「適才彼此誤會，致有失手得罪之處，這是我以邊荒雪蓮所煉獨門靈丹，兩位姑娘服下後，不單微傷立癒，並會對眞氣內力方面，頗有助益！」

方芍藥也不客氣，謝了一聲，伸手接過，便與李光，郭雲二女，同向熊大量告別離去。

轉過崖角，有道山泉，方芍藥便命李光，郭雲，把那丹藥服下。

李光苦笑道：「大姊你到信得過對方？」

方芍葯接口道：「四妹放心，你難道沒看出，這隻醜蝦蟆，業已色迷心竅，在拚命討我好麼？他那裏還敢在治傷藥物上弄甚狡獪？」

郭雲一面以山泉服食丹丸，一面笑道：「大姊眞不愧『天人』之稱，熊大量與劉伯凉兩個醜怪傢伙，業已被你的天人顏色，迷得暈頭轉向，眼看就要爲了爭風吃醋，來個同室操戈了！」

方芍藥苦笑道：「雖然我用了離間之計，但在劉伯凉與熊大量互相面質以下，却不知效果如何？……」說至此處，嘆了一口氣兒又道：「這『邊荒五醜』委實名非虛傳，個個武功不凡，且業已趕到『六詔』，我們姊妹之中，恐怕是難免有場慘重刼數的了！」

李光，郭雲二女，因方才業已嘗過熊大量的厲害，知道方芍藥所說不虛，均玉容變色。

默然片刻後，郭雲首先咬牙說道：「『四尺蝦蟆』已然如此，那些『塌鼻淫猿』，『闊咀媚猪』，『獨目臭驢』等，想必更長得沒有一分像人，我寧可身遭刼數，玉殞香消，也不肯嫁給這羣醜鬼，和他們共同枕蓆！」

李光表示同意地，點頭說：「這羣東西，委實長得太醜，剛才那隻蝦蟆，居然還向我們調情，想起他那樣兒，我如今都想作嘔！」

方芍藥乘着趕返別府途中，把最近所發生的各種事兒，向李光，郭雲講述一遍。

李光「呀」了一聲道：「這到眞所謂是『多事之秋』，不料除去『邊荒五醜』，我們還惹了『滄海巫山』雲夢襄，和『玉潘安』蕭凌等『風流雙劍』！」

方芍藥嘆道：「惹了『風流雙劍』倒不要緊，希望雲夢襄與蕭凌中能有一人，及時趕來才好！」

郭雲問道：「大姊有把握能令雲夢襄和蕭凌等，幫我們共退『邊荒五醜』麼！」

方芍藥道：「我和『滄海巫山』雲夢襄昔年畧有交情，何况對於他那位心上人歐陽珊姑娘，又並未慢待，故而只要他能及時趕來，則蒙他拔劍相助的希望甚大！至於『玉潘安』蕭凌方面……」她語音畧頓，輕輕嘆了一口氣，又道：「却因雙方素不相識，只好仰仗十妹的這段良緣才好！」

郭雲問道：「大姊當眞要把十妹嫁給公孫化麼？」

方芍藥點了點頭，正色答道：「除了『玉潘安』蕭凌的關係之外，公孫化人品甚好，無論文才武畧，那樣配十妹不過？」

郭雲囁嚅道：「大姊，你……你還記得我們在『天慾谷』中，曾有『一女有歸，十女皆散』之誓麼？」

方芍藥道：「當然記得，我於荒唐了這些年後，突然覺悟不單應『一女有歸』，並應『十女有歸』，女孩子的終極正當歸宿，還是嫁給『一個』自己所喜歡的男人，因爲除了肉體歡娛以外，還有件更要緊更享受的事兒，那就是心靈安慰，李商隱說得好：『昨夜星辰昨夜風，小樓西畔畫堂東，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

李光在一旁聽得失笑叫道：「大姊，我看你眼中閃射一種特殊眼色，臉上也顯露出一種奇異光輝，八成兒是大姊也有了心上人吧？」

郭雲點頭笑道：「四姊猜得對了，適才『心有靈犀一點通』之語，定是大姊的夫子自道，只不知與大姊靈犀相通的，是那家有福兒郎而已！」

方芍藥嫣然笑道：「我也不瞞你們……」

當下便相當倜儻，毫不忸怩地，把與凌霄結識一段經過，向李光郭雲二女，說了一遍。

說完以後，目注郭雲笑道：「六妹，少時我回到別府之中，我須主持會議，報告『邊荒五醜』尋釁經過，並開導其餘姊妹，說明利害，玉成十妹與公孫化的一段良緣。四妹可在旁幫腔，你則請我往『歡喜橋』，掘根『紫竹鞭』備用，免得我無法分身，措手不及，會讓凌霄在『翠雲谷』中，等得太久！」

郭雲笑道：「大姊放心，這椿事兒，交給我，決不會就誤大姊對你那位心上郎君，所作允諾！」

就在方芍藥與李光，郭雲，回轉「六詔別府」，召開姊妹會議之際，「翠雲谷」外，却已起了一番相當精彩的龍爭虎鬥。

這場爭鬥主體，便是同列「邊荒五醜」之中的「天麻書生」劉伯凉，與「四尺蝦蟆」熊大量。

在動物之中，似乎以「蝦蟆」與「河豚魚」最會生氣，而在「邊荒五醜」中却推「四尺蝦蟆」熊大量。他的號如其人，名不如其人，換句話說，也就是他最會生氣，氣度量甚小。

熊大量自從聽了「放誕夫人」方芍藥那些半假半眞的話兒，便憋足了一肚皮的悶氣，找向劉伯凉約定等待方芍藥的「翠雲谷」外。

他的肚子，本就甚大，這一憋足了氣，便彷彿發大了一些。

起初，熊大量對於方芍藥所說各語，並未深信，但才近「翠雲谷」外，遠遠瞥見「天麻書生」劉伯凉詡爲「醜中宋玉，怪裏潘安」的瀟洒身形，便不禁怒上心頭，信了一半。

「天麻書生」劉伯凉正自負手閒眺四外風光山色，聽得身後有人走來，正待回頭察看之際，熊大量已在丈許以外，厲聲叫道：「劉大麻子……」

這一聲的高叫，把那位「天麻書生」劉伯凉，嚇了一跳。

因爲他已聽出是「四尺蝦蟆」熊大量的語音，但這種「劉大麻子」，却太不客氣，與平時大不一樣。

劉伯凉眉頭微皺，一面轉身，一面含笑說道：「是熊兄麼？……」

語方出，熊大量已氣冲冲地說道：「什麼熊兄，乾脆叫我蝦蟆，不更爽快一點！」

這時，劉伯凉已轉過身來一眼瞥見熊大量那張怒冲冲的臉龐，和氣鼓鼓的肚子。

劉伯凉不禁詫聲問道：「熊兄，你怎麼氣成這副樣兒，是和誰鬧了彆扭？」

熊大量因知「天麻書生」劉伯凉藝業甚高，自覺怒火太冲，神明不朗，倉卒動手之下，未免吃虧，遂耐着性兒，不予答理，並尋塊大石坐下，打算把眞氣畧爲調勻，再和劉伯凉翻臉。

劉伯凉見他不理自己，虎着一張臉兒，顯然仍在生氣，遂含笑地說道：「我們與『天慾十女』所定約期，還有數日才到，熊兄提前趕來，莫非……」

聽了提前起來一語，熊大量剛剛勉强抑壓的一腔怒火，不禁又往上冲。

他屁股猶未坐穩，便霍然又從石上站了起來，厲聲說道：「難道只許你提前趕來，就不許我提前趕來，劉大麻子，你且答覆我一個問題，你應約期之前，單獨一人，先趕來『六詔』則甚？」

任憑劉伯凉何等奸狡，他也想不到熊大量是巧遇「放誕夫人」方芍藥，並中了她的激將反間計，遂未加隱瞞地，照實答道：「因爲我們『邊荒五醜』雖想迎娶『天慾十女』，只是籠統表示，每人要娶兩個，並未特別指定對象，小弟遂畧爲提前趕來，想……」

熊大量接道：「你想先加挑選？」

劉伯凉不加隱瞞地，坦然微笑道：「不瞞熊兄，小弟確實有此私心，但如今熊兄也已趕來，你不妨先選擇兩個，賸下六個，再交給魏子平兄，葛天保兄，和吳小隆兄，隨意分配便了！」

此時，熊大量越發相信方芍藥所言是實，遂儘量抑壓，使語音中不帶火氣地，目注劉伯涼道：「你在『天慾十女』之中，你所選的是那兩個呢？」

劉伯涼道：「一頭一尾，是排行第一的『放誕夫人』方芍藥，和排行第十的『銷魂姹女』葉白……」

熊大量一面暗中凝聚自己的蝦蟆氣勁，一面繼續問道：「爲什麼要選這一頭一尾……」

劉伯涼不等熊大量往下再問，便揚眉笑道：「因爲小弟聞得人言，『天慾十女』中，數『銷魂姹女』葉白的外表最美，『放誕夫人』方芍藥的內才最秀！」

熊大量「哦」了一聲，緩緩說道：「這樣說來，是『天慾十女』中，最好的兩個了，但不知你憑些什麼，要既得驪尾，又佔鰲頭？是憑你『天麻書生』的臉上麻子多麼？」

說至此處，獨擅專長的「蝦蟆氣勁」，業已凝足，目閃凶光，便待發作。

劉伯涼發覺熊大量的語意神情，兩皆不善，不禁心中一驚，哈哈大笑道：「小弟憑文才，憑武才，憑人才，那一樣也不配獨佔鰲頭，我只是倚仗一些錢財，企圖以『財帛動人心』，打動方芍藥與葉白的美人好貨之念……」

語音至此畧頓，目注熊大量又道：「熊兄若是爲了此事生氣，則大可不必，小弟可以只要『放誕夫人』方芍藥，而把『天慾十女』，容貌最美的『銷魂姹女』葉白，讓給你去作消魂享受！」

熊大量本來已將發難，但突然靈機一動，臉上怒容全釋地，咧着那張蝦蟆大口，呵呵笑道：「多謝，多謝，劉兄既有『財帛動人心』之語，定是準備下什麼稀世聘禮了吧，快請取將出來，讓我開開眼界！」

劉伯涼自然料不到熊大量竟決定與自己翻臉，並打算把自己置於死地，遂在聞言之下，含笑答道：「小弟擁以打動美人的聘禮，便是曾有傳說，爲武林人物空自艷羨，卻尚無人見過的『聚寶雙珠』……」

說至此處，伸手入懷一摸，摸出那粒閃淡藍色柔和光芒的「天容珠」來，遞向熊大量道：「這粒是『天容珠』，據說以之磨粉服食，可以駐顏不老，常保青春！」

熊大量見劉伯涼竟肯把「天容珠」交給自己，不禁大喜過望，趕緊一把接過，連看也不看地，向劉伯涼急急問道：「還有一粒『天傷珠』呢？」

一來因他接珠之擧，手兒伸得太急，迹近於搶，二來接過「天容珠」去，卻連看都不看，便索另外一珠，未免使那機心本多的「天麻書生」劉伯涼，心中頓生疑念。

劉伯涼既生疑念，便自然而然地，有了三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是不單沒有加速取珠，反而把摸取「聚寶雙珠」中，另外一粒「天傷珠」的動作，特別延緩一些。

第二個動作是抬起頭來，向熊大量望了一眼。這一眼望得好，劉伯涼望見了熊大量眼中猶在閃爍的一種凶光，和剛自唇角間收斂隱沒的一絲獰笑。

劉伯涼自詡智計超越熊大量，心性的凶狡無比，照說他已發現熊大量神情有異，定必不肯再把那粒「天傷珠」取出，縱令取出，也決不肯輕易交給對方。但天下事往往出人意料，劉伯涼不單從懷中取出那粒「天傷珠」來，並仍毫無戒心地，把那粒罕世寶珠，向熊大量手中遞去。

熊大量接過第二粒寶珠，仍未加以賞覽把玩，只是把那張酷似蝦蟆的大咀咧開，不住呵呵大笑。

可是，此一時彼一時，劉伯涼這時突然想到一事，不由得內心生了怯意。

那便是熊大量此時志在必得他那粒「天傷珠」，自己的武功縱好，也未必是熊大量的對手。

熊大量只可以智取，在他兇性狂發之時，若與他動起手來，未免吃虧。

第三個動作，劉伯涼含笑，似乎滿不在乎，淺笑道：「天下寶物正多，小弟除了『聚寶雙珠』之外，還有別的珍寶。」

熊大量咀角一歪，仍是獰笑，雙目凶光更露，透出火燄，卻道：「寶物雖多，留給劉兄好了，劉兄肯以天傷珠奉贈這是最好不過！」

劉伯涼到了這時，曉得再沒有拖延時間的機會，再延片刻，只有動手。

劉伯涼卻道：「熊兄，小弟這粒天傷珠倒不是假的，請熊兄看看。」

熊大量聽了，臉上立刻斂起笑容，立即伸開掌來，看看這粒天下罕有的珠兒。

但見「天傷珠」光芒四射，確不是凡品。

要是假的傷天珠不會有這樣的閃閃光芒。

熊大量道：「倒不似假貨，只是……」

劉伯涼似乎被他笑得有點莫明其妙地，訝然問道：「熊兄，你在笑些甚麼？」

熊大量道：「我在笑你適才所說的『美人好貨』之語！」

劉伯涼正色說道：「這話半點不假，並不好笑，除了極少數的例外以外，熊兄不妨試試，包管在一百名美人中最少有九十五名美人以上，都輕視文才，武才，人才等『無貝之財』，重視金銀珠寶等『有貝之才』……」

熊大量又是一陣「呵呵」大笑道：「好，好，她們若重視『有貝之才』，最好，我只消照樣準備一份豐厚聘禮，便也有希望，既佔鰲頭，又獲驪尾，左擁右抱地，享受『銷魂姹女』葉白，和『放誕夫人』方芍藥了！」

劉伯涼揚眉問道：「熊兄所準備的，是甚麼豐厚聘禮？」

熊大量把兩隻蝦蟆凸眼一瞪，向劉伯涼冷笑說道：「劉大麻子，你平素不是以頭腦靈快，富於智計自居麼？爲何聽不懂我適才所說的『照樣』二字？」

劉伯涼道：「『照樣』？……熊兄莫打啞謎，你這『照樣』二字怎講？」

熊大量不答反問道：「你呢？你準備的是甚麼聘禮？」

劉伯涼指着熊大量手中之物，含笑說道：「熊兄怎麼明知故問呢？我所準備聘禮，用來換取『天慾十女』中，一頭一尾美人心的，不是這『天容』『天傷』等『聚寶雙珠』麼？」

熊大量以一種頗含諷刺意味的神氣，獰笑道：「你才是明知故問呢，你既準備了『聚寶雙珠』，則我所謂『照樣』之語，自然也是指這『天容』『天傷』等！」

劉伯涼意似不相信地，搖頭說道：「熊兄在說笑話，『聚寶雙珠』是絕世罕無的天材地寶，你不可能去弄得一份……」

話方至此，熊大量狂笑接口說道：「何必呢？這還不是現現成成的可以換得美人心之物麼？」

這位「四尺蝦蟆」，一面發話，一面竟把托在掌上的「天容」「天傷」等「聚寶雙珠」，揣向自己懷內。

劉伯涼大叫一聲道：「你……你……你想搶我的……」

熊大量揣好珠兒，縮出右掌，向劉伯涼連連搖動地，怪笑說道：「這個『搶』字，用得那麼難聽？譬如山間明月，與江上淸風，目遇之而成色，耳得之而爲聲……」

劉伯涼怒道：「胡說，這與明月淸風是無

主之物，『聚寶雙珠』是有主之物……」

熊大量狂笑道：「有主麼？主人是誰？若論過去，『聚寶雙珠』的主人是南京首富沈萬三，或明朝的開國皇帝朱洪武！若論現在，『聚寶雙珠』的主人是我熊大量，怎樣也數不到你這素極奸狡，今日卻上人惡當的笨蛋劉大麻子！」

「哈哈……哈哈……」這是劉伯涼高挑雙眉，所發出的一陣震天狂笑！

熊大量雖在得意，也被他笑得畧生疑惑地，愕然問道：「我覺得你如今應該連哭都哭不出來，怎麼還笑得出口？」

劉伯涼笑道：「我笑的是你所說的『素極奸狡』四字！」

熊大量怒道：「我說的難道不對？……」

劉伯涼怪笑道：「便因爲對，我才覺得好笑，笑你這『四尺蝦蟆』，委實比那坐井觀天的眞正癩蝦蟆還笨！」

熊大量意似不服地，叫道：「你說我笨？我笨在何處？」

劉伯涼道：「你既知我素極奸狡，便更該知道我不會上你這笨蝦蟆的惡當，你還得意個屁！」

熊大量怪叫一聲道：「你怎麼還沒有上我的當，你仗以向『放誕夫人』方芍藥，『消魂姹女』葉白，炫耀買愛的『聚寶雙珠』，業已在我懷裏！」

劉伯涼冷哼一聲道：「起初我當你朋友，當你是人……」

稍頓劉伯涼續道：「故而在你索觀『聚寶雙珠』之際，毫不考慮地，把『天容寶珠』取出，交給了你……」

熊大量一陣狂笑，得意地說道：「你如今明白我不是朋友麼？只可惜明白得太晚一點，那『聚寶雙珠』，業已過手易主，不再屬於你了！」

劉伯涼「呸」了一聲道：「一點不晚，你這隻蝦蟆，畢竟還不成氣候，心中一懷鬼胎，臉上神色，便沉穩不住，立即起變化，那裏還會把我這『素極奸狡』之人，騙得太久……」

熊大量聽出劉伯涼似乎話中有話，不禁向這滿面譎笑的「天麻書生」劉伯涼，詫然看了一眼。

劉伯涼道：「我既已發現你神情有異，怎肯再以罕世之寶，交入你手，故而你第二次從我手中接取的，根本是粒別的東西，不是『聚寶雙珠』中的『天傷寶珠』！」

熊大量聞言之下，氣得暴怒叫道：「劉大麻子，你敢騙我，替我拿命來吧……」

他的「蝦蟆氣勁」，早已蓄足，在說到「你敢騙我……」之際，大肚皮陡然先是一凹，倏又一凸，揮掌向劉伯涼當胸拍去。

到了這時，劉伯涼自然早有戒備，雙掌齊翻，迎勢一擋，口中冷笑說道：「臭蝦蟆，憑你這點能爲，能要了我的命麼？」

「天麻書生」與「四尺蝦蟆」，同屬「邊荒五醜」，彼此間雖已結交，卻從未較量過長短強弱？

故而，劉伯涼一開始時，便不閃不避地，硬接一掌，要試試對方，究竟有多少斤兩？

掌力互合，一聲如雷巨震，勁氣四飛，捲折了不少木葉！

熊大量屹立如山，身形不動，只是身上所着的綠色長抱下擺，起了一陣飄拂！

劉伯涼則覺臟腑間氣血大震，足下也拿樁不住，向後退了兩步。

常言道：「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

就在這一掌硬接之下，劉伯涼業已試出熊大量的「蝦蟆氣勁」，果然驚人，至少在內力方面，要比自己強出兩成到三成左右！

熊大量一佔上風，越發狂笑叫道：「劉大麻子，嘗到滋味了吧！」

劉伯涼默然不語。

熊大量道：「我這點能爲，雖不怎樣震天動地，泣鬼驚神，但要取你這條性命，大概還不太費勁！」

劉伯涼含笑道：「臭蝦蟆，別再不要臉，我是讓你的，只要我還一手，你這笨得要死的蝦蟆，絕不會逃得出十招以外！」

熊大量氣得目閃厲芒，凝足「蝦蟆氣勁」呼然又是一掌！

這次一來雙方距離稍遠，二來劉伯涼業已試出斤兩，嘗過厲害，遂不肯輕攖鋒芒，再度硬接。

熊大量掌力才發，劉伯涼身形已閃，輕飄飄地，閃出了七八尺外。

熊大量道：「劉大麻子，你好沒種……」

劉伯涼面含譎笑，接口說道：「不是我沒種，兵法有云：『一而盛，再而衰，三而竭』，我就是要『避其盛，俟其衰，擊其竭！』到看你這臭蝦蟆，能夠狠天狠地的，發動幾次攻擊！」

熊大量獰笑道：「劉大麻子，你打錯算盤了，我這『蝦蟆氣勁』，不單厲害無比，並還有迴環往復，生生不竭，就是攻上你一百次，也不會使我感覺絲毫疲累……」

說話聲中，絕招連發，果向劉伯涼接連猛攻。

劉伯涼因智珠在握，怎肯硬來，遂仗恃靈活身法，閃展騰挪，來個一味游鬥。

熊大量猛攻了三十招，雖然有時曾把劉伯涼逼得畧見身法零亂，但因未正面接觸，無法克敵制勝，便氣得停手，厲聲叫道：「劉大麻子……」

劉伯涼站在丈許以外，目光冷注熊大量，從咀角間泛起了陰森笑意！

熊大量怒道：「你笑甚麼？像你這等膿包，還有臉笑！」

劉伯涼遙遙伸手，指着熊大量的那顆大頭前額，怪笑說道：「臭蝦蟆，你剛才不是曾吹大話，說縱然對我猛攻百招，也不會絲毫累麼？爲何如今才攻了三十七招，我並未硬接一記，而你的額頭之上，業已見了汗呢？」

熊大量此時不單額上見汗，胸中也畧爲有點心跳氣喘，與往日的精力充沛情形，似乎迥有異狀！

他一面頗爲驚詫，一面藉着聆聽劉伯涼發話，暗中畧爲調息！

劉伯涼果極奸狡，似乎看破熊大量心中所想之事，冷笑一聲說道：「臭蝦蟆，你不必再調息了，因爲調息結果，會使你嚇一大跳！」

果然，就在此時，熊大量雙眉忽皺，面帶驚容！

這是因爲他於調息行功之中，發現自己體內，有種不尋常的情況！

這情況像是中毒，但毒性並不強烈，只是令人覺得懶洋洋地，似乎越來越覺有些氣虛力弱！

熊大量正自心驚，劉伯涼狂笑叫道：「臭蝦蟆，你那一股狂妄盛氣已過，如今已到了衰竭情狀了吧，來來來，我如今且領教領教，你的『蝦蟆氣勁』！」

話完，一招「推山塡海」，挾着極爲強烈的呼呼掌風，向熊大量胸前，狂湧拍到！

熊大量雖覺身體有異，仍不肯服。

他猛揚雙手，凝勁硬接來勢！

但這次果然大異先前，雙方掌力一合，見劉伯涼屹立如山，熊大量卻「騰騰騰」地，向後倒退三步！

劉伯涼得勢之下，豈肯饒人，「渴驥奔泉

」，「金豹露爪」，「神龍擺尾」三絕招迴環併發，全是含蘊極強勁力的內家重手！

熊大量適才笑人，如今豈甘貽譏，又復連接三記。

這三記硬接，把熊大量震得頭暈耳鳴，雙眼亂轉金星，胸中更血氣翻騰，難過已極，證實確已中了奇毒，使功力大打折扣！

三記接罷，熊大量已被逼退出兩丈四五！

劉伯凉正欲再攻，熊大量搖手叫道：「且慢……」

劉伯凉得意獰笑道：「臭蝦蟆，你是投降？還是乞命？」

熊大量厲聲道：「我熊大量縱然戰死，也不投降，但我要明白你是弄了甚麼詭計，才會使我眞氣內力，有一種奇異中毒現象！」

劉伯凉先是一陣「嘿嘿」陰笑，然後極爲得意地，揚眉說道：「好，反正你已着了我的道兒，我便告以實情，讓你這隻狂妄自大，不知天高地厚的臭蝦蟆，死得明白一點！」

語音略頓，看了熊大量一眼，咀角披處，不屑地冷聲說道：「臭蝦蟆，若論眞實武功，你我若想拚出勝負，決一生死，至少也要在惡鬥上四五百招以後，但你一來太以狂妄，二來又犯了一個『貪』字，企圖奪去我的『聚寶雙珠』……」

熊大量聽至此處，恍然悟道：「我明白，毛病出在那粒『天傷寶珠』之上！」

劉伯凉點頭道：「對了，『天容珠』雖然是眞，『天傷珠』却是贋鼎，不單是假，並還是粒毒珠，被你搶去以後，藏入懷中，便會使你在不知不覺之下，慢慢中毒……」

熊大量聽得不禁暗咬鋼牙，準備把那粒含蘊奇毒的『假天傷珠』，從懷中取出丟掉！

但他心念才動，劉伯凉便已先知，搖頭怪笑說道：「臭蝦蟆，你已九州聚鐵，鑄成大錯，如今縱然把珠兒毀去，也來不及了，我告訴你，凡屬中了我那『毒珠』奇毒之人，除了服用我獨門解藥外，根本不會有第二條生路！」

熊大量伸手道：「你把解藥給我……」

劉伯凉想不到熊大量會出此語，吃了一驚：「你瘋了麼？我和你如今已在作生死之爭，爲甚麼還會給你解藥？」

熊大量不是傻瓜，他當然知曉劉伯凉不會給他解藥，其所以如此說法之故，是在設法與劉伯凉互相拚命，來個孤注一擲！

毒，無法解，但可以仗恃玄功內力，把它暫禁短時，不會發作！

這等作法，不可能延遲到半個時辰以上，並極耗眞力，而在時效過去，毒力發作，更會猛烈十倍，可以說一發立死！

但熊大量顧不得許多，他只求換取這半個時辰的搏鬥機會，不計付出任何重大代價！

例如，他在這半個時辰內，能制住劉伯凉，逼令他獻出解藥，或許有一綫生機，否則……否則就在確定生機全絕的一刹那前，盡展所能，與對方博一個六詔併骨！

這種決策，需要準備時間，熊大量遂設法拖延，出人意料地，向劉伯凉索取解藥。

劉伯凉一問，熊大量應聲答道：「我有兩大理由，第一，你若給我解藥，我便把業已奪得的『天容寶珠』還你……」

劉伯凉冷笑道：「你身已受制，我還怕你不還？……」

熊大量獰笑道：「你別打如意算盤，熊大量不是甚麼善男信女，我縱死在你手，也會於死前把『天容寶珠』毀掉！」

劉伯凉把咀角微微一披，似含不屑之意，但也不與熊大量辯駁，只是冷笑說道：「不管第一個理由，成不成立，你不妨再說出第二個理由。」

熊大量獰笑道：「第二個理由便是我不單還你『天容寶珠』，並還不記仇，尋你報復，彼此就算不曾有過這段過節。」

劉伯凉聽完以後，不禁發出一陣兼具自大狂妄暨諷刺意味的嘿嘿冷笑！

熊大量因自己暗運玄功，封閉毒力之果，本欲利用時間，自然不加喝止，聽憑這「天麻書生」，擺出任何狂妄態度！

劉伯凉笑聲一收，雙目神光冷注熊大量，說道：「臭蝦蟆，我問你一項問題，看你答得可對？」

熊大量自覺運功禁毒之舉，已快成功，不禁心中暗喜，點了點頭，表示願意答覆對方問話。

劉伯凉道：「假如抓住了一條奇毒蛇兒的尾巴，則最好的繼續手段，應是甚麼？」

熊大量已知劉伯凉之意，佯作想了一想以後，緩緩答道：「既然抓住了牠的尾巴，便應該摔碎牠的頭，否則，便會有反噬之慮！」

劉伯凉陰笑一聲道：「答得好，答得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你如今應該知道我只消今日把你置於死地，何愁『天容寶珠』不物歸原主，更何愁你這隻已死蝦蟆，會變成厲鬼，向我尋仇報復？甚至於縱令將那粒『天容寶珠』毀掉，也說不得了！」

熊大量怪叫道：「你捨得麼？你若沒有『天容寶珠』，又怎樣娶那『天慾十女』中的一頭一尾，『放誕夫人』方芍藥和『消魂姹女』葉白呢？」

劉伯凉笑道：「『天容寶珠』的是否能够駐顏不老的效用，係要到數十年後，才可證實，故而眞珠若毀，我可以用假珠蒙混，好在有粒眞的『天傷寶珠』作爲陪襯，對方定不起疑，甚至於我不妨以一粒強烈春藥，代替『天容寶珠』給她們服下，那具有天人顏色的『放誕夫人』方芍藥，和『消魂姹女』葉白，豈非均將肉體橫陳，聽我享受的了！」

熊大量「哼」了一聲道：「這樣說來，你是非要我的命不可？……」

劉伯凉頷首道：「當然，這是你教我的，我既已抓住你尾巴，便不得不打碎你的頭！」

熊大量獰笑道：「好，於其我被你用這種卑鄙無恥的陰謀暗算害死，還不如不顧一切地，和你拚上一命！」

說話之間，一招「神龍擺尾」，已向劉伯凉胸腹之間擊到！

劉伯凉哂然笑道：「念頭打得雖好，可惜你力……」

他本來想說「可惜你力不從心」，但話猶未了，業已警覺到情形不對！

因爲熊大量掌猶未到，罡勁先自襲人，頗像是奇毒已祛，功力恢復模樣！

劉伯凉驚急匆忙之下，閃避不及，隨手一擋。

他既隨手一擋，自然用不上力量，而熊大量却係蓄意施爲。

故這一招硬接，是劉伯凉吃了苦頭，被震得右臂疼痛欲折，全身發麻，足下騰騰騰地，連退出四五步去。

劉伯凉心中大驚，一面趕緊提聚眞氣，一面目注熊大量，詫聲問道：「你……」

一個「你」字方出，熊大量已狂笑說道：「劉大麻子，饒你平常奸似鬼，今天也喝了洗脚水，你大概萬想不到我身邊藏有極好解毒聖藥，不過藉着說話，略爲拖延了片刻時間，便把你自詡爲別無他藥可解的獨門奇毒，解掉了吧！」

這幾句話兒，是熊大量頗爲高明的戰略。

他不願意被劉伯凉知曉自己孤注一擲，與對方拚命。

這個可以拚命的時間，最多只有半個時辰左右。

倘若劉伯凉知道這種情況，便可儘量設法閃展騰挪，不與自己硬拚狠鬥，等待時間變化，自然獲得勝利。

果然劉伯凉聞言之後，目注熊大量，滿面驚疑神色！

他眞不相信熊大量能解去自己已共用十三種不同性質奇毒所煉成的毒珠奇毒！

但適才互接一掌的所嘗滋味，却又證明了熊大量業已恢復功力之語，不是虛言。

「嘓！嘓！」這兩聲怪叫，發自熊大量口中，吸引得劉伯凉向對方凝目注視！

只見熊大量那本就不小的肚皮，隨着兩聲怪叫，越發膨脹地大了起來。

而他兩隻手掌，也十指箕張，緩緩在胸前提起！

劉伯凉自然識貨，知道熊大量是在準備施展他最拿手的看家本領「蝦蟆氣功」！

既能施展這種極耗眞力的內家絕學，則熊大量體內奇毒，確已祛解便屬沒有疑問。

劉伯凉正自釋疑轉驚之際，熊大量冷笑說道：「劉大麻子，你有些胆戰心寒了吧？你不是曾對『放誕夫人』方芍藥誇稱，你在『邊荒五醜』之內，『文居獨秀，武也無雙』麼？我如今便來拆穿你的謊言，叫你這光會吹大話，而毫無實學的臭麻子，接不下我三掌『蝦蟆眞氣』！」

話剛說完，「嘓」的一聲，大肚皮先是一吸，再是一鼓，雙掌齊推，便有一片極強勁的內家罡氣，向劉伯凉「呼」然襲到！

如今雙方相距，約莫一丈二三，劉伯凉若想閃避，應該可以及時閃開。

但因一來「邊荒五醜」中，一向係好友，從未互相較量。

雖知熊大量所煉「蝦蟆罡氣」極爲厲害，却不知究竟厲害到甚麼地步？

二來熊大量適才所說的激將之語，太以難聽，藐人已極，劉伯凉有點不信憑自己的深厚修爲，就難接對方三掌！

三來劉伯凉適才倉促揮掌，吃了苦頭，如今是業已有備地，提氣凝足眞力。

由於這三種原因，劉伯凉便不肯徒自示弱的貽笑閃避！

凝勁揮掌，迎着「呼」然疾捲而來罡氣狂飈，硬接一記。

高手對敵，不忘防身，劉伯凉雖然硬接，仍自以十成內勁應敵，保留了兩成眞力。

「砰」然一記巨震，石走沙飛，狂飈四捲，彼此身形都微微一震，足下却未移動分毫，竟然是個秋色平分局面！

劉伯凉心中一定，冷笑說道：「蝦蟆眞氣，不過如此，這眞是井底蝦蟆，焉知天大，穴中螻蟻，不識山高……」

熊大量不等劉伯凉話完，便即憤然接道：「劉大麻子莫要臭美，我適才以爲殺你不費吹灰之力，只用了十成內勁，誰知你不光會吹，居然當眞有點門道，來來來，你再接我這凝足十二成內勁的全力一掌！」

語音方落，「嘓」的一聲大叫，再度雙掌齊推，這次的狂飈銳嘯，果然越發驚人，來勢也越發勁急！

劉伯凉適才雖未相形見拙，却也未佔得便宜，如今既聽得對方是以全力發掌，那裏敢再留勁防身，遂亦凝集了十二成力應敵。

「砰」的一聲暴響起處，除了周圍樹木的斷枝飛舞，沙石蔽天之外，劉伯凉與熊大量兩人中，並有一個站樁不住，發出一聲悶哼，登登登地連退了四五大步！

劉伯凉不單足下連退，身形匆匆，臟腑並被震得一陣狂翻，難過已極！

他弄不懂了，爲何自己以十成力應敵對方時，能够秋色平分，但以全力鬥全力時，却又相差到這等地步？

其實，此中道理，毫不玄妙，十分簡單，只是平素向以智計過人的「天麻書生」劉伯凉，如今竟上了「四尺蝦蟆」熊大量一個惡當。

熊大量所用詭計，乃是虛報，剛才他第一說「蝦蟆氣勁」，只不過用半力施爲，却謊稱是凝集了十成內勁。

熊大量見詭計已售，怎肯讓劉伯凉獲得喘息機會，「天外飛鴻」「南山擊虎」「北海降龍」，一連三招迭發，掌風如海，掌影如山，向劉伯凉狂捲狂罩而去，加上他喉中，不住的「嘓嘓」怪叫，威脅着實懾人！

熊大量的掌影，不單來勢極強，並還來勢極快，那裏容他輕易閃開，饒得劉伯凉身法十分靈活迅疾，也只閃開了「天外飛鴻」暨「南山擊虎」等兩招，對於那招「北海降龍」仍不得不硬接硬架地，接上一記。

適才舊傷未愈，臟腑間再加上新的巨震，劉伯凉覺得血脈若沸，心知大事不妙！

熊大量狂笑道：「臭麻子，你的得意神情，如今何在？替我認了命吧！」

語音甫落，「嘓嘓」怪叫起處，呼然又是一掌！劉伯凉因身法已滯，無法閃避得開，却又不甘坐以待斃，只得拚竭全力，再接一記！

這一記，把劉伯凉震得身形離地，飛出七八尺去，幸虧撞着一根巨竹，才以背倚竹，藉仗支持，不會倒跌在地！

但劉伯凉身形雖然未倒，却已有兩縷紫紅的鮮血，從咀角緩緩滲出！

這是臟腑間的重傷現象，熊大量只消再加一掌，劉伯凉便難免立即絕命！

但熊大量不知何故，突起慈悲心腸，並未向劉伯凉進襲，只是站在丈許以外，動也不動地，向劉伯凉默默注視。兩人沉默相對了片刻時光，熊大量緩緩伸出右手。

他這伸手之舉，却非發招攻敵，只是向劉伯凉作了個索物之狀，並緩緩說道：「臭麻子，看在彼此都屬於『邊荒五醜』份上，我也不想殺你，但要你把你那獨門解藥給我。」

劉伯凉聞言一怔？……

但眼珠略轉之後，他却張着他那張仍在不斷滲出血絲的咀巴，來了個縱聲狂笑。

熊大量怫然道：「臭麻子，你笑甚麼？」

劉伯凉先行吸了口長氣，略爲調勻臟腑間的翻騰氣息，方緩緩道：「我說我那以十三味奇毒合煉而成的獨門毒丹，怎會失去靈效？原來只是被你以內力玄功加以暫時抑制而已！」

熊大量傲然道：「只要我能抑制得住，那就是我的功夫……」

劉伯凉獰笑道：「不錯，我佩服你的功夫，但也知道你功夫已成強弩之末，大概最多不過一兩盞茶時分，你就會嘗嘗那種被勉強抑制以後，必定加倍強烈發作的斷腸滋味了！」

熊大量道：「胡說……」

劉伯凉陰笑道：「不必強辯，你如今在我中了詭計之下，分明已佔上風，假如不是有異樣感，知道毒力將發，你肯不對我再加一掌，取我性命的麼？」

熊大量見被對方識破，不禁嗒然不語。

劉伯凉咀角一披，獰笑說道：「本來，以你修爲，既加玄功抑制，至少也可在半個時辰以內，不令毒力發作，甚至可以將奇毒逼聚於左臂之上，來個斷臂全命！誰叫你凶心忒甚，對我全力撲擊，連下重手，如今我雖受了重傷，你也在眞氣震蕩之際，奇毒已散周身，就算我肯給解藥，也救不了你的命了！」

熊大量望着劉伯凉咀角間，仍在不停外溢

殺人者死

神光

古大龍，李元方，劉心田，荀豹，屠奢五個在迎月亭已經坐了許久，帶去亭中的花生，白干，鷄和燒牛肉，還有西瓜，都吃了個七七八八了，要等的趙永祥却還沒有來。幾杯落肚，有點酒意的古大龍忍不住嘀咕了。他大力的把一根鷄腿骨擲出去，粗聲罵道：「媽的，擺什麼臭架子！來就來，不來就不來，別這麼騙人！他媽的，咱操他奶奶！」

「老古，禍從口出，人家姓趙的可沒得罪你，不該這樣罵人家！」李元方說。

「咱偏要罵，你管得了？他媽的，你不知道，咱知道，你把他捧上半天，咱可不怕，他是什麼東西，敢戲弄咱！也不打聽打聽，咱姓古的可是甘心被人捉弄的？咱操他奶奶！」

荀豹也不耐煩了，他問：「老屠，今晚這個約會是怎麼攪的？誰接的頭？跟誰接頭？怎麼說的？你可知道？」

「我不淸楚！」屠奢說。「李元方通知我，我才知道！」

「李元方，你跟他們接頭的？」

「不是，是古大龍接頭的！」

「古大龍，可是你跟他們接頭的？」

「不錯，是咱跟姓趙那小子說定的，所以咱才罵他！」

「老古，你到底跟他怎麼說的？」

「咱們約定二更爲準，不見不散！現在二更早過了，還是鬼影不見！」

「這是存心戲弄了，這口氣可不能嚥！」荀豹氣憤憤地說。

「劉兄，姓趙的到底怎麼說？」荀豹的目光移向劉心田。

「荀兄，你看我可曾說過半句？人家姓趙的能不能來，什麼時候來都沒有說定，一切全是古大龍自己說的，這件事，本來就怪不得趙永祥，我們罵他，實在是寃枉……」

「姓劉的，你到底是帮他，還是帮咱們，咱跟他面對面說的，還不淸楚？」古大龍大聲說。

「劉兄，別理他，你且照實說說，當時是怎樣的？讓大家評評理！」

「當時是這樣的，古大龍約趙永祥今晚到這裏來，趙永祥說今晚有事，恐怕走不開，改在明天，古大龍不肯，一定要在今晚，趙永祥想了一會，說今晚實在有事，怕走不開，後來，見古大龍迫得緊，只好答允以二更爲準，如果能來，二更便可到了，要是過了二更不見他，他大約是走不開，無法來了，但古大龍不肯，要他今晚一定來，不見不散，他沒有反對，也沒有同意，匆匆走了，整個過程就是這樣！」劉心田把始末說得很是淸楚。

荀豹注望着古大龍說：「古大龍，劉心田說的可是眞話？」

「不錯，是眞的，但咱說過一定要他來，不見不散的，他敢不來！媽的，他是什麼東西，敢不聽咱古大龍的話！」

荀豹恨恨地哼一聲，說：「古大龍，你等他吧，我可沒這份耐心等他。」說完就走，屠奢也走了，李元方也走了。

荀豹聽得古大龍大罵劉心田，也聽得劉心田抗辯，因爲事不關己，便不留心，走了。翌日，有消息傳出，劉心田和古大、龍都伏屍在迎月亭畔，一個中掌，一個被刀揷死了。

古大龍和劉心田之死，不但使荀豹，李元方，屠奢等人震動，也引起江湖人士注意。但是，各人都認爲是他們惡鬥的結果，因爲古大龍以掌力稱雄江湖，劉心田則以穿心劍馳名黑道，雙方旗鼓相當的，既然一個死於劍，一個死於掌，正好合乎兩高手惡鬥同歸於盡的結果。

趙永祥又被約見於迎月亭，地點照舊，時間是約實了二更。雙方說得淸楚明白，不再含糊了。

屠奢，荀豹，李元方三個依時到了迎月亭，坐到二更鼓响，看到遠遠有幾個人來，各人正感奇怪，何以會有幾個人，互相驚異間，一聲慘呼傳來，各人都站了起來，不久，第二下慘叫與呼救命聲都相繼傳來了，各人都吃驚，並且趕上前去。

迎月亭的瓦面上飄然落下一個人來，他就是趙永祥，他自斟自飲，冷冷地說：「好傢伙，你想騙我上當，沒有這麼容易！人爲財死，鳥爲食亡，你們打死算啦，可別怨我！」

「大少爺！你不覺得這做法太過狠心嗎？你已經殺了古大龍和劉心田，又想殺死李元方他們，未免太過吧？李元方他們帮了你不少忙，替你趙家賺了不少錢，現在你們趙家是紳士了，人家想要點錢做生小生意，改邪歸正也是好事呀，你却要殺死他們？還說風凉話？」

「張小三，你敢偷聽少爺說話！」

「大少爺，這怎說是偷聽？出得你口，入得我耳！古人有說擧頭三尺有神明！你不說，我自然不知道，你說了，我當然就知道了！你不怪自己說，却怪我聽，世間有這樣道理？」

「住口！你還敢多咀！」趙永祥反手一抖，擲出了兩隻酒杯，分上下射向張小三胸前與下陰，出手毒辣無比！但張小三十分機警，猝然轉身，避開了，兩隻酒杯擲到石柱上，「乒」一聲，碎裂了，碎片洒了一地！

「你既知道了，容你不得！」趙家祥驀然撲出，扇子疾點張小三穴道。

張小三一邊走一邊嚷：「不得了呀，趙家大少爺要殺人啦！」

張小三叫得十分緊張淒厲，聲音傳到山下，荀豹耳靈，急急發問：「誰在呼救，趙永祥在那裏？快說呀！」

「趙大少在這裏，他要殺人啦！你們快來救命呀！」

荀豹他們聽說趙永祥在山上面殺人，便急急回頭上山，再不理山下的人死活！

荀豹他們看到趙永祥了，趙永祥要他們先殺了張小三再說，張小三冷然說：「你們千萬別中他的借刀殺人計，前一次，他在你們走後，趁古，劉兩個惡鬥，暗中下手，殺了劉心田，再殺古大龍，揷在古大龍身上那一刀，就是趙大少揷的，他先用暗器打傷劉心田，讓古大龍發掌擊中劉心田，然後再用劉心田的刀刺死古大龍，他剛才又想用這方法對付你們，爲的是怕你們知道他的秘密，今後不斷向他勒索，我看不過眼，勸他他便要殺我了滅口！」

趙永祥自然否認，但提不出證據，荀豹他們相信了張小三的話，共同對付趙永祥，結果把他殺了，再到趙家去。可惜他們太過自信，在趙家被殺了！

的血漬，厲聲道：「臭麻子，你已被我『蝦蟆眞氣』，震成臟腑重傷，你以爲還活得麼？」

劉伯涼回手取出一粒丹藥，投入口中，揚眉笑道：「傷勢雖重，我却並不一定準死得了，就算非死不可，也會死在你的後面，可以先看你這隻蝦蟆，將遭報應稍解我心頭之恨！」

熊大量氣得「嘓嘓」兩聲，雙掌又擧！

劉伯涼冷笑道：「不必作出這副令人討厭的怪相，我如今雖絕對無法再受得起任何攻擊，但只怕你也無法再提聚眞氣內力的了。」

熊大量心中怒極，打算拚竭餘力，再給劉伯涼一掌，來個同歸於盡！

於是，他把肚皮猛力往回一吸…………

以前，熊大量在肚皮猛力一吸以後，定必猛力一鼓，所煉「蝦蟆臭氣」，便隨着那聲「嘓嘓」怪叫，狂湧而出！

這一回，異於先前，熊大量雖有吸肚皮的動作，却沒有鼓肚皮的動作。

不是沒有動作，是大有動作，只不過並非單單肚皮鼓動，而是全身齊動！

熊大量在猛吸肚皮之前，是滿臉通紅，在猛吸之後，立時變了滿臉灰白！

跟着臉色的變化，他立即全身抖顫起來，越抖顫越覺劇烈！

怪事來了，熊大量似乎應改外號，不叫「蝦蟆」而叫「蜈蚤」！

因爲「蜈蚣」的足節，往往會自行斷落，如今熊大量便也有這種情況。

沒有人拿劍砍，沒有人拿刀切，熊大量却在一陣劇烈抖顫以後，抖落了一條右臂！

又是一條左臂……又是條右腿……又是一條左腿……

如今，熊大量已成無手無足之人，但他斷腿斷手之後，却並未流下鮮血！

只鼓肚皮了，那原本就是不小的肚皮，如今幾乎鼓大了一倍！

看來是血液倒流，可能那斷手斷腿時所應流出大量鮮血，全部逆攻臟腑！

臉色又變了…………

先前，熊大量的臉色，是由血紅變成灰白，如今又由灰白變成血紅！

他那沒有手足的軀幹之上的每一寸皮肉，均在不停顫動，顯示出這位外號「四尺蝦蟆」的一代凶人，正熬受着身似油煎的無邊痛苦！

熊大量向劉伯涼瞪着一雙蝦蟆眼，但眼中幾乎無神光，表示不是乞憐，還是憤恨？…………

劉伯涼目睹慘狀，絲毫無動於中地，哂然一笑道：「臭蝦蟆，滋味如何？…………」

「何」字才一出口，「波」的一聲响！

這是熊大量那個大肚皮，由於鼓得不能再鼓，脹得不能再脹，終於爆了開來！

是罕世美景？抑是罕世慘狀？

一蓬血雨，像新年裏的特製花筒般，先噴起兩丈來高，然後洒落四外！

這像是一朶絕大血花，一朶一現即逝的血化曇花，但其中還有點綴！

所謂「點綴」，便是在血雨血花之中，還雜有熊大量爆烈的無數碎塊的心腸腑肺！

「哈哈……」

這是劉伯涼看得得意時，所打的一個「哈哈」！

但一個「哈哈」才打一半，便吃驚得把另外半個「哈哈」，吞了回去！

因爲，場中白影忽閃！

白影是人，是個極爲英挺瀟洒，身法之快，宛如流水行雲的白衣書生。

熊大量的肚皮一爆，血光一噴，這白衣書生便在距離熊大量丈許以外的一株大樹之上，飄身落下。

等到熊大量的血光噴盡、五臟飛完，這白衣書生恰好站在業已身遭慘死的「四尺蝦蟆」的遺屍之前。

那是他以靈妙身法，避閃血花，而在空中伸手接得的一件東西。

這東西便是熊大量因而傷身，劉伯涼因而殺友，「聚寶雙珠」之一的那粒「天容珠」。

劉伯涼何嘗不想收回「天容珠」，但因爲熊大量已死，無需亟亟，儘可從容行事。

誰知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竟於他一聲「哈哈」，尚未打完之際，又出現白衣書生，那粒「天容珠」，遂被他空空伸手，輕易接去。

劉伯涼心中又急又怒，但却急也無法，怒不敢言！

因爲，劉伯涼行家識貨，僅從那白衣書生宛如流水行雲的美妙身法之上，已看出是位絕代高手。自己若在平時，或可一戰，如今身負嚴重內傷，倘再與强敵拚鬥，豈非自速其死？

常言道：「留得五湖明月在，不愁無處下金鈎」，不如…………

劉伯涼在剎那之間，心念電轉，利害已明，遂在眼看白衣書生手接去「天容珠」以下，仍然保持冷靜，決無絲毫動作。

但他不找人，人却找他。

那白衣書生接得「天容珠」後，看了一看，便自揣入懷中，又復緩步向倚樹而立的「天麻書生」劉伯涼面前，向他伸出右手。

劉伯涼是反應極快之人，已知其意地，苦笑問道：「尊駕得隴之下，仍復望蜀，是想向我索取另一粒『天傷珠』麼？」

白衣書生笑笑道：「『天容珠』對我無甚用處只想送給我一位紅粧蜜友，但『天傷珠』因可療傷，暨增益眞氣內力，乃武林人士視爲瑰寶之物，我看你身受重傷，面帶死色，雖然殺了『四尺蝦蟆』熊大量，自身亦必不久，何必還吝惜這點身外物呢？」

劉伯涼靜靜聽完，竟不加拒絕地，頷首說道：「好，劉某願意在未死之前，結交尊駕這位朋友，把那粒『天傷珠』一併送你，但請朋友賜個名號聽一下好麼？」

白衣書生應聲答道：「我叫凌霄！」

劉伯涼因知對方只一用强，自己必仍失去「天傷珠」，甚或立遭慘死，故而樂得漂亮，點頭應允，順勢探詢白衣書生名號，以便在逃過這場刼數之後，再向對方找場算帳！

但聞得白衣書生報名凌霄，却不禁爲之一愕？

因「凌霄」二字太以陌生，從這白衣書生的身法氣宇看來，分明有絕世武功，怎會是個不見經傳的無名之輩？

這些念頭，一閃即逝。

劉伯涼仍然如言從懷中取出那粒「天傷珠」來遞向自稱凌霄的白衣書生道：「凌朋友，我劉伯涼說話算數，這粒『天傷珠』送你！」

凌霄並未立即接過手來，目注劉伯涼，揚眉說道：「劉朋友最好不要耍花樣，這粒珠兒究竟是『聚寶雙珠』之一的『天傷珠』？抑是你用十三種毒物加以熬製的自煉毒珠？」

劉伯涼哈哈一笑道：「適才那隻臭蝦蟆中毒上當之事，盡在尊駕眼前，劉伯涼倘若再故技重施，豈非自速其死？…………」

語音至此，畧畧一頓，又復苦笑道：「何況尊駕既具絕世身法眼力定也極高，只消把『天容』『天傷』兩珠，互一比對觀察，便可知曉劉某手內珠兒，是不是昔年洪武帝君的『聚寶盆』中之物！」

凌霄頷首道：「我相信劉朋友是聰明人，不必再比對觀察，因爲若有絲毫差錯，凌某不會容情，你必然會比那『四尺蝦蟆』熊大量死得更慘？」

（未完）

練武樓隨筆 —— 雜技 ——

半禪居士文

所謂雜技即是「暗器」，乃是昔日武林人視爲防身武器，暗器種類很多，在武術上之重要者，茲特列舉數種以供學者諸君活潑身心之用。

蓋「暗器」在今日，實在無多下功夫之必要，不過一如「石子」「銅錢」「摔手箭」等，苟習之有時亦可作防身之用也。至笨重如弩箭等則不必論也。

彈弓

彈弓爲暗器中之最厲害者，其用法與弓相同，則習弓其容易。因爲兩者開弓站式相同，所不同者一用箭一用丸而矣。至於犄於何種則視爲平日練習情況而定，蓋「弓」須携備長箭，習之者多携帶不便，且亦累贅，不如彈弓利於携帶，彈弓上之勁，視人氣力功夫之不同，如至四個勁，即有可觀，通常以兩個半勁爲恆，一個勁爲九斤十二両，此乃「弓」製成時，縛弓背鈎其弦而拜之，以拉圓爲度，視有若干斤，你可即知有幾個「勁」，通常用彈弓，外爲牛筋，內裱牛角，（弓均竹胎）以南弓爲佳，（南方竹胎）在眞正彈弓，首尾長十八拳，但我們練時，可不必拘定陳法，如練準後，再製精弓，未爲晚也，所謂十八拳，乃自弓之彼端手手緊握至後端適數爲十八拳之謂也。

其丸多以泥作，如至四個勁以上時，可以洋槐子搗融混甎面加鐵沙爲之，或以鐵鉛鑄之，但用此種彈丸弓則多以鋼片製成，是爲「鐵背弓」也，不似前者長，兩端耳索，以頭髮銅絲綫麻合製，竹弦則易爲銅製（乃紅黃銅合金）可發出百步外，中者立即傷或斃，凡弓用後，須將弦釋放，以免傷弓。



開弓式圖

其放法即以右脚穿於弓內，以弓一端之背靠左脚脛，右手扶右之一端屈之即下，所謂「冬不宜放，夏不宜炕」也，固可行之，但用後鬆弦，掛於壁上，勿令燥溼，自然是更爲上着，練時左手持弓，右手開弦，式要站穩，弓須拉圓，直至耳前眼後三釐七分之處爲度，出子則在左腕一坐之力，並無他術，打時不可呼吸，呼氣恆低，吸氣恆高，故須心平氣靜，三年工夫，可以成就，先練盤大目標，漸次縮小，如能打丸大即可矣。





盧令圖

飛蝗石

取石大如鵝卵，每日習之，三年後，百步見準，擊無不中是名爲「飛蝗石」。左手皆可練習，（凡習暗器多習雙手）分陰手與摔手兩種，近用陰手，遠用摔手，陰手向下，摔手斜出，而以摔手爲主，練時站斜式，石自眼前出，再於標的處至所站地，畫一直綫，發出即自此綫上達標的，久習之自然準。

又有以小石如豆大，以陰手習之，二十四步內見準，五年工夫，擊人頭部可入寸餘，即用黃豆紙團，均可應用，須百發百中，矮樁側式站定肩不可動，自眼後耳前出石以取準，不可用勁，由近及遠，以不越三丈距離爲合，此石屬內家，名爲撒手彈，前爲外家所習者，所謂問路石，是深夜行人恐地下有濠渠，隨以小石投下，以探虛實，那此中之飛蝗石也，凡此等暗器，均以擊人頭部，關穴爲原則，次擊手足至胸腹部，除鏢，箭等兇烈暗器外，多以衣物束縛，沒有人樂意徒勞無功而擊之者。

摔手箭

摔手箭，長七寸二分，頭有箭鏃，後接藤桿，以大食兩指，提其後端自懷裏摔出，十四步見準，練習時可以用竹筷子代之，尤爲便利，然日後可用樹枝或筆桿，隨處均有武器可用，兩年可以滿功。

飛鏢

鏢之樣式甚多，有長有短，有輕有重，有壯觀，有實用，並不能相提並論，本人所習之鏢長三寸六分，重六両，頭成三角形，後爲平頂，不帶鏢衣，以十二支爲一槽，另一支成圓錐形，是名爲「絕」，非不得已時才用之。此暗器在昔日技擊家心目中，視如第二生命也，極爲重要。

蓋除彈弓外，便以此暗器爲最厲害，其刃口有以藥水煑之，復塗上藥物，擊中人身上，重則當時斃命，是名爲「毒藥鏢」，此鏢分爲三等。

第一等：名「臭爛一生鏢」，傷者永不生肌，流水臭爛，無藥可治。

第二等：名「七死一生鏢」，傷者痛透心肺，七日無救，如未出日數，非內服「鯉魚湯」與「參蘇湯」外敷「八寶拔毒生肌散」再貼「五福化毒膏」，否則便無藥可救也。

第三等：名「頃刻追命鏢」，即見血封喉之藥，欲治傷者，非先含有「北斗長壽丹」不可，否則便無救。這都是昔日愚鈍方法也，此種暗器在今日，因爲笨重，然其練習時，殊饒興趣，以爲活潑身心之用，亦無不可，昔日練習時；要有「鏢亭」四方上下均有立木，以爲前後右左練習之用，如我們練習時即以木一根高七尺，寬七寸厚五寸，上畫紅圈六，上圈直徑五寸，次四寸，餘下三寸，二寸，一寸五分爲止。內以紅點記之，便可練習，先習「陽手鏢」再習「陰手鏢」後習「回手鏢」終習「接鏢還鏢」，則鏢上功夫能事盡矣，所謂「陽手鏢」即掌向上，可打平面與上面，「陰手」即可下向，可打下面與手面稍上之部位「回手鏢」乃逃走時，自肘下發出，以擊追逐者，至於「接鏢還鏢」，是敵方以打我，而我以內圈手法（擒手）側身接之，轉身還鏢擊之也，也可以竹筒實鉛條習之，凡練此等暗器，均是自近而遠，不可性急，細求其平衡擊出之理，久之自能圓轉自如矣，鏢以純銅作者爲佳，其前端之三方，一面較他二面爲寬，是即爲底，下向之，以大指按其背，下四指成槽形攏之，發出時，鏢頭不可移動，勁在腕部，不用臂力，先於六尺距離習之，漸便可能及三十步之遠也，一年即有可觀，二年可成，以早晚練習爲最適宜也。

羅漢錢

在昔日無銅幣，用的是有孔的銅錢，練習者周圍四邊磨到銳利，以大食兩指揑其輪，自耳前陰手擲出練習，或陽手自懷中側面擲出，均無不可，日後可於二十四步內，能擊透西瓜背面，則功大成，此功非下四五年不可。

袖箭　流星　袖圈　飛鏢　飛蝗石

在今日以銅幣練習，不磨亦可，如能將勁練出，擊人面部，亦可使其受重傷，且携帶方面又方便，既可作日常貨幣用途又可作防身暗器，實在是一種十全十美的暗器，如果把銅幣磨利其邊，使其中厚邊薄，有如羅漢腹，故名「羅漢錢」，此乃取其似也名之，其實亦無多大意義。

袖 箭

袖箭有「單筒」及「雙筒」兩種，內實彈簧，置於中而關之，用時則按其機括，箭即射出，可以藏於袖中應用，故名「袖箭」。

箭長四寸六分，筒長六寸，二十四步內見準，練習時亦須畫綫，名為箭道，以心合手，手合箭尖，一抬手即射出，自能命中，其法與前所述之暗器相合。携帶不甚方便，且又笨拙。

飛刀，飛乂，鏢刀

飛刀與飛乂在昔日武風鼎盛時代亦甚少人練習，飛刀長七寸，重三両六，練習時以手指揑其刃尖，自內向外發出，其柄在空中轉一迴旋，而使刃尖着於目標，則所發之勁，較執柄發出者為大。

飛乂則長二尺四寸，乂尖為三股，負於背上，以兩手握其柄而發之，如置於毒藥中，則名為「毒藥刀乂」矣。

所謂鏢刀，長六寸，寬三寸，兩邊皆成利刃，中為蕎麥輪式，三支為一槽，以指揑其任何一尖，橫直上下，隨意擲出，皆可應用。專取人咽喉，亦是一種兇狠利器也，見圖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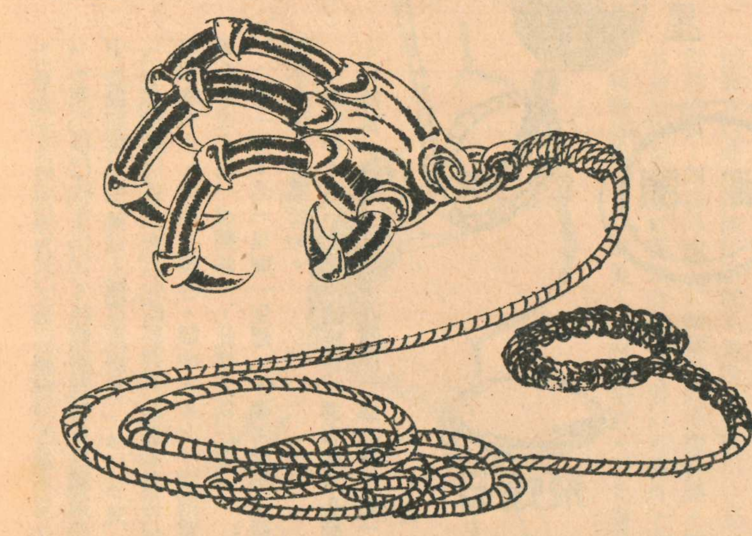
流星，飛抓

流星有西瓜形及木瓜形兩種，西瓜形者過大，不多見，木瓜形者大如鷄蛋最適合，其重約十両至一斤。亦無一定重量，橢圓形，繫索處有雙環，其為美觀，繩長丈五至二丈，阻如索子，多以帛作，塗以蠟蒸而勒者即可用，長兵刃懼之，惟最懼使用短兵刃也，如能精研，誠是暗器中的一種最厲害而又霸道的武器也。

着法有大小披紅，攔腰帶，朝天一炷香，孫悟空坐殿等招式。

又有雙流星，繩長不及四，五尺，亦有貫以篠條者。

則名為「矛棒」，但不及單者之玲瓏實用，此種兵器與軟鞭，以山東冠縣人氏習者最多，其他地方是不常見的。



飛 抓

飛抓亦即飛爪百鍊索，如鷹爪前三後一，節成蛤蟆鎖式，可伸屈，腕背上有一環，以繫繩索者，須以皮銅作之，作為暗器亦可，亦可作為夜行人之飛躍城牆之用，索可長三丈，暗器用二丈即可，粗如小指，須以生絲綫痲混合而製，但此種樣式，是不易製作，且亦難以學習，故而很少人練得純精使用。

弓，袖圈，袖蛋

弓：弓與彈弓完全相同，惟兩端稍長，易一牛筋弦耳，矢以樺木作者為普通乃自左手大指上放出，是名為「鴨子咀」，射法一如彈弓，分步射，騎射兩種，步射即站穩式，開弓如滿月，扣弦似擲星，五靈沉着，意定神閒，以無名小指拿住弓弦，中食指放鬆，再用食指於拇指上，肩肘須平，曳至眼後耳前三釐七分，目覷標的，發矢可也，騎射之勁在兩膝，而準字在兩蹬，可手低斜後，上下左右隨意射之，射完，左挾弓矢，右提韁勒，回騎可也。

袖圈；可以用熟鐵製作，一隻重二斤，套手臂上，以鈕扣之，不會滑落，分揮，砍，撩，撤，與挖天掃地六手練習須要奇準，可擋拳脚器械，為天盤門最厲害之暗器，圈上先纏痲繩，再裹綢綢，即便應用，圈之直徑為三寸四分，屬於此類暗器有三種，一為袖，大與袖肘，是其中之一也。

袖蛋：是用鐵製作，如卵大，加以毒藥水浸之或煉過，不用時可置於袖中夾層內，用時一甩即出，中者傷處青腫或成紫色，不出一週，內生小虫而腐爛，未免過辣，不必習之。

袖弓弩：亦可藏於袖中，亦如弩狀，內實小鐵丸十餘粒，用時一扳機括，即可連珠發出，如現代之實彈鎗效果相同，亦是一種兇狠的暗器也。

花裝弩：即緊背低頭，這種花裝弩，世人多不知其用法，其弩縛背上，一索繫腰上，二索套兩肩內，弩之中部為緊放關節處，用時實矢於中，弩署向上，一低頭腰部自然會向下，即可觸動機關，而弩亦成平行綫，矢即發出，低下頭對人面，頭頂向其頸下，自然命中喉部，七俠五義中之書中人物「白眉毛徐良」，便慣精使用這樣的花裝弩，百發百中。

鑽心：是用一支五寸長鐵杵，兩端皆銳尖，手握中部以擊人者。「扑子」是一如「丁」之鐵錐，三端皆銳，用法亦如前，如果是用木製，丁字上一橫之兩端為平頭，祗剩下一直為尖銳，則名為「掌心雷」。

耍飛刀：此類飛刀，乃是滇川遊民所用之暗器，不同前述之飛刀，柄長一握，刃八分，有如筆狀，用時閃於人後，而劃裂其衣，多以裝門面唬人者也。

飛 刀

鏢 刀

飛 叉

七首：俗名攮子，長五寸，兩面刃，極其鋒利，用於狹窄地方使用，是為夜行人不可或少之暗器也。

雲烟：是以藥裝滿一筒內，遇敵時，以千里火筒燃其後端，則有烟如雲，自筒口噴出，祗要吸入少許，便會立即昏倒地上。

迷魂砂：亦是眩目或傷眼部之毒藥暗器，平日是藏裹於纓槍之纓穗中，遇敵時向前一扎，手中纓槍使勁震成槍花，藏於纓內之毒藥即散出，吸入少許亦即昏倒地上。亦有裹藏迷魂餅，悶香，悶酒等等，凡用此等下流手段，而不用眞功夫互相對抗而用此者，是為武術界所不許，不獨勝之不武，而且亦是有傷道德，防盜，防賊者則當別論。正派人仕均不屑用此。

千里火：乃用白薯蔓浸在水中泡濃後，取出捶之晒乾，加硝五錢，硫磺一両，松香四錢，樟腦末一錢，搓擰為繩，夜後燃之似無火，但迎風「一幌即亮」，是中國武林中人的一句俗語也。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文·秦紅　圖·令盧

千里不留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歐陽善施用險招，擊敗刁柏峯，當晚隨同三公會進入深山，探索殭尸，三公會首腦不敢再將人手分散，改由八人分爲兩組，前後互應，至一山頭，驀見東西兩方各出現一個年南瀛，立分兩組各追一個方向，趙公鴻、歐陽善、仲孫逸、鞏雲陽四人深入林中，已失殭尸踪跡，正張望間，驀聽另組饒君平慘叫聲傳來，趙等立回頭退出樹林，詎尚未踏出林外，鞏雲陽突遭暗算身死，歐陽善因自己距鞏雲陽不過二步之遙，百思不得其解，兇手究是如何出手，如有人藉樹木藏身，他們不致於看不見——

金丹換胎骨　樹洞悪殭屍

既然藏身樹後偷襲不大可能，擲出飛刀又不可能毫無聲响，那麼鞏雲陽是怎麼中刀的呢？

歐陽善想不明白，他只有一種感覺，覺得林中危機四伏，似乎步步陷阱，處處暗箭，不能再呆下去了，當下便向趙公鴻說道：「趙老，這林中不宜久留，先把鞏衞士的遺體移出去如何？」

趙公鴻點點頭，示意仲孫逸將鞏雲陽的遺體抱起，三人隨卽退到林外草坡地。

而這時，追捕那個遁入西邊林內的「年南瀛」的百忍上人一組，也已退到草坡地上來了。

百忍上人和無邊子無事，而雲裏金剛滿天星的手上抱着一個人——玉麒麟饒君平！

果然不錯，遇害的是他！

當下，兩組人迅速的聚在一起，當彼此看到了玉麒麟饒君平和金龍槍鞏雲陽死亡的情形時，大衆都如置身噩夢中，呆呆的說不出話來。

玉麒麟饒君平也是背心中刀而死的！

而當雙方說出事情的發生與經過情形時，兩組人又爲之目瞪口呆。

趙公鴻不勝駭異地道：「這怎麼可能？怎麼會出現了兩個年南瀛？」

百忍上人沉痛的說道：「沒錯，老衲四人所見到的那個殭尸，的的確確是年南瀛！」

無邊子長嘆一聲道：「現在可以證明的一點是：對方不是鬼魂也不是殭尸，但却比鬼魂殭尸可怕百倍！」

歐陽善道：「是的，對方偷襲的手法十分可怕，無聲無息的突然就是一刀！」

趙公鴻目湧淚光，悲痛地哀聲說道：「一夜之間，本會又折了兩位衞士，這叫老夫……」

雲裏金剛滿天星突然以憤怒的語氣道：「會主，屬下有辦法可殲滅那些人！」

趙公鴻凝目望他問道：「滿衞士有何辦法？」

雲裏金剛滿天星沉聲道：「咱們放火燒山！」

趙公鴻神色一動道：「放火燒山？」

但他很快又搖頭表示反對，道：「這沒用，仙霞嶺周圍有百里之廣，除非你能在同一時間從四周放火，否則絕難燒死他們。」

滿天星道：「燒不死他們，燒掉這些樹林也乾淨！」

趙公鴻搖搖頭，表示他的主意不切實際，說道：「咱們先回仙霞山莊，把饒、鞏二衞士安葬後，再研究擒兇之策吧！」

×　　×

由於饒，鞏二衞士的不幸遇害，整個仙霞山莊籠罩在悲傷的氣氛中……

趙公鴻下令厚葬了二衞士之後，並未立刻採取擒兇的行動，因爲他和百忍上人，無邊子，歐陽善等經過幾次的研究，也想不出有什麼好辦法可將兇手自浩瀚如海的樹林中抓出來。

於是，衆人就在這仙霞山莊，坐困愁城。

在未研究出一套有效的擒兇計策之前，三公一致決議不再入山搜索，以避免再給兇手可趁之機。

轉眼間，五天過去了。

第六天上午，仙霞嶺的天氣突然變壞，下起傾盆大雨來，怪俠歐陽善不耐苦悶，便到地窖探望年書劍。

這時，年書劍正在閉目打坐，雖然地窖中燈火不亮，雖然怪俠歐陽善的視力不佳，但也一眼看出年書劍的氣色與前大不相同了！

怪俠歐陽善知是「紫金丹」之功，心中十分欣喜，開口問道：「書劍，那『紫金丹』很有效吧？」

年書劍起身行禮，含笑道：「正是，小侄覺得已變成了另一個人了！」

歐陽善道：「情形怎樣？」

年書劍道：「夜睡已安寧無夢，盜汗也已沒有，腰痠背痛等症亦告消失，相反的胃口大開，精神極佳——善叔，這種『紫金丹』簡直是仙丹靈藥嘛！」

歐陽善笑道：「還剩下幾顆？」

年書劍道：「還有八顆。」

歐陽善說道：「那八顆服完之後，你大概可以脫離以前的病魔，恢復强健之身了。」

年書劍笑道：「善叔，小侄自服藥的第二天起，卽開始練吐納之術，現在感覺已有一股眞氣可在體內自由運行，而且您看——」

說着，伸出手腕。

那本是白纖軟弱的手腕，今天竟是肌肉堅實，硬如鐵棒！

歐陽善揑揑他的手腕，點頭笑道：「很好，照這情形看，你可在數日之內自行打通任督兩脈，也就是說，你可在這個月內，一變而成身懷一甲子內功的人。」

年書劍高興地道：「那時候，小侄決親自入山擒敵，不將那些王八崽子一個個抓出來，決不罷休！」

歐陽善道：「這幾天，我和三公無時無刻不在苦思擒兇之策，可是到現在還想不出一個辦法來……」

年書劍道：「那些王八崽子既然是人，就一定有痕跡可尋——」

正說話間，忽聽地窖外面有人喊道：「李兒，歐陽大俠可在裏面？」

在外面發問的是雲裏金剛滿天星。

在地窖中看守年書劍主僕的劍迷李飛答道：「歐陽大俠在此，有什麼事麼？」

滿天星道：「三公有令，請歐陽大俠及年書劍主僕一起出來。」

劍迷李飛應了一聲，便向歐陽善和年書劍等人道：「三公請四位去諒有要事相商，咱們這就出去吧！」

老少五人當卽出了地窖，由滿天星領入一間寬敞的後廳，只見三公及王公公均在座，而個個神情凝重，好像又發生了什麼不幸的事故。

歐陽善與三公叙禮落座，卽問道：「又發生了什麼事情？」

趙公鴻道：「發現了一具屍體！」

歐陽善吃驚道：「誰遇害了？」

趙公鴻表情沉重地道：「其人身份尚未查出，事情是這樣的：方才晁衞士冒雨巡視莊外四周，在莊後樹林中發現有一塊地被雨水衝開，自地下露出一隻業已腐爛不堪的人臂，晁衞士卽回報老夫三人，經掘出後，發現屍體尚極完整，死亡時間約僅一個月……」

年書劍聽到這裏，心中十分震驚，開口問道：「是被人殺害後掩埋的麼？」

趙公鴻點頭道：「是的！」

歐陽善道：「怎麼看出他是被人殺害的？」

趙公鴻道：「第一：自殭尸在仙霞嶺出沒害人之後，凡遇害者均橫屍荒野，未被掩埋，第二：死者如是本地人，又如是自然死亡的話，應不會選擇埋葬於仙霞山莊的後面，而卽使選擇埋葬在那裏有其道理，也應買棺盛殮才是，因此老夫斷定那人是被人殺害的。」

歐陽善聽了點點頭，再問道：「那屍體還在那林中吧？」

趙公鴻道：「是的。」

年書劍接口問道：「看得出是男是女麼？」

趙公鴻道：「是男的，從脫落的一頭灰髮上看，年紀約近七十。」

年書劍道：「可曾查詢過本地居民，有無人死後埋葬該處？」

趙公鴻說道：「還沒有，方才老夫請這位王公公前去指認，他也認不出死者是誰。」

年書劍道：「會主剛才說死者死亡的時間約僅一個月，是麼？」

趙公鴻道：「不錯。」

年書劍轉對王公公道：「王公公，那天您老說，年安託您老到此看守山莊已有兩個多月，是不是？」

王公公答道：「是啊！」

年書劍道：「那麼，您老——」

王公公搖頭道：「老漢沒發現有人在莊後埋屍。」

年書劍「哦」了一聲，滿面疑惑地道：「這就怪了，您老從不去莊後林中走動麼？」

王公公道：「剛來的第二天去過一次，後來就不再去了。」

年書劍皺眉道：「那人究竟是誰？爲何死後被移屍至該處掩埋？殺人者用意何在呢？」

王公公搖頭嘆息。

歐陽善道：「趙老，咱們再去看看那具屍體如何？」

趙公鴻頷首稱好，衆人於是冒雨出廳，一起來到莊後樹林中。

入林數步，就看到了那具屍體！

那具屍體已被移出坑外，果已腐爛不堪，身上有多處已露出骨骸，腐爛的皮肉有肉蛆鑽動，散發出令人噁心奇臭之味！

從骨格和衣服上看，是個男性老人不錯，但却看不出他是屬於何種身份之人。

年書劍趨前仔細察看了一番，神情畧畧一動，張口想說什麼，但又臨時住口，陷入沉思之中。

趙公鴻問道：「認不認識？」

年書劍搖頭道：「不認識。」

趙公鴻道：「此人顯係被人謀殺而死

的，但却不是死於殭屍之手。」

年書劍仍在沉思。

歐陽善道：「但不可能與殭尸一案毫無關連吧？」

趙公鴻說道：「歐陽大俠認爲有關連麼？」

歐陽善點頭道：「是的，殭尸正不斷在仙霞嶺出現害人，而此處忽然出現了一具屍體，以歐陽某人的推測，此人縱非殭尸所殺，亦必與殭尸一案有關。」

趙公鴻點點頭道：「此事或有可能，但從這具屍體的衣服上看，此人似非武林人物。」

歐陽善同意他的看法道：「不錯，此人顯非武林人物，或許他無意間發現了殭尸的秘密，因此而被殭尸殺害的……」

趙公鴻却不認爲死者是死於殭尸之手，聽了搖頭道：「殭尸已殺害了不少人，何以獨獨要掩埋此人的屍體？」

歐陽善道：「也許此人認識殭尸的身份來歷，殭尸爲恐因他而被貴會查出，故殺而後埋。」

趙公鴻道：「但爲何要埋在距離仙霞山莊這麼近的地方呢？」

歐陽善道：「這一點最難猜測，如能猜出此點，說不定對破案很有幫助。」

百忍上人道：「首先，咱們要研究出此人是在此處被殺的？抑或在別處被殺後移屍至此？」

歐陽善道：「對，以歐陽某人的看法，此人在此處被殺的成份較多，移屍此處的成份較少，因爲兇手既要掩埋屍體，卽表示不願被人發現，自無反移屍此處的道理。」

百忍上人表示同意道：「那麼，此人必是在此處被殺害的了，但兇手爲何不把他帶去別處掩埋呢？」

歐陽善沉思不語。

無邊子道：「人都有惰性，兇手大概認爲掩埋於此不致被發現，故未移往別處，事實上今天若無這場大雨，咱們也不會發現這具屍體。」

歐陽善點點頭，說道：「對了，就這個解釋。」

趙公鴻道：「那麼，現在要進一步研究的是：此人爲何到此？他來到此處，是否有進入仙霞山莊的打算？」

百忍上人道：「此事一時之間很難推測出來，大家且先回莊再慢研究如何？」

原來，大雨仍在傾盆而下，衆人早已被淋得滿身雨水，成了落湯鷄，故經百忍上人一說，衆人卽轉身出林，自後門回到莊院中。

大家各回房中換下濕衣之後，又一起到廳上研究案情，個個發表他的見解，唯獨年書劍靜坐不語，似乎他正在專心於解開出現於腦中的一個死結。

趙公鴻見年書劍一直不開口，便向他問道：「年書劍，你沒有一點見解麼？」

年書劍渾然未覺！

趙公鴻不悅，聲調一沉道：「年書劍，你沒聽到老夫的話？」

年書劍霍然醒覺，忙的欠身道：「會主有何教言？」

趙公鴻道：「老夫問你，你對那死者沒有一點見解麼？」

年書劍道：「沒有，沒有。」

趙公鴻冷笑道：「你是仙霞山莊的少主人，如果肯發表一些見解，必較我們說一大堆還有用！」

年書劍惶恐地道：「會主明鑒，小可對此事確實茫無所知。」

趙公鴻道：「早年你們父子定居此莊時，時常到訪者有哪些人？」

年書劍道：「時常拜訪先父之友人並不多，大約只有三四位……」

歐陽善道：「歐陽某人，便是其中之一。」

趙公鴻目注年書劍追問道：「另二三位是誰？」

歐陽善見年書劍默然不答，跟着催促道：「書劍，你說話呀！」

年書劍很爲難地道：「他們都是正人君子或武林中的著名俠客，小侄雅不欲將他們牽涉進來……」

歐陽善道：「三公會絕不會因你說出誰就懷疑誰，你但說無妨。」

年書劍這才說道：「時常到訪者，除善叔之外，尚有一位棄官歸鄉的蘇大人和兩位著名俠客，那位蘇大人已先先父逝世，故可不談，另兩位俠客一爲『武林不速客』，一爲『神簫仙子柳葉兒』。」

趙公鴻面容一動道：「哦，已是他們二位，那自是毫無可疑了。」

原來，提起「武林不速客」和「神簫仙子柳葉兒」二人，在座之人可謂無一不識，因爲二人均是名滿江湖的男女俠客，前者雖然少有人知道他的姓名，但他自出現武林迄今，所行者均爲仁義之事，素爲武林人士所敬佩愛戴，如果說他與殭尸有牽連，那是匪夷所思的事情，至於後者「神簫仙子柳葉兒」，也是一位很能潔身自愛的女性怪傑，她也常行道武林，唯嗜好音律，故所交者均爲正派雅士，從來沒有人聽過她幹過什麼不乾不淨的事情，是以趙公鴻一聽是這兩人，心中就沒有一絲存疑了。

但趙公鴻接着又問道：「除了這幾位，再沒有別人到過此莊？」

年書劍道：「有，但小可已記不得他們的名號了。」

無邊子忽然問道：「那死者，會不會是你以前遣散的家僕之一？」

年書劍搖頭道：「小可不敢說是或不是，因爲那具屍體已腐爛不堪，無法辨認了。」

無邊子又問道：「當初遣散的家僕，如今都住在什麼地方？」

年書劍道：「經商的經商，返回故鄉的也有幾個，但都已失去連絡。」

無邊子道：「只留下年安一個看守此莊？」

年書劍道：「是的，他已於兩個月前赴五指山尋找小可，可能過幾天就會回來了。」

他說到這裏，轉對王公公道：「王公公，您說是不是呢？」

王公公道：「是的，是的。」

年書劍面露隱憂，輕嘆一聲道：「唉，他年紀那麼大，但願不要在路上出事才好……」

趙公鴻道：「年書劍！」

年書劍欠身道：「小可在。」

趙公鴻道：「你可有什麼心事？」

年書劍道：「眞兇未獲，案情迷離，這便是小可的心事。」

趙公鴻道：「看你一副心不在焉的樣子，你莫非另有別的心事？」

年書劍道：「沒有啊。」

趙公鴻輕哼一聲道：「李衞士！」

劍迷李飛躬身靜聆吩咐。

趙公鴻道：「把他們主僕三人帶回地窖裏去吧！」

× ×

年書劍被帶回地窖之後，隨在牆角盤膝坐下，閉上了眼睛……

表面上看，他似在勤練吐納之術，但眉宇間却不時微皺着，就連年長壽和年長福也看出他滿懷心事，年長壽忍不住問道：「老爺，您老想些什麼？」

年書劍緩緩道：「想一件事……」

年長壽道：「什麼事？」

年書劍道：「你們不要打攪我，讓我好好的想一想吧！」

年長壽不敢再問，在一旁坐下，納悶起來。

不久，地窖出口上的木板被移開，怪俠歐陽善進來了，年長壽和年長福起身行禮，年書劍却閉目靜坐不動，彷彿沒察覺有人進入地窖似的！

歐陽善輕輕說道：「書劍，你在想些什麼？」

年書劍似已神遊太虛，渾然不動。

歐陽善面露詫色，轉對年長壽問道：「你主人怎麼啦？」

年長壽答道：「他說在想一件事，叮囑我們不要打攪他。」

歐陽善聽了點點頭，微笑道：「我老人家也看出他有心事，故來問問他。」

他上前輕輕一拍年書劍的肩膀，道：「書劍，三個臭皮匠抵得一個諸葛亮，把你心中的事說出來給我老人家聽聽吧！」

年書劍彷彿從酣睡中醒了過來，神情顯得很愉快地說道：「善叔，咱們去抓那殭尸！」

歐陽善一怔道：「什麼？」

年書劍道：「咱們去抓那殭尸！」

歐陽善驚訝道：「現在？」

年書劍道：「是的！」

歐陽善詫聲道：「你已知道他躲在那裏？」

年書劍道：「不知道。」

歐陽善一皺眉道：「既不知他躲在何處，怎麼去抓他呢？」

年書劍微笑道：「善叔，今天這場大雨下得很好，可以幫助咱們抓到他！」

歐陽善不解地道：「怎麼說？」

年書劍道：「大雨之後，那殭尸如有行動，必會在地上留下足印。」

歐陽善搖搖頭道：「這可不一定，對方身手超絕，其輕功必已到達踏雪無痕的境界，絕不會在地上留下足印的。」

年書劍道：「再去搜索一次也不妨事呀！」

歐陽善道：「你一直在絞腦苦思的就是這個麼？」

年書劍道：「是的。」

歐陽善苦笑一聲，道：「你想得太天眞了。」

年書劍却興緻勃勃地道：「善叔請去和三公商量一下，咱們卽刻再入山搜一搜好麼？」

歐陽善搖搖頭道：「這麼大的雨，他們恐怕沒有興趣吧！」

年書劍道：「您老告訴他們三位，小侄有一種預感，今天很有希望能擒到那殭尸！」

歐陽善道：「要是他們答應了，你也要去？」

年書劍點頭說道：「是的，小侄非去不可。」

歐陽善道：「可是你的身體——」

年書劍一躍而起，拉開架式「呼！」的打出一拳，笑道：「善叔您看，小侄已不是手無縛鷄之力的病公子了！」

歐陽善當然看出他打出那一拳勁道十足，不禁欣喜地道：「嘿，紫金丹果然使你脫胎換骨了！」

年書劍眉飛色舞道：「所以您老不必再担心小侄的身體，小侄如今已非淺水之龍，平陽之虎矣！」

歐陽善笑道：「好好，待我老人家去說說看，你在此稍候片刻。」

說畢，鑽出地窖而去。

受命在地窖中看守他們主僕的劍迷李飛，這時開口笑道：「年書劍，你莫非想趁機逃走？」

年書劍一笑道：「小可若是想逃，現在就是個好機會！」

劍迷李飛聽了頗不高興，道：「你是說，如果你現在想走，都可在本衞士的看守之下任意離開？」

年書劍道：「正是。」

劍迷李飛冷冷一笑道：「果然如此，那我倒想領教領教了！」

年書劍笑道：「李劍士請勿生氣，小可絕無逃走之意，不過咱們開個玩笑倒也不妨——年長壽年長福！」

年長壽和年長福齊齊應聲道：「小的在！」

年書劍道：「袍笏登場！」

年長壽和年長福一齊邁前一步，雙手向上一拱，向劍迷李飛撞擊過去。

劍迷李飛不料他說幹就幹，再見年長壽和年長福出手不凡，心中一驚，疾忙倒退一大步。

年書劍適時叫道：「拱雲托月！」

兄弟倆再搶前一步，雙掌變換招式，分由劍迷李飛的身左身右拍去。

劍迷李飛大喝一聲，雙掌一招「平分秋月」分別迎擊兄弟倆的攻擊——

那知他這一反擊似已在年書劍的預料之中，他雙掌方舉，那知年書劍又適時叫道：「龍飛天，虎打滾！」

年長壽橫身一飄，右足「呼！」的掃向劍迷李飛的左太陽穴，年長福則就地滾倒，以雙脚蹬向劍迷李飛的腰部，兄弟倆上下其手，配合得天衣無縫！

劍迷李飛一來心裏未有準備，二來地窖狹小施展不開手脚，這時在兩兄弟猝然的夾攻之下，頓時鬧得手忙脚亂，剛剛想出破解之策時，腰間已「蓬！」的中了一脚，整個人應聲顚出數步，險些跌倒！

年書劍道：「行了！」

兩兄弟立即收勢退下。

年書劍向李飛拱手一揖道：「冒犯神威，尚請海涵！」

劍迷李飛自出道迄今，這還是第一次遭到挫折，雖然明知年書劍是出奇而制勝的，自己輸得有些寃枉，但一張臉還是脹得通紅，羞怒交迸地道：「好小子，你是待死之囚竟敢放肆，本衞士——」

年書劍忙又一揖，打岔道：「小可原說開玩笑的，李衞士怎麼生氣起來了？」

劍迷李飛怒吼道：「你們企圖逃走，還說是開玩笑的麼？」

年書劍笑道：「小可之所以開這個玩笑，正是在表明小可無逃走之意，否則現在小可即可趁機逃走了。」

劍迷李飛一瞪眼道：「你不想逃？」

年書劍搖頭道：「現在即使有一頂八人抬大轎，也別想把小可抬離仙霞嶺！」

劍迷李飛道：「那好，方才本衞士猝不及防，故輸了一招，現在本衞士要正式領教領教你們年家的絕藝！」

說着，解下腰間長劍丟在地上，準備再和年長壽兄弟動手。

適於此時，忽見怪俠歐陽善跳進了地窖，說道：「成了，三公已答應再出動搜索一次，你們——」

一眼看出地窖中的氣氛不對，話到中途住了口，詫然道：「你們怎麼啦？」

年書劍笑道：「沒有什麼，小侄剛剛與李衞士開了個玩笑，小侄已向他道過歉了！」

歐陽善問道：「你和李衞士開什麼玩笑？」

年書劍道：「李衞士認為小侄建議三公再入山搜索，意在趁機逃走，因此小侄便指揮長壽長福以行動證明小侄無逃走之意，如此而已。」

歐陽善見劍迷李飛一臉怒色，已知他吃了小虧，當下沉下臉孔道：「李衞士不過隨口說罷了，你豈可跟他動手動腳？」

年書劍俯首道：「小侄知罪。」

歐陽善一揮長旱烟道：「走，三公已在前廳等候。」

說着，當先鑽了出去。

五人一起來到前廳，只見武林三公及滿天星，仲孫逸，晁基三衞士和當初隨同劉金堂一起來的四位武林人物均已在廳上整裝待發。

趙公鴻見年書劍入廳，立刻問道：「年書劍，你要求本會再入山搜索，可有擒兇把握？」

年書劍道：「沒有，小可所以要求入山搜索，理由有三，第一：過去幾次，貴會都在入夜之後才出動搜索，夜間視界不清，故小可認為應改在白天出動，第二：現在正下大雨，那殭尸如在雨中有所行動，可能會留下足印，這正是循跡追捕的好時機：第三：小侄這幾天，服了『紫金丹』，自覺已能行動自如，故想親自入山搜索。」

趙公鴻目光烱烱的盯着他，以不大相信表情問道：「你當眞已能行動自如？」

年書劍道：「是的。」

趙公鴻道：「露一手給老夫瞧瞧！」

年書劍躬身表示遵命，當即使個「一鶴冲天」，輕輕一縱便是一丈七八尺高，單手扳住頂上一支橫樑，身形在空中翻一個筋斗，然後飄落大廳地上。

最使人刮目相看的是：雙腳落地竟無半點聲响！

無邊子不禁拍手喝采道：「好身手！那『紫金丹』果然不同凡响，竟使你在短短的六天工夫變了另一個人！」

年書劍拱手謝他誇獎。

趙公鴻面上却無一絲喜色，反而微露憂色道：「這樣的事情傳到江湖上去，只怕沒有人肯相信。」

歐陽善笑道：「誰要不肯相信，歐陽某人就請他吃一顆『紫金丹』試試！」

趙公鴻默然有頃，隨即起身道：「好吧，咱們這就入山搜索去！」

在座的數人，亦跟着站起。

年書劍道：「等一下，小可斗胆請問會主，今日會主將派誰看守此莊？」

趙公鴻道：「現在是大白天，不需人看守，大家一起去吧。」

年書劍道：「不，最好仍派一兩位留下看守為佳。」

趙公鴻道：「你怕有人偷走此莊？」

年書劍道：「不是，而是怕王公公的安全有問題。」

趙公鴻一想也是，乃向滿天星說道：「滿衞士，就由你一人留下保護王公公如何？」

滿天星躬身應命。

年書劍道：「一位恐怕不足以應變，還是多留一位的好。」

趙公鴻道：「過去數日，那殭尸並未侵入此莊，你不必多慮。」

年書劍道：「以前未侵入，並不表示他今後也不會入莊生事，尚望會主採納小可意見，再留下一人協助保護王公公。」

趙公鴻道：「本會八衞士已去其四，現在若留下兩位，入山搜索的人數就更少了。」

年書劍道：「入山搜索的人不必太多，有十多人就足夠了。」

百忍上人見他一再堅持，知有原因，便向趙公鴻勸說道：「趙公，今天咱們就聽他，再留下一位協助保護王公公吧。」

趙公鴻接受他的意見，又命鐵笛客晁基留莊看護，然後便領着大家一起出莊而來。

這時，大雨已漸轉弱，遠近山林，在經過大雨的淋洗之後，顯得更青翠幽美。

百忍上人一邊前行，一邊問道：「年書劍，你認為搜索哪一帶好？」

年書劍道：「那殭尸曾在五處地方出現，今天咱們就逐一搜索那五處地方。」

百忍上人道：「他第一次出現的地方，就在距令尊墳墓不遠的山坡林中……」

年書劍道：「是的，現在咱們就先去搜索那處地方。」

於是，衆人朝那地方趕去。

年書劍猶如出柙猛虎，精神和體力都顯得異於常人，步履輕捷靈活，跟着衆人疾步趕路，一點也不覺困難，也始終不落一步。

轉眼工夫，已至殭尸首次出現的山坡林內。

這地方，也就是年書劍首次見到那個已變為殭尸的父親的地方，當時他曾仔仔

細細的搜索過，結果毫無所獲。

現在，當衆人來到那棵大樹下，一眼看清了附近的情景時，沒有一人覺得今天會有所收穫，而認為又要白跑一趟了。

只有年書劍一人例外！

他繞樹細視一周，便伸手向年長壽道：「長壽，把劍給我！」

年長壽驚疑的問道：「老爺，您要劍幹麼？」

年書劍道：「別多問，把劍給我就是了。」

年長壽便把隨身携帶的長劍拔出，遞給了他，年書劍接過之後，向衆人笑道：「諸位，小可已經找到那個殭尸了！」

歐陽善不知他葫蘆裏賣的甚麼藥，眨眼問道：「在哪裏呀？」

年書劍舉劍一指那棵大樹道：「那殭尸就是這棵大樹變的，這棵大樹已因年久而成精了。」

歐陽善一沉臉道：「這是甚麼時候，你還尋大家開心不成！」

年書劍正色道：「不，小侄說的是眞實的話，這棵大樹確已成精，不信小侄試給諸位看看！」

說畢，突然倒轉劍鋒，使勁的一劍刺入樹身！

這一劍刺入樹身竟達一尺半之深，使得在塲衆人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因為，那棵千年大樹的樹身足有四人合抱之大，其樹身之堅韌是可想而知的，一般武林人如能一下刺入半尺深就已經很夠瞧的了，而他竟能一下刺入尺半之深！

歐陽善明知是「紫金丹」之功，這時也不覺睜大了眼睛，驚喜的叫道：「乖乖，你好大的神力！」

年書劍微微一笑，突又使勁將長劍抽出道：「諸位請看，這棵大樹流血啦！」

那棵千年大樹果然在流血！

血自「傷口」汹汹湧出，是很鮮紅的血！

劍上也沾滿了血！

年長壽不禁大叫道：「我的媽，原來都是這棵千年樹精在做怪！」

武林三公和歐陽善初時極為驚詫，但當看了那流出的鮮血之後，頓時全露出恍然大悟之色，趙公鴻急道：「快把他抓出來吧！」

年書劍躬身應是，轉身面對樹身，把劍刺入樹身二三寸，然後往旁一扳——

刹那間，樹精的原形顯露出來了！

首先應手而開的是大片樹皮，它約有五尺長三尺寬，好像是一扇門！

不錯，那的確是一扇門！

一扇偽裝得天衣無縫的樹皮門！

門後便是樹腹。

樹腹是空心的，是經過人工鑿鑽而成的一個樹洞，剛好可容一個人藏身其內。

而當樹皮門被揭開時，就有一個人自樹腹中跌出，咕咚一聲，摔在地上！

這人摔倒地上之後，就沒有再動一下，原來年書劍刺入的一劍，正中其心房，已經要了他的命了！

他是個中年人，年約四十出頭，體形高而瘦，用「瘦骨如柴」四個字來形容他是十分恰當的，甚至乍看之下，還有幾分像殭尸呢！

這人當然不是大儒俠年南瀛，但却穿着當年大儒俠年南瀛入殮時的衣服！

歐陽善一見之下，不覺大叫道：「好呀！果然是這傢伙！」

武林三公却不認識，齊聲驚問道：「他是誰？」

歐陽善道：「青竹屍牟撫天！」

趙公鴻不勝駭異地道：「殭屍王的徒弟！」

歐陽善：「正是，我老人家一直在懷疑他們現在果然證明是他們幹的勾當！」

趙公鴻趨前端詳「青竹屍牟撫天」的面貌，說道：「這人的相貌根本不像年南瀛……」

年書劍立刻接口道：「他出現時，是戴面具的，這裏面有一張面具。」

他一面說，一面用劍自樹腹中挑出一張面具來。

那張面具，製造得維妙維肖，果然酷像生前的大儒俠年南瀛！

事情發展至此，眞相已然大白，而年書劍也就在這一刻間洗清一身罪嫌了。

趙公鴻點了點頭，道：「此事十分奇怪，我那年師弟生前與殭屍王一門並無過節，何以他們要如此的挖空心思來陷害他呢？」

歐陽善道：「殭屍王一門設下這詭計，目的並不在於陷害年大俠父子。」

趙公鴻道：「不然，目的何在？」

歐陽善道：「歐陽某人認為，他們的目的在於困擾三公會，進而打垮三公會，也就是說他們的目的在為師復仇……」

趙公鴻面容一動道：「哦？」

歐陽善微微一笑，說道：「老趙莫非忘了，當年殭屍王是死在你們武林三公之手的呀！」

趙公鴻點點頭：「殭屍王一生作惡多端，死有餘辜。」

歐陽善道：「當然，但做為他的門下的人，却不作如是想。」

趙公鴻又點點頭，轉對年書劍問道：「書劍，你是怎麼發現這個秘密的？」

年書劍道：「自殭屍連番出現而又能迅速遁去無踪後，小侄就一直在思索這個問題，小侄不信人有這麼大的本領，後來再聽到善叔提起殭屍王的門下『樹腹屍皮昌』四人，才想到殭屍說不定是躲在樹腹中的，只因未經證實，故方才在莊中時，小侄不敢說出來。」

百忍上人欣慰地道：「好，現在總算揭開劉金堂及饒，鞏二衞士遇害之謎了，只可惜這『青竹屍牟撫天』已傷重死亡，無法問他口供。」

年書劍道：「不要緊，小可如料的不錯，另外那四處地方，其中三處必然躲藏着『樹腹屍皮昌』，『石頭屍米永福』及『花屍梅香香』三人，咱們只要快點趕去，必能手到擒來。」

歐陽善附合道：「對，咱們快去！」

趙公鴻命仲孫逸將「青竹屍牟撫天」的屍體，暫時移入密林藏好，即再領衆人朝殭尸第二次出現的地方趕來。

第二次發現「殭尸」的地方，是在仙霞嶺的西面，衆人趕到西面樹林中，找了好一會，竟無法確定那天「殭尸」是在那一棵大樹下消失的。

（未完）











談武書齋

小說武俠小說

古龍．文

（一）

在很多人心目中，武俠小說非但不是文學，甚至也不能算是小說，對一個寫武俠小說的人說來，這實在是件很悲哀的事情，幸好還有一點事實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認的……一樣東西如果能存在就一定有它存在的價值。

武俠小說不但存在，而且已存在了很久！

× ×

關於武俠小說的源起，一向有很多種不同的說法：「從太史公的遊俠列傳開始，中國就有了武俠小說。」這當然是其中最堂皇的一種，可惜接受這種說法的人並不多。

因爲武俠小說是傳奇的，如果一定要將它和太史公那種嚴肅的傳記文學，相提並論，就未免有點自欺欺人了。

在唐人的小說筆記中，才有些故事和武俠小說比較接近。

「唐人說會」卷五，張鷟的「耳日記」中，就有段故事是非常「武俠」的。

「隋末，深州諸葛昂，性豪俠，渤海高瓚聞而造之，爲設雞肫而已，瓚小其用，明日大設，屈昂數十人，烹豬羊等長八尺，薄餅闊丈餘，裹餡粒如庭柱，盤作酒盌行巡，自作金剛舞以送之。昂至後日，屈瓚所屈客數百人，大設，車行酒，馬行炙，挫椎斲膾，礧礫蒜齏，唱夜叉歌獅子舞。瓚明日，復烹一雙子十餘歲，呈其頭顱手足，座客皆喉而吐之。昂後日報設，先令美妾行酒，妾無故笑，昂叱下，須臾蒸此妾坐銀盤，飾以脂粉，衣以錦繡，遂擘腿肉以啖，瓚諸人皆掩日，昂於奶房間撮肥肉食之，盡飽而止，瓚羞了，夜遁而去。」

這段故事描寫諸葛昂和高瓚的豪野殘酷，已令人不可思議，這種描寫的手法，也已經很接近現代武俠小說中比較殘酷的描寫。

但這故事却是片刻的，它的形式和小說還是有段很大的距離。

當時民間的小說，傳奇，評話，銀字叟中，也有很多故事是非常「武俠」的，譬如說，盜匣的紅綫，崑崙奴，妙手空空兒，虬髯客，這些人物就幾乎已經是現在武俠小說中人物的典型。

×

武俠小說中最主要的武器是劍，關於劍術的描寫，從唐時已比現代武俠小說中描寫得更神奇。

紅綫，大李將軍，公孫大娘……這些人的劍術，都已被渲染得接近神話，杜甫的「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其中對公孫大娘和她弟子李十二娘劍術的薈寫當然更生動而傳神。

號稱「草聖」的唐代大書法家也曾自言：「始吾陶公主與担夫爭路，而得筆法之意，後見公孫氏舞劍器，而得其神。」

「劍器」雖然不是劍，但其中的精髓却無疑是和劍術一脈相通的，由此可見，武俠小說中關於劍術和武功的描寫，並非無根據。

這些古老的傳說和記載，點點滴滴，都是武俠小說的起源，再經過民間評話，彈詞，和說書的改變，才漸漸演變成現在的這種型式。

（二）

彭公案，施公案，七俠五義，小五義，就是根據「說書」而寫成的，已可算是我們這一代所能接觸到的，最早的一種武俠小說。

可是這種小說中的英雄，大都不是可以令人熱血沸騰的眞正英雄，因爲在清末那種社會環境裏，根本就不鼓勵人們做英雄，老成持重的君子，才是一般人認爲應該受到表揚的。

這至少證明了武俠小說的一點價值……從一本武俠小說中，也可以看到作者當時的時代背景。

現代的武俠小說呢？

× ×

我有很多朋友都是智慧很高，很有文學修養的人，他們往往會對我道：「我從來沒有看過武俠小說，幾時送一套你認爲最得意的給我，讓我看看武俠小說裏寫的究竟是甚麼。」

我笑笑。

我只能笑笑，因爲我懂得他們的意思。

他們認爲武俠小說並不值得看，現在所以要看，只不過因爲我是他們的朋友，而且有一種好奇。

他們認爲武俠小說的讀者，絕不會是他們那階層的人，絕不會是思想新穎的高級知識份子。

他們咀裏雖說要看，其實心裏早已否認了武俠小說的價值。

而他根本就沒有看過武俠小說，根本就不知道武俠小說寫的是甚麼。

我不怪他，並非因爲武俠小說的確給了人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使人認爲就算不看也能知道它的內容。

因爲武俠小說的確已落入了一些固定的形式。

——一個有志氣，「天賦異稟」的少年，如何去辛苦學武，學成後如何去揚眉吐氣，出人頭地。

這段經歷中當然包括了無數次神話般的巧合與奇遇，當然也包括了一段仇恨，一段愛情，最後是報仇雪恨，有情人成了眷屬。

——一個正直的俠客，如何運用他的智慧和武功，破了江湖中一個規模龐大的惡勢力。

這位俠客不但「少年英俊，文武雙全」，而且運氣特別好，有時甚至能以「易容術」化粧成各式各樣的人，連這些人的至親好友，父母妻子都辨不出他的眞僞。

這種寫法並不壞，其中的人物有英雄俠士，風塵異人，節婦烈女，也有梟雄惡霸，蕩婦淫娃，奸險小人，其中的情節一定很曲折離奇，緊張刺激，而且很香艷。

只可惜這種型式已寫得太多了些，已成了俗套，成了公式，而且通常都寫得太荒唐無稽，太鮮血淋漓，却忘了只有「人性」才是小說中不可缺少的。

人性並不僅是憤怒，仇恨，悲哀，恐懼，其中也包括了愛與友情，慷慨與俠義，幽默與同情。

我們爲甚麼要特別着重其中醜惡的一面？

（三）

我們這一代的武俠小說，如果眞是由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開始，至還珠樓主的「蜀山劍俠傳」到達巔峯，至王度盧的「鐵騎銀瓶」和朱貞木的「七殺碑」爲一變，至金庸的「射雕英雄傳」，秦紅的「千乘萬騎一劍香」及拙著「無情劍」又一變，到現在已又有十幾年了，現在無疑又已到了應該變的時候！

要求變，就得求新，就得突破那些陳舊的固定形式，去嘗試去吸收。

「戰爭與和平」寫的是一個大時代中的動亂，和人性中善與惡的衝突，「人鼠之間」寫的却是人性的驕傲和卑賤，「國際機場」寫的是一個人如何在極度危險中重新認清自我，「小婦人」寫的是青春與歡樂，「老人與海」寫的是勇氣的價值，和生命的可貴。

這些偉大的作家們，用他們敏銳的觀察力，豐富的想像力，和一種悲天憫人的同情心，有力的刻劃出人性，表達出他們的主題，使讀者在悲歡感動之餘，還能對這世上的人與事，看得更深，更遠些。

這樣的故事，這樣的寫法，武俠小說也同樣可以用，爲甚麼偏偏沒有人用過？

誰規定武俠小說一定要怎麼樣，才能算「正宗」！

武俠小說也和別的小說一樣，要能吸引人，能振奮人心，激起人心的共鳴，就是成功的！

× ×

有很多人都認爲當今小說最蓬勃興旺的地方，不在歐美，而在日本。

因爲日本小說不但能保持它自己的悠久傳統和獨有趣味，還能吸收。

它吸收了中國的古典文學，也吸引了很多種西方思想。

日本作者能將外來文學作品的精華融化貫通，創造出一種新的民族風格的文學，武俠小說的作者爲甚麼不能？

武俠小說既然也有自己悠久的傳統和獨特的趣味，若能再儘量吸收其他文學作品的精華，豈非也同樣能創造出一種新的風格，獨立的風格，讓武俠小說也能在文學的領域中佔一席地，讓別人不能否認它的價值，讓不看武俠小說的人也來看武俠小說！

這就是我們最大的願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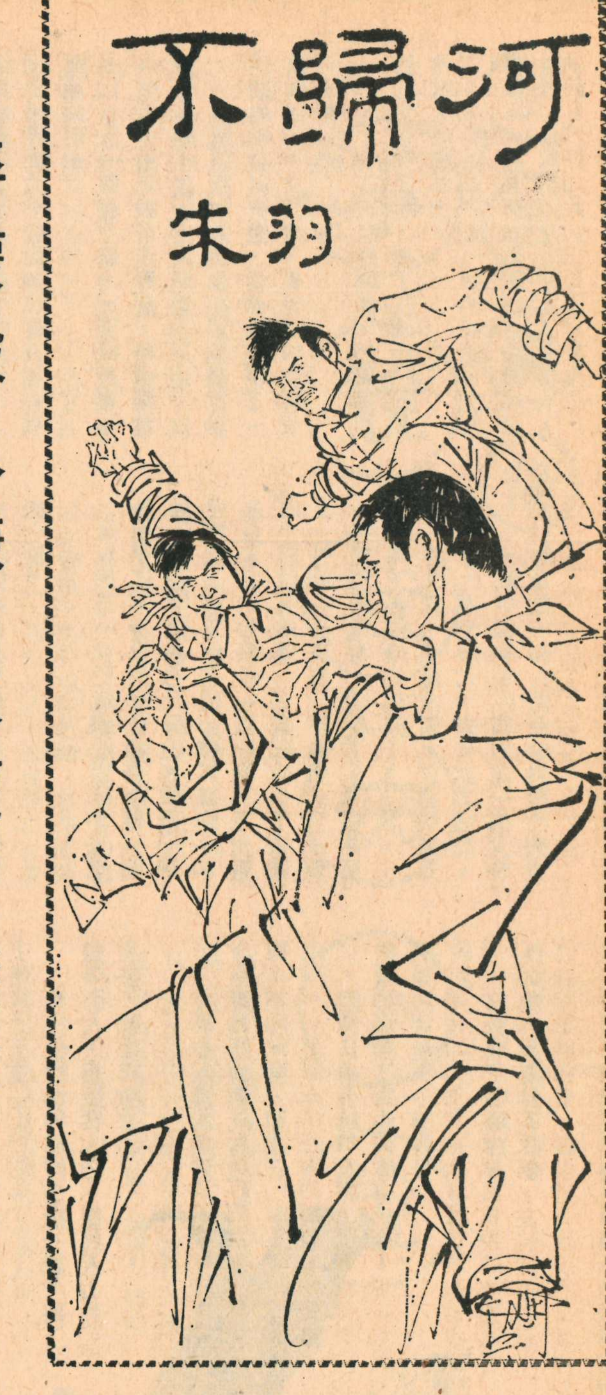
現在我們的力量也許還不够，但我們至少應該向這條路上走去，擺脫一切束縛往這條路上走去。

現在我們才起步雖已遲了些，却還是不太遲！



不歸河

朱羽



猝蒙殺人嫌 又遭巨變驚

彭祖康道：「三爺！你曾經要求我永遠對你忠心，而我表現我對你忠心的方式不是幫助你去販運雲土，而是幫助你擺脫蔡百春，你贊不贊成？」

錢三爺口氣猶疑地道：「贊成是贊成，只是你千萬不能跟他來硬的。」

「三爺！請求你別管我用什麼方法。……這回帶了多少貨？」

「和往常一樣，三百両。」

「時價多少？」

「一両六十塊大洋，一共一萬八千塊大洋。」

「利潤多少？」

「將近一萬塊。」

「你和姓蔡的怎麼分法？」

「二一添作五。」

「利潤並不算多。」

「一年最少十二趟，累積起來數目就很大了。」

「一年六萬大洋進賬，的確不是小數目。」彭祖康突地語氣一沉：「三爺，我很希望你能聽我的安排，到了興隆場，由我去交貨。」

「那不行的喲……」

「為什麼？」

「我們有約定……」

「三爺，就是因為你處處依順他，他才逐漸地吃定了你。船到興隆場的時候，你裝病，躺在床上不能動，只有委托別人，這是很好的理由。」

「弟娃兒！你為什麼要淌渾水？為什麼？」

彭祖康不得不再次作違心之言：「三爺！我方才就說過了，你待我太好，我不能不有所答報。」

「弟娃兒！」錢三爺很激動地道：「我很感激，也很信賴，我這條老命就交給你了。」

彭祖康心中不禁暗道慚愧，但想到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彭祖康往見高飛，了解高飛要找薛五的目的後，返回火輪，驚聞林慶山被人綁架，後得娃娃告密，知是林慶山自演的苦肉計，俟宋廷飛帶人找回林慶山後，彭祖康也不點破，却對錢三爺軟硬兼施的套出了他和興隆場蔡百春勾搭販賣鴉片，彭祖康勸他趕快收手，因四川換了總督後，對禁毒雷厲風行，願助錢三爺設法擺脫蔡百春，錢三爺猛搖頭說不行，彭祖康問他是否受到蔡百春的威脅，並問蔡百春如何威脅他，錢三爺苦笑說無法去覆述蔡百春說過的話，總而言之，他不想收手，想賺更多——

父親不明不白地客死異鄉，也就橫字當頭，不去顧忌是否有虧良心。再說！販賣鴉片賺的是昧心錢，許許多多正大堂皇的帮派都不許門徒沾這門買賣，錢三爺身為船帮老大，家大業大，竟然還幹這行勾當，也實在夠可惡的。

錢三爺自然不知道彭祖康沉默不語，是在想什麼，因而又急急地問道：「弟娃！你在盤算啥子啊？」

彭祖康被他這樣一問，只得搪塞道：「我在盤算那個姓林的到底是啥來路。」

「對了！你剛才說過，他是沖着我來的？」

「可能。」

「你看出了破綻？」

彭祖康緩緩說道：「這個人如果說他是賭徒，又不完全像；說他是在道上混混的，更不像，我看，他可能是個吃公門飯的。」

錢三爺說話的聲音立刻變了樣：「弟娃，當眞？」

「三爺！別那麼吃驚。」彭祖康的語氣出奇地平靜，這正是他賣弄玄虛，使對方落入他控制之中的好機會。「如今還拿他不準。就算他眞是吃公門飯的，我也有法子對付他。」

「弟娃！」錢三爺却發了急，一把抓住彭祖康的手，疾聲道：「你先說說，憑那點懷疑他是吃公門飯的？」

「方才綁架的把戲，是他自己人漏出來的。」

「他不是腦殼掛了紅麼？」

「那是苦肉計。」

「何以見得？」

「道理明白得很，綁架的人怎麼知道他贏了錢，既要刼財，為什麼先不摸摸他的褡褳？又為什麼得了區區十三塊大洋就鬆手？」

「對啊！這……」錢三爺猛地揚掌拍打了一下前額，然後又將嗓門一壓：「弟娃！我們掛他。」

彭祖康冷笑道：「三爺！你這樣做未免太冒失了吧？俗話說得好，寧殺三個道上好漢，也不可放倒一個做公的，那可眞是濕手抓麵粉——甩不脫了。」

「難道就讓他待在船上？」錢三爺問道。

「目前也只好如此，三爺！只要你信任我，凡事有我頂着。」

「弟娃！我方才就說過了，連這條老命都交給你了，還有啥說的。」

「好！那麼，先將你那口裝雲土的箱子放到我的艙房裏來。」

「這……？」錢三爺不禁面現猶豫之色。

「三爺還是不肯信任我。」

「好！好！我就照你的話去辦。」

「第二，三爺連夜裝病，躺在床鋪上千萬莫起身，很難說姓蔡的沒有在船上掛燈籠。」

「好！好！你說船上還有許多人都是沖着我來的，是那些人，你都摸清楚了沒有？」

「大都有個底了，今晚上我還要探他們一探。」

「那口箱子……」

「等到深更半夜，我會到三爺的艙房來拿。」

「那麼，我們今天的談話就到此結束，我到現在還沒吃晚飯哩！」錢三爺說完之後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彭祖康仍然站在靜靜的船頭上，心情漸漸平靜下來，他將整個情況從頭到底思索了一遍，收穫是可觀的，但是到目前為止，他還沒有發現任何與他父親的死亡有牽連的綫索。至於他所施展的手段，是否有助於追查他父親的死因，也是一個未知素。

「恭喜了！」突然在他的身後傳來了一個冷冷的聲音。

這是非常令彭祖康吃驚的，在江湖上闖蕩的人，第一個課題就是要隨時隨地防備身後有人偷襲，然而這個說話的人何時來到他的身後，他竟然毫無所覺。

所幸這是一個熟悉的聲音，彭祖康只是驚在心頭，並沒有採取應變的行動，仍是靜靜地站在那兒。

「眞高明！」這個人是覃秀姑，她站在一堆纜繩的後面，看樣子她似乎已經站在那裏很久很久了。「三言兩語就教一個老江湖俯首貼耳，眞所謂後生可畏，令人佩服得很。」

彭祖康還是沒有動，甚至連眼角餘光都沒有去看她一眼，只是冷冷地問道：「妳來了多久？」

「很久很久。」

彭祖康動了，動得非常快，一動就到了覃秀姑的面前，右手飛快地伸出，然而那隻手又在半空中僵住了。

覃秀姑非常穩，站在那兒一點也沒有挪動，她顯然料定了彭祖康對她不可能展開任何攻擊。

「舵把子！」她奚落地說道：「除非你想要我的命，不然你就很難動手，我是一個女人，一個年紀輕輕的女人，身上是碰不得的。」

彭祖康僵在半空中的那隻右手突然一沉，扣住了覃秀姑的左腕，沉聲說道：「對任何事情，都不要太有把握，現在怎麼樣？」

他用的力量非常大，縱使她是個沒練過武功的人，也該有掙扎抗拒的本能反應，而她却沒有絲毫反應，左腕就讓彭祖康的鐵腕緊緊扣着，緩緩道：「現在，我等待你的下一步動作。」

「下一步？下一步我可能會捏斷妳的頸子。」

「為什麼？」

「因為妳知道了許多妳不應該知道的事情。」

「殺人滅口，嗯？」

「那是迫不得已的手段。」

「我是木頭雕的？是泥巴塑的？讓你砍，任你劈，由你捏，嗯？」

這種挑戰性的語氣使得彭祖康火冒三丈，右手猛地一沉，想要將覃秀姑的左手扭曲到背後，然而抓在他手中的那隻輕柔細軟的女人之手，却突然變成了一根堅硬無比的鐵棍般休想扭動分毫。

彭祖康雖不是一個從小就下苦功夫的練家子，由於生來一副紮實身胚，兩臂孔武有力，又在侯四爺那裏學會了一套精湛細膩的擒拏之術，照說對付覃秀姑這樣一個大姑娘應該是游刃有餘，誰知竟然碰了這樣一個大釘子，當時心中的驚震，面上的羞慚，實在不是筆墨所能形容的。

覃秀姑緩緩伸出右手，只輕輕一推就將彭祖康的鐵腕推開了，並非她的力大無窮，而是彭祖康那股子剽悍勁兒在頃刻之間完全消失了。

「別跟我來狠的，我不吃這一套。」覃秀姑的語氣突然柔和起來，看來她並不是一個得理不讓的人。「三百両雲土合時價一萬八千塊大洋，是一筆不算小的橫財，但是我未必會看在眼下。」

「覃姑娘！妳根本就沒有弄清楚我的心意，我並不想發橫財……」

「不談，不談。我沒有心情去管你的

開事，我只想重提你我那筆交易。」

「好！到底要我怎對待唐貴臣？」

「今晚大家熟睡之後，你將他一個人叫到這裏來。」

「幹什麼？」

「逼問他，他混到船上來，到底有什麼目的。」

「他買票上船，是合情合理的，不能用那個『混』字；再說，他縱使有什麼目的，他也不會說。」

「逼他說。」

「姓唐的可不是剛抽枝的嫩芽兒。」

「你照我的話去作就行了。這不是我橫蠻不講理，是你在未開船之前就答應我的，如果你不實踐諾言，那我只有破壞你的計劃，到那時，錢三爺恐怕就不會信任你了。」不待彭祖康有所表示，她又接着說下去：「還有，我那個娃娃是個規規矩矩的小姑娘，你最好少惹她。」

話一說完，扭頭就走。

「慢點走！」彭祖康想叫住她，把話說個清楚。

然而覃秀姑却連頭都沒有回，幾個大步就消失了身影。

彭祖康楞楞地站在那裏，他先平息了心頭的怒火，然後冷靜地分析覃秀姑這個人，從她的言行逐一去推斷，她還不算是一個壞人，只不過是一個自私自利者，處處都在爲自己打算而已。

他緩步離開了船頭，在船橋的下面遇見了宋廷飛。後者似乎正在四處找他，一照面，就趕緊迎了上來。

「船上都巡視過了嗎？」彭祖康先發問。

「舵把子！」宋廷飛將他拉到舷邊，輕聲細語地道：「有一名船伕看見有人從船尾爬上來，趕忙追過去喝問是什麼人，却連鬼影子也沒有見到。他說，他絕不是花了眼……我去查看過，船尾確有潮濕的可疑脚印……你看，是不是要清船？」

「解纜，」彭祖康立刻發出命令。「將船停靠到河心去。」

「現在？」

「嗯！立刻。」

「只怕還有不少客人在岸上。」

「那沒有關係，等一會兒可以用舢舨接他們回船。小宋，這件事交給你辦，先派人守住舷邊，船頭，船尾，然後才動，要靜悄悄的，不要驚動任何人。我倒統艙去看看，如有重要的事才派人來叫我。」

「萬一有不明身份的人要跳船呢？」

「抓住他。」

「舵把子！來人萬一是高手……」

「盡力就好了，我們的本行是駕船，其它都是額外工作，能作多少就作多少。」彭祖康吩咐之後，就匆匆地走了。

統艙很靜，也很暗，當中一盞煤氣燈只能將統艙中間部份照耀明亮，四角都處在黝暗之中。

沒有人賭錢，也沒有人聊天，有的睡了，卽使沒有入睡的，也都安安份份地躺在自己的鋪位上。

彭祖康只不過掃了一眼就想立刻退回去，這兒簡直就沒有什麼可看的。

然而就當他正待旋身離去的那一瞬間，却被他那銳利的目光發現了一件可疑的事。

一個人躺在他自己的鋪位上，沒有脫鞋，頭枕在一隻木箱上，箱縫間露出一截衣角，像是匆促蓋上的，而且那個人的兩截褲管有明顯的水漬。

那個人像是睡熟了，並以手背蓋着臉，手縫却是鬆開的，他也許正在偷覷彭祖康的一動一靜。

說不定這就是方才從船尾偷爬上來的那個人，他是躺在鋪位上，但却不是屬於他的鋪位。也許他只是一個小毛賊，但是在這種情況之下，彭祖康却不會輕估他的身份。於是，彭祖康緩緩向前移動。

那個人却突然彈跳起來，動作非常快，而且手裏還有一支槍，死冷的槍口指在彭祖康的心口上。

彭祖康沒有去注意對方手裏的槍，他敏銳的目光只盯在對方的臉上，他意識到這個人很可能將安然離去，因此他必須記住對方的相貌。

那副尊容很好記，雙睛突出，蛤蟆嘴，左頰上有一道鮮紅的刀疤。

對方並沒有說話，只是揚揚槍口，示意彭祖康後退，彭祖康只有照辦。

突然一隻脚踢在那人的手腕上，使得他手裏的槍脫手而飛，槍並沒有落地，而是落在另外一個人的手裏。

那個人是娃娃。

現在，情勢完全倒轉過來了。

這是一場無聲的戰鬥，沒有驚動任何人。

娃娃閃在那人的身後，槍管抵上他的背脊，目光望着彭祖康。

彭祖康望了娃娃一眼，那是包含着謝意的目光，然後向那個身份不明的人一擺手。那人倒是表現得非常爽快，大踏步向外走去，娃娃在他身後緊緊地跟着。

一來到艙面，彭祖康立刻搶前一步，將那人夾在中間，然後冷冷地發話道：「朋友！想吃苦的？還是想吃甜的，都由你選了。只要實話實話，我姓彭的絕不難爲你。」

「你要我說什麼？」那人半點也不含糊，說話的語氣還硬朗得很。

「先說說你的來歷。」

「高飛的兄弟。」

彭祖康不禁楞了一楞。「難道是高飛吩咐你向我動槍的？」

這時，岸上突然有人跑到了船邊，高聲道：「舵把子！高少爺吩咐兄弟我傳句話，只要舵把子高抬貴手，這份人情他一定重重報還。」

彭祖康回顧那人，是方才在酒舖子裏見過的，自然不會假。微一忖思：想追根究底似乎也沒有什麼名堂，不如作個順水人情也罷。於是揮了揮手，低叱道：「快給我滾。」

那人一騰身就從船舷邊跳了下去。

「你的傢伙。」娃娃邊喊邊將手裏的短槍向岸上扔去。然後一回頭，冲着彭祖康冷冷道：「你倒眞有兩下子，與隆塲的交情又套上了。」

「娃娃！」彭祖康很直率地叫着她的名字。「我不知道該怎麼說才好。我如此作，既不是爲名也不是爲利，只是……」

「怎麼不說下去了？」

彭祖康沉吟了一陣，才道：「娃娃！妳對我夠坦誠，我自然不該對妳有所隱瞞，只是此刻的心情不對，過一天，我會對妳說個一清二楚。」

娃娃突然幽幽地說道：「我發覺我很傻。」

「這話怎麼說？」

「你留下了交情，而我，却結下了寃家。」

「這……」

「無所謂，」娃娃忽又開朗地笑了。「這是我甘心情願作的，你既沒有勉强我，與你無干。」

彭祖康道：「妳和覃姑娘的終點，是不是興隆塲？」

「是的。」

「那麼，我許下一個諾言——除非我死了，否則，我就絕不容許任何人傷害妳們。」

「但是，要我們不妨害你的事，對不對？」

「是的，這話我已經說過了。」

「所以，你最好還是將你的事畧作透露……」

「我剛才說過了，過一天我會詳詳細細地告訴妳。」

這時，宋廷飛趕了過來，疾聲問道：「舵把子！那小子是高飛的人嗎？」

「小宋！」彭祖康壓低了聲音道：「事情已算過去了，休要再提。吩咐伕子重新將纜繫上，船還是靠在碼頭上吧！」

宋廷飛似乎還有些猶疑，然而當他看到彭祖康那兩道銳利的目光時，就連忙回身去執行舵把子的命令了。

這還勉强算得上是一個平靜的夜晚。船外面沒有風，沒有浪，船內沒有人聲，自然更沒有爭執。每一個人都帶着疲累進入了夢鄉。

只有彭祖康還沒有睡，他躺在床上靜靜地等，等一個最安全的時刻，到隔壁錢三爺的艙房裏將那口皮箱提過來。他很累，早就想大睡一覺，但是，他盡力地支撑着。

現在，他盤算着，大概兩點了，於是緩緩地爬了起來。

走道中央那盞馬燈發出微弱的光，大概是油將用盡。彭祖康運用他的視覺和聽覺，確定不會有人注意他的行動之後，立刻輕巧無聲地來到了錢三爺的艙房門。

他輕輕用手指在門板上彈了兩下，無回應，於是，他試推着門，門竟沒有上閂，一推就開了。

他閃身進去，隱約看見錢三爺背部向外沉睡在床上，他一面反手推上門，一面輕聲叫道：「三爺！」

沒有回聲，錢三爺似乎睡得很熟。

彭祖康取出火柴燃上燈，伸手在錢三爺的肩膊上推了一下，沉睡的人仍然沒有醒。

他用力一扳，錢三爺的身子，翻了過來。

彭祖康的心房幾乎從他的口腔中跳了出來，原來錢三爺心口上揷着一把刀，鮮血正從創口處以及口腔中汩汩流出，狙擊兇殺事件似乎才發生了不久。

彭祖康第一個本能的反應就是想大聲叫人前來帮忙，看看錢三爺是否還有救，但他一張嘴就又放棄了這個念頭，兇手下刀下得很準，正好一刀穿心，那是絕對沒有救的。他的第二個反應，則是查看那口皮箱。沒有，最少在他視綫之內沒有發現。於是，他迅速地查看床下，橱櫃，沒有，那口皮箱以及箱中的東西已經到了另一個人的手中。

完全是因爲那口皮箱而殺人嗎？

彭祖康向屋內掃了一眼，沒有絲毫掙扎，打鬥的跡象，還有，錢三爺睡覺怎可能不關門呢？

顯而易見，兇手是一個熟人，甚至是一個錢三爺絕對信任的人。

那麼，兇手是誰呢？

一個贏得錢三爺絕對信任的人，會爲了那三百兩雲土而動刀行兇麼？好像不大值得。那麼只因爲另外的原因而行兇了？

他再去查看那把刀，刀身已經進入了死者的胸腔，只能看見刀柄。他的視綫與刀柄一接觸就不禁渾身打了一個寒顫，那把刀對他來說眞是太熟太熟，因爲那就是他的刀。

他還是有些猶疑地摸了一下褲腿管，那把刀是經常綁在小腿肚上的，現在，刀鞘還在，而刀子却被別人拿去作了兇器。

現在，彭祖康竟然渾身發抖了，一種莫名的恐懼油然而生，擺在眼前的是一個可怕的陷阱。

退出！趕緊退出！這是首先在他腦子裏閃過的念頭。

自然要帶走那把刀。那把刀將會使他陷入一個無法自拔的泥沼。於是，他不及考慮其它，一抬手，就將死者胸口上那把刀拔了出來。

血，從死者創口噴射出來，濺了他一身。

他匆促地回身退出，但是仍嫌晚了一步。宋廷飛帶着四個伕子在門口出現了。他手裏拿着兇刀，身上有死者的血，他突然發覺自己作了最愚蠢的事，使得局面到了不可收拾的境地。

宋廷飛的驚疑擺在臉上，憤怒也擺在臉上，沉聲問道：「舵把子！這是怎麼回事？」

彭祖康深深吸了一口氣，才勉强鎭定了慌亂的心情，有氣無力地答道：「三爺他……？」

宋廷飛衝進了屋內，先看了看錢三爺的屍體，然後疾聲道：「舵把子！不管發生了什麼事，你都不該動刀啊！你……」

「小宋！你以爲三爺是我殺的？」

「難道不是你？」宋廷飛的辭色冰冷無情，抬手向站在門口的四個伕子一指。「教他們說好了。」

那四個伕子異口同聲地道：「不是你還有誰？你身上有三爺的血，你手裏拿着殺人的刀，不是你還有誰？」

彭祖康猛地打了一個冷顫，他過份輕估了宋廷飛，這個一再蒙錢三爺提拔，而又對他的主子表現得忠心耿耿的人竟然如此深藏不露。不用問，也不必再猜，從他的突然帶人出現，從他那種一口咬定的神情中都可以看出，這個陷阱都是他佈置。

「舵把子！」宋廷飛陰冷地道：「你沒有話說了吧？」

「小宋！」彭祖康的語氣，反倒平靜了，他心裏一而再地警告自己，千萬不能衝動。「我現在是百口莫辯，本地總該有保安隊吧？你立刻派人去報案，究竟我是不是殺人兇手，他們總可以查個一清二楚的。」

「哦？你以爲我會將你交給保安隊？」宋廷飛陰冷地笑了起來：「嘿嘿！你錯啦，船幫有家規，出了事，我們自己會了斷。」

「那麼，你打算怎樣發落我？」

宋廷飛聲色俱厲地道：「我要挖你的心肝五臟祭奠三爺的亡魂。」

彭祖康再次發抖，眼前他似乎已經陷入絕境了。很明顯，宋廷飛才是眞正的殺人兇手，謀財？抑或是早已被某一個人收買？爲了達到他的目的，他必須指控彭祖康是兇手而迅速將之處決。

宋廷飛一揮手，沉叱道：「你們將他帶到舵房去，把他鎖起來。」

那四個伕子立刻蠭湧而上。

「慢一點！」彭祖康沉叱了一聲。

那四個伕子雖然一個個面呈猙獰之色，究竟對彭祖康還心存畏懼，經他一喝，又都站住了，並未繼續向前衝。

宋廷飛冷冷一哼，道：「你還有什麼好說的？」

一個陰險奸詐的人並不是眞正可怕的角色，一個善於僞裝的人才眞是狠手。現在，彭祖康才發覺要了解一個人的內心是多麼的困難。他深識水性，却並不了解人性，因爲人性詭詐而多變。

現在，他面臨一個最大的難題——該怎麼辦？

拔槍一拚，突圍而逃。以他的槍法和身手，應該沒有問題。但那樣也許正好中了對方的狡計——謀殺錢三爺的罪名再也休想洗脫。

如果宋廷飛是眞正的殺人者，是設陷阱的主謀人，那眞是用了不少心機，那麼，自己也該用智慧去挽回頹勢。

一念及此，彭祖康的心情，平靜了許多，緩緩道：「小宋！你應該聽聽我的辯白。」

「好，我聽。」

「殺人應該有動機，我爲什麼要殺三爺？」

「刦財。」宋廷飛毫不遲疑地回答。

「刦財？」

「嗯！我一進門就發覺了，你刦走了三爺那口放了貴重財物的皮箱。據我所知，箱子裏面單是現大洋和銀票就放了好幾千塊。」

「小宋！捉賊要贓。」

「哼！那口箱子一定在你的艙房裏。」宋廷飛向那四個伕子揮揮手：「你們都去，仔細搜搜舵把子的艙房。」

那四個伕子對宋廷飛的話無不唯命是從，立刻蠭湧而出。

宋廷飛突然低聲道：「彭兄！小弟對你一向崇拜得很，現在快走吧，有天大的干係都由我來担了。」

狐狸尾巴已經露出來了，彭祖康心裏在冷笑，而表面上却裝着感激地道：「不！小宋，爲人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心不驚。我絕不能一走了之……」

「彭兄，我或者可以相信你的話，而三爺的一些心腹死黨却不會信，你不走，只有死路一條。」

「我願意冒這個險……」

此刻，那四個漢子已經去而復回，其中一個手裏提着一口沉甸甸的皮箱，往宋廷飛的脚邊一放。

宋廷飛的面色又變了，厲聲道：「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你自尋。姓彭的，你還有什麼話說？」

彭祖康默然不語，他在想：這口皮箱是何時放到他房裏去的？對，一定是他剛剛離開的時候，那麼，宋廷飛一直在注意他的行動了。

也可以說，從彭祖康一上船之後宋廷飛就在注意他的行動。那麼，他和錢三爺的密談也一定進入了他的耳中。他們的決定必然損及了他的利益，所以他才行兇殺人，而且還設陷害人。

是如此嗎？

答案似乎是肯定的。

不過，彭祖康心中一直在暗暗冷笑，宋廷飛心機化費得不少，手段也很毒辣，但是方法却很笨，因爲他留下了一個極大的破綻。

他冷冷地問道：「你認爲我是因爲要刦走這口箱子才行兇殺死錢三爺的，是不是？」

宋廷飛回答得很肯定：「不僅是我認爲如此，相信每一個人都會如此認定。」

「換句話說——我若不殺死錢三爺，箱子也不會落到我手中。是嗎？」

「當然。」

「小宋！你看清楚。」彭祖康揚起手裏的刀。「殺死三爺的刀在我的手裏，而那口箱子却在我的房中。這可以說，在錢三爺死前，那口箱子就已經到手了。而我又趕回來殺死箱子的主人，這道理說得通嗎？」

宋廷飛瞪大了眼，張大了嘴，而且還退後了半步，神情間佈滿了驚懼與羞怒。但是那不過是一瞬間的事，緊接着，他就咆哮道：「說得通。」

「請說理由。」

「你用偷，用搶，已將箱子取到手。三爺被你擊昏了，或者嚇呆了。你想想不妥，再折回來殺人行兇……」

「不必說下去了，」彭祖康連連揮手打住對方的話。「你可以用任何一個理由使我背上謀財害命的罪名，但是，我自己却非常清楚，在我離開艙房的時候，那口箱子並不在我的房裏。」

「你是說，有人嫁禍栽贓？」

彭祖康道：「很明顯，實在用不着我多費口舌。」

「兇刀在你的手裏，而且，是你的佩刀……」

彭祖康疾聲問道：「你怎麼知道這是我的佩刀？」

「我見過，所以就一眼認出來了。」

「刀柄握在我手中，刀上全是污血，你怎麼認得出來？」

「難道那不……是你的刀？」

「是我的刀。」彭祖康自嘲地聳肩。「我犯了兩個嚴重的錯誤：一是這把刀不該丟去，而且丟失之後還不自知，一是不

該將這把兇刀從三爺胸膛上拔了出來。」

「這是你的遁辭，任何人都不會犯這兩個錯誤，你更不會犯。」

「我說的都是眞話……」

「沒有人能够替你證明。」

「我可以替他證明。」聲落人現，是覃秀姑。面對一個混身污血的死人，面對一個針鋒相對的火爆場面，她的神態却表現得非常平穩而又安詳。雙手環抱胸前，肩膊斜斜地靠在門框上。

雖然彭祖康曾因她的狡詐而敵視她，此刻她的出現却似一個溺水的人看到一塊浮木般令他高興。最少，他不是孤軍無援。儘管他仍然在漩渦裏掙扎，而岸邊已有人伸出了手。那隻手很遠，也許還發生不了力量，却已使他非常振奮了。

因此，他不由自主投過去一個感激的目光。而她，顯然沒有接受，甚至連眼角餘光都沒有去瞧他一下。

彭祖康突然有了援軍，倒是令宋廷飛訝異的。但當他發現對方是一個娃兒的時候，他又將一顆懸起來的心放了下來。冷冷問道：「妳是什麼人？」

「船上的乘客。」

「妳能爲他證明什麼？」

「關於那口箱子……」

「怎麼樣？」宋廷飛聲色俱厲，咄咄迫人。

「是別人放在他房裏去的。」

「什麼時候的事？」

「他離開艙房之後，你派人去搜查之前。」

「什麼人放進去的？」

「你們船上的一個伕子。」

「女娃兒！」宋廷飛走到她的面前，一根指頭險些戳在她的鼻尖上。「妳眞是一個了不起的婦道人家，不過，妳可能會爲自己惹來麻煩。」

覃秀姑一動也沒有動，更沒有閃避，或者推開宋廷飛那根手指的打算？毫無表情地說：「我不以爲我會惹什麼麻煩。」

「好！妳去將那個人找出來。」

覃秀姑沒有回話，也沒有動，只是輕輕地雙掌一擊。

娃娃突然出現了，只見她手裏牽着一根繩子，她正在慢慢地收攏，繩子的另一頭拴着一個人，是一個垂頭喪氣的船伕。

「一人爲私，二人爲公，」覃秀姑抬手向娃娃一指。「這件事我們兩人都見了，可以證明嗎？」

這是一個意外的變化，在最初，宋廷飛的確顯得瞠目結舌，無以答對，而且，這兩個看上去弱不禁風的女娃子能够使一個勇健剽悍的船伕束手就縛，也的確令他大爲震驚。然而只不過一瞬間，他又鎭定下來，冷冷地道：「妳們能證明什麼？」

「首先可以證明彭祖康一直沒有碰過這口箱子，那麼，你推斷他因爲刦財而殺人的動機就不能成立了。」覃秀姑說到這裏，眼光突然向那垂頭喪氣的船伕一瞟。「其次嘛！你該問問這位船伕大哥……」

宋廷飛搶着吼道：「三廂子！老實說，這口箱子是那個砍頸子的要你拿到舵把子艙房裏去的，你若是說了半個字的假話，我就要你的命。」

三廂子就是那個被綑縛的船伕，他驚懼地抬起頭來，嘴唇翕動着，却沒有發出聲音。

「大哥！」娃娃的聲音很輕，語氣却很冷：「你方才已經招了供，若是你現在的回答和方才有半個字不同，我也要你的命。」

「我……我……」三廂子一雙賊眼東看西瞟，似乎沒有勇氣說出眞像。

「娃娃！」彭祖康着急地開了腔：「妳就代他說吧！這種場合，只怕已經把他的喉嚨嚇啞了。」

「不，」娃娃搖搖頭。「我要他親口說，親口說的話才比較眞實。」

三廂子終於開口了：「管事大爺！這口箱子，是三爺吩咐我送到舵把子房裏去的。」

宋廷飛感到驚異，彭祖康更感驚異，這樣一來，他對宋廷飛所作的一些判斷就難以成立了。

宋廷飛猛力甩了甩頭，似乎以爲是他自己昏了頭，聽錯了話。他走近一步，用手托起三廂子的下頦，沉聲道：「你再說一遍。」

「是三爺吩咐我送到舵把子艙房裏去的。」

「三爺什麼時候交代你的？」

「大概在八，九點鐘的時候。三爺把我叫到他房裏，把這口箱子交給我，吩咐我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悄悄送到舵把子房裏去……」

「當時你就把箱子帶走了？」

「是的。三爺知道我怕熱，晚上睡在甲板上的救生小船裏，他說，即使將箱子帶在身邊也沒有人注意，我就依照三爺的吩咐……」

「剛才才送過去？」

「嗯！我一睡就睡到這個時候……」

「舵把子房裏沒有人，你怎麼可以將箱子留下呢？」

「我以爲舵把子到船邊小解去了，反正三爺已經和他商量好了，所以我……」

宋廷飛轉頭向彭祖康問道：「關於這口箱子的事，三爺已經跟你商量過？」

「不錯。他說，這口箱子暫時寄存在我的艙房裏。」

「他沒有說爲什麼？」

「我沒有問。」彭祖康自然不會據實以告。

「現在輪到二位解釋了，」宋廷飛緩步走到覃秀姑的面前。在他的示意下，他帶來的四個伕子也將目標轉移。虎視眈眈地監視着那兩個女娃子。「三廂子是提一口箱子放到舵把子的房裏去，並不是從房裏提一口箱子出來，就算碰巧被妳們二位看到了，也沒有理由將三廂子綑起來，莫非內中有什麼特別緣故？」

娃娃偏着頭，冷冷地道：「你有耐性聽？」

「妳不可能說上三天三夜。」

「你肯信？」

「我會信眞話。」

「我從來不說假話。」

「那麼請講。」

「天氣熱，艙裏悶，睡不着，」娃娃的話非常簡畧。「想到船艙上來透透氣。剛一冒出梯口，就看見一個人從船尾處跳

了上來……」

宋廷飛疾聲問道：「那是怎麼樣一個人？」

娃娃冷冷地道：「對不起，管事大爺，我不是夜貓子，沒有那樣好的眼力，何況那人的行動非常快，一閃就不見了。」

覃秀姑接着開了腔：「我這個妹子就是喜歡管閒事，我却不願她這樣作。所以一見她半夜爬起來往艙面上跑，我就立刻跟了上來。」

娃娃又說道：「我一見秀姊，就將有人摸上船來的事告訴了她……」

覃秀姑接下去道：「依我的性子，還是不願管這種閒事。後來聽娃娃說那個人行動矯捷，功夫可能不錯，才動了我的好勝之心。於是我們分頭從兩邊的通道口包抄。在舵把子的房門口會齊，正好看見三麻子提着一口箱子站在艙房中間。在那種情況之下，誰也無法判明他是送箱子來，還是來偷那口箱子。」

宋廷飛聽得很出神，見對方將話打住，不禁問道：「後來呢？」

娃娃回答道：「後來我就立刻出手制服了三麻子，還沒有來得及詢問他，見你帶着四個人氣勢洶洶地走過，我們就暫時避了一下……」

覃秀姑向娃娃打了一個手勢，示意她停口，然後轉頭向宋廷飛道：「管事大爺，以下的情形也不必多費口舌了。現在，該輪到你解釋了。」

宋廷飛瞪眼豎眉地反問道：「要我解釋什麼？」

「你怎麼會那麼巧，不早不晚地，剛好當舵把子出現在三爺屍體旁邊時，你就帶人出現了？」覃秀姑問得很慢，每個字都清晰有力。

宋廷飛的神色突然緩和了許多，不像先前那樣聲色俱厲了：「這……只有『湊巧』兩個字可以解釋。」

「湊巧？」覃秀姑緩緩地點着頭。「是的，湊巧，世界上無時無刻不在發生巧事。請教管事大爺，你是否還認定三爺是彭舵把子殺的？」

宋廷飛不答反問道：「以兩位的看法，是否認爲殺人者是那個從船尾處潛上來的人？」

娃娃一口加以否決道：「殺人者不是他。」

覃秀姑也持相同論調：「對…絕不是他。」

宋廷飛問道：「何以見得？」

覃秀姑望了彭祖康一眼，才緩緩說道：「因爲兇刀是彭祖康所有，那人卽使有通天的本領，也不可能有充裕的時間去偷這把刀。」

從她們二人出現之後，彭祖康始終沒有說一句話。他只是用他的耳朶在聽，用他的眼睛在觀察。他只明白自己不是兇手，並不能保證何人是清白的，因此，除他之外，每人都有嫌疑，卽使覃秀姑和娃娃二人也不例外。

宋廷飛一時緘默了，過了許久，才緩緩道：「那麼，二位並不一口咬定舵把子絕非殺害三爺的兇手了？」

「當然，」娃娃回答得很快。「在眞兇未獲之前，誰也不敢說這種話。不過，我們可以證明舵把子絕不可能爲劫財而殺人。」

宋廷飛再度緘默，然後走到彭祖康面前，語氣很緩和地道：「彭兄，如果劫財的理由不能成立，我眞不知道你還有什麼原因必須殺死三爺……現在，我要請教，這件事該怎麼辦？」

儘管宋廷飛的神色間也沒有先前那種濃厚的敵意，儘管他的語氣中已明顯地暗示打算和解，然而彭祖康却沒有輕率地立卽加以反應。

早先，彭祖康曾認爲這完全是宋廷飛一手佈置的陷阱，曾認爲他是一個心狠手辣，深藏不露的角色。由於覃秀姑和娃娃的出現，使情況有了極大的轉變，局面也顯得複雜而紊亂了。

在場一共九個人，但是誰也沒有說話，場面變得很靜，很靜。

突然，彭祖像發現了什麼的昂起了頭，瞪大眼，面呈驚疑之色。

宋廷飛疾聲問道：「怎麼了？」

「船在動。」彭祖康的聲音極輕，而神色却非常凝重。

「哦？……」宋廷飛失聲驚呼，立刻就拔脚向外跑。

然而却被一支槍管將他堵回來了。

那個人是唐貴臣。

接着好幾個大漢蜂湧出現，他們的動作非常快，在頃刻之間，就搜遍了在場的每一個人，只要身上有傢伙的，都被他們繳了械。

覃秀姑仍是懶洋洋地靠在門框上，似乎她是一個局外人，顯得漠不關心樣子。

在那幾個大漢當中，有一個人竟然是金浩，當他向覃秀姑走過來時，她才看了娃娃一眼，娃娃也投以會意的眼光，顯然，她方才看見的那個人原來是金浩。

金浩冷笑道：「覃姑娘…眞是寃家路窄，咱們又遇上了。妳們是女娃子，男人的手摸到身上，毛毛糙糙的，不太舒服，身上的噴子，薄葉子還是勞駕自己拿出來吧…」

「老二！」唐貴臣在那邊發出了一聲沉叱。「不許對覃姑娘無禮，在咱們弟兄夥作買賣的時候，在場的任何人都不得帶傢伙，這是規矩。不過，你說話應該客氣點。」

這番話在表面上是教訓金老二，其實骨子裏是在暗示覃秀姑，她若想不繳械，是行不通的。

覃秀姑當然聽得懂這種兩面話，當卽冷笑道：「唐老大！你少在我面前談什麼江湖規矩，我跟我這位大妹子身上，都沒有帶東西，若是不信，你儘管教人搜身。旣然敢在江湖走，就不會在乎什麼毛手毛脚。」

「妳們眞沒有帶東西？」唐貴臣那雙精銳的日光一個勁兒向她倆身上瞟。

「說沒有帶就沒有帶，如果不信，還是乾脆來搜身好了。」覃秀姑的語氣非常强硬。

唐貴臣有些勉强地笑道：「好！我信，我信！不過。請妳們二位回到艙裏去休息，覃姑娘該不會反對吧？」

覃秀姑道：「那是求之不得，我並不希望觀看强盜打刧的鬼把戲。」（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高皐·文
盧令·圖

黑獄

（大結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章君佑聽到江湖傳說黑獄門出現江湖，忖料蕭夢喬定然不在八斗嶺，遂改道前往舒城，途遇一青衣老者，詭稱蕭夢喬吩咐他前來接他，章君佑信以爲眞，詎知落入武盟教陷阱，身中慢性劇毒，幸得僞扮孟輕虹的武盟教主鐵鼓的姪女鐵竟蘭，對他情深愛厚，將他日前處境說出，並勸他稍受委屈，伺機盜取解藥，章君佑被迫無奈，遂依從鐵竟蘭的計劃，參予了入會儀式後，前往武盟教總宮主柳絲青處接受刺花，柳絲青接見章君佑後，問他可知本宮規矩，章君佑答稱略知一二，柳絲青命他說出所知的——

紅顏酬知己　白馬蕩寇氛

章君佑道：「在下需要接受刺花。」

「還有呢？」

「這個……」

「不必顧慮，你說。」

「聽說接受刺花之人，如蒙總宮主垂青……」

「你可願意？」

「但憑總宮主吩咐。」

「好，咱們試試。」

曾經滄海難爲水，何況對此等人盡可夫的淫娃蕩婦，章君佑實在不屑一顧。

但爲了顧得解藥，爲了留有用之身爲江湖除害，他不得不咬緊牙齦以身啖魔。

於是，他試了。

他闖過了鐵門檻，獲得極高的評價。

良久……

「少俠……」

「什麼事？」

「妾身虛度二十餘年，今日才獲得人生最美妙的享受。」

「那是總宮主眼界太高，天下儘多奇才異能之士。」

「不，三軍易得，一將難求，何況將中之魁，人中之龍，更是少之又少了，因此，妾身有一個要求。」

「什麼要求？」

「我嫁給你。」

「這個……」

「不願意？」

「不，因爲在下已有妻子。」

「是鐵竟蘭？」

「鐵竟蘭只能備位小星，在下的妻子另有其人。」

「那是蕭夢喬了。」

「不錯。」

「男子漢有三妻四妾算不了什麼。」

「侍妾可以稍多，妻子只能一個。」

「那是說我只能做你的侍妾了？」

「十分抱歉，這是無可奈何之事。」

「哼，姓章的，你忘了咱們現在的身份了，你的生命還在我的手裏！」

「我沒有忘記妳是總宮主，也明白妳有殺我權力。只不過國有國法，家有家規，妳如若下嫁於我，就得聽從我的指揮與安排。」

「如果我一定要妻子的名位呢？」

「那麼在下只能向妳表示歉意。」

「我如果殺了你呢？」

「那是在下命該如此。」

「唉，君佑，你爲甚麼這般固執？」

「我說過，國有國法，家有家規。」

「好，咱們今天不談這些，來，咱們再……」

美好的時光是最容易消逝的，只不過他們並沒有浪費半點時辰。

翌日總宮主柳絲青並未替章君佑刺花，也沒有打發他回到鐵竟蘭的紅樓。

她似乎以今日有酒今日醉的心情，去支配她與章君佑共處的時光，以全部的心力，去追求那美妙的享受。

在章君佑來說，幾乎是度日如年，每當强顏歡笑之後，他必然會深深的後悔。

第四天的夜晚，狂風暴雨，忽然橫掃北峽山區。

章君佑向身旁那釵橫鬢亂的柳絲青瞥了一眼道：「天意難測，風雨無期，人事與天意每每令人難以測忖。」

柳絲青慵慵的嗯了一聲道：「溫柔鄉風平浪靜，你怕些什麼？」

章君佑長長一吁道：「溫柔鄉是英雄[illegible]，在下焉能不怕。」

柳絲青道：「你說該怎樣辦？」

章君佑道：「放我回去。」

柳絲青道：「不行，我離不開你。」

章君佑道：「人生沒不散的筵席。」

柳絲青道：「但散筵席之前，人們必已酒醉飯飽。」

章君佑道：「妳還沒有飽？」

柳絲青道：「只要離開了你，我就無法求得一飽了！」

章君佑道：「但咱們總不能這麼厮混下去！」

柳絲青沉吟半晌，忽然長嘆一聲道：「算你贏了，怎樣打算？你說。」

章君佑道：「不後悔？」

柳絲青道：「決不。」

章君佑道：「好，我先恢復功力。」

柳絲青在一個暗門之內，取出一隻瓷瓶。瓶內的丸藥色作深黑，拔開瓶蓋，立[illegible]室生香。

章君佑道：「這是甚麼？」

柳絲青道：「黑龍丹，除了可以去除你所中之毒，還能建胃整腸，益氣補腎，助長少年的生機，恢復老年的體能。」

章君佑道：「那是百寶靈丹了？」

柳絲青道：「可以這麼說，不信你就試試。」

章君佑吞下一粒，立感一股熱力自丹田昇起，他知道柳絲青所言不虛，馬上盤膝運功起來。

半晌，他雙目一睜道：「好藥，果然百脈都暢，萬病皆除，只是它却……。」

柳絲青咭咭一陣嬌笑，粉臂一張，兩人又一起滾倒於錦榻之上。

一個時辰之後，窗外暴雨已止，室內也回復了一片寧靜。

「君佑……」

「嗯？」

「下一着，該怎麼走？」

「告訴我這裏的機關埋伏，明晚我帶着鐵竟蘭闖出莊去。」

「甚麼，你要丟下我？」

「不，我要妳替我完成一項重大的任務。」

「甚麼任務？」

「暗中收買心腹，配合我的行動，來個裏應外合，將武盟教作澈底的摧毀。」

「這個……」

「我是妳的丈夫，我的言語就是命令，妳懂麼？」

「我懂，只不過……」

「妳有困難？」

「有困難我會應付的，我只是想咱們何時才能再見？」

「只要儘快摧毀武盟教，咱們就可以長相厮守了，這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咱們都要犧牲一點。」

人見人怕的鐵門檻變了，她不僅柔情似水，也有點多愁善感起來。

經章君佑一再鼓勵，她才下定決心，將全莊的機關作了一次詳細的說明。

然後他們緊緊的依偎着，每一個時間他們都不願輕輕的放過。

次晨章君佑回到紅樓，鐵竟蘭接着道：「相公，你這麼樂不思蜀，不怕別人急得死去活來？」

章君佑道：「我何嘗是樂不思蜀，事不辦妥我怎能回來？」

鐵竟蘭道：「現在辦妥了？」

章君佑點點頭，取出一粉黑龍丹道：「妳吃下去再運功三週天，所中之毒便可解除。」

待鐵竟蘭運功去毒後，章君佑道：「收拾一下，天黑之時咱們要闖出莊去。」

鐵竟蘭愣然道：「這太冒險了，莊裏機關遍地，千萬不能冒失！」

章君佑道：「不必担憂，莊裏的機關我已經全部明瞭。」

鐵竟蘭一怔道：「有這等事，誰告訴你的？」

章君佑道：「自然是總宮主柳絲青了，除了她誰能知道這些。」

鐵竟蘭會心一笑道：「這麼說相公不只是衝破了鐵門檻，而是征服門檻了。」

章君佑道：「我已答允收她爲妾，幫助我是她份內之事。」

鐵竟蘭啊了一聲道：「相公！你眞行，不過，你既答應收她爲妾，怎能丟下她不管？」

章君佑道：「我是要她留下作內應，共同爲撲滅武盟教而努力。」

鐵竟蘭道：「這樣不妥，咱們一走會害上她的。」

章君佑道：「此地是誰負責？」

鐵竟蘭道：「總護法楮仰山。」

章君佑道：「這就是了，負責的是總護法，怎會找到總宮主的身上？」

鐵竟蘭道：「可是你所中之毒……」

章君佑道：「我不會自備解藥麼？難道除了黑龍丹，天下就別無克制此種毒力的藥物？」

鐵竟蘭道：「有道理，但你怎能知道本莊的機關埋伏？」

章君佑道：「這就要瞧妳的了。」

鐵竟蘭道：「你找錯人了，除了這幢紅樓，我一樣寸步難行。」

章君佑道：「這不要緊，我教妳。」

經過半日的研究，對鐵廬的機關埋伏，他們已瞭如指掌。只不過有幾處埋伏，夜間通行十分不易，只要偶有疏失，就會導至嚴重的後果。

鐵竟蘭柳眉一皺道：「怎麼辦？」

章君佑道：「走。」

鐵竟蘭道：「現在？」

章君佑道：「除了這樣，咱們別無選擇的。」

鐵竟蘭道：「我還有一個主意。」

章君佑道：「甚麼主意？」

鐵竟蘭道：「午餐之後，除了負責巡邏崗哨，多數都在歇息……」

章君佑道：「這是個闖關好時機。」

鐵竟蘭道：「如若放上一把火，闖關

就更容易了。」

章君佑道：「好辦法，燒紅樓？」

鐵竟蘭道：「不，燒倉庫，那是全莊養命之源，他們非全力挽救不可。」

章君佑道：「倉庫在那裏？」

鐵竟蘭道：「由紅樓向東，經豐年樓，怡情院，見到一片黑色的房屋就是。」

章君佑仔細研究過沿途及倉庫的機關，待午餐後，交待鐵竟蘭道：「趁火起紛亂之際，妳就直闖莊外不必等候我了。」

鐵竟蘭道：「你呢？」

章君佑道：「咱們在莊門之外會合，記着，在會合之前，最好避免跟他們動手，他們人數太多，一旦失手，豈不前功盡棄！」

鐵竟蘭道：「放心吧，相公，我會見機行事的，倒是你千萬大意不得。」

章君佑道：「我知道。」

他匆匆結束了一下，便向東穿窗而出，一路之上，並未受到攔阻。

倉庫並聯一共九間，裏面粮食被服，堆集如山，可見武盟教野心不小。

章君佑找到幾桶食油，打開桶蓋，潑到被服之上，然後點起幾個火頭，縱身竄入隱秘之處。

接着濃烟瀰漫，火勢冲霄而起，由於火頭太多，聲勢十分驚人。

如此一來，立即人聲鼎沸，全莊大亂，章君佑趁機急竄，安然脫身而出。

他剛撲出莊門，鐵竟蘭由一塊大石後躍出道：「快走，相公，他們追來了。」

章君佑道：「別忙，他們追來了咱們正好作一個了斷。」

鐵竟蘭知道章君佑功力不凡，既已出莊，就不必再顧慮甚麼了。

她依在章君佑身側，向來人注視着。

追兵只有十四個，因爲救火拖着他們大部份的人手，不過這十四人却是鐵廬的精銳，章君佑也不敢掉以輕心。

領頭的是武盟教的總護法楮仰山，他瞧到當面兩人竟是章君佑及鐵竟蘭時，不由神色一怔。

「是你……」

章君佑淡淡道：「不錯，是我。」

楮仰山道：「是你放的火？」

章君佑道：「在下不敢掠人之美，放火的另有其人。」

楮仰山道：「是誰？」

章君佑道：「這個我就不知道了，也許他還在屋內，你何不自己去瞧瞧看。」

楮仰山冷冷道：「如果他還在莊內，他必然逃不出我的掌握，令我不解的是你們怎麼逃出來的？」

章君佑道：「閣下一臉聰明相，原來只是虛有其表！你想想，人人都在救火，咱們爲甚麼不走？」

楮仰山氣得鬚髮倒豎，勉强壓着怒火道：「你身中老夫奇毒，何必枉費心機？趁早隨老夫回去，尚可從輕發落，否則，嘿嘿，只怕你要死無葬身之地了。」

章君佑道：「閣下似乎十分自信，你不妨動手試試。」

楮仰山一呆道：「這麼說你們已經解除奇毒了，誰給你們的解藥？」

章君佑哼了一聲道：「黑獄解毒之能，可以說天下無雙，你這點使毒技倆怎能難住在下。」

楮仰山一驚道：「你是黑獄門下？」

章君佑道：「差不多。」

楮仰山道：「小子認識一個蕭夢喬就敢如此大言不慚？縱然你當眞是黑獄門下，老夫也不能讓你活着離開，鐵姑娘，妳先過來。」

鐵竟蘭搖搖頭道：「對不起，總護法，竟蘭恕難從命。」

楮仰山面色一寒道：「大胆的丫頭，妳竟敢叛教通敵！」

鐵竟蘭道：「這可不能怪我，當初要我嫁給章君佑是你們的主意，他既是我丈夫了，嫁鷄隨鷄，我只好一切聽他的。」

楮仰山怒哼一聲，伸手一揮之際，立卽奔出四名大漢。

鐵竟蘭拔出長劍，扭頭對章君佑嫣然一笑道：「笨鳥先飛，你替我瞧着點。」

章君佑道：「好的。」

武盟教出來的四名大漢，是總護法手下的得力助手。他們來自衡山，是四名惡迹如山黑道巨擘。

呂氏四兄弟全是好色之徒，對鐵竟蘭，他們兄弟曾經大送秋波。

只不過呂氏四兇見鐵竟蘭搶先出場，他們倒有點爲難起來。

大兇脚下一窒，扭頭對二兇道：「老二，鐵姑娘來了，這可如何是好？」

二兇道：「咱們不能跟鐵姑娘動手，所謂男不跟女鬥。」

四兇道：「不錯待小弟與她談談。」

大兇道：「你少出主意，有大哥在，這種事兒還輪不到你。」

四兇道：「我只不過跟她談談，好吧，瞧你老大的。」

大兇踏前三步，迎着鐵竟蘭道：「鐵姑娘，你這是怎麼啦？爲甚麼跟本教做起對來了？」

鐵竟蘭道：「誰說的？沒有呀。」

大兇哈哈一笑道：「我說呢，好，妳先站過一邊，待咱們兄弟收拾了姓章的再跟妳說。」

鐵竟蘭道：「那可不成，我已對姓章的誇下了海口，如果空手而回，豈不丟人現眼？」

大兇道：「這可怎麼辦？」

三兇道：「老大也眞是的，咱們就跟鐵姑娘虛晃兩招應個景兒就是。」

鐵竟蘭嬌笑一聲道：「那敢情好，四位一起來吧。」

四兇聞言大喜，像到鬼門關赴宴似的，爭先恐後的一起奔了上來。

無論他們怎樣爭先，到達之時總有差別。

結果是大三兩兇先到，二四兩兇以半步之差跟上。

說他們是到鬼門關赴宴，這話可是半點不假。

因爲大三兩兇首先中劍倒地，每人的丹田重穴上開了一個大洞，是神仙也救他們不活。

跟上來的二四兩兇是硬抹脖子，用頸子往長劍上闖，血肉鬥不過劍鋒，喉頭被割開了一條縫隙。他們幾乎是不分先後仆倒下去，連一句話的時間都沒有，便一起向鬼門關報到去了。

鐵竟蘭輕輕易易的殺掉衡山四兇，楮仰山氣得幾乎混身發抖，口中一聲暴喝，縱身猛撲而來。

章君佑足尖輕點，迎上了楮仰山，掌中長劍一顫，立即响起一聲驚呼。

原來楮仰山使用的是一對判官筆，出手僅僅一招，雙筆就只剩下兩個筆柄。

他這雙鐵筆敗過不少成名露臉的人物，威名之盛，在江湖上有生死筆之稱的。自然，這並不完全靠他的武功，主要的是他筆中有鬼，因爲它們裝有機簧，可以發射幾種毒藥暗器。

誰知一上來就被章君佑削斷雙筆，孫猴子沒了金箍棒，他那能不駭極而呼了？

只可惜他的呼聲只有一半，便再也叫不下去了。

章君佑劍出如風，已划上了他的咽喉，然後輕輕向前一送，劍尖就由對口穴穿了出來。

兩個致命的要穴一起中劍，就是鐵打的金剛也會完命，楮仰山自然不能活了，急急忙忙的與呂氏兄弟結伴而去。

武盟教眨眼之間連斃五人，而這五人又是他們之中特殊人物，剩下的還能不心胆俱寒，他也不願多造殺孽，但故意怒哼一聲道：「誰有興趣？章某在此候教。」

等了半晌沒有人答話，章君佑冷冷道：「好，本少爺瞧你們可憐，今天放你們一馬，回去告訴你們的總宮主，她沒有來便宜她了，以後總有那麼一天，少爺要剝掉她的人頭的。」

他不再理會這般人，語音一落，便與鐵竟蘭返身急馳而去。

離開北峽山區奔上官道，章君佑放緩脚步，與鐵竟蘭走了個併肩。

鐵竟蘭嫣然一笑道：「我還以爲是一場凶險的拚鬥，誰知竟是如此的輕鬆。」

章君佑道：「這就要謝謝妳了，四兇一除，敵人喪胆，我再殺了姓楮的，咱們先聲奪人，自然會輕鬆的過關了。」

鐵竟蘭道：「這個我可不敢居功，因爲咱們要感謝的還是總宮主柳姐姐的。」

章君佑道：「是。」

鐵竟蘭道：「要不是她帶着大部份的人救火，咱們還輕鬆得起來？」

章君佑點點頭道：「她能回頭向善，總算不是一個平凡的女人。」

他語音甫落，忽然脚下一窒，一臉詫異之色的向前面瞧去。

原來前面三丈之外，一名老者正當道而立。

鐵竟蘭啊一聲道：「是尹伯伯……」

不錯，他正是奪命神梭尹琦，當代武林的第一高手。

章君佑不明白奪命神梭尹琦爲什麼要攔阻去路，但由於他與尹旎的交往，不得不向這位阻路的老人行晚輩之禮。

他趨前數步，躬身一禮道：「晚輩章君佑參見前輩。」

鐵竟蘭也襝衽一禮道：「侄女見過伯伯。」

尹琦手撫長髯，哈哈一笑道：「不必多禮，老夫恭喜兩位了。」

章君佑一怔道：「前輩說笑話了，咱們喜從何來？」

尹琦道：「兩位初脫虎口，而且蓮開並蒂，這不值得恭喜麼？」

章君佑一呆道：「前輩果然盛名不虛，天下之事似乎都難以逃過前輩法眼。」

尹琦忽然神色一黯道：「老夫如是當眞能知天下之事，就不致一錯再錯，鑄成今日這等局面了。」

章君佑道：「前輩……」

尹琦擺擺手道：「少俠如果有暇，咱們找個地方聊聊。」

章君佑急欲尋找蕭夢喬，但又不便拒絕這位當代第一高人的邀請，因而神色之間，顯得頗爲遲疑。

尹琦微微一笑道：「少俠是要尋找蕭夢喬麼？她正跟小女一道。」

章君佑大喜道：「前輩是說尹旎姑娘與蕭夢喬在一道？」

尹琦道：「不錯，少女到八斗嶺沒有找到少俠，在南下舒城的途中，正與老夫相遇。」

章君佑道：「那……她們在何處？」

尹琦道：「距此不過數里，只是在少俠見到蕭夢喬之前，老夫有十分重要之事與少俠一談，然後老夫再帶少俠去見蕭夢喬，少俠是否同意？」

章君佑道：「晚輩遵命。」

尹琦道：「好，少俠隨老夫來。」

章君佑與鐵竟蘭隨着尹琦馳入山區，在翻越幾重山頭之後，到達一座林木森森，地勢隱蔽的山谷。

距谷口約莫十丈，尹琦撮口發出一聲長嘯，嘯聲未落，那原本靜悄悄的谷口，忽然现出數十名勁裝大漢。

他們全都身負兵刃，懷抱强弩，將谷口守得像鐵桶一般，由他們的守備瞧看，任是何等功力之人，要想硬行闖關，只怕難越雷池一步。

瞧到這些，章君佑已大爲詫異，及瞧到出谷迎接之人他幾乎不相信這是事實。

原來迎面奔來之人，領頭的是風流公子尹衍。

是尹衍沒有什麼稀罕，使章君佑驚異的，是這位風流公子竟有兩條手臂。

人都有兩條手臂，尹衍自然不例外。只不過尹衍曾經被蕭夢喬斬掉一條右臂，這就勿怪章君佑要大爲詫異了。

另一點是尹衍的表情，他分明瞧到章君佑了，却沒有半絲錯愕之色，只是奔向奪命神梭尹琦，恭敬的叫了一聲爹。

尹琦擺擺手，扭頭對章君佑道：「你們認識？」

章君佑道：「認識。」

尹衍却搖搖頭道：「爹！這位少俠是誰？你怎不跟孩兒介紹一下。」

章君佑暗中冷冷一哼，面頰上自然而然的流露出一股不屑之色。

尹琦哈哈一笑道：「章少俠！你誤會了，他不是你見過的風流公子！」

章君佑愕然道：「有這等事？這確是晚輩的疏忽。」

尹琦道：「他們是孿生兄弟，這不能怪你。」

一頓接道：「他叫尹衡，這位是章君佑，跟你妹子是最爲要好的朋友。」

章君佑與尹衡互道久仰之後，才跟隨尹氏父子進入山谷。

在一片依山建築的房屋之內，尹琦邀

章君佑夫婦入座，然後面色一整道：「少俠說老夫對天下事幾乎無所不知，但老夫却做出了兩件不可饒恕的錯誤之事！」

尹衡道：「爹！章少俠是客……」

尹琦長長一嘆道：「是的，章少俠是客，但爹的這兩項錯誤，却只有章少俠才能替爹解決。」

章君佑道：「不敢當，只要晚輩力所能及，前輩吩咐就是。」

尹琦投目，瞅着那迎風婆娑的樹影，壽眉一軒，面頰上忽然添上一抹紅潤。

他陶醉在往事上去了，往事不堪回首，却能令人終身難忘，與不斷的回味。

當年，尹琦只不過是一個初出江湖的毛頭小夥子。

憑他掌中的一柄長刀，六隻金梭，在短短兩年之中，他闖出了赫赫的名頭。

奪命神梭尹琦，一代俊彥名噪八荒。

他還不滿意自己的成就，要走遍天涯海角，尋找山林逸隱，使武學空前絕後，成爲古今惟一的武學完人。

於是，他踏遍名山勝水，足跡無遠弗屆。

也許他的雄心壯志上干天妒吧，他竟在雲南的亂山之中身中瘴氣，不僅壯志難伸，而且將埋骨異域。

總算他五行有救，當他痛苦呻吟之際，碰到一個道經此地的蒙面女郎。

那女郎不僅救了他，更因郎才女貌，而與他蓮開並蒂，結爲夫妻。

她就是黑獄門主蕭丹儀，一個怪異門派的首腦人物。

他隨着蕭丹儀居住黑獄，但那不見天日的穴居生活，使他無法適應，他數度建議遷居，均未被黑獄門的長老所接納，最後他只得帶着二子一女悄然遠颺……

以上是奪命神梭尹琦的叙述，他以沉痛的心情，說出他那悲歡離合的往事，然後再嘆息一聲道：「目前武林之中，風雲險惡已極，除了少林泰山二派，整個江湖，幾乎難以找到一片乾淨的土地，黑獄門如若要與老夫拚鬥，豈不爲親者痛而仇者快！」

章君佑道：「前輩說的是，黑獄門如若能與前輩聯手，必可掃蕩妖氛，使江湖重現太平。」

尹琦道：「是的，少俠，老夫要以有限的生命，彌補往日所造成的過失。」

奪命神梭尹琦，一再說他犯下了錯誤，但章君佑却迄未想出他錯在何處。

自然拋棄有着救命之恩的妻子，這是他的一項錯誤，但他言下之意，似乎當今武林的動亂，都是他的過失所造成的。

尹琦似已忖知章君佑的心意，咳了一聲接道：「少俠必已知道孟南湖了，當老夫與他重逢之後，竟讓他當上了武林盟主，老夫沒有瞧出他是假的，怎能不對武林同道負責？」

章君佑道：「百變魔君鐵鼓，僞裝之術天下無雙，他事先擒下孟前輩學習音容笑貌，前輩自然難以辨識他的眞僞了。」

尹琦道：「當他誘騙尹衍及老夫那四位門徒之後，老夫才有了警覺，所幸衡兒不願逐鹿江湖，老夫使他在本谷潛修，否則鐵鼓一樣會放他不過。」

章君佑道：「亡羊補牢，爲時非晚，前輩要晚輩做些甚麼？縱然赴湯蹈火，晚輩當全力以赴。」

尹琦道：「蕭夢喬隨母姓，但是尹旎的同胞姐姐，少俠與喬兒一雙兩好，情愛已深，老夫希望藉喬兒說服其母，這項任務但望少俠能够勉爲其難。」

章君佑道：「晚輩當盡力而爲，夢喬呢？她現在何處？」

尹琦雙掌一擊道：「分香……」

一名面目姣好的青衣女婢由屏風之後轉出道：「小婢在。」

尹琦道：「帶章少俠去見大小姐。」

分香道：「是。」

章君佑向尹琦抱拳一禮，立即轉身隨着分香走向一片鳥語花香的院落。

在一間蘭香細細的閨房之內，章君佑終於見到了蕭夢喬，她依然身着黑衫，黑帕蒙眼，只是神情之間有着幾分幽怨，美麗的面頰也似乎清瘦幾分。

章君佑在門口向她打量，她也身形一旋，抬頭相對，雖然她目難視物，雖然章君佑並未出聲呼喚，所謂心有靈犀一點通，她仍然知道章君佑就在她的身前。

「姊姊……」

「兄弟……」

最後他們終於忍不住了，雙方同時一聲激動的呼喚，同時縱身向對方猛撲。

悲歡離合，帶給他們無比的激動，他們緊緊的擁抱着，勿視於男女之嫌，也不管是否還有他人存在。

「姊姊！妳叫我找得好苦！」

「兄弟！我也是一樣。」

「咱們今後再也不分開了。」

「是的，不管它天荒地老，咱們不再作片刻分離。」

短暫的分離，對情侶是一項考驗，情堅金石的，會身在兩地而魂牽夢繞，一旦重逢，便水乳交融而無法再分開了。

良久，章君佑爲她解開被淚水濕透的黑巾，仔細端詳她那雙美麗的秀目。

它如月之明，如水之清，那一對黑如點漆的眸子，秀麗得不可方物。

「姊姊！能够瞧到我麼？」

「有一點，但十分模糊。」

「今後妳不必再蒙着黑巾了。」

「爲什麼？」

「因爲妳的雙眼十分美麗，我要時時看它。」

「好，我聽你的。」

「還有，黑獄之人，並不是天生的盲人，只因爲長年不見光，眼球的作用逐漸消失，姊姊經長期適應星月之光，眼球的機能已逐漸恢復，我想假以時日，必可與正常人無異。」

「眞的麼？」

「自然是眞的了，妳能够瞧到我模糊的影子，就是最好的證明。」

「兄弟！姊姊一世都會感激你的。」

「別這麼說姊姊，咱們雖尚未成親，但已是夫婦了，夫婦間何須客氣。」

「你說的對，啊，孟家妹子呢？」

「她在外面，但她不姓孟，姓鐵。」

「哦，她不是孟南湖的女兒麼？」

「不是。」

接着他將所經一切，爲她作了一番詳細的叙述，並要求她說服其母，使其父母

能够破鏡重圓，進而爲江湖消除刼難。

蕭夢喬道：「適才旎妹子已經告訴我了，我還不太相信，你既認爲這是眞的，那就不會錯了。」

章君佑道：「聽說令堂已來中原，妳知道現在那兒？」

蕭夢喬道：「我已派于家兩位叔叔探詢去了，只待得到確息咱們立刻前往。」

章君佑道：「見過妳爹麼？」

蕭夢喬道：「見過，只是……」

章君佑道：「只是那時不知道他就是妳的生身之父？這不算，走，咱們再去叩見他老人家。」

在書房，蕭夢喬終於與老父團聚，接着是尹衡尹旎及鐵竟蘭都前來道喜，這場面是感人的，連章君佑的眼角也有些濕潤的感覺。

奪命神梭此時豪興大發，吩咐擺酒，酒筵就擺在書房裏，參與者除了尹氏一家，還有章君佑及鐵竟蘭兩人。

對章君佑，奪命神梭十分看重，在酒過三籌之後，尹琦先瞧瞧他分離多年的愛女，然後轉向章君佑道：「聽旎兒說，你是被佟岱山以掌力震下山谷的。」

章君佑道：「晚輩無能。」

尹琦道：「不，這是你宅心太過仁厚了，黑獄門九垓劍法，當今之世，還難以找到對手。」

蕭夢喬櫻唇一噘道：「他就是這樣的，整腦子都是悲天憫人的思想，但別人可不管這些，最後吃虧的還是自己。」

尹琦微微一笑道：「心存忠厚沒有甚麼不好，只是咱們不能厚道得任人宰割。再說君佑的內力是差了一點，遇到高明的人就會吃虧的。」

尹旎道：「爹！咱們不是存有……」

尹琦哈哈一聲大笑道：「爹存有一顆大還丹，那是給妳們姐妹做嫁妝的，怎麼，妳想要？」

尹旎面色一紅道：「爹就會欺負我，我不要，爹給大姐好啦。」

尹琦由懷中取出一隻瓷瓶，遞給尹旎道：「別說爹欺負妳，拿去。」

尹旎接過瓷瓶，隨手遞給章君佑道：「咱們誰都不要，免得爹揹上偏心名，妳說好麼？大姐。」

小妮子八面玲瓏，將一顆可以增加半甲子功力的大還丹送給了章君佑，蕭夢喬感激還來不及，那有不同意之理？

只是章君佑却爲難了，如此名貴的靈丹，他怎能冒然接受？

尹旎不待他推辭，早已面色一整道：「姐夫！我可是爲姐姐着想，你如果不接受大還丹，就是不喜愛姐姐。」

章君佑愕然道：「這話怎麼說？」

尹旎道：「這還不簡單麼？保護妻子，是作丈夫的責任，你不想保護她，自然是不喜愛她了。」

章君佑道：「誰說我不想保護她？」

尹旎道：「你的內力連佟岱山都不如，不接受大還丹，就不能增加功力，再遇到姓佟的你會自顧不暇，還談什麼保護妻子？說明白點，你不顧增强內力，就是放棄保護妻子的責任，我這麼說不錯吧？」

小妮子當眞舌燦蓮花，一片歪理竟說得章君佑啞口無言。

尹琦微微一笑道：「君佑！這你可推辭不得，而且咱們也勿須客套。」

章君佑無可奈何，只得接受了這項珍貴的贈與。

他吃下大還丹之後，奪命神梭並以內力相助，使他於片刻之間功力精進，除了幾個極少數的絕頂高手，已很難找到能與他頡頏之人。

三天之後，幽冥雙煞回來了，還帶來了連氏兄妹。

他們是在途中相遇的，因爲連氏兄妹奔走江湖，四處探聽蕭夢喬的下落，幽冥雙煞知道了，所以將他們帶了回來。

蕭夢喬替連氏兄妹介紹谷中各人後，再詢問幽冥雙煞道：「探到消息沒有？」

于龍道：「打探到了，門主乘船至江陵，再登岸沿應城，漢口，武穴三綫直趨桐城，目前的位置約在漢口武穴之間。」

奪命神梭精神一振道：「喬兒旎兒與君佑立卽上道，爲父拾奪一下就來與你娘會合。」

×　　×

宿松縣位於皖鄂邊境，及大別山脈的南麓，由於地當貫通兩省的官道，商業却也十分繁榮。

這天的傍晚時分，南大街的永安客棧來了一批十分怪異的客人，他們幾乎全部黑巾蒙面，像是一羣闖蕩江湖的盲人。

這批人到達不久，又來了一名丰神若玉的少年，及兩名艷光照人的少女，他們走進客棧，便一逕奔向那批怪異客人所住的後院。

「娘……娘……喬兒回來了……」

原來他們是蕭夢喬，尹旎及章君佑。那批怪異的客人，自然是黑獄門主一行了。

蕭夢喬的呼聲，驚動了整個黑獄門下，門主蕭丹儀自然也會聞聲出現，因爲那幾聲親切的呼喚已使她激動得無法自已。

「喬兒，妳在那裏？」

「娘……」

蕭夢喬一頭鑽進黑獄門主的懷裏，已哽咽着無法成聲。

還是黑獄門主忍住淚水，輕輕撫摸着她那萬縷柔絲道：「告訴娘，喬兒，妳跑到那兒去了？有沒有人欺負妳？還有兩位是誰？」

母女天性，黑獄門主雖是修養有素，仍吐露出無比的關切，而且她不必瞧看，就知道還有兩位，這份功力，使得章君佑大爲欽佩。

蕭夢喬道：「娘！咱們進去慢慢說，女兒給妳介紹他們兩位。」

黑獄門主道：「好，好。」

蕭夢喬道：「一個是娘的小女兒尹旎，一個是娘的女婿章君佑。」

黑獄門主一呆道：「尹旎？孩子，來，讓娘摸摸妳。」

尹旎撲上前去，抱着黑獄門主的雙腿哭泣道：「娘！女兒不孝。」

黑獄門主的淚水終於忍不住洒下來了，摟着小女兒，她難免生太多的感觸。

她抹掉淚水，扶起尹旎道：「孩子，妳兩位哥哥呢？」

她只問兒子，不問丈夫，可見她對奪命神梭尙有一份難忘的恨意。

尹旎道：「哥哥在爹的身邊，娘，爹十分想念妳。」

黑獄門主忽然面色一變道：「不要提他。」

蕭夢喬及尹旎一起跪下道：「娘！請妳原諒爹，他當時是爲了兩位哥哥及女兒，離開黑獄是情非得已。」

黑獄門主道：「抛妻棄子，獨自私逃，什麼情非得已？」

蕭夢喬道：「娘先息怒，待會女兒再慢慢稟告。」

黑獄門主道：「好，哦，妳說還有一個是妳們的女婿，究竟是誰的？」

蕭夢喬說道：「是女兒跟二妹兩個人的。」

黑獄門主一怔道：「什麼？妳們兩個人的？天下如此之大，難道妳們就找不到一個男人？」

蕭夢喬道：「娘！話不是這麼說，人是有感情的，天下男人雖多，咱們姐妹却對他們沒有感情。」

黑獄門主道：「這麼說這姓章自然是人中之龍了，娘倒要試試。」

一旁冷眼旁觀的佟岱山哼了一聲接道：「姓章的淫魔之名，天下無人不知，他除了騙女人的能耐，可以說別無所長。」

佟岱山回到黑獄門來了，當他發現章君佑不僅未死，還一箭雙鵰，連尹旎也騙去了，他焉能不妒火中燒，在門主之前大進讒言！

蕭夢喬怒叱道：「姓佟的，你少在門主之前編造黑白，天下之人，沒有一個像你這般無恥！」

佟岱山聽蕭夢喬的語氣，知道他的希望已然落空，不由將滿腔怒火移到章君佑的身上。因而他不理會蕭夢喬，轉向黑獄門主道：「稟門主！屬下請求向姓章的挑戰。」

佟岱山雖是黑獄門的總巡山，但他還不够格向少門主的夫婿挑戰，不過黑獄門主對她的兩位女兒却大爲不滿，因爲她們既未稟告她這位做娘的，又是兩人同嫁一夫，讓佟岱山去掂掂姓章的斤兩也好的。

她答允了佟岱山的請求，這使得蕭夢喬大爲詫異，只是門主言出如山，此時已無法挽回，只好暗囑章君佑多加注意。

「兄弟，此人來意不善，你可不能再悲天憫人。」

「我知道，姊姊放心。」

佟岱山越衆而出，向場中一站道：「請賜教。」

章君佑見此人滿面殺機，知道今日之戰難善了，不得已只好走到場中，先向黑獄門主一禮，再向佟岱山道：「請划下道來在下奉陪就是。」

佟岱山道：「很好，在下先領教閣下的拳腳功夫。」

他與章君佑兩度交手，只有在拳腳上吃到甜頭，因此毫不考慮要比拳腳功夫。

章君佑道：「好，閣下請。」

佟岱山道了一聲有僭，左腳踏上一步，已一掌迎胸擊出。

他一上來就以拚鬥內力的姿態，使出黑獄門的絕藝「天雷印」，而且使出全力，希望將章君佑立斃掌下。

章君佑足尖輕點，以無比美妙的身法避開他這一記強悍的攻勢。

佟岱山不容他有喘息之機，一招接一招，攻勢凌厲已極。

然而，一幌十餘招，這位總巡山面色大變，因爲他發覺章君佑年餘小別，已非昔日的吳下阿蒙，輕功之高，他幾乎無法望其項背。

他雖是心頭暗懍，仍寄望於他的掌力，只要章君佑敢與他對掌，他自信仍可穩操勝券。

終於，章君佑不再閃避了，嘿的一聲輕叱，一掌急穿而出。

由於他吃過佟岱山的虧，在掌力上難免心存怯意，此時是提足全力，作一次冒險的試探。

一掌飛出，他立卽撤招後退，他要瞧瞧後果，再定對敵之策。

誰知在他退後的同時，佟岱山竟發出一聲慘呼，他的身軀飛了起來，口中並噴出一溜血雨。

這位滿腹殺機的總巡山，在兩丈之外摔了下去，這一摔他再也爬不起來，因爲他的內腑已被章君佑一掌震碎。

此時全場鴉雀無聲，但每一個人的心頭都是震駭莫名，因爲佟岱山的功力在黑獄門中應該是二流高手，竟然接不下章君佑一掌，怎能不使他們大爲懍駭。

良久，蕭夢喬才長長一吁道：「佟岱山二次迫害君佑，結局他還是自食其果，娘，妳還要試他麼？」

黑獄門主道：「不必了，咱們進屋裏再說。」

進房落座以後，她對章君佑的印象已大爲改觀，她詢問他的師承，以及他們結合的經過。

蕭夢喬稟明她與章君佑的一切經過，並說明她的視力已能視物。

自然，她對此點稍有誇張，誇張的目的是爲了替她爹奪命神梭而鋪路。

這是一種說話的技巧，黑獄門主果然原諒了尹琦的走出，試想誰不願做一個正常之人，而尹琦又是爲了他的子女。

黑獄門主的通情達理，使章君佑等大爲高興，次日奪命神梭率領尹衡及幽冥雙煞等趕到，這對分離十餘年的夫妻，終於言歸於好，破鏡重圓。

現在是他們到達永安客棧後的第三個夜晚，尹琦夫婦經過數度磋商之後作了幾項決定。

第一是以黑獄爲主力，再糾合少林泰山兩派，將武盟教予以澈底的摧毀。

第二是黑獄門遷居中原，派名改爲神梭。

第三是擇一個黃道吉日，立卽爲他們的兩個女兒與章君佑完婚。

有了決策，實施上就有了依據，尹琦先派人去聯絡少林泰山兩派，選定了目標作全盤進擊。

×　　×

湘西盡是崇山峻嶺，人跡罕到之區十分之多，但在一個日影西斜的午後時分，雪峯山脈的白馬山麓，却來了一羣勁裝疾服的武林中人。領頭的是一名年約六旬的灰袍老者，他的左手，還挽着一名面垂黑紗，風韻猶存的中年婦人。

在白馬山下，灰袍老者止住腳步，他

身旁的婦人道：「尹琦，武盟教的總壇當眞在這兒？」

原來他們這一羣，正是奪命神梭尹琦，與黑獄門主蕭丹儀。緊跟在他們身後的是尹衡，章君佑，蕭夢喬姐妹，鐵竟蘭，閔長老，幽冥雙煞，連氏兄妹，大頭鬼王淳于聰，五鵰三鷲，巫山雙妖王氏姐妹，以及黑鷹，黑鷲，黑鴟三衆。

他們千里迢迢趕到湘西，為的是撲滅邪惡，永絕後患，但這崇山峻嶺之中，却半天瞧不到一個人影，因而引起了黑獄門主的懷疑。

奪命神梭尹琦道：「錯不了，武盟教的巢穴，除了你們已經破去的虎牙北峽兩處，就只有天目長白及這兒了，天目長白由少林泰山兩派負責，咱們獨力摧毀白馬山，我相信他們的末日已到，不要遲疑，夫人，咱們上。」

黑獄門主微微一笑道：「好，咱們還是按既定計劃攻山。」

她舉手向後面一揮，黑鷹黑鷲兩隊立向左右撲出，黑鴟隊由大頭鬼王權充領隊，向白馬山正面馳去。

餘下的高手也同樣分作三路，以便支援攻山的隊伍，尹琦與黑獄門主為總策應，隨時對必須之處作臨時支援。

攻山的隊伍是右翼首先接觸，跟着是正面，最後才是左邊遇到敵人。

敵方的抵抗是堅强的，但擋不住黑獄門的强悍攻勢。他們以虎入羊羣之勢，在山區追奔逐北。

最後在戰鬥接近尾聲之際，孟南湖突然出現，他向奪命神梭遙遙一禮道：「師兄：如此重大之事，怎麼不通知小弟一聲？咳，這也是小弟無能，才使武林出現這等凌亂的局面。」他說話之際，已經走到尹琦的身前，後面居然還跟着風流公子尹衍，及尹門四大弟子中的追風刀吳平，斷魂刀常戰，百幻刀尚青雲等三人。

奪命神梭淡淡一笑道：「愚兄因為找不到師弟，請師弟不要見怪，衍兒你過來，為父的有話問你。」

風流公子尹衍神色一黯道：「爹！你說吧，孩兒在聽着。」

尹琦面色一沉道：「我叫你過來你就過來，你敢不聽為父的吩咐？」

尹衍道：「爹！孩兒不敢，可是：…」

奪命神梭雖是聲色俱厲，仍不能使尹衍來到他的身邊，顯然，這其中必然別有蹊蹺。

孟南湖奸詐的一笑道：「師兄！先命戰鬥停止好麼？否則衍侄不會聽你的。」

奪命神梭呆了一呆，忽然仰天狂笑道：「不必再裝了，姓鐵的，武盟教已至末日，閣下也難逃一死。」

孟南湖冷冷道：「我知道遲早你會識破的，可惜你識破得晚了一點！」

奪命神梭道：「哦，難道你還有逃生之能？」

孟南湖（以下改稱鐵鼓）道：「沒有，但鐵某有四個陪葬的，黃泉道上並不寂寞。」

奪命神梭道：「你是在威脅我？」

鐵鼓道：「不，鐵某說的是事實。」

奪命神梭牙齦一挫道：「姓鐵的，你錯了，老夫縱犧牲一個孽子，三個孽徒，也不會放過你的。」

鐵鼓道：「當眞麼？鐵某不信閣下的心腸會如此之狠。」

奪命神梭不再理會鐵鼓，伸手向後面一揮，五鵰三鷲立即紛紛撲出。

百變魔君鐵鼓怒叱一聲道：「給我站住。」

沒有人站着，而且黑鴟隊的武士迅捷的展開了包圍。百變魔君成了籠中鳥，網中魚，插翅也難以逃生。人在生死掙扎中會為求生而不顧一切的，這是他最後的一個機會了，他焉能輕輕的放過。

於是，他右手急吐，一聲凄厲的慘吼立即傳出。包圍者踟躕了，奪命神梭尹琦的神色，也在作劇烈的變幻。

原來風流公子尹衍及尹門三弟子已是鐵鼓的人質，他此時一手插入斷魂刀常戰的胸口，迫得圍攻者不敢再前進半分。

黑獄門主雖是目難視物，但當前的景象她仍如親見。

她握着尹琦的手幽幽道：「讓他去吧，我要我的兒子。」

尹琦道：「不，咱們不能為了一個不成材的兒子，為江湖留下無窮的後患，夫人，妳要堅强一點。」

他語音甫落，章君佑忽然發出一聲悶哼，他與鐵竟蘭透過包圍，直向百變魔君奔去。敢情章君佑的氣海穴上抵住一柄短劍，他竟為鐵竟蘭所挾持。

事出意外，尹琦等無不大吃一驚，尤以蕭夢喬最為衝動，如非尹旎將她一把拉住，她幾乎要不顧一切的奮身而出。

鐵竟蘭在一步步走向百變魔君，目光却在注視住尹琦等人，同時口中不斷的施以恐嚇道：「不要逼我，為了我的伯伯，我不得不出此下策。」

她擄來章君佑，百變魔君等於絕處逢生，焉能不心頭狂喜，急忙縱身向前道：「乖侄女，眞有妳的，妳過來，將姓章的交給伯伯。」

他太高興了，高興人往往有些忽畧。

人生一世，忽畧錯誤都是難以避免的，不過如若忽畧得丟掉自己的生命，那就變做一個蠢物了。百變魔君就是一個蠢物，因為他的忽畧就此斷送了他的生命。

他想接過章君佑，誰知鐵竟蘭的短劍忽然一翻，竟齊柄揷到他胸口之上。

胸口揷進一柄短劍，是神仙也不能活命，因此鐵竟蘭也犯了一項錯誤，忽畧了鐵鼓是一個絕代兇人。

「拍」的一聲巨响，鐵竟蘭的嬌軀被他一掌震得倒飛而起。章君佑大吃一驚，縱身接着她的軀體，然而，一切都遲了，百變魔君這臨死一擊，鐵竟蘭成了他的墊背的。

人生不如意者常八九，雖然鐵竟蘭犧牲了，她總算為尹家救出了一子二徒。白馬山上留下了一坯黃土，留下了一縷芳魂。

還有無數的淚水與永遠難忘的遺恨。

最後，章君佑夫婦在尹琦催促之下離開了白馬山，因為他們還要掃蕩遺孽，營救眞正的孟南湖。

以後的工作是順利的，唯一的缺憾是柳絲靑戡破紅塵，章君佑竟未能見到那位迷途知返一代紅顏。（完）

新派武俠長篇

金縷衣

東方英·文　盧　令·圖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菲菲陰謀得逞，迫令古一貫作城下盟，向赴宴羣雄宣告將古家堡移交菲菲，典禮中，陰魔桑珍借端生事，但為菲菲削去四指含恨而去，菲菲取出武林三寶為獎品，宣佈赴宴羣雄可報名參加競技，藝壓羣豪者可名至實歸，當即推出少林，武當，衡山及丐帮代表為主持人，菲菲親自代小虎子報名競技，首項競技項目為輕功，中立一竿，下置一籮麵粉，以登上最高而落下麵粉籮中時着粉無痕為優，羣雄觀望不前，菲菲命小虎子出場，小虎子如命表演，他躍上竿頂落下麵粉籮後，粉上並無絲毫痕跡——

屍橫古棧慘　血染江水紅

一般人常以「踏雪無痕」，「飄萍渡水」為輕功中的上層境界，但那只是施展於一個平面之上，勢子是向前向上的，只要眞氣保持平穩，功力夠了火候，施展起來，並非絕頂困難。

但是，小虎子這由上而下，勢子是降勢，本身的重量，加上六丈多高的俯衝之勢，麵粉上所承受的力道，比「踏雪無痕」，「飄萍渡水」不知要高了多少倍。

換一句話說，也就是不知要難了多少倍。

他這下落實地的一手，當時，只看得大家雙目一瞪，大氣都吁不出來了。

珠玉在前，還有人敢出來丟人現眼。

輕功一項，就被小虎子鎭得無人敢出頭了。

事實上也是，就身為主持評判的魚化龍等五人，也都有自嘆不如之感，更何况其他的人。

丐帮帮主魚化龍望了全場一眼，哈哈一笑，道：「以我老花子看，葉少俠是輕功第一，如果大家沒有異議，就以此為定，……大家有異議沒有？……大家沒有異議！葉少俠輕功第一！進行這二項吧！」

冷面劍客花信風閃身而出，指着那堆黃表紙道：「這大家熟知的力碎千層紙，兄弟要說明的是，這一項競技，不僅限於掌力，凡指力頭功，都可任展所長，以碎紙多者為勝。」

第一場，小虎子一出之後，便沒有人敢露頭，這一場有人怕小虎子搶先，當下忽聞一聲大叫，一條大漢走了出來，向大家抱拳一禮道：「兄弟程鐵牛，向各位面前獻拙，請勿見笑。」

大步走向黃表紙之前，步踏子午，運起神功，大喝了一聲：「着！」右手一揮，用力劈了下去，但聞沙的一聲，那堆黃表紙已被他一掌之力，打碎了二尺多深，碎紙紛飛，飄落了一地。

黃表紙可是軟不着力之物，一掌落下，能碎達二尺以上，掌力上的造詣，已達力斃虎豹之境，非同小可。

程鐵牛嘻嘻一笑，退了回去。

冷面劍客花信風一揮手，走出來幾個少年，清理場地，把碎紙掃了出去，另外換上一堆新紙。

接着走出一位中年道士，稽首一禮道：「貧道武當弟子清虛，現醜請教。」

走到黃表紙面前，吸了一口眞元內力，伸掌輕輕印在黃表紙紙上，微微一壓，吐力開聲，道：「開！」

掌力一吐即收，轉身走了回去。

這時，外表看去，只見那堆黃表紙，完整如故，好像沒有動過一樣。

冷面劍客花信風向前伸手拿起一疊黃表紙，微微一抖，只見紙灰如粉，落了下來，中間現出一隻五指分明的空心掌印。

冷面劍客花信風將黃表紙一疊一疊的拿起來，那掌印直達二尺五寸以上，比程鐵牛高明多了。

接着下去，又有十幾個人出場，有用指力的，有用頭功的，但沒有一個成績比武當弟子清虛更好。

最後，只有小虎子一個人了。

小虎子的「神武神功」眞要全力以赴的話，那堆黃表紙，不過五尺多高，當不難一掌洞穿，這時，他保留了一點，力達三尺而收。

雖然，他只顯露了三尺的功力，仍是得到了滿堂彩，穩居第一。

第三項暗器，第四項拳脚功夫，第五項內功氣勁，小虎子都技壓羣雄得第一。

等到最後一項口語過招時，連小虎子在內，只剩了六個人了，另外那五個人是武當清虛，少林智開，丐幇花中傑，衡山谷逸，還有位不屬於各大門派的鄧士雄。

那五個之中，有四個人都得過分項第二名，鄧士雄未能上第二名的席次，但却連得了三項第三名，他發展平均，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所以比賽到最後一場，他能不被淘汰出局。

口語過招，這是一個非常別緻的項目，看來似是非常容易，只要能報得出招術，就可以和對方週旋起來，其實大謬不然，對方報出的招法，你不但要迎架得恰到好處，而且，要有變化性，連續性和主動性，否則，你就失招落敗了。

譬如說，對方報了一招「開天闢地」，你應了一招「古往前來」，以「古往前來」封架「開天闢地」，應是接得輕鬆愉快，可是，他的「開天闢地」可以化演「春瀾六合」，這時，你「古往前來」所能化演的式子，就擋不住他的「春瀾六合」了，如果你隨便報一個可以擋住「開天闢地」的招術，事實上那招術你根本就使不出來，所以，你還是敗了。

因此，口語過招不但不比動手相搏容易，而且，因爲口語過招必需語如聯珠，其快速的程度，遠在動手過招之上，是又比動手過招難多了。

小虎子連番奪下來，已是震驚羣雄，令人刮目相看，到了這一場，大家都推他首先出場，以台主的姿態，居中而坐，由其他五人圍坐在四週，向他車輪作戰。

第一位挑戰的，是以劍法馳名武林的武當清虛道長上場。

這時，大家已經比賽得非常熟絡，所以都省去了虛情假意的客氣話，武當清虛道長起手使了一招「指日中原」，小虎子還了一招「脫袍讓位」。

武當清虛道長一笑道：「貧道轉化『得寸進尺』。」

小虎子道：「在下以『柳暗花明』封住你『得寸進尺』，接着轉守爲攻，遞出一招『燒鳳烹龍』。」

兩個人，一來一往，有攻有守，一口氣，各自交換了三十幾招，彼此都是口若懸河，滔滔不絕，一招接着一招，緊張得叫人吐不過氣來。

忽然，清虛道長笑道：「貧道這一招『火樹銀花』，你退無可退，讓無可讓了吧？」

小虎子也是一笑道：「你上當了，我式化『浮花浪蕊』劍勢反挑而上，正截斷了你右手腕脈，……。」

清虛道長一楞道：「『浮花浪蕊』，……不！你前一招是『蘇秦背劍』，如何可以式化『浮花浪蕊』，那在體能上是不可能的事。」

小虎子一笑道：「別人也許不可能，但小弟身子瘦小，却是可以把身子曲扭過來，道長請看在下做給你看。」說着，站起身來，擺了一個「蘇秦背劍」的式子，左脚向前踏出半步，右膝一曲，上身向前一伏，右手劍式，從左腰死角部份一邊而出，果然，使出了一招「浮花浪蕊」。

當下只看得清虛道長雙目一瞪，半天說不出話來。

別看小虎子使來輕而易舉，在他就是照着小虎子現在的樣子，學演一式，他也無法學得出來，因爲，其中那遞劍的動作，是逆着人體構造使出來的，眞不知小虎子是怎樣使出來的？

武當玄妙道長一愕道：「魚幇主，這種變化，你能嗎？」

丐幇幇主魚化龍搖頭一嘆道：「我那能，老花子不但不能，而且孤陋寡聞，甚至沒聽說過有人能在『蘇秦背劍』這種架式之下，一變而爲『浮花浪蕊』的人。」

「大師，你呢？」老花子轉頭，問問少林玉杖大師了。

少林玉杖大師長眉連擠，最後迸出一番話道：「在敝寺『萬流一宗通典』中，倒有過一次這樣的記載，可惜語焉不詳，當時老衲也未認眞研究，想不到竟然在葉少俠身上現此奇跡，倒是不虛此行了。」

老花子問過少林玉杖大師，少不得在禮貌上也問鐵指先生一問，道：「張大俠，你有何高見？」

鐵指先生張九峯道：「兄弟除了能說一句『大開眼界』之外，別無他見。」

老花子丐幇幇主魚化龍道：「各位同不同意，判定葉少俠獲勝？」

武當玄妙道長首先道：「事實上敝師侄已經敗了，不講理論，貧道認爲事實就是事實，不能不佩服葉少俠。」

少林玉杖大師道：「老衲看葉少俠，招術平實無奇，每在緊要關頭，又常能化腐朽爲神奇，人有『大智若愚』之稱，這在武術上也是大智若愚的表現，當然，該判他獲勝。」

鐵指先生與菲菲更是沒有異議，丐幇幇主魚化龍站起身子，宣佈道：「葉少俠勝利！」

接下去四場，小虎子在「孤蟬鳴枝」，「退避三舍」，「晨鐘暮鼓」，「滑泥揚波」絕不能化爲「浮花浪蕊」的招式之中，使出了「浮花浪蕊」，一發中的，迫得另外四人俯首稱臣。

就是一招「浮花浪蕊」，連勝了五大高手，這可絕不是僥倖得來，偶然獲勝的事了。

當丐幇幇主魚化龍宣佈小虎子囊括三組第一時，如雷般的掌聲，把丐幇幇主魚化龍的話聲都蓋下去了。

尤其，天香玉鳳邵文瑛更是高興得不得了，第一個跑向小虎子，致賀道：「小弟弟，皇天不負苦心人，你今天的表現太好了，大姑娘也感到非常的光榮。」

小虎子對這位天香玉鳳邵文瑛可說是打從心底敬佩，他之能有今天，也可以說是受了天香玉鳳邵文瑛的影响與潛移默化

之功。

小虎子不好意思的一笑道：「這還不都是大姑娘妳的鼓勵。」

天香玉鳳邵文瑛笑道：「我送給你的那件紀念品上詩句，你都能明白了吧！」

小虎子點一點頭說，道：「現在我都明白了……。」

一語未了，李飛鵬走過來揷咀笑道：「瑛妹，大家在等着小虎子上台領獎哩！你的話就等會再說吧！」

天香玉鳳邵文瑛輕啊了一聲，笑道：「小弟弟，你快去領獎吧！我們待會再好好的談一談。」

小虎子轉身向丐幇幇主魚化龍等走去，這時，丐幇幇主魚化龍等五人都已站起身來相迎，大家對小虎子不敢稍存輕視的心理了。

小虎子見他們五個人都站了起來，他眞是受寵若驚，顯得非常不安的連連抱拳行禮，道：「老前輩如此禮待，晚輩愧不敢當，請坐！請坐！」

丐幇幇主魚化龍哈哈一笑道：「藝無長幼，達者爲尊，我老花子不是敬你，敬的是你那招『浮花浪蕊』，少俠不用客氣了。」

快人快語，說得小虎子訕訕的笑了一笑，向大家作了一揖，道：「那麼晚輩就失禮了。」

丐幇幇主魚化龍笑道：「等會，老花子五人，還要好好的向你請教，現在，你正面站好，先領獎吧！」

小虎子暗暗的望了菲菲一眼，笑向丐幇幇主魚化龍道：「領獎之事暫慢，晚輩有一個小小的意見，不知當不當說？」

丐幇幇主魚化龍笑道：「當然可以，請說！」

小虎子道：「晚輩想將這三件獎品讓給第二名，不知可不可以？」

丐幇幇主魚化龍一皺雙眉，道：「這個……」

菲菲截口道：「晚輩認爲，這沒有什麼不可以，第一名棄權，自然是第二名的了。」

丐幇幇主魚化龍展眉一笑道：「姑娘既然這樣說，我老花子完全同意，只是，其中有四人積等完全相同，這第二名勢必再比賽一塲了。」

小虎子笑道：「晚輩看這也不必，好在古家堡有的是奇珍異寶，菲姊，你再取出二件來，人各一件，豈不皆大歡喜。」

菲菲一笑道：「原來，說來說去，吃虧的還是我。」

小虎子笑道：「古老前輩把整個的古家堡都給了你，多大方，你爲什麼不學學他們。」

菲菲笑駡一聲，道：「我好在只有你這樣一位兄弟……。」

話聲微微一頓，嬌喝道：「花總管何在？」

冷面劍客花信風急步前來，欠身道：「花信風在！」

菲菲吩咐道：「你到庫房裏去，再送三件與『子母劍』不相上下的禮物來……另外，派人準備銀两，凡今天前來致賀貴客，每位相送程儀一百两，畧表謝忱。」

菲菲的話聲不小，大家都聽得非常清楚，冷面劍客花信風還沒有退去，便全場掀起了一陣歡呼之聲。

冷面劍客花信風很快的取來三件禮物，放在桌上，大家落目望去，那是一把形式古怪的細鐵軟刀，二件泥黃色的皮質護腕，一條金銀相間的龍形鞭。

當時，人羣之中，又掀起了一陣嗟嘆之聲，有人道：「那三件東西莫非就是『一條金』和『虬龍套』與『朝天鞭』？」

同時，有那識貨的人，笑道：「台端眼力不差，都說對了，想不到古家堡竟然收集了這多名動當今的奇兵異器，……。」忽然口一歛，轉身走開了。

冷面劍客花信風將三件寶物，和原來的那三件，併列香案上，轉身退了下去。

菲菲笑向小虎子道：「你還是有一件，你愛什麼？你自己先取吧！」

小虎子搖首道：「不，我看最好是大家抽籤，各憑運氣。」

丐幇幇主魚化龍笑道：「葉少俠說得好，一視同仁，方見英豪氣概，我們就採取抽籤的方式吧。」

抽籤的結果，小虎子得了「一條金」，少林智開和尚得了「虬龍套」，武當清虛道士得了「子母劍」，衡山谷逸得了「愚公鼎」，那鄧士雄得了「丁山斧」，丐幇范中傑得了「朝天鞭」。

大家都對自己所得的東西非常滿意，同時，也對小虎子暗暗心感，因之，也連帶對菲菲有了好感。

等到大家獎品到手，差不多已是黃昏時分了。

菲菲一聲命下，開出了晚宴。

晚宴席次畧有變動，那是替六位勝利者加了一席給他們聯絡感情，增進友誼。

好容易把那些紛繁的場面應付過去，小虎子回到自己房中，已是將近二更時分了。

葉雅慧早已回來，聽見小虎子回來，又跳過來替小虎子泡茶弄水，像親姊姊一樣的照顧他。

小虎子暗暗一嘆道：「她要眞是我的親姊姊，該有多好！」

正當他暗自感嘆的時候，葉雅慧忽然嘆息一聲，道：「虎弟，我想明天回止水山莊去了。」

小虎子一怔道：「你不是打算多住幾天麼，爲什麼又這樣快的想回去呢？」

葉雅慧吞吞吐吐的說道：「我有點害怕？」

小虎子一笑道：「慧姊，你這人眞奇怪，該怕的時候不怕，不該怕的時候，却又害怕起來，怕什麼，現在誰還敢找我們的麻煩？」

葉雅慧道：「我怕的倒不是別人找麻煩，而是……。」秀目凝住了小虎子一眼，搖了一搖頭，不說下去了。

小虎子這聰明的人，一下竟然被楞住了，皺了一皺眉頭，道：「而是什麼？」

葉雅慧猶疑了一下，最後，吸了一口長氣，道：「虎弟，我這句話說來也許不大適宜，但我却非說不可……」

小虎子微微一笑道：「慧姊，當局者迷，旁觀者清，你什麼話都可以說，站在做姊姊的立場，你也應該說。」

葉雅慧道：「那我就直說了……我實

在有點怕你那二姊菲菲。」

小虎子神情一緊，道：「她對你怎樣了？」

葉雅慧道：「實在說來，她對我太好了，所以我很害怕。」

小虎子沉思了一陣道：「慧姊，小弟不否認她是極富心計，很難對付的人，不過，她對小弟却是有着一份眞摯的友情，我想她的對你好，也是因爲小弟的關係，不會有別的企圖的。」

葉雅慧一嘆道：「也許是我多心了，不過，我還是想明天就回去，你要走不開，就留在這裏好了，不過，苗老前輩想把劍菁小妹接到止水山莊去，你想辦法，使她和我一同走吧。」

小虎子道：「這不是問題，問題在劍菁小妹她本人，不知她願不願意到止水山莊去？」

葉雅慧道：「我和她談過，她願去，而且，古一貫都同意。」

小虎子說道：「你親自和古一貫談過了？」

葉雅慧道：「沒有，是劍菁說的。」

小虎子攷慮了一下道：「慧姊，你先回去也好，不過我一時間只怕走不了。」

葉雅慧道：「這個我知道，菲菲姊姊要你，她也不會放你走。」

小虎子搖一搖頭，道：「問題不在她身上，是新的麻煩來了。」

葉雅慧一震道：「是不是少林武當他們暗中對你有所不利？」

小虎子道：「少林武當，大門大派，就是對我心懷不釋，也還會保持一定的風度，他們那會隨便找麻煩？」

葉雅慧道：「是不是陰陽雙魔不服氣，另外請了幫手，來惹事生非？」

小虎子一笑道：「慧姊，你別胡猜亂想了吧，小弟暫時無法告訴任何人，而你也絕對猜不到……。」

話聲未了，侍候他們的一個小丫頭，在門外揚聲，道：「葉爺，外面有一位李爺來看你了！」

小虎子眉頭暗皺，苦笑一聲，暗道：「眞是想到曹操，曹操就來了，……。」

念動之間，外面廳中已傳來李飛鵬的笑聲，道：「小虎子，你還沒睡吧！」

小虎子悄聲道：「慧姊，你不必和他見面，請回房去吧！」

葉雅慧腦中掠過一個詫異的念頭，方待問明原因時，小虎子已走出房外到前面客廳去了。

小虎子進入客廳，只見李飛鵬已自大馬金刀的坐在上首椅子上。

小虎子向前行了一禮，說道：「大叔，今天實在太忙了，也沒先去拜候你，倒勞動大叔先來看望虎子，虎子實在是愧莫能安。」

李飛鵬一笑道：「我們之間，還分什麼彼此，你去看我和我來看你，還不都是一樣……聽說，古一貫原來囚禁的那位瘋老太太就是令堂，而且，你們母子已經團聚了，不知令堂病情，有起色了沒有？」

小虎子欠身一禮道：「多承錦注，日前小弟正在四出訪求名醫，聽說，她老人家的病，非常難醫，因此，很是使人憂心不已。」

李飛鵬一看小虎子還站在那裏，拍着身旁一張椅子，道：「你爲什麼不坐呢？快坐下來，好談話。」

小虎子道了一聲：「謝坐！」便在他身旁椅子上坐了下來。

李飛鵬接着道：「說起醫治瘋癲之病，我倒知道一人，最是專門拿手，只是此人，極不容易請到，如能請得他出手，令堂的病，一定回春有望。」

小虎子對李飛鵬的觀感，與四年之前又有很大的改變，那時候，他對李飛鵬是先由恐懼，而轉變爲親近，現在，他對是非觀感，心中已自有了自己的主張，對於過去的往事，更有了新的看法，對李飛鵬過去向他使的那些手段，已是置之一笑，完全不放在心上了。

因此，他聽了李飛鵬的話，並沒有過份激動的反應，只暗笑一聲，忖道：「你要把我還當做從前的小虎子，那你就完全錯了，我還會上你的當，任你扯着耳朶走麼？……」

一念未了，內室之中只聽葉雅慧歡呼一聲，道：「那可好極了，兄弟，還不快請教李前輩，那是那一位高人。」說着，葉雅慧已從內室走了出來，向李飛鵬行了一禮。

李飛鵬故意一怔，說道：「這位姑娘是……。」

小虎子只好替他們介紹道：「她是家姊！……姊姊，李大叔就是天香玉鳳邵大姑娘的五師兄。」

葉雅慧一笑道：「晚輩失禮，貿然闖了出來，還請大叔海涵。」

李飛鵬一笑道：「葉姑娘，你太客氣了，說句不怕你見笑的話，小虎子從前孤苦無依的時候，他還是我的記名徒弟哩！所以，我們是自己一家人，客氣什麼。」

從前李飛鵬是不准小虎子向外公開這種關係，現在，他倒自己先把這種關係說出來了。

也不知他安的是什麼心？

葉雅慧「啊！」了一聲，道：「晚輩更是失禮了！」

李飛鵬慨嘆一聲，道：「說來慚愧，小虎子雖然是我的記名弟子，我却沒有好好的照顧他，幸好他能够自己上進，如今已是一舉成名，天下皆知了。」

葉雅慧笑道：「話不是這樣說，小虎子要沒有大叔你的開導教誨，打下了基礎，憑他這短短四年的時光，那會有今天的成就，說起來，大叔對他天高地厚之恩，與他後來的師父並無不同。」

李飛鵬哈哈大笑道：「葉姑娘好說，眞要是這樣，我可太高興了。」

他們談得投機，叫小虎子根本插不上咀，暗裏直皺眉頭。

葉雅慧話鋒一轉，道：「大叔，你剛才說是一位什麼神醫？專治瘋癲之症？」

李飛鵬道：「怪醫石懷冰其人，你聽說過沒有？」

葉雅慧道：「江湖上不是傳說他早已死了麼？」

李飛鵬道：「傳說是傳說，其實他並沒有死。」

葉雅慧問道：「你怎樣知道他沒有死呢？」

李飛鵬道：「說來也許是令堂鴻福齊天，就在不久以前，我道經幕阜山，不幸被一條毒蛇所傷，當時，便昏死了過去，後來忽然活了回來，發現被一個糟老頭所救，當時，那糟老頭子絕口不道自己身份，還是我離開他之後，根據種種跡象，才悟出他就是怪醫石懷冰，你們如果能把他請出山，我想令堂的病當可立癒。」

葉雅慧道：「他住在什麼地方，大叔還記得麼？」

李飛鵬道：「這是一件天大的事，我那能不牢牢記在心中，那裏沒有地名，但我可以把關係位置描出來，你們不難找到他。」

葉雅慧欣然道：「好極了，晚輩去取紙筆來。」轉身走回內室，將文房四寶取了出來，攤放在桌上。

李飛鵬提筆畫了一張詳圖，同時，又作了一番說明，把關係位置說得清清楚楚，令人沒有絲毫疑心才止。

李飛鵬告辭走了，葉雅慧却是高興得向小虎子道：「虎弟，我們就這樣決定，明天我一定離開這裏，回去的時候，繞道跑一趟幕阜山，如果能把怪醫石懷冰請下山，我就請他到止水山莊去，如果請不動他，我再派人來通知你，請你再想別的辦法，好不好？」

小虎子忽然決定道：「不，明天不走，後天小弟陪你一道去。」

葉雅慧道：「你後天走得了麼？」

小虎子道：「走不了，也要走。」

葉雅慧更是高興了，嘻嘻笑道：「虎弟，你這樣捨己耘人，姊姊眞不知怎樣感謝你才好。」

小虎子一笑道：「姊姊，你這樣說就顯得太見外了，你的事，還不就是小弟的事。」

葉雅慧道：「可是，你……。」

小虎子笑道：「別『可是』『不可是』的了，你先安歇吧，小弟還有點事，要出去一下。」

忽然，身形一幌，走得不見了影子。

小虎子出來之後，既沒去找菲菲，也沒去找丐帮帮主他們等人，却一溜烟跑到李飛鵬所住的貴賓室去了。

他並不是去找李飛鵬，當他發現李飛鵬不在房中的時候，却轉身去叩了一下天香玉鳳邵文瑛的房門。

天香玉鳳邵文瑛調息了一陣，方待收功就寢，聞得房外叩門之聲，正要應聲時，只聽小虎子以傳音神功，輕呼道：「大姑，我是小虎子，請不要出聲，驚動了旁人。」

天香玉鳳邵文瑛輕輕打開房門，却問道：「小弟弟，我打算睡了啦！你有什麼事？」

小虎子道：「大姑，我心中有一件事，忍了好幾年來，今天決心不顧一切，想告訴您。」

天香玉鳳邵文瑛閃身一讓道：「那你進來吧！」

小虎子道：「不！這裏不方便。」

天香玉鳳邵文瑛玉面微微一紅道：「沒關係，你還只是一個小孩子哩！」

小虎子又一搖頭道：「不，我不願意李大叔知道我來看過你。」

天香玉鳳邵文瑛心中一動，秀眉一顰道：「你是要談我五哥的事？」

小虎子點了一點頭，道：「我們另外找一個地方好不好？」

天香玉鳳邵文瑛微一沉吟，道：「好，我先收拾一下。」

小虎子等在房門口，片刻之間，天香玉鳳邵文瑛已收拾好了，然後，閂了房門，人却從窗口飄了出來，掩好窗戶之後，道：「走吧！」

小虎子領着天香玉鳳邵文瑛找到一處清靜的地方，替她安排了一個座位，然後歉然道：「大姑，眞對不起您，這樣把您請出來，來到這樣一處地方。」

天香玉鳳邵文瑛笑了一笑道：「你又客氣了。」

小虎子道：「大姑，在沒談到正題之前，我想先請教您一事。」

天香玉鳳邵文瑛明眸落在小虎子臉上，親暱地一笑道：「看你這副愼重的態度，這一件事，一定很重要了。」

小虎子自信對什麼人，他都能處之泰然，唯有在天香玉鳳邵文瑛面前，心裏覺得虧欠了她什麼似的，怎樣也有着一種對方瀰高，永遠報答不了她情意的感覺。

小虎子搓着手，囁嚅地道：「李大叔，他在幕阜山遇見了怪醫石懷冰，不知大姑您知不知道這件事情？」

天香玉鳳邵文瑛目光之中，泛出一種微憤的神情，道：「你懷疑你李大叔的話不實？」

小虎子心中不安地道：「在大姑面前，小虎子不敢說謊，我是對他有點不敢相信。」

天香玉鳳邵文瑛緩緩仰起頭來，望着無際的蒼穹，許久許久沒有回答小虎子的話。小虎子心裏感到一陣難過，暗忖道：「原來，她也不是全沒有私心的人。」

一念未了，天香玉鳳邵文瑛忽然輕嘆一聲道：「小虎子，我不明白，你怎樣會懷疑一位這樣勇於任事，義無反顧的人，難道你也變得像你二姊菲菲一樣了？」

話聲一頓，搖了一搖頭又道：「他說的那怪醫石懷冰實有其人，也確有其事，事實上，我這次就專程去拜訪過他，而且，他也知道了你娘的事，願意成全你的孝心，你快去請他去吧。」

小虎子心中一楞，忖道：「敢情，這還是天香玉鳳邵文瑛對我的一片愛護之情，自己簡直成了，『狗咬呂洞賓，不識好心人了』。」

小虎子本來想趁機把李飛鵬的爲人，和上次自己有負天香玉鳳邵文瑛重托的內情，向她說個明白，可是，在目前這種情形之下，自己一上來就走錯了一步，怎樣可以再提李飛鵬的事呢？這時提出李飛鵬的事來，天香玉鳳邵文瑛不但不會相信，說不定還會懷疑自己居心叵測，離間他們同門感情。

小虎子暗嘆了一聲，打消了原意，不準備提李飛鵬的事了。

慚愧無比的，訕訕的發出一聲苦笑，小虎子道：「大姑，您對小虎子這樣好，小虎子心裏眞難過極了。」

天香玉鳳邵文瑛臉色一霽，恢復了和顏悅色，撫着小虎子的肩頭，輕言細語道

:「小弟弟,我不是怪你,而且,你能把心裏的話正正當當說出來,足見你對我信任,我心裏很是高興,我剛才只是告訴你,為人處世,不要盡往壞處想,應該多發現別人的長處,這樣你才有交不盡的朋友,否則,天下芸芸眾生,能有幾個人說得上是完人,你難道就不要朋友了麼?你說對不對?」

小虎子點頭道:「大姑說得是,小虎子明白了。」

天香玉鳳邵文瑛一笑道:「你能明白就好。……你還有什麼事要說,可以說出來了。」

小虎子搖了一搖頭道:「有大姑這番開導,其他的事便不值一提了。」

天香玉鳳邵文瑛笑了一笑,嘉許地沒有追問下去。兩人默然相對了一陣,小虎子抬頭望着天香玉鳳邵文瑛道:「大姑,謝謝您,您請回去吧!」

天香玉鳳邵文瑛忽然叫了一聲,道:「小弟弟,我對你和你二姊菲菲姑娘的表現,有一種看法,不知你想不想一聽?」

小虎子欠身道:「請大姑賜教!」

天香玉鳳邵文瑛道:「我覺得你們今天的表現,都不正常,而且,也沒有這種必要,請你聽大姑的話,你快點回到止水山莊去,以後多讀點書,修養自己的品德,將來自有四海揚名的一天,你現在年紀還小,用不着急急於爭名逐利。」

小虎子暗暗嘆息一聲,忖道:「大姑,你那曉得我的痛苦,我現在已是身不由己,想置身事外,已是不可能了。」

不敢露出自己的心聲,小虎子順着天香玉鳳邵文瑛的意思,點頭道:「大姑金玉良言,小虎子一定時刻記在心中,一有機會,便不會叫你大姑失望。」

天香玉鳳邵文瑛笑顏逐開道:「我知道你會照我的話做的,我送你那首『金縷衣』的詩時,你就沒叫我失望,將來你更會成功,大姑等着你的好消息,你好自為之吧!」

說着,身形一起,衣袂飄飄的離開了小虎子。

小虎子望着漸漸消失的天香玉鳳邵文瑛,長聲一嘆,自言自語說道:「人生苦短,數十年時光,轉瞬即逝,我機緣遇合,得了這身絕學,又遇上這個風起雲湧的時代,自應盡其所能,為大家盡一份心力,個人得失豈可放在心上。」

說完之後,也飛身回房而去。

小虎子與葉雅慧本來第二天就可離開古家堡的,但是他却多住了一天,與菲菲作了兩次長談,結果並不圓滿,小虎子只好把這件心事暫時擱下。第三天和葉雅慧帶了小菁一同上路向幕阜山奔去。

有圖有本,倒沒費多大的力氣,就找到了怪醫石懷冰的隱居之地。

他們找到地頭的時候,怪醫石懷冰並不在家中,他們因聽說石懷冰的脾氣古怪,因之不敢擅自進入石懷冰所住的小石屋,只好在他房子附近一棵大樹下面等待。

等到黃昏時分,只見一個矮小瘦黑的老頭子,手扶一隻奇形怪狀的手杖,蹣跚而來,當他走到門口的時候,忽然皺起鼻子,四處聞嗅起來,接着,呵呵!一笑道:「是虎少俠與葉姑娘來了麼?老夫有候多日了,快請出來相見。」

人家說他怪,看他這對人的態度,那裏怪來,不但沒有一點怪僻,而且,還出奇的和藹可親。

小虎子與葉雅慧小菁飛身落到怪醫石懷冰面前,一齊見禮道:「晚輩葉雅慧小虎子叩見老前輩。」

怪醫石懷冰舉手道:「不要客氣。」

小虎子道:「晚輩姊弟久聞老前輩醫道通神……」

怪醫石懷冰不待小虎子把話說完,一笑截口道:「你們的來意,老夫早知道了,老夫已答應天香玉鳳去一趟止水山莊,今天天色已晚,山行不便,你們不嫌棄的話,就住在老夫這裏,明天一早,我們就下山如何?」

小虎子與葉雅慧同時一禮道:「多謝老前輩,我們姊弟就不客氣,打擾老前輩一宿了。」

怪醫石懷冰的石屋雖小,四個人坐息的地方還是有,石懷冰取出一些山果待客,那山果也就是他們的晚餐。交談時間越久,越覺得怪醫石懷冰不但不怪而且和易近人,簡直是一位非常難得的長老。

大家談得投機,葉雅慧忽然忍不住心中疑念,笑問道:「老前輩,人家都說你很怪,晚輩看你老人家一點也不怪呀。」

怪醫石懷冰道:「老夫本來就不怪,世人在老夫身上達不到目的,因此就把老夫目為怪人了。」

葉雅慧道:「晚輩曾聽江湖傳言,你老人家每年只看一位病人,可有其事?」

怪醫石懷冰點頭道:「這話倒是不假,老夫確有此規矩。」

葉雅慧道:「老前輩以醫術行道江湖,每年只看一位病人,是否太少了點?」

怪醫石懷冰哈哈一笑道:「老夫之被目為怪醫的原因,就在這裏了,其實老夫醫好的人,一年沒有一千,至少也有八百,所謂每年限醫一人的規矩,不過是擋箭牌而已,主要的還是老夫認為那人值不值得老夫一醫,如果那人值得老夫一醫,老夫儘可用種種身份替他把病醫好,如果那人不值得老夫一醫,那他就得在老夫限額之內等機會了。」

葉雅慧哈哈一笑道:「原來如此,晚輩明白了。」

小虎子接口道:「何謂值得老前輩一醫的人?何謂不值得老前輩一醫之人?」

怪醫石懷冰道:「所謂不值得老夫一醫的人有四:一,活了不如不活的人老夫不醫;二,活了不如死了的人老夫不醫;三,活了只取不給的人老夫不醫;四,活了只給不取的人老夫也不醫。除此之外,都是值得老夫一醫的人了。」

小虎子一笑道:「晚輩不明白,老前輩那第四項,活了只給不取的人,不是大大的好人麼,老前輩為什麼也不醫?」

怪醫石懷冰一笑道:「這簡單的理由你都不懂麼?試問你,他不取何來給,這不分明是偽君子麼!」

小虎子莞爾一笑道:「老前輩設想高絕,晚輩佩服之至。」

怪醫石懷冰說道:「所以,老夫醜話說在前面,老夫和令堂醫病,不能沒有代價。」

(未完)

武俠長篇故事

蕭逸·文
盧令·圖

冬眠先生

大結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古寒月,白鶴道長等不聽弓富魁的勸告,按照原定計劃,圖殺過之江,白鶴道長偽扮客棧伙計,端送酒食進入過之江房中,詎被過之江識破,白鶴道長沒有機會施出三招,只在第二次撲攻過之江之時,便為過之江所殺,原與白鶴道長配合行動的尚玉崙,依照計劃衝入房中,目睹當前情景,機智地急速逃出房外,過之江緊躡追出,伏伺在門外的六合門下三長老及尚雙飛聯同出手,詎知劉天興及蔡無極同時刺出的長劍竟被過之江雙手分別拿住,使得他們聯手合擊之術立告瓦解,而想擺脫已感不易——

較功獲掄元 荒山訪名醫

劉、蔡二長老想奪劍固是不能,即使想鬆手也誠為不易,透過一雙劍柄所發出的吸力,竟使得他二人一雙手掌緊緊的吸附在劍柄之上,有如濕手沾麵,那裏還能甩脫得掉?

只可嘆二長老空負一身劍技,竟是絲毫也展示不開來,眼看着二人瘦削的軀體,簌簌的一陣顫抖,驀地,像是擲出的一雙皮球,隨地滾跌翻出!

令人眼花繚亂的更不止於此!

就在二長老方自跌出的一刹間,「清風劍」許南與尚雙飛已由腹背兩個方向同時撲上。

妙的是那位「冬眠先生」過之江手上一雙劍,竟在這一刹之間,陡地分開來!在前後兩道閃爍奇光裏,這雙劍上光華竟然暴長一倍有餘。

那一刹那,驚心動魄!——

劍光前後分開,有如扇面般的展開來,劃出了兩道弧形光華,正好迎着了尚雙飛與「清風劍」許南撲上的身子!

血光一現,許南首先着難!

這口劍自頂而下,來了一手大劈活人,隨着對方劍勢落處,「清風劍」許南的兩片屍身,一左一右同時分開來,向兩個方向倒下去!

「血」就像泉水般噴了出來!洒了一地都是!

在同時他另一隻手上的那口劍,也正好劈中在尚雙飛的胸臆之間!

這一劍的力道,看上去似乎比劈砍許南的那一劍更為有力,只聽見「喳!」的一聲,隨着過之江的寶劍揮處,尚雙飛的半截殘軀,有如飛旋的陀螺般的,「呼——」的一聲,旋空而出——

那剩下的另外半截身子,由於上來的衝勢太猛,一時煞收不及,通通通一連向外跑了好幾步,才仆倒在地!

好快的身法!

好猛的劍勢!

令人三魂出竅七魄昇天的凌厲殺招!

這一刹,如果你是一個目睹者,你會「不寒而慄」!

儘管是殺人手法千奇百怪,花樣翻新,可是像這等觸目驚心,慘不忍睹的殺人毒招,畢竟是武林罕見!令人不忍卒覩!

也許是過之江真正的憤怒了。

像這般一出手,即似閃電的殺着,在他來說也屬創舉!

就在這一刹那!先前滾翻而出的白鶴觀主,却由另一個方向狂撲上來!

這個老道人雖然自知武功不是對方對手,可是他畢竟也不是可以輕視的人物!

這時他眼看着自己方面事先煞費苦心的一番週密計劃,竟然在對方這個魔頭一舉手的當兒,摧毀無遺,尤其痛心的是自己這邊幾個所謂有力的高手,除却古寒月尚未曾出手以外,其他的幾個人,包括尚玉崙,尚雙飛,三長老,這麼多的高手,竟然在對方一出手當兒,先後濺血當場!

白鶴觀主自己雖託天之倖,得免於難,可是這個老道人却生就了一副不畏強敵的脾性!

這時他大吼了一聲,足下一墊步,施展出「身劍合一」的身法,快速的把身子依附上去,一口仗以成名的「銀雨劍」幻化成一片銀色光牆,直向着過之江劈頭蓋臉的罩了過去!

這個老道人早已在前此與對方交手的過程裏,體會出了難得的竅門兒!

他知道對方最厲害的身法是一個「貼」字,最厲害的手法却是在個「快」字!

如果一旦為對方貼近了身子,其勢有如磁石引針,休想擺脫得開。

如果一旦容得對方揮出了劍,也必定

是萬難逃開身去！

他於是把握住了這兩項原則——那就是絕不容許對方把身子欺近了，也絕不容許對方向自己施出快勢的殺手！

白鶴觀主畢竟是高明之士！

這兩項原則，起碼在目前，發生了暫時性的效果！

於是，就在過之江的一式殺手，尚還來不及施出的一瞬間，白鶴觀主已經展開了退身的勢子！

只見他足尖飛點着，已經退出了三丈以外！

「冬眠先生」過之江那般疾快的一劍，竟然會砍了一個空！

劍光有如是一道經天的長虹，直由白鶴觀主前胸滑落下去，使得白鶴觀主這件道袍平空的又多開了一道岔口！

白鶴觀主雖說是避開了這麼一劍，却也禁不住嚇出了一身冷汗！

他惟恐着對方更厲害殺手即將使出！對付這類強敵，他只得施出混身解數，採取他的既不能勝敵，却似可以保全自身的一種膠着戰術！

這種戰術是敵進我退，敵退我進。

就在冬眠先生一劍落空之後，白鶴觀主已縱身而上，猛厲的劍招，隨着他攻出的劍勢，有如是一大片捲起的浪花，直向冬眠先生過之江身上捲了過去！

冬眠先生足下飛點着，向後退出了五丈以外！留下了一個與敵人出招的最好時機！

然而白鶴觀主却是無論如何再也不敢進身了！

此時不逃，更待何時？

他雙足飛點着，三起三落，已把身子退到了廊道正中，身子方才着地，迎面的過之江已追循着電也似的來到了面前——

然而也就在這一剎那，凌厲的劍陣開始展了開來！

過之江身子方一落下來，只見得面前人影一閃，一個銀髮斑白的清癯老人快似飄風的來到了身前！

來人顯然正是「六合門」的掌門人古寒月！

同時間，四面八方霍然的現出了許多人。

這些人配合着古寒月的勢子，就在過之江身子方一現身的當兒，同時向前跨進了幾步，已把過之江團團圍困在一個八角形的劍陣之中！

正是所謂的「八卦連環無敵劍陣」。

連同白鶴觀主在內，十一口長劍的劍尖，同時指向過之江胸前！

過之江的目光首先接觸的古寒月，却由於這個劍陣的突然變化，而失去目標！

他忽然發覺到面前一個持劍的少女，蛾眉斜挑，杏目圓睜，正是前此不久以智力勝過自己的柳青嬋姑娘！

然而不及眨眼的工夫，柳姑娘已經又隨着了變化轉動劍勢，而移換了位置！

由此開始，一張張不同的面貌，在他眼前變幻不已！

他的眼睛只要注定向一個人，不旋踵間，那個人必定在他眼前消失，代之的又是另一張新臉！

這一勢「八卦連環無敵劍陣」果然厲害無比，一向為古寒月視同「六合門」不傳之秘！

這一次大敵當前，他才不敢自珍，傳出以為應付急難之用！

過之江顯然第一次感到了困擾！

但只見以古寒月為首的十一個持劍人，時分又散，斗轉星移，不同的變幻着位置！

過之江的一雙眸子，一連追逐了幾個人，居然都落了空——

現在他知道面前的這些人，將要與自己有一番前此未見的厲害殺搏了！

他同時也體會出來，自己所面臨的這個戰局，不再像以往所對付的那些場面那麼輕鬆了！

面前的十一個人，進，退，舉，止，快，慢，左，右，似乎都有一定的步驟！

訣竅是絕不與過之江正面單獨接觸！

而且，使得過之江最感覺頭疼的是這十一個人持劍的招式，都不一樣！

譬如說甲的劍是平持右手，乙的劍却在左手，丙的劍是高高舉起，丁的劍又壓在下盤……

如此一來，給過之江的感受是不知何以為敵，這些人在當中某一人的口令之下，隨時變幻着身法。

唯一相同的一點，每人那雙凌厲的眸子，都注定在他一個人身上！

十一雙眸子內所泛出的目光，都是那般的凌厲，對過之江尤其是恨之入骨，恨不能一口把他生吞下去的模樣！

所謂「千日所觀，無疾而終」，足見被人仇視不是一種滋味！

過之江雖說是恃技而驕，可是面對着這麼多對的敵視目光，也不禁有些心怯異常！

不可否認的，他對於眼前的這個陣勢，已存下了相當戒心！是以在他未能領略出這陣勢的奧秘前，暫時不欲輕舉妄動！

冷笑了一聲，他站定了身子！

就在他身子方自站定的同時，那個環繞在他身側四週陣勢，霍地也定住不動！

面對着他的，仍然是那個面相清癯的老人——古寒月！

過之江臉上帶出了一層自恃不屑的笑容！

「古寒月！」

「很好——我此行預備會見的，就是你！」

「專誠候教！」

過之江那一層壓在前額上的短髮，皺起了一陣顫抖，臉上帶出了一片愁容！

「你知道我是誰麼？」

「哈哈——」古寒月發出了兩聲狂笑，笑聲裏却充滿了無限凄涼的意味！

「足下即使是燒成了灰，古某也不敢忘懷。」

「那麼我又是誰？」

「過之江！」

「過之江是誰？」

小輩欺人忒甚！」古寒月冷冷的道：

「小輩，別人怕你，我古某却不怕你，你的那一手鬼吹灯，瞞得了別人，却是瞞我不過！」

「我看你與別人並沒有什麼不同！」

這句話過之江說得異常冷漠！

雖然是平和的一種腔調，可是却隱隱含蓄着凌厲的殺招！透過了過之江那種矇矓的目光，可以體會出他內心對古寒月恨惡的程度！

「你聽着！」古寒月冷冷的道：「三十年前獨孤無忌，倒行逆施，為我等十一派聯合聲討，君山之役饒其不死，獨孤老兒就該自此洗心革面，重新為人才是正理，想不到老兒不思自行檢討，反倒遷怒於人，教出你這等惡徒為禍人間，眞正是罪不可恕，小輩，你自恃自你那老鬼師父處學得一點閉息，屍解的道法，竟敢如此目空一切，殺戮成性……」

一口氣說到這裏，他長長的喘了一口氣，目射紅光的道：「小輩，你東殺西殺今天竟敢來到我古某人面前撒野……」

嘿嘿一笑，他瞪目欲裂的又道：「小輩，血債血還！今天看你還怎麼逃開古某的掌心！」

過之江一雙眼皮微微閉攏着，僅僅只露出一綫日光，當他聽完古寒月一番話後，身子微微起了一陣子顫抖！

「憑你古寒月？哦！不——」那是一種無限冷漠，由衷輕視表情！「你還差得遠！差得遠！」

日光一掃面前的陣勢，他冷冷一笑，又道：「不錯，你這個撈什子陣，是很古怪，一時倒把我困住了！可是那只是暫時，用不了一會兒，我就能看透！」

頓了一下，他才又道：「那時候，也就是你的死期——不——也就是你們這些人的死期到了！」

說到這裏，他偏了一下頭，却把那雙冷陌的眼睛注視在柳青嬋身上！

「柳姑娘，久違了——想不到在這裏又遇見了你！」

柳青嬋點點頭，貌溫語冷的道：「不錯，我們又在這裏見面了！」

過之江一哂道：「不用說，這一切都是你搞的鬼了！」

「為親人復仇，為武林除害，義不容辭的事！」

過之江徐徐點了一下頭，道：「好說，柳姑娘，你可曾想到一點，這一次我是不會再放過妳了！」

「我想到了！」柳青嬋與其針鋒相對的冷哼一聲，道：「這一次我也不打算放過你！」

過之江手中分持着兩口劍——這兩口劍是方才他分自六合門二長老手中奪來的。

他把兩口劍交叉的平置在前胸，緩緩的道：「我生平自負極高，不願與婦人女子對手——」

說到這裏冷哼了一聲，又道：「如果妳打算退出，現在還來得及，否則一經交手，妳活命的機會可就微乎其微了！」

柳青嬋淡淡的一淡道：「過之江，你的武功確是高明，說一句長你志氣的話，的確是我生平所僅見，假使今天輸給了你，能死在你的劍下，也是我所樂意的一件事情！」

過之江倒是想不到她竟然會說出這種話來，聆聽之下，神色陡然一變！

「姑娘——妳這又何苦？」他長長嘆息了一聲，又說道：「老實說，殺死妳大伯父，是我一時之疏忽，既然已成事實，却又無可奈何——」

他冷笑了一聲，道：「我生平行事，絕不後悔，我可以網開一面，姑娘妳却莫再向我復仇，眼前這個場合，妳却不宜置身，速速去吧！」

柳青嬋娥眉一挑道：「姓過的你說的好輕鬆——你雖有心饒我，我却饒不過你，有本事你放劍過來！」

一旁的古寒月早已忍無可忍，由於他門中三老一上來俱已喪生！

在古寒月的感覺裏，這是極為痛心的一件事！

他決心要借着這個「八卦連環劍陣」為己方找回面子，同時為死者復仇！

這時聆聽之下，古寒月冷叱了一聲，掌中劍向上一舉，叱了一聲：「變！」一剎時間身側各人移動了一個圈子！

連同白鶴道人十一口劍的劍尖，一齊指向過之江！

過之江兩口長劍同時一舉，一在前胸一在後背，他身軀微微下蹲，面上神情不愠不怒——正是「抱元守一」的架式！

古寒月倏地又叱了一聲：「停！」

旋轉的圈子突然靜止！

但只見十一口長劍，自四面八方突地攻了上來！

過之江身形猝轉，兩口劍上光華暴伸如電，只聽得「嗆啷啷！」一陣劇烈的劍鳴之聲，似有多人在這個勢子裏，身軀向後倒仰下去！地面上同時多了幾口遺落的寶劍——

儘管如此，並無礙於這個劍陣威力！

首先就有三口長劍，分上、中、下三路直向過之江全身攻到。

過之江冷笑一聲，足下跨步，閃開了身子——

也就在他足下移動的一剎那，凌厲的陣勢遂即展開。

「冬眠先生」過之江雖說是功力驚世，然而對於眼前這個陣勢，却昧於無知！

正因為如此，眼前他可就大大的吃了苦頭！

過之江足下方才移了一步，這個陣勢內的奇門已然交換，五行亦即發出作用！

他只覺得眼前一黑，像是起了一天大霧般的矇矓！

却在這一剎那，「哧！」的一道劍光，由他左邊身側滑了過去！

雖然不曾傷着肉身，却把他身上那襲雪白衣衫劃開了尺許長短的一道口子！

過之江右手劍勢向外指處，由劍尖上暴吐出三尺餘長的一道白光！

矇矓霧色裏，迎面那個人發出一聲慘叫！像是為他的劍勢所傷！

然而，也就在過之江正待第二次出劍的時候，身側左首响起了尖銳一縷劍風！

這股劍風，一聽在過之江耳中，頓時就知道來人身手不可輕視！

他無須用眼睛看，即可知道劍勢所來的正確方向，身子往前一伏，左手長劍已向後撩出！

兩口劍猝然接觸之下，陡地由地面上滾來了一團光影，過之江方擬以右手長劍迎敵，這當口，斜刺裏却又攻上了二人！

四口劍，却是採取四種不同的攻殺勢

子！

過之江鼻子裏冷哼了一聲，身軀霍地拔空而起——

就在這一刹，身後緊跟着縱起一條人影，在過之江身軀方一落下的當兒，這個人已施展出一式漂亮的滾翻之勢，由過之江背項之上翻了過去！

同時間，這人掌中劍已幻爲一片旋光，向着過之江身上猛襲過去！

兩口劍第二次交鋒的當口，過之江已看清了這個人正是帶領這羣劍手爲首的那個古寒月！

過之江發出了一聲長笑！

那是一種令人股慄的聲音，笑聲裏滲合着無限悲憤的意味，却也顯示出必欲殺死敵人的決心！

他雖然暫時尚未能體會出這個陣勢的奧妙！可是有一點他却已能做到——

那就是，他已看準了古寒月這個人，而且不打算讓他逃開眼前！

這一點他有十分的把握！

是以，就在古寒月身子一落定的當口，他身子又有如磁石引針般的依了上去！

古寒月其實可以借使陣勢的變化，把眼前這個人擺脫開來！

然而錯在古寒月這個人生具倔强的個性，由於他本身武功精湛，劍法尤其超人一等！

雖然他明明知道過之江非比尋常，可是如果說要他不戰而屈服對方，那是辦不到的事情！

甚至於眼前，他就有意要和對方較量一下！

心裏有了這麼一個想頭，對於過之江銳猛的來勢，倒也不驚不慌！

雙方正面一照了臉兒，遂卽展開了凌厲的搏殺！

如此一來，原本的陣法反倒爲此施展不開來！

現場靜悄悄的，但見冷森森的劍刃揮削着暗灰色的穹空！發出了清晰的破空「嘶——嘶——」之聲！

不可否認，古寒月是劍道中的一名高手！

他的劍法奇在滑溜如蛇，千變萬幻，端的是不可捉摸之極！

然而，不幸的是他的對手太厲害了！

雖然如此，在他們二人開始對上手時，看上去却也難分軒輊！

過之江拋棄了左手長劍，僅以右手來應敵，這口劍雖然不是他所有之物，然而在他手裏却施展得極其自然，吞吐如意，進退飄然！

古寒月的劍勢鋒芒畢露，殺招盎然！

過之江的劍勢却穩重如山，看上去進出俱緩！

從外表上看，兩個人劍法迥然不是一個路數，然而一經交手，却是難分難解！

古寒月的劍勢疾若奔雷駭電，施展開來，但只見一團白光，裹纏着他修長的身軀！

他的優點是，出手快，認隙準！

然而他無論多麼快劍勢，總是難以得手，每一出劍必爲過之江格於劍圈以外！

過之江這一手劍法，看上去固然是慢到了極點，可是正所謂「慢中有快」，當你認定他是慢時，常常却是出奇不意的快，而假若你以爲他眞是快時，他却又會出奇的慢！

四週的人，都爲過之江這種緩慢的劍法感到虛實莫測，他的劍術路數也極爲特別，實在看不出有什麼出奇的奧妙之處！

這種情形局外人是難領受得出來！

眞正領受到過之江劍法高奧的只有一個人——古寒月！

雙方對招不過五六招時，古寒月已深深感到了對方劍勢的咄咄逼人！

看似無奇，其實最奇！

在彼此交換過五六招以後，古寒月已爲對方劍上森森的劍氣所侵襲！

——最使他驚懼的是，他發覺到非但是對方手上的那口劍，卽使是對方那個人，都給於自己一種莫大的威脅，他感覺到對方人劍之間，放射出一種目不可視，却能感受出來的一種吸力！

那種無形的吸力，就如同海上輪旋出的一個疾渦，緊緊吸拉着漩渦外的一艘木舟！那是無論如何也難以擺脫開來的一種情勢！

古寒月這時才知道厲害——

這一剎間，他內心才開始滋生出畏懼之意，深深的感到後悔！

雙方對手到第八招時——

過之江的劍由下上翻，如同鬧海的銀龍，只聽得「察！」的一聲，削落了古寒月頭上的髮髻！

古寒月咀裏「唔！」一聲，使出全身的力道，向後一個倒仰！

照常情而論，古寒月這個退身的勢子，足足可以倒縱出丈許以外！

然而此刻，對方身側之間所滋生出的那股莫名的吸引之力，緊緊的吸着他。

古寒月雖然施展出全身的力道，僅僅也不過才縱出四尺開外！

他身子方一落下，滿頭白髮倏地蓬散開來！被削落的一半，更化爲滿天銀絲，隨風四散！

也就在這一刹那！過之江的身子已猛撲了上來！

古寒月大吃一驚！

他預料着自己已經難以逃開對方的毒手，驚駭間，猝然自丹田裏提吸出一口眞氣！

人到了生死存亡的時候，常常會施展出莫明其妙的殺手，那是一種求生本能！

古寒月正是如此！

只聽他發出了一聲凄厲的長嘯，掌中劍改爲雙手合持，在一個前進的勢子裏，他的劍霍地暴漲出丈許長短一截光尾——像是一道閃電般的快捷，夾帶着一股尖銳的劍風，這口劍上的光華更幻化爲萬點銀星，直向過之江全身劈罩了下去！

這一手劍法名叫「大羅天星」！

古寒月幾乎把全身的內力都貫注在劍身之內，是以這口劍上所炸開的每一顆劍星，都具有凌厲的殺傷之力！

過之江會合的身子是那般的强烈！

他長劍上亦同樣的舞出了大片劍光！

兩個人幾乎是一樣的快，也似乎是同樣的勢子，猝然的會合在了一塊，兩小團劍光，忽然變成了一大團！

這大團的白光，包着兩個緊迫在一起身子！不過是那麼匆匆的一刹那，却又分了開來！

分開却是分開了！

在雙方踉蹌的身影裏，其中之一忽然倒了下去——

倒下的那個人不是過之江。

是古寒月！

劍傷之處到底在那裏看不清楚，却只見大股的鮮血由他身上湧出來！

古寒月掙扎着坐起身：他想說話，却是一句也說不出來，倏地身子向後一側，整個倒翻了下去：

原本美好的一個劍陣，忽然由於陣中首腦人物突然的喪生，頓時形成了無比的紊亂：

過之江徐徐的走到了古寒月身前：

他的那口劍緊緊壓在手上！

古寒月只剩下最後的一口氣，他那雙眸子怒凸如珠的盯向過之江——

「姓過的……你休要猖狂……遲早你會得到報應的：」

說完這句話，頓時由嘴裏湧出了一口鮮血，身子抖成一團，只是他仍然用力的撐着兩隻手，不讓身子倒下去：

過之江冷冷笑道：「你放心好了，我胆敢與天下人爲敵，就不會把天下人看在眼裏！縱你以後的人還多的是——」

「你——你……」

古寒月話方出口，又嘔出了第二口鮮血：

就在這時，一聲憤怒的吼叫，連帶一條人影，快如鷹隼般的撲向過之江身後：

來人正是古寒月門下那個掌門大弟子朱龍：

顯然地，他目睹着師父的喪生，已忍無可忍，才會失去理智的撲身而出：

過之江雖然是背向着他，却把對方的舉動看得一清二楚！他目高於頂，那裏會把朱龍這樣的一個人看在眼睛裏？

連回頭看也不看上一眼，另把手裏的劍向外一揮，劍上光暈，如同一條倒捲銀龍，迎着朱龍身子有如驚濤拍岸般的捲了過去：

在場各人看到這裏俱都不禁爲朱龍揑上了一把冷汗：

尤其是柳青嬋：

她雖然不能確知朱龍的武功到底如何，可是她却斷定朱龍勢難逃開對方這等凌厲的一劍！

因爲她知道過之江絕不會輕易於出招，每出一招必將包含有凌厲殺機在裏面！

她幾乎不敢目對現實——

想像中這一劍該是何等的可怕！朱龍勢必將在對方閃電的劍勢之下倒下去！

全場每一個人，幾乎都有同樣的這麼一個想法！此時此刻由於事出突然，是以所有在場各人，除了只能由心發出一聲呼叫以外，誰也沒有能力出手相救！

事情居然是大出各人意外！

過之江那股凌厲的一劍，竟然未能制朱龍於死地！

非但不曾制朱龍於死地，甚至於傷害也算不上！

難以令人相信的是朱龍非但能够接住了這一劍，甚至於還有攻擊的能力！

就在兩口劍鋒下一交接的當兒，朱龍身子倏地向外閃出去——

那是一種奇怪的蟹行步法！

就在他身子方自閃開的一刹那，過之江第二劍又已揮出，却因爲朱龍的步法有異，而使得過之江這一劍又落了空！

過之江顯然吃了一驚——

他以着異常驚異的一雙眼睛打量着面前的這個朱龍！

朱龍却又把身子快迅的靠攏了過來！

顯然的，他仍然是施展那種奇怪的蟹行步法，而且是兩雙手緊緊握着劍柄！

驀地——

他手上這口劍由左而右，斜着揮了出去！

看上去那是極爲平凡的一劍，扇面也似的一道弧光，斜着由過之江左面身側砍揮下來！

雖然說並不是十分起眼的一劍，然而其上的威力，顯然是十足的驚人！

衆目睽睽之下！那位天不怕地不怕的殺人魔王過之江，竟然顯現出一副張惶模樣！

過之江竟然像是一時無力招架住這一招！

他身子張惶着猛然向後一個倒退，饒是如此，朱龍的這一劍仍然劃破了他左面的衣服！

只差一點點！

如果這一劍朱龍再前進半步，過之江卽使是能逃得活命也勢必重傷當場！

過之江驚立當場！

朱龍亦持劍發呆！

雙方都沒有再進招！

過之江是驚，朱龍是怕！

全場一片肅然！

任何人都想不出這是什麼理由！

兩個人對看了一會兒！

過之江才冷冷一笑，說出了第一句話來——

「方才的這一劍以及步法，是誰教你的？」

朱龍氣息喘喘的道：「你管不着——」

「說——」過之江上前一步道：「是童如冰教給你的——是不是？」

「童如冰？」

——朱龍好像第一次聽見這個名字！

可是他却已經確定過之江的確是怕這個人了，不由胆力一壯！

過之江那張原本就蒼白的臉，此一刻在他提到了「童如冰」三個字時，連帶着也使他想到了童如冰這個人，他由衷的自內心滋生出一片怯意！

他那張臉看上去更白了！

「說——姓童的現在那裏？」

雖然他的話聲仍然錚鏘有力，然而他的臉色却已反映出他內在的情怯！

朱龍冷笑道：「姓過的，想不到你也有怕的人——你的死期到了！」

過之江呆了一下——

似乎他心裏隱秘，被別人所揭穿了！

一點都不錯，他內心所深深畏懼的那個人，確是童如冰！他雖然心裏有與這個人遭遇的打算，可是却不希望在這個時候遇見他！

是以，在他乍然聽到了這個人的消息之後，心裏由衷的生出了一片怯意！

就在這個時候，朱龍又向他施展出凌厲的攻勢！

仍然像是先前一樣，他的劍勢，斜揮着如同扇面般的張開來！

過之江倏地退出七尺以外！

朱龍怒叱着再次把身子欺上去——蟹行步，扇形劍！仍然是原樣翻版！

過之江在前兩招時，顯得異常的驚懼，可是在朱龍連續施展第三次時，他已經看出了劍上的訣竅，他不再畏懼了！

他身子在朱龍的劍勢落下的一刹間，迅速的向右面繞了一個圈子！

等到朱龍發覺時，已不及防止！

過之江的劍快如閃電的揮了下來，却向朱龍右面半個身子削落下來！

一劍劈個正着！

朱龍遂即倒向血泊！

過之江壓劍不動，遠遠打量着他道：「小子——原來你就只會這麼一手——」

冷笑了一聲，他日光深邃的又道：「童如冰爲善不足，既然傳授你本事，就該多教你幾手，這樣，不但害了你，也給他丟臉！」

朱龍肋下血如泉湧，只是他絕不甘心就這麼死了！

他臉色至爲猙獰，顯現着痛苦的表情！手裏尤自緊緊的握着那口劍——

他似乎預感着過之江必會走近自己，心裏眞有說不出的衝動！

童如冰與他的邂逅，他一直不曾說出來，對於每個人來說，的確是一個謎團！

過之江的確沒有猜錯，他的那一手怪劍法果然是童如冰傳授他的！

只是並不如過之江所猜的只有一招，而是兩招！只恐朱龍不擅運用，如果眞如童如冰當時所傳授的那樣施展，雖不見得就能勝了過之江，起碼可以給他極大的嚇阻作用！

朱龍當然是不甘心。

他那雙眼睛裏交熾着無比的憤恨，期待——

期待着過之江的來到面前！

這個希望並沒有落空！

過之江已經走到了他身邊，站定！

「我要問你一句話！」說時，他的一隻脚踏在了朱龍身上傷處，流血頓時止住——

現場其時早已大亂！

兩名年輕的六合門弟子，雙雙縱身而出，分向過之江兩側攻到！

過之江那裏會把這等脚色看在眼中？

他身子並不曾轉過來，只把手裏的長劍撩起來，劍光在撩起的一刹，同時刺中了兩名弟子的前胸！

可憐那兩名弟子，身子還不曾落下地，在空中就已經先後斃命！屍身分向兩邊墜落下去！

如此一來，再也沒有那一個敢再出手送死！

現場只剩下白鶴觀主，柳青嬋，以及五名弟子！他們七個人在白鶴觀主的督促之下，重新結了一個劍陣，把過之江圍在陣內！

過之江視同未睹，根本就不把他們看在眼中。

他眼前所最重視的仍在地上，那個垂死的朱龍身上——

「說！姓童的在那裏？」

「我爲什麼要告訴你……？」

「如果你說了實話，我可以負責讓你不死！」

朱龍獰笑着道：「……你以爲我朱龍是怕死……貪生之輩麼？」

過江之笑道：「好——算你有種！」

說時，他扭過身子來，用手裏的劍一指四週七人道：「那麼——他們七個！」

他十分篤定的含着微笑道：「如果你告訴我童如冰在那裏，我也可以網開一面，饒他們七個人不死！」

朱龍咬着牙道：「如果我不……知道呢！」

「那麼他們七個人就死定了！」

朱龍怔了一下，緩緩點頭道：「好吧……我告訴你，你可要言而有信！」

過之江面色一喜，道：「你可以信我，正如同我相信你是一樣的！」

朱龍身軀向上挺了一下——

他的手一直壓在背後。

手裏緊握着劍！

就在過之江身軀前傾的一刹那，朱龍已揮劍出手！

這一招顯然是得自高人傳授，空中並不見閃爍的劍光，亦不見驚人的魄勢！

那只是隨便的一種直劈的姿式！

然而過之江却一時無能招架，他身子倏地向後一吸，朱龍的劍尖，在他前胸左側深深的劃了一道血槽！

過之江鼻子裏「哼！」了一聲，手起劍落，砍下了朱龍的人頭，身軀踉蹌着向外蹌出！

這一連串的殺人場面，直把現場每一個人都看得觸目驚心！

痛心儘管是痛心，大家倒也沒有忘了眼前的立場！

就在白鶴觀主一聲喝叱之下，七個人同時攻上去！

白鶴觀主在左，柳青嬋在右，兩口劍由兩側裏同時向正中猛湊了過來！

過之江想不到朱龍在垂死之前，竟然尙有此一手，更不曾料到他施展的這一手劍法，竟是那般的高，分明又是得自那個叫童如冰的傳授，一時大意，吃了大虧！

須知他這等研習上乘道法功力的人，本身精血有若珍寶，一旦失血，對其本身功力大是有所影响！況乎朱龍這一劍，傷的又是這般重法！

是以，過之江頓時大爲駭然！

偏偏柳青嬋與白鶴觀主兩口利劍，竟然在這時趁虛而入，左右齊闖過來！

過之江不得不運功防範！

只見他右手翻處，已把柳青嬋的身子擊了出去！

然而白鶴觀主的劍尖，却已深深扎進了過之江右肋，這個道人心恨過之江不死，是以這口劍上運足了功力一劍刺出——

要在平素，過之江是萬萬不會被他刺中，可是此刻情形有別，過之江方遭劍傷之痛，又失血過多，防身功力不便運施，才會爲其刺中！

白鶴觀主一劍得手，心方大喜，他却也未免高興得太早了一點！

他正想再加上幾分功力，把劍身刺深使能制對方於死命！

過之江却已不容他如此！——

只見他長嘯一聲，身軀一個疾轉，但聽得「噹啷！」一聲，緊握在白鶴觀主手中的那口長劍，竟然一折爲二，緊跟着是過之江的一聲咆哮聲！

白鶴觀主方待縱身，已是不及！

但只見空中劍光一閃，一蓬冰寒極冷之氣已罩住了他全身，白鶴觀主機伶伶打了一個顫！只覺得身上一寒，第二個反應還不會進腦，對方的那口長劍已自劈落而下！

只聽得「嗤！」的一聲——

怒血噴濺裏，白鶴觀主身軀由上而下，就像被切開的兩半西瓜，分作兩下倒落下去！

同時間，過之江身軀已縱身而起——

他雖然兩處負傷，傷勢不輕，然而看上去功力兀自了得，像是一股輕烟，閃得幾閃，已飄出院外！

× ×

現場慘不忍睹！

到處都是屍體，怒血噴濺在每個角落裏，隨目所見無不觸目驚心！

柳青嬋由地上緩緩的爬起來——

方才的一切，在她感覺裏是那麼突然！她是怎麼逃得活命，心裏還有點莫明其妙！

站在院子裏，她緩緩的打量着那些血淋淋的屍體，只覺得身上的血，彷彿全都凝固了！

死者包括三位前輩掌門的人物！

「六合門」的古寒月！

「七星門」的尙玉崙！

「白鶴門」的白鶴道長！

還有「七星門」的尙雙飛，「甩手箭」岳章，「跨虎籃」彭世偉，「六合門」的三堂長老「清風劍」許南，「太歲劍」劉天與，「風鈴劍」蔡無極……

這麼多的人……

這些人先前還都活生生的，一刹間却都橫屍當場，作了無邊的寃鬼！

看着，想着，她的淚可就情不自禁的湧了出來！

下剩的五名「六合門」弟子，一個個都似木頭人兒般的呆在現場！

又過了一會兒，他們才相繼撲向師父古寒月，以及師兄朱龍屍身之上，紛紛痛哭起來！

柳青嬋緊緊咬了一下牙，她一向是很鎭定，而且是主意最多的一個人，可是此刻，面對着這麼一大堆屍體，她竟然也失去主張了。

這是她另一次希望的幻滅！

她絕不甘心，就此罷休！

思索着敵人過之江必已受了重傷，他逃不遠的，也許這正是她眼前最好的下手機會！

一念興起，遂即不再深思。

她霍地回過頭來，眼睛裏閃爍怒火！

那幾個「六合門」下的弟子，仍站在原處地上發呆！

「你們趕快把屍體收拾起來，運回六合門去！」

五個弟子答應了一聲，張惶着動手抬屍！

柳青嬋道：「千萬不要驚動了地面上的官人，那廝必然已經受傷了，我這就去找他去！」

說完她緊了一下手裏的劍向前就走！

一個弟子忽然喚住她道：「姑娘，妳這是上那裏去？」

柳青嬋道：「我不是說了麼，找姓過的算賬去，他現在身上有傷，必然逃不遠的！」

說完，她就不再思索，一刹時，彷彿平添了無限勇氣，颼的騰身越牆而去！

× ×

天色已近黃昏！

那是一片黃土地，天乾歲寒，很久不下雨，地面都已龜裂了！

由此前瞻，除了極遠處得見一片山丘的影子，再就是聳立在荒地上的野蘆，蘆花翻白，隨着風勢四下狂竄着，景色至爲肅然——

站立在這裏前瞻後顧，遠近無邊！

不要說是一個人，就是一隻兔子，一隻低掠的鷹隼，也逃不過眼去！

所以柳青嬋認定「他」是逃不脫的！

彤雲四合，天色益加顯得黝暗！

她內心眞有無限的感傷，却又有無比的悲憤。

她從來也不會像今天的這樣衝動過，從來也不曾像今天這般渴望着想要殺人！

在狂襲着的風勢裏，她的臉有如泥塑木雕！嘴唇也不似原有的紅潤，看上去畧帶灰白，那是一種失血的現象！

在她長久的佇立四顧之後，果然爲她發現到了一些端倪，她一直注意遠處，却忽畧了就在脚下的明顯痕跡——

鮮紅的血滴在乾冽的泥土地上，雖然已被吸剩了個乾淨，地面上兀自可以畧顯黑色的暗紅標記！

就在她眼前，她發現到一灘清晰的血漬！

站在第一灘血漬上，注視了很久，才發現到第二灘血漬！

兩者之間，距離足足有七八丈遠近！

站在第二灘血漬上再打量第三灘血漬，足足也有七八丈遠近的距離——

現在柳青嬋已經可以斷定，過之江確實路過於此，多半藏身附近！

只是由每一灘血漬的距離遠近的過程來推斷，可以想知這個過之江身上的功力兀自了得，只憑着他每一縱身都有七八丈的距離這一點上，就可以斷定！

她緊緊攢握着手裏的劍，展開身法，循着地面上的血漬，一路追踪下去。

如此，足足追下去有小半個時辰！

天色愈加的黯了！

她不得不更仔細的辨識着地上的血漬！她發覺到地上的血漬愈來愈少，有時候甚至於只發現到一兩滴！——

這種現像有兩種啓示！

第一：過之江已失血過多，幾至無血地步！

第二：過之江已經設法止住了流血！

據柳青嬋的推想，屬於第二點的可能性較多，假使果然第二點的猜測正確的話，那麼過之江必然保持有相當戰鬥能力！

柳青嬋畧微鎮定了一下，把這番得失，在心裏盤算了一下，繼續向前行進！■

眼前是片高出的山丘坡地，大概高出地面有丈許來高！這倒是先前她所未曾注意到的！

她足下方自踏上坡地，耳中已聽到了一陣清晰流水聲音，這倒是一件奇事，早先她的確還不知道這裏還有一道溪水！

山丘上散立着許多土堆，雜生着許多葦草！

她往前走了幾步，站在第一個土堆後面，向着對面打量過去！

橫在她面前的是一道如帶的流水！水寬兩丈，迤邐前後，也不知源頭究竟在那裏，流向那裏去更不知道！

當然，這些根本不是柳青嬋所想要知道的。

她注意的是對岸的那一片矮小的蒺藜樹——那些矮小的灌木樹叢，黑漆漆一大堆，生在地上，盤踞着足足有十數畝的一塊地方！

柳青嬋心裏頓時爲之一寒。

如果過之江藏身在那片蒺藜地裏，那可就討厭了！

天幾乎要黑了。

一旦天黑了，在那片蒺藜地裏，要找到一個隱藏的人，那可就太難了！

「姑娘，幸會了——」

聲音飄自右側方。

柳青嬋偏過頭來，不禁微微一怔，可是待她看清了那個人之後，由不住心裏一喜！

「是你，弓師兄？」

那人正是弓富魁！

他像是早已來到這裏了，一副比柳青嬋更要鎮定沉得住氣的樣子！

背倚着一座土堆，他面向着對岸的那片蒺藜樹叢，臉上顯現出一副很自然的樣子！

「弓師兄，你什麼時候來的？」

柳青嬋走過來，站在他身邊！

「來了有一會了！」他指了一下身邊說道：「姑娘請坐下來，免得被那斯看見了！」

柳青嬋點點頭忙把身子蹲下來！

「師兄，你也是追踪姓過的來的？」

弓富魁點了一下頭！

他那雙銳利的眸子，似乎早已認定了一個地方，自始至終就目不轉瞬的盯着那個地方！

柳青嬋由他的篤定，不禁聯想到他必然有所發現。

「你已經發現他了？」

弓富魁偏過臉來看了她一眼，然後趕快又轉過臉來，仍然盯視向那個原來的方向。

「不錯！」

「他在那裏？」

「在那裏——」

他只揚了一下下巴，柳青嬋順着他的眼光直瞧下去，發現到的仍然只是一片蒺藜樹！

「由上向下數，第十九棵樹，姓過的就藏在那裏！」

柳青嬋當下忙依言由上而下，數到第十九棵——

她微微吃了一驚，因爲根本就看不見那棵樹的樹影，只看見飄浮在樹上大如桌面的一片白色霧氣。

「那是一片雲！」

「豈能有飄在地上的雲？」

「那……不是雲？」

「不是的！」弓富魁冷笑一聲道：「這是那斯故佈的疑陣，他瞞得了別人，却是瞞不過我！」

柳青嬋十分驚愕的道：「你怎麼知道的？」

弓富魁冷冷的道：「這斯內功因滲習了冬眠秘功，已能噴雲吐霧，他方才爲朱師兄與白鶴前輩連番劍傷，元氣大虧，此刻多半借噴霧氣掩身，正在運功調息！」

柳青嬋一驚道：「既然這樣，我們爲什麼不涉水過去，殺他一個措手不及？」

弓富魁笑道：「姑娘說得好輕鬆！」

說時他偏過頭看了她一眼道：「姑娘如果認爲他身負重傷，功力不能施展那可就錯了！」

「師兄有什麼見識？」

弓富魁道：「這幾天我與他日夕相處，已得知他早已功參造化，如果假以時日，幾乎已可達到不死之身，姑娘如果以爲他身負重傷，就可任人宰割，那可就大錯特錯了，以目前而論，你我二人如果輕於渡水，只怕未登彼岸，就已經屍橫溪流之內了！」

柳青嬋不禁一呆，臉上現出了不服之色！

弓富魁嘆息了一聲道：「我說的句句實話，姑娘萬請不疑，果如姑娘所想的這麼簡單，愚兄又何必枯守在這裏，何不早下手爲妙？」

柳青嬋冷笑道：「那麼，就這麼算了麼？」

「那又不至於！」

「弓師兄——莫非還有什麼妙計？」

「我豈能有什麼妙計？」弓富魁冷笑了一聲，仰首看着柳青嬋道：「姑娘莫非忘了一個人？」

「忘了什麼……人？」

「那個姓童的奇人！」

「童——」她腦子裏立刻想到了剛才出自過之江嘴裏的那個人，脫口道：「童如冰？」

「不錯——」

聲音不是發自弓富魁的嘴裏，却發自柳青嬋身後——

柳弓二人都不禁吃了一驚，倏地回過頭來！

沉沉暮色裏，站立着一個修長身材，年近四旬的紫衣文士模樣的人！

弓富魁吃了一驚，忙自站起來道：「前輩——」

紫衣人已含笑走近，目光一掠柳青嬋，後者忙自站起來，正要行禮！

紫衣人點頭道：「姑娘不必多禮，坐下說話！」

說時，紫衣人自身，首先倚向一堆土丘後，那堆土丘高矮正當，正好掩飾着他站立的身子！

柳青嬋不勝驚訝的看向弓富魁道：「弓師兄，這位前輩是……？」

弓富魁正要答話。

紫衣人已莞爾笑道：「我姓童，就是姑娘剛才提到的童如冰——」

柳青嬋既驚又喜的低聲叫道：「童老前輩——」

來人一笑擺手道：「老前輩不敢當，勉强可以當得上前輩二字！」

說到這裏，手指向弓富魁道：「剛才我已經見過他了，姑娘的一切，我這幾天也都有個耳聞，姓過的雖然受了點傷，可是在他那身能耐來說，稍事調息，即不礙事，倒不是我小瞧了姑娘，你們兩個要想揀這個便宜，只怕還不容易！」

柳青嬋一怔，道：「那麼前輩的意思莫非就放過了他麼？」

「那有這麼便宜的事情？」

來人童如冰那張帶有三分儒生秀氣的臉上，帶出了一絲笑容，接着道：「如果你們兩個不見怪，我想這件事就交給我來處理好了！」

「前輩的意思是要……？」

「這個人是我的死冤家，活對頭，以往十年，我屢次被他欺騙，幾乎上當至死——哼哼，今天，是我報仇雪恨的時候到了！」

弓富魁大喜道：「前輩打算怎麼對付他？」

「我當然有辦法！」

他冷笑了一聲，接下去道：「剛才我如殺他，易如反掌，只是我却不願意爲此，落下了譏誚！現在他正在運功調息，等到他功力稍事恢復之後，我再出手，他就無話好說了！」

柳青嬋這時近看這位童姓奇人——三十六七的年歲，長眉出鬢，目如點漆，說不出的一種朗朗神采，一種可愛讀書人的氣質——

這樣的一個人，和一般江湖武林中糾糾武夫比較起來，確實大異其趣！如非事先知道他的底細，你無論如何也猜不出他竟會是武林中人！

她以往一直生活在夢幻裏！認爲自己是個很了不起的人，武功雖然未必敢說獨步天下，起碼是罕見敵手了，誰知道……

她簡直不願意再想下去了。

這一切，都緣於她目覩着過之江那身超然的武技而開始！

她原本認爲，能够達到過之江那身超然的境界之後，必然舉世無雙了。

現在又出現了一個童如冰！

這個童如冰的武功雖然尚還是未知數，然而觀其談吐氣勢，以及朗朗神采，已可想知絕非凡士，聽其口氣，似還在過之江之上！

她眞有點茫然了！

什麼樣的武功，才算最高？

什麼樣的人，才稱得上武林至尊？

似乎這些都不能再斷然的下定語了。

一剎時，她只覺得自己是那般的渺小，渺小得微不足道！輕輕嘆息一聲，她遂即低下頭來不再說話！

× ×

童如冰目不轉瞬的注視着對方那片蒺藜地，面色很是平靜！

弓富魁與柳青嬋也都保持着安靜，一言不發！

不過，他們預料着一場激戰，即將要開始了！

童如冰臉色微微冷笑着！——

他那雙眸子，似乎能够洞穿對方過之江用以掩身的那一片雲霧。

微微點了一下頭，他吶吶的道：「他就要現出身子來了！」

這時山丘與水面上，都已浮現出一片微微的夜色，能見度大爲降低！

然而對於一些有精純武功，以及精銳目力的人，並不會有什麼影響！

弓富魁與柳青嬋一直就注視着對面那塊方寸之地，特別留意那一小片飄懸在蒺藜樹的白雲——

怪事發生了。

就在童如冰話聲方停的一剎那，他們忽然發覺到那片白雲在空中疾快的打着轉兒。

漸漸的，這塊雲化爲一條綢帶子般的物件，向着下面緩緩的收攏！

就在雲塊轉幻爲帶狀的同時，過之江已現出了身子！

弓富魁果然沒有說錯。

過之江由始至終一直就盤膝坐在那棵蒺藜樹下，這時只見他翹首當空，正自用嘴作出一副「吸」的姿態。

懸在他頭頂的那塊雲，遂即變爲一條白色的雲帶，悉數的投入他的嘴裏！

轉瞬之間，那塊方圓逾丈的雲塊已化爲子虛！

夜色裏，他們看見過之江緩緩的站起身子。

經過了若干時候的運功調息，看上去他果然神色好多了，那雙傲視武林的眸子，又似乎回復了原有的自信與光彩！

他畧微向四面打量了一眼，他開始跨出眼前這片蒺藜地。

可是他足下才跨越出幾步，忽然定住了身子！

也不知道他發現了什麼不對勁兒的地方，總之，他忽然臉色大變！

「什麼人在過某眼皮子底下，弄此玄虛？」

一面說，他一面目光四望，忽然右足向前跨出一步，身子微微向前一蹲，借着這個勢子，他右掌倏出，劈出了一股凌然的掌力！

掌力過處，距離他身前丈許以外的一棵蒺藜樹，同時由土中翻起，這大的掌力，匯集成一團氣渦，直把這些矮小的灌木，激盪在半天之上，紛紛落濺於眼前溪水之內，一時間水花四濺，其勢端的驚人已極！

就在過之江發掌的同時，柳青嬋似乎覺出身後人影閃了一閃！

她下意識的覺出童如冰已有異動。

回頭一看，果然已失去了童如冰的影子！

柳青嬋趕忙再回過頭來時，却意外的發覺到那位童如冰先生敢情已經現身眼前江面！

如果不是柳青嬋親眼所見，她簡直不敢相信這是眞的！

她看見那個童如冰竟然直直的佇立在水面上！

沒有任何的藉助之物，他只是憑藉着自己的一雙脚，實在的，踏在水面上！

隨着水波的激動，他修長的身軀不時的起浮着。

風襲衣揚，紫色長衣下袂向上捲飄着，那種神彩，的確是瀟洒極了！

過之江忽然看見了他——

他的神態顯然大吃了一驚！

他身子先是一震，隨後退了一步，瞳子睜得極大！

水面上的童如冰冷冷笑道：「姓過的，想不到我們會在這裏遇上了，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多年不見，老兄你看上去似乎消瘦多了！」

過之江先是全身一震，面上現出極度的驚懼，可是慢慢的那層驚懼之色消退，代之而起的却是無比的憤恨！

發出了一連串低沉的冷笑之聲！過之江那雙原來睜得很大的眸子，忽然收縮得極爲細小，變成了一道縫！

他頭上的那一綹短髮，在簌簌的一陣顫抖之後，一根根都直豎了起來。

「童如冰——我猜你也該來了！」咬着牙，過之江由鼻子哼出」一聲冷笑，「你很會選擇時候——早不來，遲不來，等着過某我身子骨頭不太得勁兒的時候你才來！」

童如冰仍然站立在水面上！

此刻浪花被風勢吹得嘩啦嘩啦不時的捲起來，然而紫衣人童如冰環身四週，却似有一圈無形的氣機護衞着，一任浪花如何的洶湧澎湃，却休想能沾上他身上一點點，一星星！

他神色仍然是初見時的那麼自若！

說話的語氣，更是不慍不怒——

「姓過的——你錯了，童某要是眞打算乘人以危，方才你在『十二堆子』土丘上盤桓的時候，我早就可以取你的性命了，又何必等到現在？」

「你——？」過之江神色一凛道：「原來你早就綴上我了？你打算怎樣？」

「我們之間的事還有什麼好說的？姓過的，念在你新傷未癒的份上，我讓你三招，你要想打算冀圖倖免，那可就太天眞了！」

「你——」

「你！」字出口，過之江的身子忽然拔了起來。

像是一片雲般的飄逸，那麼快，那麼輕——

兩個人對了一對掌！

第一掌是在水面上！

緊接着兩個人同時彈身而起。

第二掌是在空中！

像是雲中滾翻的一雙鷹鷙，糾纏着一觸即離，霍地又分了開來！

緊接着，可就是那一決勝負的第三掌了。

第三掌是在陸地上——

不，是在那一叢矮小的蒺藜樹叢之間上！

兩個人四隻手，只是像遊戲作耍般的對按了一下，霍地又倒退了開來！

然而這其中情形大異！

童如冰的身子仍然落在水面上，那般的輕，那般的巧，那般的從容不迫！

像是他剛才原有的姿態，他直直的站在水面上，隨着水波的起伏，載沉載浮！

依然如前般的瀟洒！

反觀過之江可就不同了。

他身子一連後退了七八步，沉實有力的坐了下來！

就在他坐下的同時，大顆大顆的汗水，由他額面上一下子湧了出來！

眼看着他硬朗的身子，忽然就像麵搓的一般的軟，迅速的縮成了一團。

童如冰長笑一聲，他雙臂微振，鷹也似的翩然躍起，起落之間，却又已經落在了過之江身前！

「姓過的，你認了命吧——這只怪你做孽多端，你死了以後，我再去找你那個老鬼師父去——三十年來，你師徒對我們童家兩代的深仇，在我童如冰手上，應該澈底的清一清了！」

過之江喘息的那般劇烈，只聽他鼻息出聲極廣，他像是用力的提吸着氣，不要眞力渙散，可是他已再難挽回這種頹勢！

「姓童的——我不過是受傷在身，否則我不會輸給你的！」

「否則你也贏不了！」

「嘿……」過之江獰笑着道：「就像水面上那一招『海鷗對啄』，如果我沒有傷，我可以由你海底下手，你就完了！」

「那樣你會死得更慘！」

「爲……什麼？」

過之江睜大了眼，他還不明白！

童如冰哂笑道：「爲什麼？過之江你聽清楚了，你忘了我們童家的『翻天掌』了麼？只怕你的手未及海底，我的掌勢已先震碎了你的天庭，使你屍橫江心了！」

過之江陡地一呆——

過了一會兒，他才慨然的長長嘆息了一聲——

「你說的不錯……我的功夫，看起來比你是要差上一籌……」

「你可服氣？」

「我……服氣了……」他長長的嘆息了一聲，忽然向四週瞟了一眼：「人生是多麼無聊……？還是死了的好！」

說到最後，已是氣若遊絲！

話聲方出，即見他眼皮微微闔攏——同時自他一雙鼻孔內，陡地流出了一雙玉筋——那是白白的兩條像鼻涕般的東西——

只有童如冰知道，那是他所修練經年，練成的護體「玉膏」，三年築基，十年冬眠，眼看着大功垂成，却因逆天行事，而毀於一旦，如今落得個暴屍荒野，怎不令人黯然興嘆？

童如冰在他屍前佇立了甚久，一句話也沒有說。

不知何時，柳青嬋與弓富魁兩個人都來了。

奇怪的是，他們兩個人的眼睛，都濕了。

（全書完）

下期預告

蕭逸先生繼「冬眠先生」新著新派武俠連載：

「戰雲飛」


東方英
新派武俠小說
表表者
打得徹底
打得激烈
$4.00
霸海心香
第一集
東方英
狂俠傳奇
$3.60
武林高手
各顯奇謀
看
鹿死誰手！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H四八四二二一(四線)